



乾隆遊江南目錄

卷上

第一回	北京城賢臣監國
第二回	杏花樓奸黨遭誅
第三回	退妖魔周郎配偶
第四回	區家村智退莊客
第五回	雷老虎搗台喪命
第六回	梅花樁僧俗比武
第七回	林勝捉奸遭反捏
第八回	下潮州師徒報仇
第九回	英武院探賄遇名姝
第十回	楊遇春賣武逢主
第十一回	遇詩翁蔡芳奪舟
第十二回	奪鱸魚踢傷倫公子
第十三回	妖道人圍困海波莊
第十四回	少林寺門徒私下山
第十五回	牛化蛟貪財喪命
第十六回	雷大鵬別師下山
第十七回	下武當道德報仇
第十八回	劉閣老屢代光昌

乾隆遊江南 目錄

瑞龍鎮周主	一
海邊關良	六
換假銀張	〇
金平城怒	一
李巴山比武	三
西禪寺師徒	八
黃坤抱屈遇高	二
遊金山白蛇計	四
諸仙鎮贖	九
僧燕月行兇	三
訪主子伯達尋江	四
投村莊收羅眾豪傑	五
玉面虎陣斬高發仕	〇
錦綸堂行家公入稟	四
呂英布仗義報仇	五
胡惠乾送兒入寺	〇
遊羊城五枚解忿	五
武藝無雙	六

上海圖書館藏書



4541 212 0035 67668

第十九回 趙教頭知機識主

第二十回 蘇州城白花蛇劫獄

第二十一回 接聖駕區鎮威擢職

第二十二回 黃土豪欺心誣劫

第二十三回 伯制軍兩番訪主

第二十四回 待月樓奮鵬保駕

第二十五回 毓秀村百鳥迎皇

第二十六回 遊花園題贈佳人詞

第二十七回 急脚先鋒逢恩得赦

第二十八回 癡情公子戀春光

卷下

第二十九回 蘊玉閣狂徒恃勢

第三十回 東留村老鼠精作怪

第三十一回 李全忠尋仇擺擂台

第三十二回 白面書生逢鐵漢

第三十三回 英雄遇敵沐皇恩

第三十四回 命金剛碧玉共成親

第三十五回 三英雄廟前逞力

第三十六回 碧蓮孝感動家姑

第三十七回 報恩寺和尚貪財

第三十八回 王寶珠貪淫損命

偏辭亡身.....

頭山黃協鎮喪師.....

紹親誼周日青吟詩.....

張秀才異刑招供.....

唐教頭二次解圍.....

尋芳市老虎喪身.....

小桃源萬花朝聖..... 一一三

鬧新房戲謔風流話..... 一一三

投懷柳燕救主成親..... 一一三

美貌歌姬嗟薄命..... 一一四

天香樓義士除頑..... 一一

飛鵝山強賊寇被誅..... 一一

程奉孝解忿破越關..... 一一九

紅顏少女遇金剛..... 一一二

義士慈心叨御賜..... 一一四

逢聖主許英談戰法..... 一一七

兩孝子遇水成災..... 一一〇

紫微遺寶賜佳兒..... 一一二

廣法菴女尼死節..... 一一三

錄金言警世除魂..... 一一五

第三十九回 葉公子通賊害民
 第四十回 陳河道拯民脫難
 第四十一回 揚州城撫憲銷案
 第四十二回 仁聖主怒斬奸官
 第四十三回 安福戰敗飛龍閣
 第四十四回 老大人開科取士
 第四十五回 白安福建設恩醮壇
 第四十六回 說閒言機匠肇禍
 第四十七回 遞公稟總督准詞
 第四十八回 印月潭僧人不俗
 第四十九回 奪佳人日青用武
 第五十回 入縣衙怒翻公案
 第五十一回 杭州城正法污吏
 第五十二回 害東翁王懷設計
 第五十三回 重親情打傷人命
 第五十四回 周日青力救郭禮文
 第五十五回 醉大漢洪福救主
 第五十六回 周日青小心尋聖主
 第五十七回 方快頭叩問吉凶
 第五十八回 識真主高進忠顯名
 第五十九回 施毒計氣煞惠乾
 第六十回 傷母子胡惠乾狠心

段翰林因姪會主.....二八
 鄒按察救駕誅奸.....三二
 金華府天子救民.....三七
 文武舉同沾重恙.....四七
 趙虎收服金鼇吼.....五四
 白安福建醮復仇.....五九
 胡惠乾恃惡又尋仇.....六四
 誇武藝惡霸興兵.....六七
 緝要犯捕快尋友.....七〇
 儀鳳亭妓女多情.....七三
 打豪奴詠紅知恩.....七六
 到撫轅請進後堂.....七九
 嘉興府巧遇英雄.....八二
 見豪客鮑龍顯能.....八五
 為義士大鬧公堂.....八八
 李得勝鞭傷餽勇士.....九一
 舊長朋華琪留.....九三
 楊長祺請罪謁天顏.....九六
 高相士善談休咎.....九九
 訪細情何人厚薄信.....一〇二
 凶鋒打走方術.....一〇四
 口兵會必忠設計.....一〇七

第六十一回	急調兵擬困西禪寺
第六十二回	西禪寺胡惠乾驚變
第六十三回	破花刀惠乾喪命
第六十四回	絕後患議拿家屬
第六十五回	奉旨訪師方魁跋涉
第六十六回	聞家信方快頭垂淚
第六十七回	舊地重遊山僧勢利
第六十八回	俗和尚出言不遜
第六十九回	苦求恕罪前倨後恭
第七十回	志切報仇心存袒護
第七十一回	墮內功打死童千斤
第七十二回	道人寄語巡撫奏章
第七十三回	約期比試錦綸下書
第七十四回	掃除惡霸不認同門
第七十五回	衆教師大破少林寺
第七十六回	頑梗既除八方向化

請會議協拿胡惠乾	一〇
大雄殿高進忠爭鋒	一三
擲首級三德亡身	一五
報父仇擬請禪師	一八
應詔除害白眉登程	二〇
探消息馬壯士逞能	二三
輕舟忽至姊妹翩躚	二五
猛英雄舉手無情	二八
閱讀來書驚心動魄	三一
出言責備仗義除兇	三三
使飛腿踢傷謝亞福	三六
閣老知人英雄善任	三八
結伴同行白眉除害	四一
力敵仇讎擊殺至善	四三
高進忠回轉廣東城	四六
帝德何極萬壽無疆	四九

乾隆遊江南

陳宏謀

乾隆帝

劉鏞



乾隆遊江南

壯有恭

伯達



圖日青



陳登

陳青

素娥

楊過春

唐矣

潘玉璣



乾隆遊江南卷上

第一回 北京城賢臣監國 瑞龍鎮周郎遇主

話說自李闖亂了大明天下，太祖順治皇帝帶兵過江，定鼎以來，改國號曰大清，建都仍在北京，用滿漢蒙古八旗兵丁從北至南，打成一統天下，開基創業以來，九十餘年，傳至第四代仁聖天子，真是文能安邦，武可定國，胸羅錦繡，腹滿珠璣，上曉天文，下知地理，三墳五典，無所不通，諸子百家，無所不讀，兵書戰策，十分精通，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是時天下太平，人民安樂，八方進貢，萬國來朝，真是馬放南山，兵歸武庫，偃武修文，坐享昇平之福，有詩爲證：

天地生成大聖人，文才武藝重當今。帝皇少兒稱才子，獨下江南四海聞。

却說一日五更三點，聖駕早朝，只見左邊龍鳳鼓響，右邊景陽鐘鳴，內侍太監前呼，宮娥翠女後擁，淨鞭三兩班排，聖天子駕到金鑾寶殿，陞坐龍案之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及內外大小臣等，三呼萬歲，朝見君王。聖上傳旨，卽賜卿等平身，隨啓金口說道：朕今仰承祖宗某業，藉爾大小臣工之力，上天眷佑，風調雨順，國泰平安，坐享太平，實乃萬民之福。昨日偶然想得一對汝衆卿可爲朕對來，重重有賞。衆大臣齊聲答道：陛下有何妙對，求御筆書下，賜與臣等一觀。聖上聞言，卽命內侍捧上文房四寶，濃磨香墨，慢拂金牋，御筆寫出一聯云：

玉帝行兵，雷鼓雲旗，雨箭風刀，天作陣。

寫畢，賜與衆臣觀看。衆大臣見了此對，各人面面相覷，無一人對得。天子在龍案之上，見了這個光景，龍顏不樂。那時有一個大臣上前啓奏，聖上一看，乃是文華殿大學士陳宏謀，便問道：卿家可能對得此聯嗎？陳宏謀奏道：老臣才學淺陋，不能對得。老臣有一門生，是廣東番禺縣人，現是新科舉人，來京會試，姓馮名誠修，此人才高學廣，必能對得此聯。望陛下准臣所奏，宣馮誠修到來一對。天子開言問道：此子現在那裏？陳宏謀道：現在臣家。天子卽命黃門官傳朕旨，前往陳宏謀家，立召馮誠修前來見朕。黃門官領了聖旨，直到陳府，宣召馮誠修，誠修望闕叩頭，謝了聖恩，卽隨了黃門官，直入午朝門。黃門官帶領引見，俯伏金階，三呼萬歲，朝見已畢。天子卽開金口，御賜平身，問道：聞卿博學高才，朕有一對，卿能對得，重重有賞。馮誠修奏道：小臣竊聞下士學識，唐愚謬承，陳老師保奏，誠恐對得不工，有辱聖命。其

罪非小。望陛下恕臣之罪。賜臣一觀。天子聞言。卽
文房四寶一付。就如殿試一般。馮誠修接了那令。看上聯。臺不思索。舉起筆來。一揮而就。殿前官便接了。進呈御
覽。天子龍目一看。他寫的龍蛇飛舞。十分端楷。下聯云。

龍王夜宴。月燭星燈。山散海酒。地爲盆。

天子看了。不覺哈哈大笑。極口讚道。卿才冠中華。深爲可喜。又將龍目一看。馮誠修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出口成文。如
此敏捷。聖心大悅。卽着御前供奉官。在金殿之上。賞賜御酒三杯。金花彩紅護送。回陳宏謀相府。俟會試之後。另行進
賞。誠修叩頭謝過。聖恩。回歸陳府。不在話下。且言天子賞了馮誠修之後。隨問各大臣。孤家意欲前下江南遊玩一番。
卿等衆臣。有何人能保。駕前去。連問三次。並無一人敢應。天子不覺大怒。說道。衆人不用。你們俱爲獨自一人前去。隨
卽傳旨。捲簾退班。各官退出。聖駕轉到人和殿。御筆寫下聖旨一道。交與掌宮太監榮祿。回諭道。朕往江南遊山玩景。
久則十年。少則五載。自然回來。你明早可將此旨。交與大學士陳宏謀。劉墉等開讀便了。說完。扮爲客商模樣。出後宰
門去了。不提。再說次日五更三點。各官齊集朝堂。不見聖駕臨朝。只見掌宮太監榮祿。將昨日留下的聖旨一道。交與
大學士陳宏謀等。二人在龍案展旨同讀詔云。

朕雖燕地。駕幸江南。遲則十年。早則五載。江山大事。着陳宏謀協同劉墉兩公料理。各大臣見宏謀如同見朕。欽此。
聖旨讀完。各大臣均皆不樂。各自退朝。回府。這且慢表。單言聖天子出了後宰門。扮爲客商。慢步行來。不覺到了瑞龍
鎮。只見街市熱鬧。非常。迎面一座酒樓。招牌上寫着兩樓仕商行台。又一招牌上寫的是滿漢筵席。京蘇大菜。天子看
了。放開大步。直上樓中坐下。店小二上前。陪着笑臉。問道。客官是用酒飯。還是請客。天子道。並非請客。你店中如有上
等酒菜。可取來便了。小二聞言。忙將上好酒菜一席。弄得齊齊正正。排列桌上。請客寬用。隨在一傍伺候。天子一面用
酒。一面問道。你這鎮上。倒還熱鬧。小二道。這裏是上京大路。要道。近又迎神賽會。所以更加人多。客官不如明日到此
一遊。天子點頭道。好。一宿晚景。不提。次日。用了早膳。卽把包裹。寄在店中。信步前行。只見大街之上。人密如蟻。走了半
天。有些餓。望見前面有一座酒樓。名曰聚陸樓。造得高有數丈。樓上吹彈歌舞。極其繁華。門外金字招牌。寫的是包
辦南北滿漢酒席。各色炒賣。一應俱全。天子進來。一望酒堂之上。座無虛空。再上一層樓。客路略少。陳設比下邊更好。
直至三層樓上。只見擺設着無數名人字畫。古董玩器。只是客座之中。並無一人。天子就揀了一個客座坐下。酒保跟

了上來站在一旁請天子點菜。天子說道：「你家有什麼上好的酒菜？」只管搬了上來，便了酒保聽了，隨將酒般送了上來。天子開懷暢飲，遙望樓下會景，十分鬧熱，聖心大悅，直飲至申牌時分，會景散場，聖天子即忙下樓。那酒保忙把酒菜賬算了，也跟著樓來，隨即向掌櫃的說：「這位官客共是八兩六錢四分。」天子聞言，豈有此來時忘帶銀兩，只得連聲說：「來時匆匆，未曾帶銀。」改日差人送來如何？店家道：「豈有此飲了酒，吃了菜，眾皆如此說，改日送來。」小店還用開歷，就有泰山大的本錢，也不夠若。」

子聞言，勃然大怒道：「若不留衣服，便如何？」店家說：「不留衣服，便不得出店門，你就是當人。」龍袍留下，天子聽了，大喝一聲，猶如平空打了一個霹靂，提起一脚，將櫃面踢翻，望着店全才力大無窮，店家如何擋得住，早已打得各人東倒西歪，正在打得落花流水，不能解子，生得唇紅齒白，眉清目秀，一表人才，急忙上前攔住，說有話好講，千祈不可動氣。天子一將他攔住，滿面陪笑，再三勸解，聖心不覺大悅，自然住手，隨即問道：「你這小童，因何將我攔成，你姓甚名誰？」小童道：「好漢說那裏話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見有不平之事，斷無袖手不過，偶然經過，見好漢如此生氣，特此上來勸解，萬祈暫息雷霆之怒，把他不是之處對做。」

容情一二，古人云：「請留一綫，日後好相見。」小子姓周名曰青，本處人，舍下雖此不遠，請好敘說。見他說話伶俐，問答清楚，心中大悅，就將吃了店中酒菜，身上未曾帶銀，他說若無銀子的袍，如此無理，小童聞言道：「此乃小事，未知好漢所欠多少？」小子代付他，便了，就在身邊取以刻酒銀，便攜了天子的手，說方才匆忙，未曾請教高姓大名。天子答道：「我姓高名天賜，北京城內日青家內，便問日青道：「你家還有何人？」方才十兩銀子，恐你父母要追究，日青道：「我的父已去，容我進內裏，知母親出來相見。」隨即進內，把上項事情，逐一稟知母親，那黃氏安人見兒子小小，自歡喜，就叫日青倒了一盅茶，出來敬奉。天子接了茶，便命日青進內，替我與你母親請安。黃氏在後敢當一面，細看天子，龍眉鳳目，一表人材，心中想：「必非常人，只見天子問道：「令郎如此英俊，何不讀書呢？」黃氏答道：「小兒今年十五歲，也會念書，但恨他喜愛交結朋友，學習武藝，不肯用心，教他就是小婦人之幸了。」天子道：「我倒有句不知的話，未審夫人可容納否？」令郎有這等氣，回分

下之人小可現在大學士劉墉門下。意欲將令郎認爲螟蛉之子。將來謀個出身。不知尊意可否。允懽喜連道。若得貴人提拔。小婦人感激不盡。即忙叫日青上前叩頭。拜見契父。天子就用手在九龍大珍珠作爲拜見之禮。日青謝過。就送與母親收了。黃氏問道。貴人現欲何往。可否將小兒帶去。天京一遊。令郎如願往。不妨同去。一走黃氏應允。即命家人辦上酒肴。至申牌時分。用完晚飯。日青就親隨了天子出門。仍回綺南樓客寓。住了一宿。次早起來。會了店錢。出了瑞龍鎮。望海邊關。一路來到海邊關。是日尚早。投了人和客店。小二打掃潔淨的地方。安頓包裹。牀鋪。泡了一壺好茶。將子一面洗去面上塵垢。一面問小二道。此地可有什麼好遊玩的去處嗎。小二答道。雖有幾處。葉大人的公子葉慶昌。在慶珍酒樓傍邊造了一座大花園。園內有座杏花樓。極其華美。公子每日在內遊玩。不許閑人進去。如遇他不在的時候。進去一遊。勝遊別處多矣。但他每午後回府。客官碰巧這時前去。一遊回來。用晚飯未遲。天子隨問店家姓名。就叫小二看。洪坐櫃的是我妻弟。他姓嚴名齡。小的郎舅在此多年。客官放心前去。早些回來。便了。聖問了店家上杏花樓的路。店家道。由此東首大街直行。轉過左首海邊街上。最高的一座前引路。正是從此一去。弄出彌天大事。有詩爲證云。

帝皇無事愛閑遊。柳綠花紅處處幽。畢竟惡人有盡日。霎時父子一同休。

按下不提。再表聖天子與周日青。望着東邊一路而來。轉了灣。果見近海旁大街上。遠遠有一座高樓。走近樓下。四圍磚牆圍着。上有金字藍底匾額。慶珍樓。生意極爲熱鬧。分開衆人。與日青進了頭門。看見兩旁時花盆。景排列甚多。一望酒堂上。客位坐滿。正欲上樓。只見酒保上前陪笑道。客官可來遲了。小樓上下皆已坐滿。請客官改日再來。賜顧。天子聞言答道。我們不吃酒。祇要你引我到杏花樓上一遊。重重有賞。酒保道。雖然使得。只是葉公子申於時候。要回來的。客官進去遊玩。不妨第一件不要動他的東西。第二務要申時以前出來。切勿耽誤了時刻。被葉公子看見。累小入受責。聖天子說道。我皆依你。酒保就在前引路。來到杏花樓門口。遂把門開了。進門一條甬道。都用雲石砌就。光滑不。過。迎面一座小亭。橫着一塊漆底沙綠字匾。寫的是杏花春雨四。字。轉過亭子。一帶松蔭。接着一座玲瓏嵯峨假山石。上了山坡。到頂上一望。一片汪洋活水。皆從假山四面流聚於中。這杏花樓起在塘中間。這山頂上有座飛渡橋。直接

三層樓上兩傍均用小五字欄杆高在半空極其涼爽然此特為夏季進園之路若到冬天另有煖路可避風雪這樓造得極其富麗十分精巧遊廊上陳了各色定窯花盆盆內都是素心蘭等上細的花草進了樓一看四面的屏風格子俱是紫檀雕嵌五色玻璃時新花樣的桌椅俱是紫檀雕花雲石鑲嵌四壁掛了許多名人字畫古董玩具為大家所無天子暢遊一番遊到三層樓上見酒廳中擺了一桌酒菜並無一人在坐便道難道這席是自己受用的不成好生可惡還不快去煖酒來我就在這裏吃罷你要伺候得好我重重有賞酒保聞言嚇得面如土色連忙道此席酒是葉公子備下的申刻就要用的誰敢動他未曾進來之先已與客官說明請你不要妄想還是遊玩遊玩早些出去為妙不要鬧出禍來小的就萬幸了現已快到申刻倘再耽擱碰見公子非但小的性命不能保全連客官也有些未便聖天子聽了大怒喝道胡說難道你怕葉慶昌就不怕我麼等我給你個利害說着就一手把酒保提下樓來便舉起望着窗外道你若不依我管叫你死在目前酒保大叫客官饒命小人煖酒來就是天子陛下隨道你只管放心搬酒菜上來天大的事有我担當酒保無奈祇得將葉公子所備下的珍羞美味送上樓來隨即叫人去報知葉慶昌不表天子與日青在樓上飲酒再表葉公子是海邊關提督葉紹紅之子奸惡異常仗了他父親威勢謀人田宅佔人妻女刻剝百姓魚肉客商甚似強盜所以他如此富厚紹紅見他能做幫手十分歡喜父子狼狽為奸萬民嗟怨不知他化盡多少銀子造起這座杏花樓每日早晚同一班心腹到此權設設計害人今日在家同手下人正商議要事忽見那杏花樓的家丁忙奔回來報道現有兩人硬進花園將公子預備的酒席硬令店家賣與他吃酒保不依他就把酒保打死已經在樓上吃酒請公子快去公子一聞此言暴跳如雷即刻傳集府內一些家丁教頭約有一百餘人各執兵器飛奔杏花樓而來了門首公子分付眾人將前後門把住聽我號令叫拿就拿叫殺就殺不許放走一人殫者治罪隨帶八名教頭兩個門客當先擁上樓來只見酒樓上中坐一人生得龍眉鳳目年約四十多歲威風凜凜傍坐一少年約十三四歲生得眉清目秀酒保侍立一旁滿面悲容公子見了上前大喝一聲道何方來村野匹夫胆敢威逼酒保強佔本公子杏花樓吃我備下的酒菜問你想死還是思活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難道你不知公子利害嗎快把姓名報來免得我動手酒保見了公子急忙跪下磕頭道小的先會再三不肯奈他恃強如不依他幾乎把小人打死只求公子問他寬恕小

非說着就跪向公子磕頭天子看見這般光景不由得拍手哈哈大笑不知說出什麼言語後來如何動手打死

子葉紹紅領兵擒捉忽遭陰譴等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杏花樓奸黨遭誅 海邊關良臣保駕

詩曰：爲官豈可性貪饕，縱子胡行更不良。此日滿門皆斬首，至今留下惡名揚。

話說聖天子正與周日香在杏花樓上飲酒，忽見樓下擁上一班如狼似虎之人，爲首一人，蛇頭鼠眼，形容枯槁，聲如破鑼，身穿熟羅長衫，外罩局緞馬褂，足登綉履，口出不遜之言，酒保跪在他面前磕頭，不住的稱公子，就知他是葉經紅之子慶昌。聽他口中一片狂言，不由的冷笑道：你老爺姓高名天賜，這是我的乾兒子，名叫周日香，偶遊此樓，不覺高興，就吃了你備下的酒菜，你怎麼樣呢？你若是知恥的，來請頭陪罪，倘若你說半個不字，管叫你這一班畜生，死在目前。若被你們走了一個，也不算老爺的利害。葉公子一聽此言，激得無明火高三千丈，便大叫道：快與我拏他下來。各教頭手執兵器，蜂擁上前。天子此時手無寸鐵，難以迎敵，忙把酒席桌子踢翻，隨手舉起坐下紫榆宮坐椅，向着各人打將過來。天子力大勢猛，衆教頭早有一人被打倒在地。葉公見勢頭來得兇，正要走時，忽被地下酒菜滑倒。聖天子飛步上前，兩手將他提起，衆人大駭，要救也來不及，只聽天子說了一聲去罷，向了窗外如拋綉球一般。在三層樓上直拋在假山石上，這樓有八九丈高，拋到石上，身已粉碎，衆人便大叫不好了，打死公子了。當下有幾個家丁飛奔回府報信，各教頭見在樓上不便動手，就一齊退下來，把杏花樓前後門戶重重圍住。當下天子招呼了周日香，從樓上打下來，一層層都是桌椅，把路攔住。天子打了一層，又是一層，已有一層三分之幾，及打到門口，又遇各教頭截住，去路好在天子在樓上拾得一對雙刀，日香拾了一對鐵尺，故此盡力往外打來，無奈人多，難出得來。雖然打死了數十人，其餘仍不肯退去，這且按下不表。再言海邊關提督葉紹紅正在衙內與各姬妾作樂，忽見來了兩個家人，跪在地，下哭叫道：不好了，公子在杏花樓被兩人從三層樓上提了起來，拋在假山石上，跌得腦漿流出，骨如粉碎。紹紅一聞此言，登時大叫一聲，死在交椅之上。左右侍妾慌忙用姜湯救了半時之久，方才醒來，放聲大哭道：我的兒，你死得好苦呀！便問家人因何與這兩個兇手爭鬪起來？家人就把上項事情一一告知。就說現在各教頭已被兇手打傷了數十人，還拚命圍着，與他死戰，不放他走脫。我們一面守着公子尸首，一面回來報信。只求大人快些點兵，去協同各人捉他回來，以報公子之仇。要緊，如若遲延，定然被他走脫了。說完，只管在地上叩頭。葉紹紅聽了，只氣得無明火高三千丈，七竅內生烟，即刻拔下令箭，親自帶了提標部下五營四營兵丁，乘風前往杏花樓來。不多一刻，早到杏花樓前。

只聽得一派喊殺之聲。登高一望。只見家將們被那兩個人打得抵擋不住。看看要透出重圍。當下紹紅便喝令衆兵上前。不一刻見二人猛勇。衆人難以抵敵。就暗令各人遠遠將長繩絆他脚下。且言天子正在追殺各打手。忽見兵丁越殺越多。就知有接應的來了。心中想招呼日青打了出去。只見許多長繩板凳絆將來。日青早被絆倒。急忙去救時。自己也被絆倒。心中一急。他乃萬民一主。有百神護佑。泥丸宮異龍出現。只見金光萬道上冲雲霄。這日玉帝陞座。查檢下界善惡。查到海邊關提督葉紹紅。前生本是靈猴。修煉成人。入地仙之隊。因與太行山八百年碩鼠有父子之緣。故令先後下世。本望他愛民惜福。不料他二人投入官家。無惡不作。所犯之過。早經空中神祇日夜伺察。陸續奏聞。是日玉帝查明。拍案大怒。忽見守殿仙官跪稱。當今天

是做太倉州的陸稼書老爺。上帝以其生前正直。就令爲該處城隍。紹紅絆倒。亟須救護。你道城隍是誰。原來就是分頭救護。欽此。城隍一領天旨。即同當方土地文武各神兵。直奔杏

手城隍。一見大怒。即舉手向葉心一指。却說葉紹紅因見打死兒子的仇人。只見葉紹紅正在指揮一班兵丁。動

了衆人無奈。只得設法用軟轎抬回。所有中軍等官不明其故。互相駭異。一時哄亂。他氣死的。有說他遭陰譴的。有學問深的。說他父子同日死於非命。以平日作爲

他受天譴。大快人心。再言聖天子被絆倒在地。見繩一鬆。就翻身立起。忙將日青也拾了兩根鐵尺。正要動手往外打。忽見人漸散去。傳說葉提督吐血而亡。

今雖死了。必使受戮尸之刑。方快天下人心。正與日青提刀而行。遙見客店中。客官在此與園主打架。恐有吃虧之處。故此奔來探聽。天子一見他心中大悅。

花樓賬房隨手取了一張花牋。寫了一信封好了口。正欲與嚴靈說話。忽聞日青朝廷大官今日之事。定然欲截阻我們。不能脫身。請乾父早定妙計。天子道。吾兒

將此信連夜送到京城。就有天大的事。都可消得。即叫嚴靈前來附耳道。你快

有聖旨。他自然會接你進去。你可將目下情形說與他。快來自法兒。你放胆

青至此。始知就是聖駕。連忙跪下。口稱死罪。天子道。不要聲揚。立即前去爲妙。

命嗚呼

喜却說那日劉墉正在府中靜坐忽見家人報說外面來了一人說有機密聖旨叩頭跪讀詔曰

朕遊歷江南駕至海邊關慶珍酒館內杏花樓飲酒因該關提督葉紹紅之子來亦受天譴當場吐血而亡但查得伊平時作爲奸惡實堪痛恨望卿見旨卽該父子戮尸外并着將葉氏滿門抄斬以伸國法欽此

劉墉讀畢大驚失色卽忙去拜會九門提督將聖旨與他看了隨卽點齊十八邊關來叩見天子卽密下口詔着顏汝霖將葉紹紅父子戮尸滿門斬首行刑

西提督姚文陞署理欽此並着查抄葉紹紅之後顏卿冢卽可帶同侍衛等回李送來當下與顏軍們分手帶了日青直至江南海青縣進發一路上天氣晴和

晚就投店住宿次日天明起來搭了一隻過江便船隨與日青持了包裹下得船岸甚是擁擠幸喜船內倒還寬舒只見船主手執一本紅紙簿子進了船內從頭艙客

銀或錢都是交與船主還囑其虔誠不知是何緣故天子好生詫異隨卽細問同舟的

是初入客途不知風俗聽在下的說來離此數里大江之中有一座山上有老魔神廟這位老魔神十分顯聖來往客商從此廟經過都要捐銀備了猪羊祭禮虔誠到廟祭謝求其庇佑自然太平過江若不如此就是風平浪靜將到彼岸也折轉來舟沈覆溺性命難保此是向來規矩少時我們到了廟前也要上去敬香泥正說着船主已到跟前聖天子冷笑道你們不要如此破費銀錢只管放心開船大江中如有風險老魔神作怪我有異人傳授符咒便將起來包

管你們平安無事各人聽說齊道客官如沒有銀錢不妨直說我們代你二位多出些便了這事不是當玩的合船數十人的性命呀當時衆人都不信他有法術情愿代他出錢天子見衆人如此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回手在貼肉汗衫

內五寶珍珠鈕上解下一粒避水珠藏在手中這珠有五粒爲金木水土五行寶珠做在貼肉汗衫鈕上因在乃兵

水火不能近身將來後段提及汗衫之時再詳細表明按下不提且說天子對衆人道列位不信看我作法分開海水

給你們看如何衆人齊聲道如此極好天子就到船邊衆人來看天子把此珠握在手內假作念咒將手向水中一分只見海水登時裂開有幾丈遠丈餘深衆人稱奇喝采天子將手提起水仍合攏衆人都深信不疑船老就將先收的

卷道客官

珠

捐錄照舊退還各人。隨即開船，挂上風帆，乘了順水，如箭一般行去。看看到了老魔神廟前，只見朝裏鳴鐘擗鼓，香烟藹藹，廟門外停的船有百十號，鳴鑼放礮之聲不絕。只見聖天子這船並不停留，一直衝波逐浪前去。此時正當日午，風清氣朗，却言那船正往前行，忽見來了一陣狂風波浪，打到船上來，不能向前。各人坐在艙中，衣服也被浪打溼了。衆人便大叫道：「客官快些使法術呀！性命要緊，此必是老魔神來顯聖了。若再遲延，我們同老兄弟多要葬入魚腹之中了。」此時天子聞言，心中一想：「當初唐太宗跨海征東，曾遇龍王來朝，風浪大作，幾乎翻船。後來御筆寫了「免朝」二字，放在水中，就風平浪止。大約朕今日過此，也是龍王來朝，亦未可知。朕且寫「免朝」二字，叫日青走出船頭，放下水中，說也奇怪，我來畫符，忙取了一張紅紙，口中假做念咒，即舒開御腕，一筆寫成「免朝」二字。叫日青走出船頭，放下水中，說也奇怪，紅棧一下水，霎時間就止風平。衆客人見他如此神驗，都懽呼拜謝。自此以來，曾經天子金口說過，不用拜祭老魔神，就不敢擅威作福。直至今來，往客商省了無數錢財，表過不贅。當日平安一路行來，別無阻擋，不覺船到埠頭。當下衆人起貨紛紛上岸，各投住處而去。周日青就跟隨天子沿街而行，只見海旁一帶房屋，造得極其富麗，與江北景况大不相同。往來遊船，畫舫笙簫管笛之聲，不絕於耳。二人慢步行來，抬頭見許多牌坊，都題的是古來忠孝節義之名。人流芳旌表，以風於世。好一個南京地面，正在觀之不足，玩之有餘，不提防頂頭來了一人，與天子撞了一個滿懷。一脚踏在襪上，那人慌忙打恭，陪了不是，又望前飛跑，滿面愁容，望着前途。若有所候，天子看了這般光景，知他必有緊要之事，即回身趕上，將他一把拖住，問道：「你因甚緣故，這等慌張，詳細告訴我。」那人道：「小可適才污了尊足，實是無心，請即放手，勿誤我救命大事。」說着，又掙脫而去。天子追看說：「你有些什麼事情，不妨對我說知，或可分憂一二。」那人聞言，回轉身來，深深一拱，說道：「我聽閣下口音，不是這裏的人，請問尊姓大名，何方人氏，到敝處何幹？」天子道：「在下姓高，名天賜，北京人。現在中堂劉墉門下，幫辦軍機事務，聞得南京好風景，特地到此一遊。這位是我的乾兒子，姓周名曰青，帶他來長見識。你有什麼緊要事，快快說給我聽。那人聽了，這道破鐵鞋，知尋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小可正爲家兄叫找出來訪尋大賢，不期湊巧，遇着這是我家的姪女，該災難滿了，在下姓陳名登，家兄名青，本地人氏，家中頗有家財，只可惜兄弟二人並無兒子，祇家兄輩生一女名喚素春，今年才十六歲，許配了蕭家。現在男家已擇日來娶，忽被妖怪纏住，弄得他七死八活，害得我一家慌長。主也會請過許多法師來收他，都不中用。幾乎這些鬼迷道士，被妖怪吃了，無奈又請高僧打齋念經，也不中用。」

我兄弟二人無法可施，昨夜家兄忽夢見一位金甲神人，說是

今日今時搭船到了北京來的一位高天賜老爺。周日青公子打從這條路來。此二人有絕大的神通。能除妖怪。救得姪女的性命。千祈請他回來。不可錯過。所以家兄絕早就分付我在此守候。不期神聖之言。果然應驗。巧遇二位大賢到此。務望大發慈悲。廣施法力。救得我姪女殘命。愚兄弟情願酬謝白金三萬兩。明珠一百粒。以報活命之恩。不知聖天子如何回答。能否收得這個妖怪。正是。欲觀天子捉妖怪。更見佳人配豔夫。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退妖魔周郎配偶 換假銀張婦完貞

詩云。假託妖魔却是神。祇因作合結成親。可憐世宦官家子。爲騙錢財喪了身。

話說陳登說明神人指點。今日幸遇貴人。總求大發慈悲。請去救活姪女。收了妖魔。不但姪女兒感謝。就是愚兄弟合家人口。也沾二位大賢莫大之恩。說罷。倒身下拜。叩頭不止。聖天子不待說完。連忙扶起。心中十分驚疑。答道。不瞞陳兄說。我實在未會學過收妖之法。若論武藝功夫。倒還懂些。只是妖魔鬼怪。雲來霧去。你不見他。他能見你。有力也無處施。這就難以効勞。請你另訪高人。收此妖怪。免誤大事。陳二員外一聽此言。疑是他推却不肯。只得又跪下哀求道。貴人到此。是神人的指引。如此應驗。更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另訪高人。斷不肯當面錯過這個機會。誤了姪女的性命。說完。伏在地下痛哭哀求。早有跟隨陳登的家人。飛跑回家。報知大員外。陳青一聞此言。即刻備了兩頂轎子。親自押了。趕到跟前。也就跪下。叩頭哀求。過往的行人。看見這個光景。不知是何緣故。就圍了一大堆人。其中有知陳家被妖怪擾害的事。想必是請他們去收怪。有不知的。議論紛紛。十分擁擠。倒把聖天子弄得沒了主意。只得把陳氏兄弟極力扶起。便道。你們且站起來。再爲商酌。不必如此。正欲用此言語寬慰。以爲脫身之計。不料旁邊周日青。倒是小孩子皮氣。不知妖怪的利害。年紀又小。心腸又熱。禁不起人家哀求。他早已流下淚來。說乾爹向事肯濟困扶危的人。爲何不允許了他。同孩兒到他家。拚力會一會這妖怪。或者能把妖怪捉着了。給他家除了一害。也未可知。何必苦苦推却。望寄父應許他罷。話未說完。早把陳氏兄弟二人喜的跳了起來。說道。令郎已經恩准了。萬望上轎到舍下去罷。當下不由分說。把聖天子推進轎內。周日青也坐了一頂。跟隨在後。望陳家莊而來。到莊上。早有手下人。把中門開了一。直抬進大廳下轎。此時天子只得說道。我們本不會法術捉妖怪。因見你們這樣哀求。我的小孩子又應承了。只得去會一會妖怪。捉得來。是你家的造化。捉不來。可不要見笑。但不知這妖怪藏在什麼地方。望你們帶我二人去看一看。

方好動手。陳青道：「現今天色尚早，妖怪還未曾來，小女的臥房在後花園牡丹亭內，大賢請寬坐一刻，待小人備杯薄酒，與貴人助威。」天子道：「既然如此，可請令愛到別處躲藏。」這酒席可就擺到令愛房內。我教着酒守候妖怪來。陳登問道：「不知貴人要用何物請吩咐？」我們好預備。」天子道：「你備一根鐵棍給我做兵器，其餘多挑幾個有胆力的莊丁隨着我兒。一見妖來，在亭後鳴鑼放槍炮，高聲喊叫，以助威風。門房各處多設燈球火藥，另把上好玻璃風燈，多點幾盞，防着妖風吹滅了燈火。妖怪是個陰物，最忌陽氣，那有火藥的東西最宜多燒，能夠避邪。你們有懼怕的，只管請便。」陳氏兄弟隨即就命人照樣辦齊了應用各物，把酒席設在女兒房內，隨請天子父子進後花園來到了房中，只見擺着一桌滿漢大席。天子父子二人坐了客位，陳氏兄弟主位相陪。時已到未牌，天子見事已如此，也就放開酒量，開懷暢飲。與陳氏兄弟高談闊論，看看吃到黃昏時候，酒也有了幾分醉意，隨即用了晚膳，撤去殘席，另換菓碟兒下酒，慢慢等候妖怪閑談了已交二鼓，一輪明月照耀，如同白晝。大家又談了許久，天子將身離席，下階解手後，復同日青陳氏兄弟在階下小步舉頭望月，將及三更，沙走石，遮得月色無光，四處燈火滅了，一個道者約有三十多歲，白面無鬚，身穿在此飲酒，擾吾靜室，天子大聲罵道：「何正如迷而不悟，就要五雷擊頂，永受地獄的，不耐煩了，我與陳素春有宿世緣，他家了他們的狗命，你有多大本領，敢如此出只激得天子氣冲牛斗，大喊道：「我高天賜，忙拔劍相迎，二人搭上手，戰了數十合，天子人齊聲喊殺，助威周日青又督着些人，把這天子這條鐵棍，招架不住，就虛砍一劍，急忙跟着妖怪回頭，看見追得緊急，即在地下一大如斗，滿面紅毛，青面獠牙，眼似銅鈴，張開

東北角上來了一朵黑雲，如飛直奔亭中，而來霎時間起了一陣狂風，飛入人知是妖怪來了，都皆躲入後座。天子龍目一看，只見半空中落下一戴角巾，腳踏雲鞋，腰束絲絛，身旁佩劍，手執拂塵，到了亭中，喝道：「誰敢在此興妖作怪，淫污良家婦女，好好聽我良言，早早收了念頭，改邪歸正，那時海之無及，道者聞言，大吼一聲道：「你好大胆，敢管閒事，想是你活兩過許多高，家何我不得，我因他們都是哄騙錢的腳色，才繞得罪於我，遊開若再多言，恐你的賞錢就得不成了，這一番話，你這妖怪，為兩截，也不宜好漢說着，就舉起鐵棍照頭就打，道人性氣口，織棍一派寒光，總不離妖道頭面，左右打將去，後面衆同向，亂打妖怪，抵當不住，再手中之劍，又是短兵器，那裏敵得八叫，追來天子不捨，在後緊緊追了下去，當下衆人也遠遠的一原形，入子正在這趕，忽見妖怪現了原形，身高丈餘，腰大數圍，頭口舞動利爪，向天子頂門撲來，天子嚇得魂飛魄散，那泥丸宮一

聲響曉出來一條五爪金龍將妖怪擋阻那道者知是天子駕到就化了一陣清風留下一張柬帖而去是時天子見他逃走了後面日青及衆人也趕上來齊道幸虧方才一道金光把妖怪嚇走不然險被他傷了日青隨在地下拾起一張柬帖呈與天子接了在燈光之下一看只見帖上寫道

前生注定這鴛鴦不該錯配姓蕭郎太白金星神阻擋日青素春結鳳凰

當下陳氏兄弟二人聽見天子念出紅帖上的四句詩忙以手加額道却原來小女與蕭家無緣應該說令郎日青既蒙神人點化前來作合不知貴人肯允從否如蒙不棄愚兄弟願與貴人結爲秦晉之好天子聽了不勝之喜便答道如此極好但是在客無以爲禮隨在身上解下一粒明珠送與員外作爲聘禮陳齊收了隨即焚香點燭同大家書天拜謝太白金星爲媒之德就請他父子二人在書房安歇兄弟二人告辭進內將此情由告之陳君們知道彼此十分欣悅一宿無話次早起來分付家人備辦成親喜酒蕭家因素春被妖怪侵害員外已與蕭面說明四處出下榜文有人能除得妖怪救了女兒性命就把女兒許配他蕭家久已應承退親所以招贅日青之事毋庸與他說知故嫁妝也現現成成的極爲省事隨即到書房見天子問了日青今年十五歲素春大他一年十六歲就把二人八字寫了去請一位算命先生擇好一個吉日成親就選了明日寅時大吉員外隨即叫人知會親友就將牡丹亭綉房打掃潔淨做了新人臥室一到次日各親友前來拜賀晚間笙簫鼓樂送入洞房花燭郎才女貌十分恩愛員外安人得了這個女婿稱心滿意這且毋庸多贅單言天子在此權飲了喜酒酒光易過不覺過了三朝隨與陳氏兄弟說知因有事不能久爲担擱刻下就要動身再圖後會可也當下帶了日青拜別起程員外同衆人多依依不捨殷勤送出莊來珍重而別日青帶了行李隨着天子一路曉行夜宿一日天色將晚正欲投店忽見前面海邊樹林阻住去路耳邊水聲不絕轉過林外見一條大河一帶並無渡船只見一懷孕婦人抱了一個歲餘的孩子後跟了三個兒子最大的約在六七歲光景在叫天呼地的痛哭意將投水淒慘之形人不忍見天子急忙上前攔住誰知那女人反倒放下臉來罵道我與你這漢子非親非故男女受授不親你何得擅自動手阻我去路如此無禮快快與我立開些天子被罵怒道古云救人一命值千金豈有罵我之理你既尋死路必死何妨對我說知或可代你出力免累一條小孩子的性命那女人道我這滿腹的冤情除非當今萬歲才能與我做得主就告訴你也無用天子道我高天賜現在辦理軍機宰相劉墉的門下盡可爲你伸冤你可細細說來我自自有道理那女人道如此請聽原委乃本處人氏姓高配前村張桂

芳爲妻。丈夫向來挑担販賣鷄兒度日。因前村區家莊新科翰林區仁山。昨日他兒子做滿月。買我丈夫一担鷄。共該價銀十兩三錢八分。我丈夫是小經紀的人。不識銀子好多。誰知交來的銀子都是銅的。去與他換。他不肯承認。我丈夫一急。就與他爭鬧。錯手打傷區翰林的左額。被他罵家丁。將奴丈夫鎖送金平縣。嚴刑逼認。白日行刑。問成死罪。現已收監。要把奴賣落烟花。奴被逼不過。只得投水自盡。以全貞節。客官能搭救我丈夫出獄。恩德萬代。未知貴人肯與小婦人作主否。天子聞言大怒道。這狗子如此無理。真是惡我因何要事。不使久留。與他作對。也罷。我給你百兩銀子。你可到區家。與他善言說。知贖回你丈夫便了。那婦人拿了銀子。千恩萬謝。叩頭起來。就攜了兒女而去。走了數步。復轉來跪下。說道。不識恩人。尊姓大名。住居何處。小婦人夫婦好來拜謝。若區仁山不允和息。也好來稟知。另求設法。救我丈夫。天子微笑答道。我姓高名天賜。偶然經過此地。你也不必說。倘區仁山不肯干休。我明日准到你家探信。便了。當下分了手。就在本村投了客店。住了一宿。次晨起來。付了店錢。與日青一路。問到張桂芳家。見了高氏。他婆媳二人十分感激。高氏就請婆婆帶了一百兩銀子。到區家去說知。約兩個時刻。只見他婆婆杜氏披頭散髮。一路痛哭。拿了銀子回來。說被區仁山將銅銀頂換。反將我亂打出門。口稱不肯私和。定要把我媳婦賣入烟花。如此良心喪盡。欺我孤兒寡婦。天子一聞此言。真難忍耐。隨卽叫杜氏引路。直至區家莊到了門口。就命杜氏回去。叫莊客通報區仁山。接了進去。到書房坐下。茶罷。彼此通了姓名。天子就將張桂芳之事。再三詳情說。務望仁兄看我薄面。可憐他一家老小性命。若能釋放我也。感德不淺。仁山道。既是如此。可將十萬銀子交來。我就放他便了。天子道。你要十萬銀子。也不爲多。只問我的夥計肯不肯。仁山道。你夥計現在何處。天子把兩手一揚道。這就是我的夥計。說時。那得快。將仁山一掌打倒。跌去文餘。仁山扒起來。就叫二三百個家丁。齊拿兵器。將前後門把住。不許放走。當下衆莊客一齊答應而去。又命幾個教師。手執刀槍。奔入書房。正是：任君縱有冲天翅。難脫今朝這事非。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區家村智退刺客 金平城怒斬奸官

詩曰：倚勢欺人總不宜。禍到臨頭悔恨遲。
欲徇情面管教性命喪當時。
話說區仁山齊集莊丁教頭。喝令捉拿高天賜。高天賜已把必處路口。守得水洩不通。自己却在旁觀戰。當下天子。

舉起坐椅，望着眾人打將過來，早把一人打倒，飛步上前，奪了他手內的刀，大殺一陣，雖然殺傷十餘人，因他重重把守，各莊客拚命死戰，不肯退下，天子無路可出，忽然一想，我今別無出路，何不用關雲長單刀赴會，拏着蕭出圍之計，以救目前之急，立了這個心，就一步一步退到仁山，身邊來了，出其不意，大叫一聲，將仁山攔腰一把挾了起來，就把左手的刀，在仁山頭上磨了兩磨，仁山嚇得神魂飛，大叫好漢饒命，天子喝道：你若不要命，快叫莊客們退下，開了門，送我出去，若稍遲延，我先殺了你，再殺他們，仁山連忙道：我就叫他開門便了，隨叫衆人不要動手，快去開門，請高老爺出去，莊客們一聲答應，把兵器丟了一路，門不敢攔阻，天子隨將刀架在仁山頭上，眼看西路耳聽八方，挾了他走出莊門之外，意欲把他放了，回心一想，道：我若把這狗子放了，他必定追來，雖無大礙，也要大殺一陣，萬一被他暗算了，到底不妙，莫如我把他牽到縣裏去，再擺弄他，便了，當下就一手挾着仁山，大踏步望金平地一路而來，入城來到衙門，將仁山放下，拿住他，籠子上前提起，將鼓亂打，大叫伸冤，縣主隨即坐大堂，令衙役把二人帶進，問道：你等有何冤情，快稟上來，仁山被挾得喘氣，定不能開口，天子隨即上前說道：馬仁山私造偽銀，特勢騙混，張桂芳鷄兒一担，因換銀子，彼此爭論，反捏他白日持刀行刺紳士，騙取父台，已經收監，又要把他兒子賣烟花，逼他母子投河自盡，幸遇小可救回，因憐無故，贈他百兩銀子，着桂芳之母杜氏，前往尋求贖回桂芳，以息爭訟，不料仁山天良喪盡，復又將偽銀頂換，亂把杜氏打回，我只得親到仁山家，再三善言勸導，本欲多給些銀子，了結此事，免傷幾條性命，那知他出言無狀，要索十萬銀子，才肯罷手，小可以正言責了他一番，不止他不從，反喝令他家丁二三百名，齊用兵器圍住我廝殺，我甚難脫身，不得已，他聽我勸，嚇送莊客，故此來見，原稟務求明鏡高懸，為民伸冤，除害實為公便，仁山此時氣喘定了，忙上前打恭，道是：高天賜是海洋大盜，意欲打劫小莊，被晚生識破，機關不能脫身，反陷晚生私造偽銀，強逼民命，望老父台明見萬里，為晚生做主，感恩不淺，天子就把頂換的一百銀子送上，說貴縣主驗明偽銀，望即派人查抄他家內，必有證據，如有虛言，願甘反坐，這位徐知縣雖是清廉，但生性懦弱，諸多畏懼，當下聽了他二人口詞，腹內明知區仁山品行不端，恃勢害民，因他與知府是同年交好，往往朋比為奸，自己官小，奈何他不得，又看這高天賜一貌堂堂，有如此膽量，必是有脚力之人，也不敢難為，只得將二人解到府衙聽其發落，有何不妙，隨傳集兩班衙役，帶了高區二人，親解上府，却說到府署，隨即進內，裏了知府胡濤，當即告退，回衙，胡知府也隨即陞堂，傳進二人，略問幾句，不管皂白，就將區仁山釋放回家，在公案上將驚堂一拍，喝令把高天賜押下候辦。

天子不覺勃然大怒，大罵昏官，枉食朝廷俸祿，包庇奸宦，傷新重案，通同作弊，刻毒良民，問你該當何罪，死在臨頭，還不知道，誰敢辦我？狗官胡知府被罵，便喝叫手下與我重打一百嘴巴，差役答應一聲，正欲上前，早被天子飛起左脚，把這差人踢下丹墀，又有數人撲上來，多被打的東倒西歪，不敢上前。知府見勢不好，正欲逃走，早被天子將知府一把拖了下來，按倒在地。胡知府大呼救命，誰敢上前？天子打得性起，用腳在他背上一踏，用力太猛，只見胡知府七孔流血，嗚呼哀哉！早有衙役飛報臬台黃得勝、字弼臣、兩南人與弟有勝同在衙中，忽聞有人在公堂打死金平府，即刻飛調遊府點兵前往捉拿。又傳令緊閉各城門，一箇點齊衙役，前往會祭，各處要路派人把守，按下不表。再言天子走入二堂，尋到一把大刀，復出大堂，將胡知府一刀斬為兩段，隨即出了府署，行未數步，只見街上兵馬圍攔來。天子心中一急，就奮勇殺將上去，連殺十餘人，手中大刀已經不堪用了，兼且越殺越多，不能透圍。街路又狹，不備用武。遊府許應龍督領兵丁會合臬署差人，用絆馬繩絆倒天子，幸而身上有五寶衫護着龍體，再有神兵暗助，因此毫不受傷。各兵一擁而來，回到臬憲衙中，黃得勝即刻升堂，吩咐將人帶上定睛一看，原來是當今聖上得勝在京多年，因此認得。斯時大吃一驚，不知聖駕因何到此，只見天子昂然直立，冷笑兩聲，說道：黃得勝，你可認得我嗎？得勝此時連忙吩咐將他帶進後堂，傳令掩門，書差各人退下，與弟有勝急上前勸解，其情請天子上殿朝見，已畢，跪問聖上因何到此。臣等罪該萬死，還求陛下寬恕。天子道：不知者不罪，卿家何以認得寡人？得勝道：臣當年在京當差，因此認得聖容。天子道：卿既忠於國，朕當嘉賞。今日之事，卿宜秘密，可遠衛人。候朕官到，去捉拿區仁山，不可有誤。朕因欲往江南一遊，就此去也。兄弟二人，即易便服，私送出城，叮囑再言。天子回到店中，對日青說明，一宿無話。次早寫下密旨一道，着店家送往江蘇巡撫署中，賞銀十兩，作為路費，其切勿遲誤。店家取了書銀，立刻起程而去。天子遂命日青收拾行李，投往別店住宿，不提。再言現任江蘇撫台姓某，名有恭，係廣東番禺縣人，是狀元出身，歷任江蘇巡撫，一日在署忽接得密旨一道，忙排設香案，跪讀詔曰：

朕來遊江南，路經金平府區家莊，遇民婦張桂芳之妻高氏，攜帶男女五口，連孕六命，欲投水自盡，慘之形，目不忍見。再三詢悉，為區仁山翰林誣陷，其夫於前日自盡。此婦發賣煙花，因欲全貞，故而自盡。朕當即面見仁山，調處幾為所害。金平府胡壽狼狽為奸，被朕手刃。區仁山就地正法，不得有違。欽此。

莊大人讀罷聖旨，謝了恩，即點齊五千兵馬，與中軍王彪連夜趕到金平府，扎下行營，令人知會黃得勝，當下黃臬台領了合城文武，來到行營參見，隨與各官到店迎接，聖駕。黃臬知天子已於昨日起程去了，此特各官即會合大軍，將區家莊圍住。區仁山一聞官兵前來攻打，就知不妙，忙請齊莊內一班亡命之徒，四面緊守。他莊上炮火一應齊備，急切難以攻下。一連圍了兩日，然他却不敢出來迎敵，惟一味死守。官兵也不能近他。莊大人見他如此堅守，隨與臬台商議，分兵四路，自去攻他南路，臬台去攻北路，王彪攻打東路，金平府施國英攻打西路。四面一同着力攻打，使他首尾不能相顧。果然至第三日午刻，莊內炮火用完，官兵四面扒牆而入，開了莊門，大隊擁進，把那些莊丁殺死無數。區仁山帶着死黨教師十餘人，拚命殺出，正遇王彪的兵馬，把他圍住。一陣亂箭射死數人，仁山與餘匪身被重傷，盡皆捉護。當下打入莊內，不分老少，盡皆捆了，抄出金銀數十萬，軍裝器械，不計其數。房屋放火燒了。莊大人即命黃臬台將各要犯分別辦理。男子自十五歲以上者，一概就地正法。女子除該犯妻妾兒女外，所有下人及從匪家屬，均皆從寬赦免。是日誦命，共辦男女匪犯五百二十三名，釋放婦女大穉七百餘名。莊有恭督同文武各官拜習後，即各回衙門。張桂芳及事所被害之人，均當堂釋放回家不提。再說天子騎在一間僻靜小客店中，打聽得莊巡撫辦妥此案，十分歡喜。念張桂芳之妻高氏貞節可嘉，就草詔一道，交日青持往，與給按察使黃得勝見旨，即在抄沒區仁山家產內撥錢十萬串，賞與該氏，獎其節義。桂芳自得此銀之後，居家寬厚，兼且樂善好施。後來五子均皆成名，出任皇家，這且不表。再官日青回店復命，天子隨即起程，又往別處遊玩不提。且說廣東省肇慶府高要縣孝梯村，有一富翁，姓方名德，表字濟亭，娶妻李氏，自少離鄉做漁，終生意歷年在南京城內朝陽門大街，開設萬昌綢緞店。因是老店，人又誠實，童叟無欺，所以生意極為興旺。家鄉有兩個兒子，長名孝玉，次名美玉，都已成家立業。寧守田園，方德每年回家一二次。店中所得銀兩，陸續帶回廣東。因此家中頗稱富厚。現在年近六旬，怕路途跋涉往來辛苦，都叫兒子去做一日方德偶然在鋪閑坐，時將午刻，天變起來，下了一場大雨，風又急，正在分付夥計把店門暫閉，避過風雨，再開。忽見有一老者挑了一担鹽，冒雨走進店來，口中說道：求各位大掌櫃容老漢避一避雨，免得淋壞這一担鹽。感恩非淺。方德見他聲音是廣東人，就動了鄉情，又憐他老邁，便忙應道：不妨，只管請進來。夥計見東家開口，就不敢阻攔，讓他挑了鹽進來。老者放下鹽，便與各人見禮。方德道：請坐。請問仁兄是廣東那一縣人？在下也是廣東人。老者拱手答道：原來東翁也是廣東人，失驚了。小可是遠州連山八排洞裏人。姓方名顯，流寓在此，已經十有餘年。初時因為友人請來教

習拳棒，不數年間，因病失館。前年老妻去世，又無兒子，祇有女兒翠花。今年十六歲，父女相依為命，萬分無奈。販鹽度日，幸而老漢有些手段，那些巡查的人奈何我不得，因此稍可糊口。今日若非東翁可憐，我這一担鹽就被雨冲化了。沒有本錢，縱不餓死，也就難過活了。實在感激不盡，敢問鄉親高姓大名？那縣人方翁就報了自己姓名籍貫，又道：「我開這店已三十餘年，妻兒還在家鄉。如果苗兄不棄，得便可常到小店來談談。彼此既是同鄉，如有本錢短少，也可資助一二。我現有銀十兩，送你做別項生意罷。」賈鹽一事，究竟是違禁之物，賤易賺錢，到底不妥。更加見雨就化水，連本多折了，似非良策。苗顯喜出望外，接了銀子，千恩萬謝，說道：「如此輸財仗義，世所罕有。不知現在有幾位公郎，可在此否？」俾得拜識為幸。方德答道：「兩個小兒，年午齡流到此，前日已回云了。大約今年二十歲，小的十六歲，都已娶妻室。在府城也開綢緞店，將來苗兄見他們，還望指教一二為幸。彼此談談說說，那雨越下越大，已是申牌時分，店中已安排晚飯。方德就留他用膳，苗顯也不推辭，待天晴雨止，才挑了鹽拜謝而去。自此常來走動，果然聽方德所勸，不做販鹽生理。每每缺少本錢，開口借貸，方翁無不應從。就是遇見孝玉、美玉兄弟，由寧到店省親，也無不仰體父親交厚之心，尊為世伯，着意敬重的。苗顯因屢次有借無還，他父子並不介意，十分感戴。就將半生的武藝盡行傳授孝玉、美玉二人。更見方翁雖是六旬年紀，精神面貌，却似四十多歲的樣子，便與女兒翠花商議，欲將他送與方翁為妾，以報其周全之德。翠花倒也情願。次日到店內，對方翁說知。方翁再三不允，苗顯流淚道：「第一我受恩深重，無以為報。二則小女得隨仁兄，終身有靠。二來老朽多病，倘或不測，死也放心。務求念我父女一片誠心，實為萬幸。方德見他如此誠懇，就向孝玉說知。孝玉也正因父親年老，身邊無一妥當人服侍，今見他送女為妾，也可得他相應。所以就竭力勸成。方德見兒子力勸，待次日苗顯來，就勉強應允。苗顯隨即選了吉日，授翠花入葛昌店內居住，成講各親友及同行中人，見其當年納寵，不亞新婚，皆來恭賀。方德也備了酒席，歡呼暢飲。惟庸醫並未及二年，苗顯一病身亡。臨終之時，將一身力學秘傳武藝功夫，打妙藥，盡心傳授女兒。亡年七十二歲。方德見苗顯去後，與妾翠花痛哭一場，就厚備衣衾棺木收殮。在他住處開喪，挂白七七，做了些齋事。因他兒子就在南京擇地安葬，不覺光陰易過，又及半年。苗氏生下一子，取名世玉。滿月之時，各親友俱來道喜。方翁時也也十分得意，加以店中生意順境，苗氏入門以來，性情和順，服侍小心，所以心滿意足。請了幾天喜酒，一場鬧熱。

苗氏他父盡訓，將我兒世玉自滿月起，先用鉄醋藥水，渾身先

洗，次用竹板柴枝鐵條，層層換扎，使其週身筋

漸漸加高。學拔竹釘。次拔鐵釘。六歲扎馬步。七歲騎拳脚。埋任任。八歲學軍裝。至十四歲。十八般武藝。件件皆通。力大無窮。週身盤筋露骨。堅實如鐵。性情又烈。專打不平。終日在外闖禍。未逢敵手。人皆知他是萬昌的兒子。將板門抬了。受傷人到店。睡在櫃台上。多方詭詐。方德只得請他。出些銀錢。請方德平日人好。街隣善爲調解。不知十分吃虧。方德雖管束極嚴。奈其母苗氏一味姑息。如掌上明珠。每每鬧出事來。稍可遮掩得過的。就不與他父親知道。私和人命了。事賠銀。世玉知母親肯與他。越發發。大交結朋友。揮金如土。初時還不過在本地左右引。是招非到後來。弄得江南都知他方世玉打不平的名號。方翁無可奈何。只得將橋被亂打。離用盡平生氣力打他。只作不知。他母又在旁多方保護。方德如何受得。因此愛惡反目也。只得付之無奈。偶然一日。欲往杭州收賬。是夜就與苗氏說知。囑其把一應行李衣服。打疊整備。明日下船出門。苗氏一面查點物件。一面道。世玉在家如此淘氣。何不帶他出去走走。一來長些見識。二來在你身邊。不敢作怪。方老道。出外非止在家。育生差再招。我如何担當得起。苗氏道。男子漢非同女子。將來終要出門做生意謀食。帶他出去走走。或者得他改變。也未可知。方翁見他說的有理。只好應承。一宿晚景不提。次日起來。父子二人一同起程。望杭州去了。此一去有分教。播台之上。傾肝胆。會館門中。奪美名。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雷老虎播台喪命 李巴山比武欺人

詩曰：武藝雖高不可誇。播台設計把人拿。豈知更有強中手。天原原來總不差。

話說方德帶了世玉。望杭州而來。在船上非止一日。已到杭城碼頭。灣了船。父子二人僱了一隻小艇。一路見西湖佳景。名不虛傳。水陸兩途。畫舫齊集。往來不絕。與金碧景象。大不相同。真景觀之下。遊玩之有餘。到了岸傍。雇人挑着行李。直入湧金門。望着廣東會館而來。路過人山人海。擁擠不開。此地因有蘇洋兩市。所以買賣。別處鬧熱些。兩言少敘。且說方德來到會館門首。着人通報。掌理會館值事師爺陳玉書知道。玉書對說方德到來。即刻出來。見了十分歡喜。請進書房坐下。一面叫人捧茶。一面叫人將行李安頓在上等客房之內。不一刻工夫。均已安排妥當。玉書問道。爲何許久不到。敝處寶號生意。好否。嫂夫人及孝王兩位賢姪。在家一向可平安。回來這個小孩子。又是何人。幾時動身。如何。今日才到。方德一面答話。一面回首。叫世玉過來拜見叔父。玉書即忙還禮。說道。不知哥哥幾時又添了這位英

俊姪兒深爲可喜。方德就將收納苗氏生下此子。因他不知人事，所以帶他見些世面，並將家鄉及萬昌近年諸事，慢慢談了一番。隨又問玉書近日光景如何。有了幾位令弟，玉書答道：「這却爲何？」玉書道：「近日此地有一外來惡棍，姓雷名洪，混名雷老虎，在清波門外高搭一座擂台。他因在本地將軍衙門做教頭，請官府出了一張告示，不准用兵器空手上台比武。格殺勿論。有人打他一拳，送銀百兩；踢他一脚，送銀二百兩；推他一交，送五百兩；打得死不用償命。如無本事被他打死，也算白送性命。擂台對面有官員帶了六十名老將，壓壓台左右，有他徒弟三百人，拏了槍刀在旁守護。台中間掛一匾，寫的無敵台三字。兩邊對聯是：拳打廣東全省，脚踢蘇杭二州。自開台已將一月，不知傷了我多少鄉親。一則因無人敵得住，二來他條規雖如此說，那不過是騙人的話，就有打倒他的，也逃不過台下三百人之手。蘇州及本地的人，因此不願上台比武。我們鄉親好勝者居多，故此上台去白送性命。方德聽罷，也嘆了口氣道：「也算我廣一輩比一，刮了世玉在旁聽了這番話，只氣的二目圓睜，上前說道：「明日待孩兒去打死這雷老虎，替各鄉親報仇。」道：「黃口小兒，敢誇大口，想是作死不成，還不與我退下去。」當下世玉忍了氣，回房安睡，翻來覆去，總睡不着。次早起來，侍候父親梳洗畢，換了衣服，出去收賬。方德因怕世玉闖禍，就把他鎖在房內，而去。世玉候父親走了，就從窗中跳出來，帶了母親給他防身的九環劍，鎖鎖心，結束妥當，外用衣服罩了，袖了鐵尺，出了會館，一路問到擂台。果見一座擂台十分寬大，高約丈四五尺，抬頭一望，台上匾聯與玉書所說一點不差。台旁掛的告示是：

欽命鎮守杭州等處將軍爲給示事。今擂台主雷洪武藝精通，欲考天下英雄，比較四方豪傑。今將規條列左：
一、我營伍之兵，不許登台。
一、儒釋道三教，不許登台。
一、婦女不許登台。
一、恐男女混雜，有傷風化。
一、登台比武，只許空拳，不得暗帶兵器。
一、登台之人，要報明籍貫姓名，注冊方許登台比武。除此以外，不論諸色人等有能者，只管上台。此台准開百日爲滿。百日之後，毋得生靈，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最後一行，是寫的開擂台年月日子。世玉也無心看了，又看有雷洪自己出的一張花紅賞格，也與玉書所說相同。又見擂台對面，按着一座彩棚，當中設了一張公案，是鎮壓委員座的。棚下約有數十名兵丁，擂台左右前後，有數百門徒，執刀槍器械，守護離台一箭之地。那些買賣經紀之人，還比戲場熱鬧，來看比武之人，如同驍隊擁擠不開。世玉看完，正欲候他到台，決個勝負。豈知候至日中，還不見來。問了旁人，始知雷洪往金陵公幹去。世玉聞言，湧身就來到臺

前用大鵬展翅的工夫將兩手一拍跳上擂臺將鼓噪起來大叫快拿這個大胆的小孩子一湧上我乃廣東方世玉特來取你教頭狗命今因不遇容他多活一天故此先將擂臺打去明日叫他到會館來找我便了說罷跳下擂臺使開手中鐵尺打的這些守擂的門人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無人敢攔他才慢慢仍由舊路走回走進房內照舊上好窗子此時王書正在賬房辦事誰知他出去闖了大禍回來開了房門用過了晚膳大家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再說雷老虎到金陵公事已畢連夜趕回杭州早有各門徒迎着就將上項事情詳細哭訴雷洪只氣得暴跳如雷急忙查點門徒被世玉打死六名已經收殮還有二十一各受傷隨即叫人用藥醫治即刻點齊門徒拿了兵刃飛奔廣東會館而來此時已有辰牌時分就令將會館前後門圍住嚇的守門之人不知因何原故急忙把會館閉上就飛報與陳玉書知道玉書聞雷老虎將會館圍住只得勉強爭扎扒上前門樓一望只見雷老虎騎在馬上指手畫腳高聲大罵玉書只得問道教頭因何將我會館圍住請道其詳雷老虎罵道陳玉書你這老狗才好生大胆你敢叫方世玉小畜生去拆我的擂臺打死我的徒弟問你該當何罪你還詐不知嗎快將他捆送出來替我徒弟償命如若遲延我打將進來可寸草不留玉書答道裏邊雖有個方世玉但他是個小孩子焉敢犯你虎威若說打死你的徒弟斷無此事萬望你莫聽信旁人言語害我會館雷老虎怒道陳玉書你這老狗頭休得奸詐你快叫他出來待我徒弟看如不是他與你無涉玉書道既然如此請你將人馬退下一箭之地我叫他出來會你便了雷老虎道也罷權且依你不怕你飛上天去便令門徒暫退一箭之地等方世玉出來不表且說陳玉書入內對方德說知此事方德一聽只嚇得自定口呆渾身出冷汗大罵畜生害死爲父了世玉就上前跪下道待孩兒出去殺死雷老虎便了叔父也不必埋怨大丈夫作事豈肯累人隨即結束停當手提鐵棍分付開了大門沖出來大叫道馬上坐的可是雷老虎麼雷洪答道然也小奴才可就是方世玉拆我擂臺打死我徒弟問你該當何罪世玉道我打死你徒弟你就着惱你打死我鄉親就不算了嗎你今日到此分明是插標賣首特來尋死不必多言放馬過來取你狗命教頭聽了大喝道小畜生休得誇口爺爺取你命來了將馬一拍舉起大刀兜頭劈將下來世玉乃是步戰叫聲來得好把鐵棍一迎順手一還棍照馬頭就打雷洪急忙架開兩個棍上馬一馬一夾從後至前大戰八回合不分勝負世玉將身跳出圍外叫聲且住雷洪停手問道有話快些說來世玉道我與你在此博殺路人行走不便更加今日已夜明天到擂臺上決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字達愛妾妝次啓者。世玉兒隨我赴杭收賬。即在廣東會館居住。豈料有一惡棍姓雷名洪。潭名老虎。擺下擂台。上挂對聯。拳打廣東全省。脚踢蘇杭二州。將我鄉鄰打死無數。孩兒恃勇不羸。我命將雷洪打死。伊妻李小環。替夫報仇。用蟠龍雙飛脚。踢傷孩兒胸膛。在左乳之上。命在垂危。兒信可急速連夜趕來。救治孩兒。至要至急。未盡之言。可詢問李安。便知詳細。

德言某月某日

當夜苗氏看完書信。又細問了李安一番。便道。既然如此。大事無妨。我兒自小浸鍊。與別人不同。好去用藥。即能治好。說罷。便收拾好了行李。叫李安背上。自己全身裝束。披挂停當。手提梨花槍。跨身上馬。主僕二人。望杭州趕來。一路無話。却言苗氏來到杭州。進了會館。見了丈夫。隨與眾人。見過。便來看視世玉。取出妙藥。如法外敷。內服。不一刻。腫消痛止。傷口漸平。世玉醒了過來。看見母親在旁。便流淚大叫。娘親務必與孩兒報仇。苗氏便安慰他一番。道。你且安心調養。爲娘自有主意。隨即命人通知李小環。叫他明日仍在擂台比武。方會再三阻止。只是不從。當下差人回來。說道。小環答應。明日准到擂台。即晚加倍用藥醫治。世玉到了天明。胸腹傷痕。已經有了八分全愈。所欠者。生肌長肉。未能平滿耳。此時夫妻二人。才放下心。當下母子二人。全身裝束。內披軟甲。托護心鏡。藏于胸前。小劍靴穿好。上馬提槍。帶齊從人。直奔擂台而來。那知李小環已在擂台守候。苗氏叫各鄉親列在台下。自己將兩足一點。上了擂台。只見小環全身是素。足下仍登小鐵釘靴。便道。這位是李小環。歷你丈夫作惡多端。死由自取。你擅敢打我孩兒。幸我趕來救好。不然豈不喪在你手。今日我特來請教你的雙飛蟠龍脚。此時小環聽了這話。就知他是世玉的母親。便喝道。你這癡婦。縱子行凶。用暗器傷我丈夫性命。我就打死他。也是理所當然。你既來做替死鬼。何必多言。管教你來時。有路去無門。一面說。一面看苗氏與自己年紀相仿。結束的十分齊整。見他方才上台之勢。就知是同道中人。只見苗氏大叫一聲。用一個猛虎擒羊之勢。扑將過來。小環忙用一個解法。名叫雙龍出海。彼此搭上手。戰了二百回合。不分勝負。鬥至天晚。各自回家。安歇。如此連鬥三日。不分高下。再說台頂道人。首待李雄。混名李巴山。是日因到杭州。探望女婿雷老虎。衣環接着。對父親哭訴冤情。巴山大怒。即刻趕到廣東會館。尋找苗氏上台比武。苗氏見是師伯。即忙上前陪罪。便道。我小兒不知誤傷令婿。還望師伯恕罪。巴山不肯罷手。苗氏再三懇求。巴山前意不許。只得約道。候過了半月。孩兒以解此厄。就將這個主意。對丈夫同兒子說知。隨即了乾糧路費。藏了雙鞭。就上馬飛奔福建泉州而來。日夜兼程。

來到福建少林寺下馬直入方丈拜謁至善禪師早有少林們徒認得苗氏是師妹就問道師叔為何不來你今獨自到此何事苗氏便將父親去世及今被李巴山所欺特來求救說了一番沙彌道你來的不巧師父前日起程雲遊各處去了苗氏聞言長嘆一聲便欲辭出沙彌說道你何不到雲南白鶴寺求五枚大師下山解救苗氏一聽大喜連忙謝道多蒙指教我就此趕去便了當下出了寺取路望白鶴山進發不知此去能請得五枚下山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梅花椿僧俗比武 西禪寺師徒相逢

詩曰 同道中人最要和 擂台欺敵動干戈 欺人畢竟還欺己 報應昭彰理不訛

話說苗翠花一路奔馳望白鶴山而來非止一日已到山前直入壽緣庵去見五枚師伯拜倒在地五枚扶起細問因何到此翠花就將雷老虎擺擂台起至李巴山要報仇等事細說一遍特來懇求大師伯大發慈悲下山搭救世玉兒子性命五枚說道出家人自歸山修隱以來拳棒工夫久已拋荒就去也不濟事諒教他不過你到不知仍求請至善二師伯去解救你無庸但攔快些去罷苗氏聞言嚇的兩淚交流十分悲切再三哀求五枚始應允下山苗氏大喜五枚囑咐徒弟緊守山門我不久就回隨即收拾行李衣履應用物件提了種杖騎了驢子苗氏也別了師兄跨上馬一齊望杭州而來回到會館恰巧半月當下方家父子同各人拜見五枚其時世玉身軀已經復原苗氏十分歡喜即叫人約李巴山父女明日到擂台比武到了次日天明起來苗氏侍候五枚結束停當就吩咐世玉與大師公提了禪杖自己也披挂整齊各人上了坐騎同了一班鄉親齊奔擂台而來到了台下即叫各人離棚排立以壯觀瞻五枚跳下驢使一個金鷄獨立雙手一展縱身一躍飛上擂台衆人見了齊聲喝采這回是半月以前標下長紅約定今日比武所以來看的人更加多却說李巴山早已到台磨拳擦掌等候方世玉到好代他女婿報仇不意到了一個老尼姑年約八九十歲童顏白髮身高七尺有餘腰圍背厚頭大如斗李巴山定睛一看是白鶴山五枚乃白眉道人的首徒非同小可連忙站起身來將手一拱道師兄請了不知駕到有失迎候望乞恕罪但不知禪駕到此有何見教莫非與小弟比武不成五枚道出家人自歸隱以來世情懶付度外豈有將家與賢弟比武之理只因前月雲遊到此聞得令坦特賢弟秘投工夫設了此台竟傷害生靈不計其數兼且欺負我輩同道中人苗氏就是死在姪孫方世玉之手雖然稚

子無知，誤傷尊長，也只是上天假手，為地方除害耳。今方世玉曾被令愛將他打傷，死而復生，也可洩了心中之忿了。今日看我薄面，饒恕了他罷。我叫他母子在你面前叩頭賠罪，再叫他父方德送一千銀子為養恤費，大家不失和氣。據我的意見如此，不知賢弟可有依言？

巴山道言：「救得二三良友，薄面酬答，這棟師兄如此說，我女婿冤仇，沈於海底了。他當日比武之時，若不用九環劍亂斃器傷我女婿就死了，也是自己沒本領，倒還可以看師兄面上，饒他性命。今他是用暗器傷人，要我饒他，除非把我女婿再活合法之外，無別多法。五枚見勸他不從，便高聲道：「老頭兒，出家人一動手，就顧不得那慈悲二字，你可莫要後悔。」

巴山道道：「我怕你不成說罷。」一推山掌，望著五枚心坎打來。五枚不慌不忙，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將左手挑開，右手坐馬一掌，照他背下打過去。巴山道格過一邊，二人搭上手，分開拳脚，猶如龍爭虎鬥，一場惡戰，十分利害。看看鬥到日色西沉，戰有二百四十多個回合，方才住手。巴山道三日後待我攤下梅花，請你敢與我棒上比武。否？五枚道：「我曉你多活三天，就在棒上取你性命便了。」

李巴山道：「不必誇口，當下二人分手，各帶從人回寓。且說李巴山擇了擂台，旁邊一泓潔淨地方，搭棚遮蓋，隨往木行買辦木材，按照方位，步法四面釘下一百零八路梅花棒。此棒每步用木頭五個，中間一個，四旁四個，可就梅花式樣。比武之人足踏此棒，一進一退，均有法度。迎敵時手足相合，稍有分毫差錯，一失足就性命難保。此乃雜擊技藝，秘授門中一等絕頂工夫，布置停妥，專候臨期。引五枚來，取他性命。按下不提。且說五枚回到會館，只見方世玉走上前來，請問師公怎樣是梅花棒的武藝，求你老人家指教。五枚便將如何布置，怎生利害，一一說了。各人聽了，舌頭縮不進去。苗氏道：「當日父親雖然教過，我也會留下圖式，只是我未曾練習。今日若非大師伯到來，我母子二人定要遭他的毒手。五枚道：「你不必驚怕，出家人自有主張。眾人聽了，俱皆欣喜。練武每日若非大師伯到來，我母子二人定要遭他的毒手。五枚道：「你不工夫傳授世玉，且喜他心性靈敏，手足便捷，轉眼一日下午，李德合人來請，到早上梅花棒比武。到早五枚會齊眾人，裝束停妥，一同來到擂台。見了李巴山，說道：「你官人，目中無人，擺這梅花棒來欺我。我看你是大年紀，尚不識進退，一味凶狠霸道。可見你女婿也是你教壞的。你若不聽我良言，一經交手，就可惜辜負了你師白眉道人一番心血。還望你按心想想，莫要後悔就遲了。」這一句話，把個李巴山說得滿面通紅，心裏原是自己不該當，叫女婿擺此擂台，枉送性命，又執意與他報仇。今日這一仗，分明和他的利害，性命攸關，擺這梅花棒，也是燒紅瓦打老虎，實是最後的主意，便勉強喝道：「我不與你鬥口，你有本。」

與我看，隨後我來破你的便了。李雄聞言，隨即卸去外衣，將身一躍，站在樁上。衆人見年紀雖有六旬，海下一部班白銀鬚，身高八尺五寸，肩闊腰粗，眼如螃蟹，面露銀光，威風凜凜，將雙手望四方一拱，說聲失禮，便展開手段，按着步法，使將起來，只聽見他渾身骨節，歷歷的響，果然有拳降猛虎，脚踢蛟龍之勢。他把九九八十一路雄拳走完，跳下樁來，望着五枚道：你也走一路，我看當下五枚也將外衣脫去，只見他脚穿多耳麻鞋，一個飛脚，打在這方平一畝梅花樁中間，站住，將手四面一拱，說道：老尼獻醜，諸公見諒。將隨生平所學的一百零八路雄拳法工夫，施展出來，起初還見他一拳一脚，到後來只見他一團滾來滾去，看的人齊聲喝采。五枚使完，跳下樁來，神色自若。李巴山暗暗吃驚，不料他也精此法，比我更強，事已到此，難道罷手不成，只得硬着頭皮，私下囑咐小環道：若爲父敵，他不過，你可將我用的雌雄鞭，暗中拋去，助我一鞭便了。小環答應，預備去了。巴山上前道：五枚你敢上樁，與我一分勝負麼？五枚見他與女兒附耳，諒必有詐，口中便一面答應，使得一面吩咐苗氏母子二人，小心在樁旁照應，提防小環暗算。苗氏世玉答應，曉得，隨在旁留心照應。當下李巴山五枚同飛步上樁，只見李巴山已擺下個拳勢，名叫獅子搖頭。五枚就用一個大火燒天拳勢，搶將進去，二人搭上手，一場惡戰，好不利害。戰到將近一百回合，李巴山有些抵當不住，只因五枚今日並不存情，拳拳對他致命處打。小環見父親有些不濟，急忙拿出雙鞭，欲對五枚打去。世玉眼快，早被他看見，即舉起鐵尺，兜頭就蓋將下來。小環急忙架住，一見是殺夫仇人，更加氣忿，二人就在樁旁大殺起來。這且不表，再說李巴山看見女兒被世玉絆住，不能接應，心下一急，脚步一亂，一失足，陷落梅花樁內，早被五枚照頭一脚，將頸踢斷，一命嗚呼，斷送無常去了。後人有詩爲證。

詩曰：枉設機關巧計謀，良言相勸不回頭。英雄半世今何在，血向梅花樁下流。

再說小環見父死在五枚之手，五內皆崩，便拚命把世玉殺敗，舉鞭直奔五枚。五枚手無寸鐵，難以招架，只得將身躲過，幸而舉花趕上敵住。五枚就問世玉取了禪杖，喝退翠花，對小環道：你好不見機，若再行凶，便叫你死在目前。小環並不回言，只將雙鞭望着五枚頭上亂打。五枚大怒，將禪杖急架相迎，戰了三十多個回合。那裏是五枚的敵手，被他照頭一禪杖，打的腦漿迸出，死於非命。後人有詩嘆其節孝堪嘉，惜其不能勸夫諫父，行於正道，遂致有今日之禍。

詩曰：節孝堪嘉李小環，闔名久已播人間。只因夫婿仇結，父女同時上鬼關。

此時李小環手下各門徒，見他父女同死，各人正欲逃命。五枚看見，便高聲道：你們不必驚怕，你們親眼看見我苦苦

鬱他不從。反欲傷我。故萬不得已。結果了他父女性命。與你們何干。可好好將他二人屍首收殮。那擂台也快快拆去。說罷。隨即與翠花等一行人。同返會館查點。始知雷洪有一子。名喚大勝。約有一歲。送在武當山馮道德道士處。學習技藝。家中尚有親人照料。五枚因將他父女打死。心中過意不去。此時也無可如何。了。隨即收拾行裝。別了各人。起身回山。苗氏夫妻及世玉挽留不住。陳玉書送上白銀三百兩。以作酬勞。五枚執手生們一片誠敬。送與寶庵。作為佛前香油之費。務乞寶庵收下。五枚即帶了各鄉親。令李安雇了心學習武藝。將來効力皇家。以圖出身。苗氏母子遂送一程。揮淚而別。方德也就帶船隻。由來路回到金陵。將萬昌生意一概料理清楚。交與老夥計管理。隨即收拾一路回來。在路無話。行程將近二十日。已到家門。孝玉美玉兩個孩子接見父親。當下翠花帶領世玉兩位嫂嫂。一家團圓。十分喜悅。這且不必多贅。再說方翁。因苗氏要到省城拜訪至善禪師。將孝玉等三人求人請教工夫。所以與老妻言明。帶了苗氏及三個孩子。出了孝悌村。到縣封府。將行李什物落了渡船。到了省城。就租洋船上。湖街安頓了什物。兄弟三人齊到光孝寺。拜訪至善禪師。住持道。善現。在西門外西禪寺教習。三人聞言。即晚。在門寺而來。正走到西門第六鋪。忽見有個後生。年約二十一二歲。身高八尺。面白脣紅。眉目清秀。一表人才。上穿藍布金襴。下着京烏布褲。足登白襪。雙梁鞋。一羣人圍着他痛打。連喊救命。並有一人上前解救。世玉暗問過路之人。誰打他。那下着京烏布褲。足登白襪。雙梁鞋。一羣人圍着他痛打。連喊救命。並有一人上前解救。世玉暗問過路之人。誰打他。打的名叫胡惠乾。打的是機房中人。旁人怕機房人多。故不敢相勸。世玉兄弟三人道。豈有此理。世玉就將兩手知會那些機房中人。猶如推骨牌一般。一連跌倒十多個人。他本不欲多招事。救了這人出來。就將那三人推跌了他們。又將仇人救了。均各大怒。一齊拿出短兵器。上前四面圍住。將鐵足鎗。金鎗。王對然大怒。順手拿住一人。奪了兵器。孝玉兄弟也幫着動手。單打得機房中人沒命的飛跑逃走去了。把兵器丟了一街。幸虧孝玉怕事攔住。不可傷人性命。若世玉認真動手。不知今日要傷多少人呢。却說世玉等見那人受傷甚重。難以行走。世玉就將那人背上。同齊西禪寺而來。到了寺中。拜見至善禪師。呈上苗氏稟帖。其中云。一則請安。二來拜懇。念父親苗顯面上。教授他兄弟三人的武藝。至善一見三人。十分驚喜。一口應承。隨後談及在杭州打死雷老虎之事。至善便問世玉道。你背的是甚人。為何被打的這樣利害。世玉道。我們在第六鋪。遇見他被機房中人打壞。無人敢救。因將那班人趕散。救他到此。望師公賞些妙藥。救他性命。至善讚道。你兄弟如此義俠。倒是難得。隨即取出跌打還魂丹。補

血生肌止痛散與他敷服不一時腫痛漸消那人睜開了眼口中吐了幾口瘀血方才醒轉心中感激便叩謝他兄弟活命之恩老師父醫治之德至善乃問道你因何與樓房中人爭鬪被他們打壞你姓甚名誰那裏人那人答應小可姓胡名惠乾新會人現年二十二歲家中還有母親杜氏妻房何氏兒子亞德先父在日向在樓房裏中開設雜貨小店歷來被這夥人欺負因他人多不敢與他們爭論前數年這班人因見年輕貌好都叫我做契弟羞辱我父親恐怕生事打發我上外埠雇工前月回來始知我父親兩年前被他們推跌因此中風而死店中夥計只得將屍收殮還回家鄉也因受欺不過立脚不住將店閉歇母親恐我闖禍不肯與我知道昨日始知詳細故此來與他們理論不料反被他串合同行人將我痛打至此若不遇恩人兄弟相救定遭毒手訴了一番直把方世玉激得大喊道豈有此理衆人也爲他不平世玉道胡兄即使到官告他諒也敵他不過莫如拜在師公門下學成工夫將來把這些他與女一個打一個叫他知道利害以後才不敢強行霸道衆人都道這話有理胡惠乾道只是小子家道貧寒身軀怯弱怕氣力不足且不知老禪師可肯大發慈悲收留教訓呢至善便道出家人以方便爲門生平所教徒弟及登一個大損傷貧富一體從來計較錢財均是他們自己斷斷無礙再氣力是練得出武藝工夫你肯用心亦無不五枚今日在我門下是要心平氣和可不許持棒棒棒專救人則不可預先說明心從意願方可拜我爲師此即舉起應道師父明訓敢不遵命惠乾勉強扒起來到至善跟前跪下叩頭拜了師尊又與世玉兄弟結爲生死之交李巴山難相顧這且不贅却言至善在西禪寺開設武場擺列着埋槍木馬沙袋飛陀及十八般兵器件件齊備在牛一命鳴人今連方氏兄弟胡惠乾四人共是十人老禪師令他們各用紅紙寫列姓名備辦神福酒錢香燭紙馬在關拜爲兄弟日後彼此照應如有負義爲非神明鑒察所有姓名開列於下

李錦綸 謝亞福 梁亞松 洪熙官 童子斤 方孝玉 方世玉 方世玉

拜罷起來歡飲而散自此至善將生平所學技藝工夫傳授這班徒弟光陰易過將及今年忽一日對各人說道我離少林已將一載放心不下意欲暫回料理再來教授你等只因你們初學手脚未穩已穩當然各門武藝還未得精因此再三想了一個兩全的法子我有一個徒弟姓黃名坤在我手下學了多年與我差不多精神比我還好現在汕頭黃安祥鹹魚船押幫待我寫信叫他來拜我教授你等工夫你們既不能荒我也可以放心回去將少林寺的事務慢慢辦理清了再到此地豈不兩全你們意下何如當下衆人連師師父與徒弟俱都去只求預早會信請黃坤師

兄到館教授我們功夫。還望師父早些回來。以免我們盼望。至善見衆徒應允。隨即取過文房四寶。寫了書信。寄往湖州。自己在西禪寺靜候黃坤到來。方好動身。只因這書信引出姦夫淫婦。許多奇事。正是：無邊冤枉姦淫事。有意鋪張做下文。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林勝捉奸遭反捏 黃坤抱屈遇高僧

詩曰：禍患多因強出頭。險教性命不能留。當時若識反間計。何至妻涼作死囚。

話說黃坤字靜波。潮州府揭陽縣人。少時家資頗厚。不喜讀書。嗜好武藝。會到少林寺。拜至善爲師。學鍊得件件精通。英雄無敵。爲至善生平最得意的首徒。他自己也有一個徒弟。姓林名勝。師徒二人。都因性情豪傑。最肯結交朋友。不數年間。把所遺的數萬家財。化爲烏有。妻子甘氏。妹子黃玉蘭。膝下尙無子女。近來時運。連遭就連。教拳也沒人請教。婦人家最勢利。他妻子未免有些言三語四。還虧妹子在旁勸解。不致夫妻反目。黃坤逼於無奈。就到了黃安祥船上。押幫冒險出洋。暫避家中。吵鬧自他出門之後。姑嫂二人。恃着幾分姿色。就打扮着。到各處庵堂遊玩。每日早晚。在門前遮遮掩掩。輕言俏語。互相調笑。這日正過新科武解元馬劍羣在門前經過。正是狂徒淫婦。彼此都迷。知屬不好惹。心中却又放不下。因見他二人。常到蛾眉窰。與張李二尼相好。因思此二尼。與我十分投機。他們說知。看他二人有何妙計。隨即走入庵中。張靜緣李善德二尼笑。

今日甚風吹得

未肯爲

貴軒請道其詳。馬解元道：一則來探望。二則有件事。拜煩鼎力。玉成。自當。茶隨說道：小庵屢蒙布施。小尼正感激不盡。如貴人。用着。理當效。善緣。便。了。火。要我們二人撮合麼。劍羣拍掌笑道：小鬼頭。倒被你猜着了。我且問你。前街黃坤。頭的什麼人。二尼聞言。伸了舌頭。縮不進去。便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他。這可有些費手。只是礙着黃教頭。師徒二人。惹他不得。馬解元着急。道：到底是他。這人何妨。直說我。蛋臉。肥肥白白的。四寸金蓮。不高不矮的。是黃坤之妻甘氏。那年紀十五六歲。瓜。的是他妹子。名喚玉蘭。他二人倒是風流性格。所以與我二人十分意合。每遇黃玉蘭尙未對親。小尼倒可與你說合。娶來做個偏房。諒黃教頭。現下景况。

他豈有不願之理。若冒險勾當，被他師徒知道，恐有性命之憂，不識尊意如

如此推託，忙在袖內摸出三十兩銀子，擺在桌上，說道：「這個望二位收下，聊爲一

本領。我豈不知今喜他出洋在外，不致於就回。我再着人把林勝請到別處去，將做

也無妨了。你也知我的脾氣，不過一時適意，過了一月兩月，興緻完了，就去開手的。孰

何我不得，你們更不相干。你道這條計策妙也不妙？二尼見了雪日的銀子，已經丟不

的利害，置之度外了。即忙道：「些小事情，豈可又破費解元公。這却斷不敢領。」劍羣道：「此

二尼虛讓一番，便收下說道：「事不宜遲，明日解元公請先來，入禪房，等我備下齋筵。」

如此如此，包管妥當。劍羣大喜，計議明白，拜別而去。這且不提再說二尼，次日就備下一桌菜，擺

羣走將進來，隨即見了禮，將身坐下。他相貌原本與悟今再一打扮，雖不及潘安宋玉的風流，也是俗

祖，又在腰內摸出五兩銀子，送與二尼，作爲今日酒菜費用。二尼謝了，收下。三人一同早膳，吃過茶煙，

入禪室之內，善緣就出去請他姑嫂，出了禪門，來到黃家，正見甘氏與玉蘭在門裏窺街。一見李尼到來，忙開

道：「這幾天總不見你們來，定然是施主們到來住宿，不得空閒。善緣答道：「正因此失候。今日庵中功德圓滿，師兄着

我來請你姑嫂二位到庵暢敘，祈勿却。」二人聞言，十分歡喜，就走入房內，備了香資，玉蘭捧了茶來，姑嫂隨即換了

衣服，將門鎖了，與李尼同走到庵中，靜緣接了進去，說道：「我二人因各施主到此齋醮，略備素筵，今年靠菩薩庇祐，各

檀越善心，也還剩些齋糧，今日酬神了，願特請你二位來此一醉。甘氏道：「又來叨擾，隨將香資送與靜緣道：「些微之敬，

望師父代我在佛前上炷好香。」二尼道：「大娘既是誠心拜佛，小尼只得領下了，替你上香，求菩薩庇祐，早見弄璋之喜。

便是大官人在外，也要求神力扶持，水陸平安，說罷，將錢收了，便邀入內室。甘氏玉蘭見酒菜備的十分豐盛，便道：「這

席若是因我二人而設，怎生過意得去？」二尼道：「這叫做借花獻佛，這是各施主備多了剩下的，並非花錢買的。二位只

管請用。二人信以爲真，彼此分賓主坐下，開懷暢飲，所談的多是些風流話，看看將醉。二尼用言相挑道：「我二人少年

時風花雪月，也就快活過來，皆因主婦不容賭氣，剃了頭髮，中年出家，每遇酒後，必要想起那少年之事。姑娘是未曾

嘗過滋味的，倒不必說。只虧大娘如此青春，官人才在家，何不想個法兒，及時行樂呢？甘氏本是一個行爲不端之人，今再半醉，被二尼抓着癢處，便嘆了一聲道：「那冤家與我無緣，他並不以我爲事，就是他在家，也同出外一樣，還虧我

這姑娘性情相合。彼此說得投機。倒可消却心頭煩悶。靜緣道：原來大官人如此無情。天下有情入最多。何妨結識一個。終身受用。這話原不該我出家人說。只是大娘如此好人。偏惹了這般丈夫。所以我不避嫌疑。不知大娘心下如何。大姑娘將來要望菩薩保佑。配個姑爺。千萬不要像你令兄這樣纔好。這一席話。把甘氏說出心思來。隨紅了臉道：我雖久有此心。只因難遇其人。馬劍羣在外面早已聽得明白。故意撒將進來。大聲說道：二位師父如此上好齋筵。不知會我。你吃得過意否。一面說。就坐了下來。呵呵大笑。甘氏姑娘正欲起身迴避。二尼一邊笑一邊將他姑嫂一人捺一個。歸了坐位。說道：無用迴避。這就是新科武解元馬老爺是我這庵裏的大施主。便假問道：解元公無事不登三寶殿。大約又惹打齋。叫我們念經超度。是不是。劍羣會意。就假做悲傷之形。答道：正因這冤家。雖自他去。世諸事從厚。究竟弄得我心中不安。明日是他週期。故特來請師父們與我做一壇功德。以了心願。不知有客在此。冲撞無怪。二尼又稱讚他十分情重。也是這位娘子有福。結識了你許多富貴人家正室。也沒有如此劍羣道：這也算不了什麼。不過盡我一點心罷。想他病到今。共花銀子千兩有餘。生時用的不寬。只是勞而無功。說着。就假做拭淚。便趁勢問道：這二位娘子尊姓是誰。家寶眷。二尼答道：這位是黃教頭的夫人甘氏。這是他妹子玉。今日請他吃齋。不期有緣。與解元公相會。都是姊妹一般。又無外人。何妨同席。解元公若不嫌殘席。就請用幾杯素酒。管氏姑嫂聽了他一派胡言。錯認馬劍羣是個憐香惜玉之人。所以口雖推辭。身却不動。二尼知道合意。連忙重正杯盤。以到酌酌之際。二尼借事走開。讓三人暢飲不提。後來馬劍羣就在黃坤家內暗去。明來。直至冬至。這天合該有事。止遇林勝因師父出門許久。未知會否回家。今日冬節。徒弟不在館中。故此到黃家探望。一進門。撞見奸夫淫婦。三人在廳上飲酒。林勝大怒。一脚將桌踢翻。追上前來捉拿。嚇得姑嫂二人大驚失色。死命上前。纏住林勝。馬劍羣趁機逃脫。林勝因自己是個徒弟。不好十分與他姑嫂為難。只得恨恨而去。當下甘氏與玉蘭道：雖解元未曾被他捉住。究竟不穩。你我且到庵中。與二位大師商議個法子才好。於是二人走到蛾眉庵。說與二尼知道。他兩人也着急道：這冤家如此。我二人也不了。忽見靜緣笑道：我有一計。候大官人回來。你只說林勝冬節吃酒。來驗毒。你姑嫂下個毒手。等他一見面。把林勝殺了。使他開口不得。這事就無妨了。你們說好不好。二人開計大喜。說道：果然妙計。便回家等候黃坤回家。不提。再表黃坤在黃安祥鹹魚船押幫。幸得太平無事。將近年底。各船回港。過年。本年出洋風順。船主獲利不少。黃坤所得二銀花紅厘頭。共有五六百元之多。雖非大財。却也略得寬心。船到汕頭泊了岸。各水手都回府城。黃坤也將行李搬回家中。給了挑力。

方才坐定，甘氏與玉蘭就放聲大哭，訴說林勝詐醉，前來調戲我二人，官人若早回三日，也免受他這番辱。他見我二人不從，就嚇我們道：若不順從我，將來見了師父，就說你們在家偷漢子，你們性命就保了。意欲用強，復見我二人要嚷出聲來，才逃出去了。黃坤聞言，直激得怒目圓睜，大罵小畜生，調戲師母，該當何罪？我不殺這賊子，誓不為人。是晚用過飯，進房歇宿。甘氏又在枕邊悲悲切切，搬弄一番，把這黃坤幾乎氣裂肚皮。一夜如何睡得着？一到天明，就扒起來，藏了腰刀，叫甘氏開了門，我去找林勝，就來。甘氏見他中計，心中歡喜，這且不表。再說黃坤出了門，直奔狀元亭巷而來。林勝向來在此處灘館看守門口，得錢度日。黃坤走到巷口，只見林勝從館裏出來，看見師父正要施禮，不料黃坤一見他，猶如火上加油，拔出刀來，照頭就劈。大罵小畜生，你做的坏事，幸而林勝有工夫，連忙躲開。大叫師父且莫動手，有話請說。黃坤那裏肯聽，只是刀向致命處劈來。因為時候太早，無人勸阻。林勝見不是頭路，只得逃走。退出巷口。此時街口柵欄尚未盡開，黃坤追到那裏，一刀劈來，林勝無法，就拔下一根木柱，趁勢一迎，那刀斬入木內。林勝將手一放，一溜煙逃脫去了。黃坤拔下刀時，他已走去七八丈遠了。到底脚快，年輕黃坤那能趕上。此時林勝也不敢回家，心中想道：師父如此，定有緣故。這時他盛怒之下，諒難分辯，且出門去避過風頭，再分說不遲。搭船逃到廣東去了。丟下慢表。此時黃坤因追林勝不上，心中忿恨，回到家中，還是怒氣不息。見了妻妹，就將斬着柵柱，拔下刀來，被他走脫等情說了一遍。甘氏道：幸虧官人回來，方洩了這口惡氣。如日後遇見，定要將他結果。黃坤道：這個自然。自此黃坤就住在家中。初時甘氏因要他殺林勝，所以竭力奉承。後來姑嫂二人又想起情人來，未免嫌他礙眼，就私下管二尼與劍羣計議。劍羣道：他姑嫂如要與我做長久夫妻，須在海陽縣中出首說黃坤歷年出外，以押幫為名，實暗中串合大盜，坐地分贓。氏等為其妻妹，屢諫成仇，將來事發，恐被干連，只得在大老爺台前出首，望祈筆下超生，感恩不盡。一面待我親見縣主，請他重辦，我們就可做長久夫妻了。姑嫂二人聽了大喜，果然依他口氣，請人做下狀詞，瞞了黃坤。在縣遞了，知縣見是盜案，不敢怠慢，立即出了火簽，捉拿黃坤到案審辦。當承差岑安邱祥等，稟稱黃坤精通拳棒，有兼人之勇。他在本地歷做教頭，十分利害，無人不知。求太爺寬限幾天，待小的們用計把他捉來。縣主點頭道：昨天馬劍羣解元稟他打劫典當，也說他武藝高強，你等務須小心機密，限五天務要捉來。本縣重重有賞。如若怠慢，被他脫逃，即行重辦不貸。二總役領了簽票，退下堂來。在班房內招齊通班捕快，各人商酌停妥，約定明日下帖去請他來教授武藝。他歷來教授營伍，差館武藝居以第一。這人暗中害他，所以並不推辭。一請就到。被這班差役

酒中下了蒙汗藥，將他灌醉，用大鍊鎖了他手，帶了衆衙役弓上弦，刀出鞘，押解上堂。他到了堂上，方才酒醒，自念生平並不爲非作歹，何至遭此官司，細問。

他到案，此時才悟林勝之事，是中了好計，追悔無及。道：「不道不道，我竟遭了婦人的毒手，只見縣主升了公案，吩咐把犯人帶上，差役一聲答應，將他抬上丹墀，放在地，因他緊不能直跪，祇縮了一團。縣主喝問道：「你可是黃坤麼？」答道：「小人正是黃坤。」縣主道：「你好生大膽，這合海洋大盜，私收陋規，勒索出洋船隻，包幫花紅銀兩，打劫當舖，坐地分贓，問你該當何罪？」黃坤道：「小人歷年在黃安祥號魚船拜幫，並未押過別船，每月工食不過數元，至於花紅，是由船主利息盈餘內抽出，從公分派，各水手均得同沾。如有勒索情弊，該幫豈肯容留？今黃安祥的船於冬節回港，小人回家，只得數天，倘有打劫當舖，安能插翅飛回，求大老爺明見。」小人每年出洋日子居多，在家日少，這馬劍羣必與小人妻妹有姦，捏造重罪，欲置小人於死地。若蒙天恩，只要去查黃安祥船主，便知小人是冤枉了。縣主拍案喝道：「不動大刑，諒你不招。左右，與我用頭號夾棍，把他夾起來，因這黃坤煉就的筋骨，堅硬非常，當下差役已將繩索收盡，還是不招。縣主無奈，只得命將他放下，就把告他的兩張狀紙，叫差念給他聽。說道：「本縣今天有了你自家妻妹首告的狀詞，豈肯輕輕放過你？今認也是死，不認就挺刑，也是死，你如再不招，本縣就要用極刑了。黃坤低頭想道：「這狗官他想貪功，斷難饒我性命，不如權且認了，免得受皮肉之苦。便道：「行刑等事，我本夫曾做過，今被逼不過，只得認了。縣主大喜，忙叫寫了供詞，將他收監。候通稟上憲，却說馬劍羣聞此信息，奸夫淫婦十分歡喜，這且丟下不表。再說林勝，赴省，缺乏盤川，一路賣武度日，到了省城，聞說西門地方十分鬧熱，就到西門外擺了場，要弄拳棒，看的人齊聲喝采，早驚動了西禪寺武館中人，就請他到寺裏款茶，恰遇至善見是徒弟，急問因何到此。林勝忙上前叩見，便將師父追殺之事，細說一番。至善及衆人都道：「此必是淫婦的挑唆，至善將此事細細寫了一封信，即着林勝趕回潮州，叫他來見我。自有道理，千萬莫遲。恐怕他性命還要攔在淫婦之手裏，林勝就即刻拜辭，趕程連夜趕回，見了母親，方知師父果然被害，收在監中，心中十分傷感，隨即帶了至善的書信，走到監門，幸都是認識之人，用了些小費，進牢見了師父，抱頭大哭，就呈上至善的書信，黃坤看了，即囑付林勝快些趕上省城，求師公來救我性命。林勝將前後各事說了一番，又把身邊所餘銀兩，送與師父，在監中零用，寬心靜候，徒弟相救便了。正是：妻妹已將身陷害，師徒尤幸體安康。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下潮州師徒報仇 遊金山白蛇討封

詩曰 義俠師徒三下潮 姦夫淫婦命難饒 只因盜印希奇案 三罪同邀赦宥條

話說林勝在監中別了師父，出了牢門，到家對母親說，知即刻起身，望省城趕來。在路無話，不一日，已到省垣西禪寺。見了至善禪師，哭拜在地。至善扶起，問知黃坤被害在獄中，心中也覺悲慘。隨對眾人說，知即帶了方世玉、胡惠乾、同林勝，仍由潮州旱路趕來。此時館中諸徒，惟有惠乾報仇心急，專心苦煉。那世玉是自小習練，手脚精便，性情靈巧。這二人最得至善歡悅，已得秘授工夫，所以帶他二人。叫林勝引路，向府城進發。四人到了府城，天色已晚，共到林勝家內。見了他母親，彼此見禮畢，款待晚膳。度過一宿，次日絕早，林勝起來，引他師徒到海陽縣監前，後左右覓探一番，回來叫林勝下午先去通知黃坤，又叫帶了十兩銀子，進去賞辦酒菜，請各獄卒飲酒，以便行事。四人商議妥當，已是申刻。林勝到監中，見了師父，通知此事，出來與各獄卒見禮。道我師父感眾位照料，無以為報，今命我備一東道，請各位一醉，隨在懷中取出銀子，送與眾人買辦酒菜。眾獄卒道：原來林兄這等慷慨，令師在難中，徒弟能如此盡心，實在難得。便着人買了酒菜，就在夜間開懷暢飲。林勝又極力奉承，再三勸飲。將到醉時，就下了蒙汗藥。是時已至二更，早見至善從屋上跳下來，取出鐵尺，打開黃坤繃拷。二人齊縱上屋而去。林勝也混了出來，回家將母親藏在鄉間。當下五人會齊，飛出城牆，望省城大路而去。到了次日，各獄卒酒醒，方知黃坤走了，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報官。縣主大怒，重責獄卒一面，懸賞緝拿。查起根由，方悉是林勝所為。即將他住屋封鎖，一面移文鄰近州縣協同緝捕。其時乃是正月初一日，且將此事放在一邊，再表四人一路奔到西禪寺。已是正月初九午後，了館中各人接見黃坤拜謝師父救命之恩。又與各師兄弟見了禮。林勝說起姦夫淫婦的狠毒，斷難放過。黃坤道：求師父索性替我報了冤仇罷。至善應允，便道：我為你再走一遭，惟須稍停幾天，待他們查緝稍鬆，再去不遲。就叫黃坤教授各人技藝，因他會做過教頭工夫，本領也與至善相仿，且精神還比至善強。各人倒也歡喜。時光易過，不覺到了二月初一至善就帶了方世玉、林勝收拾起程。正是仲春天氣，雨水淪瀾，行路不便，就搭了老隆船，望省城進發。由惠州河直上龍川，過嶺走七渡河口，向下而行。半月方到潮州，船泊竹排門外。師徒上岸，往竹枝山青竹寺。此寺乃是少林寺分院，住持名烏空和尚，當有小沙彌通報進去。烏空即忙出來迎接進去，就問道：師兄見何處雲遊至此。這一位想是令徒了。近聞黃坤被誣為盜，於上

月越獄。縣官追捕甚緊。至善點頭。即暗下對他。說知烏空道。馬劍羣這狗才。十分可惡。去手想佔本寺山田。幸遇太守廉明。將他斥退才罷了。師兄若來結果他。務要機密方好。至善稱是。次日就同林勝到馬家莊。看了門路。又到黃坤家。踏了路。竟回到寺中。飽餐齋膳。到晚間。同世玉林勝。先到黃家。三人越過牆。托去了房門。此時已交三鼓。適值馬劍羣。氏姑嫂從夢中驚起。早被方林二人。抽出腰刀。架在他頸上。姑嫂二人。連說饒命。林勝道。你若聲張。快快招來。二人見林勝在旁。難以抵賴。只得將二尼如何引誘與馬劍羣私通。如何與二尼設計害林勝。直至出首。誣控。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二人說完。叩頭求饒。林勝罵道。我與你無冤無仇。師父與你有恩有義。我師徒性命險遭你。這兩個賤人的毒手。我倒要看你兩個的心肝。是怎樣的顏色。就與世玉一齊動手。把兩個淫婦。凌遲殺死。然後將金銀首飾。分帶腰間。就把鮮血。在牆上寫下四句洩恨詩。

詩曰。姦夫淫婦太無良。慘害師徒險共亡。縣官欲問誰人殺。林勝黃坤手自戕。

各事弄妥。三人仍從瓦面跳落。扒過城牆。來到馬家莊。走過懸橋。惡犬狂吠。林勝取出亂髮燒餅。丟去。羣犬顧着吃。就不能再吠。三人跳上瓦面。落下大廳。巧遇更夫走來。被世玉一把抓住。將刀在他臉上。晃了兩晃。道。你若高喊。就把你殺了。你說馬劍羣在那裏。我便放你。更夫道。他現與姪妾。在牡丹亭夜裏作樂。世玉道。亭在那裏。更夫道。在後花園中。世玉將他引至花園門口。說道。你賣主求生。饒你不得。一刀殺了。三人直奔進花園。遠見一座八角亭子。裏面燈燭輝煌。笑聲不絕。三人闖了進去。先殺了一個丫頭。只見馬劍羣與兩個姪妾。脫的赤條條。正此行樂。十分可醜。他一見三人。人持了明晃晃的刀。殺將進來。這一驚非小。他本有八分酒意。他見如此。就舉起一張椅子上來。迎敵。那兩個女人。才喊得一聲救命。早被方林二人。一刀一個。取了性命。至善與劍羣動手。他若不醉。還可抵當數合。今日那裏。經得住三人前後夾攻。且他手中又無利器。怎能敵得住。早已受傷。及喊了一聲救命。已不能再言了。三人將他殺成肉泥。搜了金銀細軟。正要走出。只見燈球火把。有數百莊客。持了刀槍。將亭子圍住。大叫不要放走了賊人。至善見有人知覺。不能靜去。索性放起一把火來。隨把亭子燒着。趁了火勢。殺將出來。猶如猛虎一般。把些莊丁。亂砍亂殺。三人殺了足有一個更次。大約被他殺傷了有數十個人。衆莊丁方知利害。不敢攔阻。三人才慢慢的走出莊來。回轉青竹寺。換了血衣。取了行囊。別了烏空和尚。搭船回省。而去。馬家莊附近村莊。前來救護。豈知他們已去得久了。本莊各紳士。只得來

查點了死傷人數。一面救熄了牡丹亭上之火。一面具稟請官相驗。亭內馬劍墓及二妾之屍。已燒成灰了。無從檢驗。後海陽縣中。又得黃坤附近居民稟報。一家被殺。因是城內應行先驗。看見牆上之詩。已知緣故。即命抄附案內。又到馬家莊驗畢。回衙。即稟了府道。重出賞格。捉拿黃坤林勝。這且不表。再說他師徒三人。於二月底趕到省城。回到西禪寺。見了各人。就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黃坤方知是二尼奸計。師徒二人十分痛恨。即上前叩謝了師父。及二位師弟。當下至善就把取來的首飾財物。交與黃坤。叫他收了。黃坤再三不肯。至善道。我因你中年喪親。無家可歸。故而順便帶來。不然出家人要這何用。難道你跟我多年。還不知我皮氣嗎。衆人也在旁再三相勸。黃坤只得收下。便道。徒弟還有未了的心事。懇求你老人家作主。至善道。有事只管說來。何必客套。黃坤道。蛾眉菴這兩個淫尼。害得弟子師徒家破人亡。幾乎性命遭他的毒手。若非師父搭救。難有活命。如此大仇。怎生放得過。務求師父回少林之便。取道潮州。一總結果了他方好。至善道。張靜緣李善緣這兩個狗賤人。玷污佛家。敗壞規矩。當時我本要殺他。爲地方婦女除一害。因是時急迫。所以忘了。既是你心中放不下他。我就替你收這兩個賊尼。便是。只是縣中追捕你二人甚急。賞格又重。此地離潮州不遠。你二人斷難在此棲身。可速收拾行李。動身繞道由韶關過福建。入少林寺。暫爲躲避。我因詭裏一班門徒。未曾練習木人工夫。想帶他們也回少林寺。衆人聞有遠路工夫。都願同去。約定三月初由省中水路動身。黃林二人趕忙收拾各事。就於二月二十五日拜別衆人。先行起程去了。衆人也打點好了。雇了老隆船。到四月初一日辰刻。別了西禪寺。一齊下船。解纜揚帆。直向潮州而來。這回師徒共是十一人。包了兩個艙。其餘搭客貨物。倒也不多。一路並無耽擱。度過峻嶺。不覺就是府城。船共走了十三天。閑言不表。這日到了碼頭。他師徒隨將行李什物。雇人挑往青竹寺。烏空接了進去。就叫道人幫着安頓房屋床鋪等事。忙了半天。才弄得當心中想道。師兄這次帶了許多不安靜的人來。不知又要鬧什麼事呢。却又不肯得罪他。便佯問道。師兄因何回省不久。又同衆位師姪來。有何貴賤。至善道。我欲帶他們回少林學習木人工夫。願到此辦件事。便附耳說知所辦的事。辦妥並不久留。不過一兩天。就要起程。烏空聽了。雖然担心中無可奈何。隨命道人備了晚膳。衆人用完。至善就與世玉進城。到蛾眉菴探路。只見此菴門面。却不甚高大。看罷。趕回寺中。二人忙換了夜行衣服。是日因下微雨。月色不明。正好行事。趁着關城時候。入城中閒遊街市。師徒心中有事。又穿了夜行衣。未便在街市。就在菴後靜守。將交三鼓。二人縱上屋。扒在天窗口探聽。聽見一尼閒談道。黃坤之事。幸而他不知是你我引線的。若他個曉得。你我也作刀頭之鬼了。又聽見一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而去。再說聖天子此時與周日青到了金陵。此處是日青家鄉。其母自從將他過繼高客人，跟隨出門之後，自己就回鄉居住。此時日青入門，見了母親，請安。天子也彼此見了禮，就在書房安歇。日青又慢慢將一路經歷的事及目下定親之事，稟明母親。母子二人十分歡喜。次日起來，預備早飯侍候。天子用完，一同出門，隨往金山寺遊玩。一路駕小艇來到山前，見這寺建在江中，十分巍峨雄壯，景象輝煌。到了玉臺書前，一望見往來商船源源不盡，遠看水色天光，玲瓏如畫，果然好一座名勝禪林。聖天子此際滿心喜悅，就在桌上取了一管筆，向牆上題了一首詩云：

龍川竹影幾千秋，雲鎖高峯水自流。萬里長江飄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遠看西北三千界，勢壓江南十二州。好景一時看不盡，天緣有分再來遊。

寫得筆走龍蛇，一揮而就，即放下筆，走進寺門。只見山門內立了哼哈二將，二門內坐的是四大天王。大雄殿中香煙瀟瀟，兩遊廊十八尊羅漢，皆用金裝，打掃得地方一塵不染。見住持機達老和尚帶領一班僧人出來迎接，請入方丈待茶。又分付廚下備齋，相款聖天子取出香資二十兩，送與當家略坐一會。看見天色尚早，就攜了日青，要往山前山後散步。僧人本欲隨行，日青道：我自認得不煩引道。二人走出山門，到處遊玩。將到塔前，忽聞一聲響亮，狂風大作，黑霧之中，現出一條大白蟒蛇，身長五丈有餘，頭如米籬，口似血盆，張牙舞爪，飛風迎來，嚇得日青一交跌倒在地。聖天子此時也着了忙，急在腰間拔出龍泉寶劍，定睛一看，只見那蛇伏在地上，將頭亂點，似朝參一般。方悟他是來求封。隨喝道：快現人形，聽朕封贈。那蛇就在地上一滾，變成一個道姑，跪在地上叩頭。天子即封他為雷臺塔主白氏夫人。在金山寺受萬民香火。白氏謝恩起來，化一陣清風，兩個道童一派仙樂，引回本位為神去了。日青此時神定，睜開眼，不見妖蛇，連忙扒將起來，細問方知是來討封的。看見天色將晚，二人回轉寺中，機達和尚已整蒲齋筵，誠意款待。是夜就在方丈歇宿。三更時分，偶然起來解手，忽聞一陣風聲，一只黑虎在後追來，嚇的聖天子大驚，正是：白蛇已沐皇恩，黑虎還求帝德封。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英武院探賭遇名妹 諸仙鎮贖衫收勇士

詩曰：聚賭窩娼犯禁條，宏基罪惡本難饒。貪心當舖心難足，利己騙人種禍苗。

言來這氏子起來，步出方丈，正欲解手，忽見一只黑虎伏在地下，把頭亂點，也欲求封。天子手指道：朕封你為鎮山的

查點了死傷。民香火快去罷。黑虎謝恩。化清風望山前去了。天子解了手。仍回方丈去宿。次日起身。換了衣服。參拜如來三寶聖佛。回到方丈。用過早齋。與日青辭了機達和尚。回到日青家內。路上聞人說英武院十分鬧熱。日青也說此處有葉兵部之弟葉宏基的賭博。他本是一個劣紳。家中有無數教師。專門包攬詞訟。欺凌平民。大小文武衙門。也奈他不得。不論什麼人。到他館中賭博。若無現銀。就將兄弟伯叔的屋產抵押。借銀與他。輸去之後。不怕你親族中人不認。還更有損人利己的事。指不勝屈。所以得了許多不義之財。起造這花園。十分華美。我們何不到他園中走走。天子聞言道。他如此行爲。我倒要去看看。真是假爲地方除了大害。就同日青慢步望英武院而來。果然話不虛傳。十分熱鬧。進得頭門。只見松陰夾道。盆景鋪陳。香風撲鼻。言語驚人。迎面一座高石橋。遠望殿山。背後影着許多亭台樓閣。船廳裏面。便是賭場。因欲前去。看他作爲。所以無暇到別處遊玩。帶了日青。走進場中。將身坐下。早有人奉上茶煙。走來笑面相迎。問老爺想也要逢場作戲麼。聖天子略點頭說。看看再賭。那人又遞上一張開的牌。路慢慢細看。場中已經開過兩次。不過是平常小交易。倒也公道。賠賞就在手上。取下一對金銀。又取下一對銀子。一百五十兩。籌碼天子押在一門青龍之上。此時開攤之人。見此大交易。自己不敢作主。請了葉宏基。葉宏基走來一看。見是生人。早已暗中分付。只管開看。恰巧天子所押之青龍門。即回籌碼。就向攤上分給四百人。葉宏基的銀子。宏基說。言走出說。你這客人。難道不知本館事例。小交易不計。大交易要賭過三場。方有銀子兒的。天子問道。胡說。多少。露由我中意。誰敢逼我。速兌銀來。若再遲延。我就不依。宏基道。就死在這裏。也奈我不得。叫道。左右何在。一班惡徒。搶將進來。這些賭客一哄散了。日青便跟這千人。混將出去。在外探聽。不表此際。天子看見日青退出。他就振起神威。取出一對軟鞭。大叫葉宏基。你惡貫滿盈。待我爲地方除害。舞起手中龍鞭。如飛前來。捉拿。早有一班打手。圍將上來。叫殺一場。好不利害。宏基指點衆人。捉拿此人。重重有賞。不料天子十分勇猛。記這班人。打得落花流水。頭頭額額。死者數人。宏基傳齊各教師。上前對敵。看看日光西墜。到夜。寨不閉。衆勢死。危急。本城土地城隍十分着急。慌忙尋人救駕。看見百花亭上總教頭唐奩在此打睡。走上前說。道。唐奩。醒來救駕。將身一推。唐奩驚醒。聽得叫救之聲。不覺連行。取了軍器。飛步上前。看是何人。來到前。見一班徒弟圍住。一中年漢子。在唐奩死。詢問下人。方知緣故。見此人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兵之力。忙上前喝道。各弟兄。還下待我來捉他。衆人正趕下。手。是爲何。因有城隍土地。率領小鬼。暗中幫助。否則天子有些抵當不住。各人一見師父到來。俱各退下。唐奩上前。虛戰幾合。四下一看見各人。離得遠。說道。快跟我來。自古

聰明不如天子。當下天子見唐奐這個光景，知他有意來助我，便他一路追將出來。唐奐假拿一枝飛標，在前敗走。口中叫道：「是要趕來送死，這些人以為唐教頭引他到無人的地方，取他性命，都怕誤中飛標，所以不敢跟來。」宏基也料唐奐引他入後園，把他結果，所以也不提防。唐奐見各人並不趕來，心中十分歡喜，一路引着天子走到後園假山之下，自己將身一躍，跳上牆頭，解下腰中懷帶放下來，尚屬太短。天子急把自己寶帶解下，唐奐復跳下來，接好，再蹬上牆，將帶放下。天子雙手拉住，唐奐在上提起，說道：「外面是禮部尚書陳金榜的後花園，權且下去，再作道理。」天子答道：「陳金榜我素認識，下去不妨。」天子再三致謝，請問高姓大名。何方人氏，唐奐連忙跪下口稱萬歲。小人唐奐，乃福建泉州人氏，曾在少林習學武藝，現充府內教習。今日下午夢中得蒙本省城隍托夢，保駕來，合該死罪。天子聞言大喜，道：「英雄何罪之有，快些起來，即在手，上除下九龍，漢玉班指一個，嬌道：他日孤家回朝，愛卿將此班指見軍機劉墉，自有陞賞。」唐奐謝恩，指前面一帶房屋，說：「這是陳禮部上房，萬歲小心前往。」小人就此拜別，說罷，蹤上牆如飛而去。天子大加贊賞。此時約有初更，夜色朦朧，星光閃閃，心中正在思量，陳金榜現在京中，他家文眷，又不認得，怎肯容納。這便如何是好，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見遙遙燈火，有婦女之音，盼望而來，將近急忙將身一躲，閃在假山洞內，只聽得一個丫嬛說道：「小姐這就是後園，兩邊都是花樹，沒有人影，那裏有什麼皇帝到此，要我們接駕。昨夜菩薩報的夢是假的，倒不如早些回去。」夫人關門睡罷，免得他老人家還早起朝服，在廳等候，又聽得一個嬌聲罵道：「多嘴賊了頭，誰要你管我的事，還不快去。」周團圓照明白來，回話：「我在此聽信了，還連說，我再不敢多嘴了。」急忙拿了燈籠，到各處照去了。天子聽他主僕言語，喜得心花大放，急從假山石洞中走出，說：「孤家在此，毋庸去照。」愛卿何以曉得。小姐此時急用衣袖遮面，偷眼細看，却與昨夜夢中菩薩所說聖容服色，絲毫不錯。此時小姐心中敬信之至，即口稱臣女接駕來遲，罪該萬死。天子說道：「愛卿平身，何罪之有，不必在地叩頭，就叫起來引路。」三人慢慢走出前廳，小姐稟知母親杜氏，夫人大喜道：「果然菩薩顯聖，前來指點聖駕到此，忙請天子上坐，母女二人一同朝拜。」天子口稱免禮，教一旁坐下。此時燈火輝煌，僕婦家人兩旁侍立，鴉雀無聲，也有在窗格之外，門縫之內，偷眼細看者。天子便問夫人道：「因何得知孤家在此？」夫人奏道：「臣妾杜氏，乃是禮部尚書陳金榜之妻，與女兒玉鳳，昨夜母女二人蒙觀音大士指點，說今夜初九當速迎接，今實來遲，罪該萬死，望我皇恕罪。」天子大喜道：「難得菩薩指引，夫人母女平身，坐下。」細

肯陪錢，反被他圍困。雖然打死幾個，因為人多，戰到近黑時分，險些遭他毒手。幸遇教頭唐奐，也蒙城隍土地點化，他來接引跳牆一事，說了一番了。嬾奉上香茗，備辦酒席，十分齊整。飲酒之際，天子分付陳府中人，不許傳揚出去。違者治罪。恐葉宏基前來陷害，及各官知道，難以私行遊玩了。杜氏道：「臣妾府諒宏基不敢前來查問，即差一妥當家人，到日青家內，知會此事。」這天日青逃了出來，在外打聽，並無消息，心中十分着急，連忙回來告知母親。正要設法，忽見這個消息，方才放下愁腸，在家靜候不提。再說宏基因見唐教頭追趕，詐取引那人入後園之內，意必將他結果。方來回報，故此將門戶關鎖，聽候唐奐回話。不料等到三更時分，還不見來，心中着疑，莫非兩個都逃了不成。此時城隍土地特意將他濛混，好待聖駕平安，所以葉宏基一時毫無主意，等到夜深方才命人提燈把火過院追查。一面着人將死尸收拾潔淨，他自己怕唐奐放走，也跟衆人一路細查，又大鬧了一夜。周圍搜遍，那裏有蹤影。是時方知唐奐放走，自己已逃出園外去了。宏基大怒，即差人到各文武衙門知會，說葉府教頭唐奐盜去鈔賜物件，昨夜走脫。所有各城門，派入一同嚴密稽查。各官無有不遵，弄得江南城內商民出入，好生不便。那些葉府家人，復狐假虎威，藉端索詐。小民叫苦連天，關門罷市。陳府家人將此消息告知主母杜夫人，大怒，即差家人與本府說知。再若如此，是官逼民變，定即稟知相公，奏聞主上，勿謂言之不先也。知府着忙，也怕弄出事來，只得知會宏基，將各城門照舊放行。商民仍然開市。這且不提。再說天子在陳府書房中暫住，頗覺安靜，翻看古今書籍。有時遊玩花園，光陰易過，已住五天。天子欲往河南諸仙鎮遊玩，隨辭了陳府夫人小姐，到日青家內，取了行李，同日青出門，望諸仙鎮而來。久聞該處是天下四大鎮之一，所以到此一遊。行七日方到，果然好個鎮市。各項生意興旺，因此居天下之中。四方貿易，必從此處經過。本地土產雖然不及南京富庶，出處不如聚處，所以百貨充盈，酒樓茶肆，娼寮更造得輝煌奪目。天子與日青在歇店住下，直至把所帶零碎銀子用完，方悟預先匯下河南銀票，失漏在日青家內。他是用慣的人，無錢焉能得過。只得將身上護體五寶綢汗衫，暫為典質，以作日用。即命日青去當，走了數典，並不識貨。到大街成安堂內，有一張計德，乃是一個識貨的，認得這五粒衫鈕，乃是連城寶珠，即刻寫了一百兩票子，交於日青去了。舖中各夥不知是寶，就向東家說。今日老張不知什麼緣故，一件舊汗衫，一口價就當一百兩銀子，好生奇怪。東家一聽，取汗衫一看，果然是件舊綢衣服，即向計德道：「因甚將我血本這樣做法，就是一件新的，也不過二兩餘銀。你今當了一百兩，豈不葬我抄本麼？」計德笑道：「莫說一百就是一千兩，此人必定來贖，決不虧本。東家道：莫非真是顛了不成？」張計復笑道：「東家若要知這汗衫好處，」

只要請齊本行各友。同上會館。當衆人前。把這汗衫試出值錢好處。只怕同行各友。俱無眼力。此時要求東翁。每年加我東修。如果試來。並無好處。原在澤內扣除照賠。不知東翁願不。東翁大悅。說道有理。固可叨教。同業心中也。吩咐家人。就去請各當執事商議。明日同行齊集會館。家人去不多時。各執事俱已講到。就將此事詳細說明。

覺奇怪。問計德怎麼試法。計德道。只須預備大缸十個。滿注清水。再鐵鍋十口。炭一石。利刀十把。臨時取用。各執事答應了。到了次日。計德約同東家夥計。來至會館。早見各鎮當押行中。先後齊集。約有數百人。計德把汗衫呈出。放在桌上。細把緣由說出。內中也有幾人道。昨日我也曾見過這件衣服。他要當一百紋銀。就許他五粒的鈕子是珍珠的。也不值這價。故而不理他。不意張兄有這般眼力。望祈賜教。計德道。這五粒鈕兒。乃連城之寶。當日狄青五虎平西。取回的珍珠。旗上有避水避火避風避塵避金五個寶貝。就是此物。諸君不信。待我試出。取過蕭下的十把利刀。分十人拿着。將汗衫擺在桌上。吩咐十人持刀亂砍。就見他避金的功力。十人用力砍去百餘刀。刀口缺壞。汗衫一無破損。衆人齊贊道。果然好寶貝。計德又叫這十人用大扇扇鍋中炭火。即將此衫蓋在鍋上。炭火盡皆熄了。各人鼓掌稱奇。又見計德持了寶衫。放在水缸內。只見缸中之水四面瀉出。缸內一滴不留。衫並不溼。當下各執事走來阻住。說不必試了。一缸既然避得。諒必九缸都是如此了。從此本行要推老兄爲首席了。計德謙辭不致。衆人就此而散。

店中備辦酒席。與計德酬勞。飲至晚間。見衫上寶珠放光。計德計上心頭。意吞沒。寶即唆使東翁把計德定妥。將五粒寶珠收起。把假珍珠穿在原衫之上。等候取贖。再說聖天子當了寶衫。誓作用度。自己住在客店。打發日青星夜趕回。把銀票取來。日青奉命往返。執攔約有十日。光景已經取到贖往本鎮。兌了銀子。提出足色紋銀一百兩。另加一月利息。來成安當。將衫贖回。聖天子看出了假珠。心中大怒。追問日青。只說不知。這必當店作弊。將珠換了。天子即帶同日青親到當內。追索原寶。張計德及店主等。均一口咬定。就是這五粒珠兒。並沒什麼寶珠。天子見他死口不認。有心圖賴。即同日青二人。跳過櫃台。把他東夥二人。一齊拿下。腰中取出寶劍。向他頭上磨了一磨。大罵道。我把你這狗頭。碎尸萬段。才洩這氣。怎敢貪心。吞沒我的寶珠。若再胡賴。管叫你二人死在目前。此時當中各夥。欲上前救護。又怕傷了性命。也有明知此事不該做的。所以無一人敢上前勸阻。成安店主。嚇得魂飛天外。埋怨計德道。都是你惹出來的。叩求道。我是一時糊塗。誤聽人言。得罪好漢。萬望饒我。就向寫票的說。你快開珠寶櫃。把五粒寶珠拿還好。漢當下那人連忙入內。拿了出來。雙手呈上。聖上冷笑幾聲。說。你見機造化。這狗兒子。却饒他不得。隨即放了。當主

搶上前把計德踢了幾脚，踢得他地下亂滾。父子二人方才大罵而去。計德心上不服，吩咐快關當門，自己跑上更樓，將鑼亂打向來規例。當店嗎鐸附近各店一齊接應鑼聲，街坊店戶開門，嚴防官兵鬧事。即四面跑來捉拿。况白日鳴鑼，非同小可，驚動了大小衙門差役，捧了軍器，隨地才官前來會營捉拿。此時天子與日青走出當門，未遠聽見傳鑼捉人，也就吃了一驚。又見各店開門，走得數家後面早有張計德帶了各夥，又引了兵差追來。聖天子勃然大怒，拔出一齊圍將上來。諸仙鎮具緊要地方官兵又多，他二人四面被圍，鬥了半日，越殺越多，不能突出。這些護駕神明當方土地，忙尋救駕之人，一眼見更樓之上，睡着更夫，此人姓關，因好打抱不平，所以名喚最平。乃是一員武將，兩臂有千斤之力，因為時運不通，埋沒在此。今日合該運來，走上前夢中叮囑，今番將他推醒，最平扒將起來，不見托夢神人，好生奇怪。耳邊聽得金鼓喊殺之聲，如雷震一般，推窗一望，見有二人被兵圍住，十分危急。那人頭上放出紅光，想必就是神聖所言。當今天子有難，合該我救。跳起來，取了鐵棍，飛奔下樓，一路用棍打來。這些兵役如何當得起，只要撞着就死。各兵將見如此凶狠，大發喊聲，讓開一條大路。關最平直殺到天子面前，雙膝跪下，說道：小人來遲，罪該萬死。請主上跟我殺出去罷。天子龍顏大悅，說：恩公快快與孤一同殺出。於是關最平在前開路，正遇太鎮協台馬大人擋住去路。大戰十餘回合，被最平順手一掃，掃下馬來。兵將等拚命救了，不敢來追。天子再叫壯士復身，殺入營圍，救了吾兒才好。最平聞言，提了鐵棍，回身再入營圍。各兵丁知他利害，誰敢阻攔，只給他尋到日青，招呼着從新殺出。天子見他如此勇猛，問他姓名，方知名叫關最平。江南人，神人點化他來救駕之喜。此時三人來到店中，取了行李，走到十里天色已晚，投入客店，用過晚膳，就在燈下寫了一道聖旨，交長平進京，投見劉攄，放為提督之職，賞了他盤費用度銀兩。最平謝了恩，次日起程入京去了。正是：君臣際會成知己，父子同遊訂素心。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楊遇春賣武逢主 僧燕月行兇遭戮

詩曰：君臣已自如魚水，奸賊何勞起毒心。佛地掃除諸污穢，石華花放聖人臨。

話說天子打發最平之後，與日青算還店錢，取了行李，出門順着大路，欲往鎮江遊玩。豈知走了半天，問及土人，方知前面是臨青。若到鎮江，須回舊路，才是他父子二人。將錯就錯，就先到臨青一遊。再到鎮江，便了，即望臨青趕來。該處

是中州到南京必由之路。熱鬧雖不及諸仙鎮，也比別處不同。沿途另有一番景象。早行夜宿，走了兩天，進了臨青界內。只見六街三市，店鋪整齊，商賈往來，貿易極大。來到大街，投萬安客店住宿。次日起來梳洗已畢，隨向各處遊玩。這且不表。再說現任兩廣總督楊壽春，原籍浙江餘杭人，由兩榜出身，蒞任清顯，位列封疆大臣，潔己愛民，清廉勤慎。家有弟遇春，懶習詩書，棄文就武，好交天下英雄，真武藝精通，實有萬夫之勇，只因性喜嫖賭，不務正業，流落江湖之上。賣拳度日，是日天氣清明，正在關帝廟前打拳，想衆人幫助盤費。他到底公子出身，不慣江湖事例，未曾拜候本地土棍，因此得罪了臨青一位姓段名德，混名小霸王。因他當場吩咐看的不許打彩於他，遇春不知就裏，要了半天拳棍，用盡平生武藝，不但一文沒得，連彩也沒一人喝，只得說道：「小弟偶經貴地，缺少川資，故略呈技藝，欲求各位見助一二，不意貴鎮雖大，並無好義之人。如以小弟拳技荒疏，不足觀看，何妨那位同弟一角。」段德喝道：「你這要拳友，全不知江湖規矩。自古道：入山要拜土地，出外要靠貴人。汝到我本境賣武，也不來拜我，我不開口，誰敢喝彩？今看你這個聲口，似欲與你老爺試試手段，不成麼？」遇春道：「既如此，是小弟失敬了。敢問仁兄高姓大名？貴居何處？改日登堂謝罪，何如？」段德道：「天下走江湖的朋友，那一個不知我是小霸王段德？你方才誇下大口，敢說本境無人，我若不當場將你打死，不爲好漢。說罷，照胸一推，山掌打將下來。遇春是會者不忙，忙者不會，見他來的凶猛，叫道：「來得好！就左手往上一挑，架過他的掌，趁勢飛起左脚，正踢在段德小肚之上。段德踢離數尺，跌倒在地，滿面羞慚，忍着痛跳將起來，拚命撲上，再欲爭鬥。適天子也在人叢之中，與日青同看，見此人才出衆，相貌魁梧，虎背熊腰，威風凜凜，聲似洪鐘，語言有理，要了半天，無人喝彩，正要上前問明姓名，厚贈他幾兩，即與日青上前攔住道：「高姓大名？仙村何處？本地無相助之人，何必計較？小弟有白銀二十兩，送作路費，祈爲笑納。」此際日青也將段德勸開，段德見那客人送他二十兩川資，圓睜怪眼，喝道：「你這個客人，特意與俺作對，要在我臨青地方稱兇，壓說着，拍手畫足，一面走，一面罵道：「總叫你兩個認得俺老子手段就是了。」聖天子因爲鬧過許多驚險之事，所以忍耐得住，只得付之一笑，即拉着遇春道：「我們三人且到前面酒店，慢慢細說。何如？」遇春深深致謝，十分感激，忙將武具收了，連步同走不多遠，已至酒樓，抬頭一看，招牌寫的得月樓，隨意小酌。三人分賓主坐下，即刻酒保送上茶來，問客官用何酒菜？日青道：「你店中有上等酒菜，備一席便了。」小二連忙答應下去，陸續先後搬擱上。聖天子持杯說道：「壯士如此英雄，何不投身營伍，爲皇家出力，而徒浪迹江湖，殊爲可惜。」遇春長嘆一聲道：「某本籍浙江餘杭，姓楊名遇春，祖父以來，世代簪纓，家兄壽春，現任兩廣總督，因自

已懶於讀書，性好拳棒，結交天下英雄，不久竟把那家資散完，學就一身武藝。只因遇強遭禍，兼為狎邪之遊，素為家兄所責，只得改換名姓，流落江湖，不得不以賣武為生。今長者下問，不敢虛言，有負雅意。不知二位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到此何為？天子知他是壽春之弟，十分懽悅，遂將私下江南遊玩實對遇春說知，囑其不可張揚。遇春且驚且喜，拜倒在地，口稱小臣有眼無珠，望陛下恕臣死罪。天子扶起，重新施禮，再倒金樽，直飲至夜，即還了酒錢。三人一同回寓，不表。再說段德是日回家，用藥敷好傷處，遂着手下徒弟打探，知他三人同寓萬安客棧，就與各門徒計議，詐稱請揚遇春到家，教習拳棍，預先埋伏，打手及攢足索，把他擒住，送本縣，誣捏捉得江洋大盜，我再親見縣主，作為證人。本縣向來與我相好，定能將他極刑拷打，問成死罪，如此辦法，不怕他三頭六臂，插翅亦難飛去。眾門人都道好計，即刻去騙段德，分付各人安排停當。明日絕早，門徒到萬安棧來請遇春，正是：

挖下深坑捉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天子日青遇春三人在店一宿無話。次日起身梳洗已畢，正欲一同前往各處遊玩，忽見店主引進兩個大漢來，說是拜訪師父。遇春忙出迎見禮，彼此通過姓名。一個姓林名江，一個姓李名海，二人也回問了三位姓名，因道及昨日與李賢弟在關帝廟前看見老師，要弄拳棒，十分精妙，意欲請回家中，訓習技藝。若蒙允許，按月每人送教金三十兩，其餘食用衣物，均由某等兄弟供給。未知可以俯從否？遇春未及回言，天子答道：既然如此，楊兄不妨在此少留，俟我鎮江回來，再作計議。但不知尊府在於何處？回時可來拜訪。二人道：小可寓所去此不遠，一問店主便知。遇春只得應允，遂取了包裹，行李鐵棍，作別而去。一日天子同日青前往頑耍，遊到申牌時分，方才回店。於路上風聞知霸王捉了昨日賣武之人，送往臨青縣嚴刑訊實，乃是福建海洋大盜頭目，現已收禁，候詳軍門辦理。回來急忙根究店主，方知前日早上二人就是段德的徒弟，設計請去的。店主因懼禍不敢直言，此際天子問明端的不禁大怒，即刻飛奔臨青縣大堂而來，將鼓亂擊，縣主賈到化，正在晚飯，忽聞鼓聲如雷，早有衙役報稱有一漢子鳴冤，求老爺定奪。縣主即升坐大堂，只見擊鼓之人氣宇軒昂，知非等閒之輩，隨問道：有甚冤情，快把狀詞呈上。天子一看這縣主雖為民父母，聞得遇春貪婪，兼好酒色，形如烟鬼，隨說道：我無狀詞，只因友人楊遇春與段德惡棍口角，被他網送台下，陷他海洋大盜，收禁牢中，特來保他。望縣主勿信此無職無據一面之詞，釋放無辜，實為公便。縣主喝道：你姓甚名誰，是該犯何親，膽敢前來保他？本縣已經通詳各憲，要起解赴省，豈有輕放之理？汝必同他一黨，姑念無知從寬，不究，還不退下。去。天

子大怒罵道朝廷法律獲盜憑職定罪今你這奸官貪功枉法我高天賜雖非遇春親眷亦是朋友怎肯容你把他不白致死而且你知他是何人乃兩廣總督楊壽春之胞弟跡寄江湖學習武藝因而到此伊兄若然知道亦未必干休知縣拍案大罵道大胆花口敢在公堂之上藐視本縣自古道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難道他是總督之弟本縣就怕他不成喝令左右拿下早有個倒運差役上來動手天子一拳一脚如踢毬球一般趁勢上前公案內把知縣提了下來笑道你這狗官是要生是要死此時賈知縣如殺猪一般大叫好漢饒命天子喝道要我饒你快放出楊遇春來縣主要命叫手下人到監放了遇春來到大堂天子見遇春並無傷處把知縣放下罵道暫寄你這狗頭在頭上日後來取二人正欲出署早有本城文武各官聞縣衙中搶劫犯人忙點齊兵差衙役拿了軍裝前來擒捉本衙差役也由內與知縣一齊追出前後追殺好不利害豈知他君臣二人那裏放在心上早被遇春打倒兩個奪了軍器一路殺出猶如虎入羊羣那兵役跑的跑躲的躲走個千淨殺得各家閉戶路少行人因此並未打死兵役不過打傷二三十人走出城外正遇見周日青打了包裏行李在此時候三人同行望着鎮江大路而來再言內外各官一面申文報省一面縣賞捉人醫治打傷兵役且說天子與遇春日青三人走了約三十餘里天色已晚投入恆泰寓內此地名爲瓜洲乃鎮江丹徒縣界前臨揚子江對河就是揚州江都甘泉兩縣所管是往南京必由之路宿了一宵次日三人到了鎮江門外找了一個連陞棧住下次日起來日青因感冒風寒腹中作疼瀉痢不止天子令遇春入城請了一個郎中前來看視郎中道不過外感只要疏解安息二天是無大礙天子是最好遊樂之人那裏耐得煩在店守候路上聞說石蓮寺最靈驗有一朵石蓮勝景立心要去遊玩就留遇春在店調理日青獨自一人望該寺而來已有長牌時分只見市井繁華人烟稠密此寺却在城外不用進城到了寺外只見一個小沙彌年約十五六歲生得姿色美觀體度輕盈猶如絕色佳人一般觀其動靜毫無男子風氣再復留心細察喉無結骨決是女子無疑這小沙彌回身看見有人看他急忙回身向內了天子方才進二層山門仰見兩旁四大王金身都有丈餘高大倒也有掃潔淨潔後一看放生池中夾一條甬道直達寶殿青松白鶴連接池邊正欲舉步入內早見堂家和尚領了一班僧人迎了出來引至客堂見禮獻茶和尚欠身問道不知大檀越駕到有失迎迓敢問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天子道小可願天人姓高名天賜打斷老禪師靜功休得見怪素知寶刹石蓮勝景天下所無求和尚指示一觀和尚卽着那個小沙彌引到各處遊玩天子來到正殿參過三寶跟小和尚往後花園而來過了幾個佛堂由殿側月門入後園中只見四圍花果香氣襲人菩提樹

下異鳥飛翔。忽見池塘之中，珠漆欄干圍着一朵大石蓮花。那小沙彌指道：「這裏便是。」只見此蓮約高丈餘，梗如中碗之粗，四面山石形容酷似荷葉，或高或低，天然圍護，十分奇異。正在贊嘆之際，只見石蓮根起了一陣怪風，只見石蓮望着天子，連點二十四下，猶如朝參一般，忽然霹靂一般，爆開一朵千層石蓮花。比前大了數倍。天子且驚且歡，只見小沙彌雙膝跪下，將頭亂點，口稱萬歲。搭救奴家，救命。天子急忙扶起，說道：「你果然是女子，快把冤情訴上，我定然設法便了。」小沙彌哭訴道：「本寺主持燕月和尙，十分凶惡，收集亡命之徒，爲僧出外行劫，資財盡有，美貌婦女，設法帶至寺中，收入地牢之內。次第姦淫，如若不依，他就殺死。歷年如此。現今還有三十餘名婦人，收在牢內。奴家姓潘名玉，蟬父名德輝，母親何氏，乃廣西梧州府蒼梧縣人，貿易至此。前年父親亡故，棺木寄停在此。母女二人奔馳千里，欲窺柩回鄉安葬。就在此寺打齋，賊僧見奴美麗，把母親踢死，棄尸滅迹，逼奴成親。奴家願死不從。蒙神聖托夢云：石蓮開時，萬歲到來，救你脫難。因燕月賊僧容奴守孝三載，方與他成親。將我剃了頭髮，作爲小沙彌。因不是本處人，別無親故，初時尙怕我逃走，近來已不疑心，故得出入自如。總求萬歲天恩，救我三十餘人，性命。天子聽了，不禁大怒，方欲開言，遙見燕月手拿緣簿，走將進來，隨忍口不言。小沙彌迎上說：「訴石蓮花之事。」燕月大驚，暗思：「昨夜土地報夢，說今日午時三刻，聖駕私行到此。石蓮花放，囑我千祈不可起心殺害。今見小沙彌眼尙盈盈，諒必被他識破，所以哭訴。忍苦我若不殺了他，他決不饒我，莫如騙他上樓，結果了他。」隨笑口相迎道：「恭喜大檀越，洪福齊天。石蓮開放，深爲可賀。旁有僧人奉上香茗一盅，主持把緣簿呈上，請施主簽助香資。」天子一面遜道：「小可何德何能，蒙老和尚稱許，即在珠袋內取出一粒明珠，放在香盤之內。燕月忙打一稽首，口稱阿彌陀佛，合掌致謝。隨卽令齋筵設在樓上。小沙彌大驚，就知他要害聖駕。此樓乃謀人性命之所，造得凶險，內有生死機關。若非寺內門徒必然錯路，路遭他陷害。尙幸潘玉蟬追隨燕月，也習了一身武藝，當下回到自己房中，取了兩付兵器，結束當停，藏了雙刀鐵尺，緊隨師父，相機暗助萬歲。再奏燕月見門徒來報齋筵已備，請施主上樓赴齋，假意小心殷勤引路。天子已盡悉伊淫惡之事，聖心大怒，只因獨自一人，恐衆寡不敵，反爲不便。那裏還有心吃齋，再三推言有事，改日再來。燕月道：「大檀越既有公幹，不便久留，略飲三杯水酒，少盡誠心，只得望樓上而來。沿途只見都是小巷，彎彎曲曲，難認出路。只是潘玉蟬緊隨身旁，因此放胆上前，到得樓上，見四處密不通風，正中排一席齋筵，遂分賓主坐下。燕月有意把他灌醉，方才下手。誰知天子略爲應酬，酒不沾唇，坐了一刻，卽起告辭。燕月看此情形，早知其被他識破，詐稱解手，取出戒刀，發起暗號，合寺三十餘僧，俱

拿軍器趕上樓來。天子此時手無寸鐵，正在慌張之際，見小沙彌將刀高叫萬歲，跟奴出去。天子大喜，接了雙刀，大罵賊禿。你惡貫滿盈，死在目前。燕月和尙咬牙切齒，大罵賊禿。我不殺你，不消此恨。喝徒弟們緊守要路，諒你們插翅也難飛去。舉刀望玉蟬劈來。玉蟬鐵尺相迎。天子將手中刀一展，忙殺上前。各僧人亦刀棍亂殺。這些賊禿，那裏是天子對手。早被他傷了幾個。只有燕月戒刀利害，二人且戰且退。下得樓來，路口分岐，難以認識。且要隘均有賊僧把守。幸玉蟬識慣，不至錯墮坑內。燕月在後緊緊追趕。前後夾攻，極力死戰。天色已晚，黑晚中防其惡算。一時開又殺不出去。且說店中周口青吃藥後，身子漸爽，尙未全愈。見主上往石蓮寺，至晚不回。即命遇春前往找尋。遇春隨即到寺前，直入正殿，不見一人。好生奇怪。遂向後殿而來。正往裏走，碰着一個僧人，滿身鮮血。遇春見了，心知主上在內。忙上前一把提起，這受傷僧人，喝道：你們幹得好事，快快招來。僧人高叫：好漢饒命，這不干小僧之事。乃燕月老和尙，決意殺害高天賜，反被他殺害。寺人不少，我如走得遲，命都送了。只求好漢饒命。遇春問高客人現在何處，引我去。便怒你遂放下此僧，命他引路。大步飛奔，來到夾巷之中。早見幾個僧人，倒關柵門，持軍器極力頂住。只聽裏面叫殺之聲。此際就把引路僧人踢開，扑上前。又將守門賊僧打散，急忙開了柵門。看見天子與一小沙彌同衆僧巷戰，被困。隨大吼一聲，如空中霹靂，俺楊遇春來了。天子一見柵門開了，遇春殺來，大喜，就拚力殺出。衆人那裏抵當得住。燕月早被遇春奪了軍器，劈倒在地。各僧跪下求饒。天子喝叫各僧開地牢，隨進一間小室。陳設精緻，桌上擺一銅磬。一僧將磬敲響。有一女子自內推開座中字畫，那後面門戶將畫卷起，如簾一般。三十餘名婦女，從夾牆走出來。潘玉蟬說明這些女子，猶如遇赦一般，叩謝活命之恩。天子吩咐遇春及玉蟬找尋麻線，把未傷好僧綁起來。其中死傷約廿餘名，跪下哀求聖旨。二道一道與地方官將石蓮寺僧一概正法。所收各婦女，有父母翁姑者，領回寺內。現存銀兩，酌量遠近，分給川資。另潘玉蟬自原爲尼，特給銀二千兩，以旌其功德。清淨菴安頓他出家。如無親人領，每人給銀五十兩。當官擇配。其石蓮寺，卽由該縣主招釋林僧人主持。除分給外，餘存贖物銀兩，繳存庫中，以備濟荒。欽此。遇春辦完此事，回京將第二道旨，交大學士劉墉，將遇春由軍機處記名，以提鎮補用。欽此。當下遇春叩謝天恩，回京不表。天子恐怕文武各官前來接駕，急忙回店，吩咐店主道：有人來訪，你說我已赴南京去了。隨同日青投別店住宿。後來各文武官及遇春等，遵旨辦理。到店繳旨，已經不遇。遇春只得回京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遇詩翁蔡芳奪舟 訪王子伯達尋江

詩曰 詩對風流豈易言。無手含愧奪花船。聖人自古靈神護。善父欺君萬世傳。

話說前因聖天子不欲見本城文武各官。所以寓居鎮江南門外聚龍客店。今日青在店養病。天子獨自遊玩。早出晚歸。更無別事。近日周日青身子亦復原。兼屆端陽。向例在揚子江中大放龍船三日。官民同樂。極爲大觀。酒菜旗幟。花烟炮火。乃各處富商鉅賈。備做奪標之彩。這幾天畫舫遊船。蜂屯蟻聚。男女到此賞玩者。如雲如水。正所謂萬人空巷。更有那些文人墨客。酒友詩翁。或驢上。或車中。或數人喚一船。或攜友闕行。又有些青年浪子。或攜妓于高台。或訪美人於陋巷。評頭品定。覓友呼朋。船中五音齊奏。岸上熱鬧非凡。天子這日與日青用了早膳。回到碼頭。看定畫舫。言明遊行。一日價銀十兩。酒菜點心。零外賞給。船用二人。蕩槳一小童。入船伺候。另加犒賞。下了船。望着熱鬧之處。四面遊覽。只見滿江錦綉。到處笙歌。城市山林。桃紅柳綠。遠望金山古寺。高接雲霄。怪石奇峯。插天突兀。正在玩賞之際。忽迎面來一隊大艇。每船長有十餘丈。高如樓閣。內分上中下三層。兩旁飛槳十餘支。中層陳設各色景緻。札成細文。上層是秋千走馬。行繩諸般奇巧。耍物圍以綢纜。高約二丈。船身通用五采。畫如鳳鳥一般。旁施錦帳。如鳳翹然。自頭至尾。列桅三條。錦帆風送。勢如奔馬。爭奇鬥勝。奪標槍標十分熱鬧。隨看隨行。見了一隻大座船邊。有許多小艇在旁停泊。天子同日青飲酒。忽見大船上橫着一匾。寫的是仁壽詩聯。請教不覺技癢起來。吩咐水手把舟移近。搭扶手板。跳過船來。見坐中是社主。架上擺着雅扇汗巾。紗羅紉緞。戒指玉石。尊煙壺。冬種酬謝之物。面上貼着詩賦題目。中艙案上筆硯詩箋。已有十餘人。在那裏。或想詩文。或觀題紙。日青也過來。共看。社主上前招呼。手下人奉上香茗。彼此請教姓名。如此社東。是丹徒縣陳祥之。少君名玉壘。乃廣東番禺縣人。與表兄福建武洋花蕭洪。因回鄉省親。路經此地。正逢端陽。他雖武弁。倒也滿腹詩書。最愛此道。所以約了同來。意欲借此訪幾個鴻才博學的朋友。問了姓名。十分恭敬。天子本天上仙才。那些章句詩詞之事。可以立馬千言。何用思索。隨將該荷珠一題。援筆卽成。詩曰：

風裳水佩出邯鄲。手搦珍珠顆顆圓。金谷三千風裏。江妃一斛雨中寒。露丹涼滿青銅鏡。鮫淚香凝白玉盤。持贈蘇公須仔細。休將濕水誤相看。

寫得筆走如龍。快而且好。陳玉壘蕭洪二人。極口稱贊。連忙送上金面蘇扇一柄。天子再三推讓。方才收下。又接下數

張詩聯題目日青也將就揀了詠船卽景詩題一張寫道詩曰

淮揚一望景裝成誰奪龍標顯姓名蒲艾並懸迎瑞氣藕菱同進祝遐齡

紅蓮朵朵鶯鶯聚綠柳枝枝蝴蝶盈日

費斛金渾不足原將詩酒送昇平

陳蕭二社主連口贊道好但究不及黃詩翁老成歷煉還望勿吝賜教天子與衆互觀已將詩聯一筆揮就

冬夜燈前夏侯氏讀春秋傳東門樓上南京人唱北西廂棗棘爲薪截斷劈開成四束閨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間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九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

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北京京北五臺山下五層臺

詠金山寺詩云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淮揚水底天醉倦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又花月吟詩云花香月色兩相宜愛月憐花臥獨遲月落灑灑花送酒花殘還有月催詩

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隔花隨月無多影帶

各人讀完齊喝采道如此仙才拜服之至當下陳蕭二社主所有謝贖之品善人送來周日青代爲收下他自己也得

了汗巾十分高興不料旁邊惱了一人此人乃三江總鎮蔡有武的公子名叫蔡芳雖讀書多年仍是腹中空空性情

又極鄙劣因見擺得許多什物裝空做勢帶了眼鏡與幾個朋友看過龍船預先誇下大口要到社中得些頭彩回去

他自以爲別處恐難如願此陳玉握蕭洪必自看他父親之面就是胡亂幾句他也要送些采物及至入中艙一看各

對是極難下手的隨在艙內走來走去想了多時滿擬社主必來招呼詎料陳蕭素知他品行不端閑話亦不與他多

說一句所以忍着一肚子羞悶之氣那些手下人道我以爲今日高興所以帶了包袱來拿東西誰知踉蹌走去一句

不成莫若早些回去罷蔡芳此時正在怒無可洩見周日青欣欣得意他見二人得了許多物件遂卽借題發揮以消

此氣說道據我看你這首詠龍船詩算什麼好詩不過過了瞎眼社主給爾物件你就輕狂這個樣子周日青心中大

怒回罵道你這小賊種我與你素未謀面你管我事麼你若真有本領也照題做一首果然勝我情愿將我所得諸物

送你若不勝我只好寫個門生帖子在我跟前陪個不是於是彼此相爭天子與陳蕭一同上前勸解蔡芳也自知理

虧在此沒趣只得快快而去玉握道這混帳東西借端慣生事如此恨怨而去必無好意二位倒要留心防備天子問

道他是甚人強橫至此玉握因把他姓名平日恃勢欺人以王法爲兒戲所以鎮江大小商民畏之如虎他父親亦不

能奈何。故小生兄弟亦不甚理他。天子問明他父子惡跡，將姓名記於心內，隨說莫管他。且盡今日之興。二位詩翁何不一開我茅塞。二位忙道：「敢不遵命。不知以何爲題。」日青云：「方才所詠花月，倒也別致。莫若蕭陳各做一首，以廣見聞。」二人如命，提筆立就。陳先蕭後，寫得字跡端正。各八爭來觀看。日青高聲朗誦。

仿花月吟陳玉墀 開盡心花對月輪。花身月魄兩溫存。花朝月夜餐雲母。月窟花房繞竹孫。急繫花鈴催月鏡。高磨月鏡照花樽。拈花弄月憐又惜。重疊花陰罩月墩。

仿花月吟蕭洪 花輝玉萼月凌樓。問月評花儘夜遊。花露瞳朧殘月度。月波蕩漾落花流。多情月姊花容瘦。解語花姑月佩留。對月長歌花競秀。月臨花嶼雁行秋。

天子看完喜道：「二位仁兄詩才敏妙，立意清新。令我月中現星之愧。」二人遜謝道：「小生兄弟還求指教爲幸。」天子與日青起身作別，意欲回舟。蕭探花及陳公子決意挽留一醉。天子見二人如此見愛，也不便過於推却。因伊船已備下酒筵，將舟灣泊堤邊，立卽入席。彼此開懷暢飲。席中天子引經據典，考究一番。二人應答如流，言詞敏捷。陳玉墀更爲淵博。凡諸經典無所不通。痛飲至夜，訂期明日到此再敘。珍重而別。各自回寓。到了次日，天子與日青用過早膳，望南門碼頭而來。正遇蔡芳在彼雇舟遊江。與天子昨坐之船議價。該水手看見高老爺周公子，想他昨日遊江賞封何等富厚。知他蔡公子性情極劣，卽使訂明價值，還要七扣八折。因此不肯載他。反趕上岸來，笑容向高老爺周少爺道：「想必今日再去遊江。小人船在此處，請老爺就此上船。價不論多少，聽憑賞給。說罷，移舟搭跳，扶了上船。十分恭敬。蔡芳見此情形，大怒罵道：「奴才欺我太甚，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難道我沒船錢與你麼？想是你活得不耐煩了。」船戶道：「小人怎敢欺負公子。只是他二位昨日已經定下小人的船。今日所以不敢另接他人。說完，跪在地上叩頭認罪。蔡芳圓瞪怪眼，喝令手下先將船折了，并與我痛打這奴才。這些從人向來恃勢霸道，欺壓平人。一聞公子令下，就如狼虎一般。七八個大漢，搶上船來，一面折舟，一面揪着船家。正欲亂打，嚇得衆水手魂不附體，叩頭如搗蒜一般。呼公子救命。天子忍耐不住，周日青也忿火冲天，齊喝道：「休得動手。這一喝，如霹靂一般，搶上前掄拳就打。這班人那裏當得住，早打得個個頭破面青。東倒西歪。蔡公子看勢頭不好，正要逃走，却被日青趕上，按倒在地，想起他昨日無故羞辱，更加可惱。也顧不得招災惹禍，奉承了他一頓拳頭。那蔡公子乃酒色之徒，嬌生慣養的，如何經打，不消幾拳，就口吐鮮血。此時天子已將衆奴打散，恐日青打死蔡芳，雖與地方除害，終不免多生一事。遂趕上前阻止。早見蔡芳血流滿面，喊叫無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高懸不爲所動。不然卑職已墮其術矣。伯制軍遂即斥退伺候人員。附耳說道：你果有眼力。這天賜乃聖上假的名姓。我出京之日。已荷二位大人囑託沿途查訪。恭請聖安。早日回京。所以一路留心暗訪。不意却在此處。你回衙不可聲張。我隨後來見聖上。陳祥聽得驚喜非常。飛趕回署。私與兒子說明。請出高天賜。直入簽押內房。其時伯達已到。當下一全叩見。自稱臣等罪該萬死。望陛下寬赦。無知天子道。陳卿何罪之有。可速守着門外。勿令下人進內。天子端坐椅上。跪下奏道：奴才出京之日。蒙大學士陳宏謀劄摺吩咐。訪遇天顏。代爲奏懇。以國計民生爲重。務望早日回京。上慰皇太后倚闈之望。說罷。叩頭不止。天子道：朕不日便回。汝可起來。毋庸多奏。另有別說。遂將前在南京。葉兵部說把他一門家口。解解京都。與兵部宿中眷屬同禁天牢。候朕回京。再辦這蔡振武父子爲害地方。若無陳祥。朕亦卽拿解。交莊有恭。按律重辦。以除民害。丹徒縣陳祥。官警甚好。救駕有功。暫行護理三江總鎮。其內姪高建人。新科武探花。武略精詳。俟省親後。卽在該鎮中軍幫辦操防軍務。就在簽押桌上寫聖旨二道。交于伯達。伯達有恭。委商辦理復奏。說罷起身而去。伯達陳祥父子暗暗跪去。相送伯大人。隨將暫署三江總鎮旨意。與父子陳祥連忙望闕謝恩。並謝伯大人玉成之誼。彼此謙遜一番。伯制軍因有要事。不敢久留。回船卽委中軍官帶領。捧了聖旨。到三江總鎮中。將蔡振武全家。拏下備了移文。解赴省城。並將密旨。封在文內。莊旌臺見了聖旨。跪讀已畢。也將葉兵部家眷。解解京都。另委幹員。署理丹徒縣事。陳祥交卸後。卽換了頂戴。到三江署理總鎮印務。各官多來賀喜。不表。再說此日。天子出了丹徒縣衙。適遇日青在署前探聽。二人同出城來。取了行李。遂搭便船。望松江而來。遠望洞庭山及太湖風景。又與江中大不相同。數日之間。船到府城碼頭。投入高樓客寓。次日用過早膳。詢問店主道：素仰貴地有四腮鱸魚。爲天下美味。是否真的。店主笑道：有四腮鱸魚。乃敝地土產。每年二三月極多。目下甚少。天子道：原來不是常有的東西。又問了些風景。遂同日青出門慢步。一路遊玩。只見六街三市。貿易紛繁。那生意之中。以布疋爲最。綢緞次之。其餘三百六十行。無所不備。蘇松自古稱爲富庶之邦。誠爲不差。走過許多海鮮店。果無四腮鱸魚。忽見一漁人手擎數尾。不覺滿心歡喜。忙喚日青道：買了再走。遂問價多少。漁人道：此魚在春尚便宜。今暑天深潛水底。甚難取得。所以一月下網。只獲此數尾。每條要賣銀五兩。已經新任府少爺。一月前預定。有卽送去。不論價錢的說罷。就走。天子只要試新。那惜銀子。急叫抬回。忽遇一人。身穿縐紗長衫。足穿京履。手持金面扇。後面幾名家丁。向賣魚的道：我前月也會吩咐。叫你有魚就送來。你既有了。怎敢發賣他人。這一個賣魚的。嚇得魂不附體。

諾諾連聲道：小的已經說明，他要強買，不干小人之事。那人怒目相視，指着天子與日青道：你好生大胆，可惡可惡！一面押魚担而去。天子就知他是新任松江府之子，滿面橫紋，凶惡異常。那旁人道：汝這高環的末會，弄到衙中治罪，也就好了。這位倫尚志府大老爺，上任一月有餘，未見經過一件公道事。一味聽兒子倫昌的主意，魚肉百姓，為害地方。天子聞這些言語，大怒道：賣魚可惡，殃民難饒。急趕上前，拉住魚担，高聲說道：你雖預先定下，也要讓一條于我。吩咐日青拏魚，倫昌怒從心起，快叫家人與我拿這兩個回衙。眾人正欲上前，早被日青三拳兩腳，打開倫昌一見，自恃本領，搶上前，用一個高擡馬的拳勢，把日青打倒在地。飛步搶來，意欲捉入。天子見他拳勢不弱，飛起一脚，正踢在倫昌陰囊之上，登時倒地，亂滾叫痛。正是：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不知這場人命，如何了局，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奪鱸魚踢傷倫公子 投村莊收羅衆豪傑

詩曰：英雄片語便傷心，喜見姚叢動義情。綠林自有真豪傑，出場努力誅奸臣。

話說倫昌自恃拳勇，將日青打倒，天子眼明手快，出其不意，驟起螭龍腳，正中在倫昌膏囊之上。即時倒地，嚇得幾名敗殘家人，急忙上前救起，飛奔回署去了。日青已經跳起，忙與天子跑回店中，拏了行李，店主因避得遠，未知緣故，隨收了食用錢。他二人出門去了。本處街隣，因皆素恨倫昌，所以都不查問，各自關了店門。再說新任知府倫尚志，尚知兒子受了重傷，氣得火上加油，一面請醫用藥，一面自己親帶三班衙役，飛風趕來。到時已經連人影都不見了，只見兩面店鋪，各閉門戶，追究街鄰，齊說方才打架之後，各自奔散，不知去向，尚志無奈，帶了幾個附近居人回衙，追究此人何等服色，出了賞格，追緝不提。再說天子與周日青，防人追趕，不行大路，向小路而去，連行三十里，天色已夜，只得就近村莊借宿。適遇莊主姚叢，乃是山西巡撫姚國清之子，乃父官清廉，百姓叫他姚青天。天子也素知道，今這公子亦極肯輕財仗義，交結四方英雄，所以一見，情投意合，與日青拜為兄弟。認天子為義叔，感意款留在莊，耽擱數日。即行姚公子說道：本處中元七月十五日，有水陸盂蘭勝會，大放花燈，以度無主孤魂，熱鬧非常。力挽二人，在此玩賞。仍舊在書房安歇。天子見他衷心相待，也就安心住下。到了那日，城廂內外，均鑼鼓兼放煙火，沿海岸邊，各設醮壇，僧道兩教各修人專，各行店鋪，此三日內，連宵鬥勝，陳設百戲，及古玩人物，景緻以誇富麗，而祝昇平。四方之人，扶老攜幼，都來看熱鬧，兼到寺院庵堂，佈施金錢，以結萬人勝會。有詩為證。

長江燈市鬧喧天。月朗中秋賽上元。千朵蓮花飛水面。九層珠塔插雲端。金鰲玉象來三寶。瓊閣瑤臺列八仙。普渡慈航逢此節。官民同樂萬人歡。

閑言表過不提。且說天子同日青住在姚蕪家。十分相投。這姚蕪乃是一個最好交友的。今見高周二位。肝胆相照。更見親愛。而且中元令節。每日在莊。與文人王太公酒筵相待。極盡地主之誼。飲到酒濃之際。或談詩賦。或講經典。兵書戰策。拳棒枝藝。精究其理。以廣見聞。因此三人俱恨相見之晚。自十三日前後。這幾天都是公子自己陪着。看那水陸燈景。到了十五晚上。姚蕪身子不快。不能親自同往。天子獨帶幾名村客。與日青信步遊行。聞城裏今夜花燈。比往年更勝。即命備了兩匹馬。與從人一路到松江府而來。二更左右。到了城邊。果見城門大開。燈市大興。一時得意。早把踢倫昌一事忘了。所乘之馬。交于莊客。自與日青及從人。走進城來。看各行店鋪。列着許多奇異燈彩。每到寺院之前。更加熱鬧。醮壇之外。大架鰲山海市。蠶樓裝得極妙。一路閑行。不覺已到府前。正在觀玩。却被前日跟倫昌的家人看見。忙回署報知倫尚志。他見兒子傷重。正在煩悶。忽得此報。忙傳令開城。又親自帶了三班衙役。追上前來。頂頭遇見天子。同日青也。因這晚飲得酒多。渾身無力。一時抵擋不住。所帶幾個莊客。已經走了。兵役又多。二人見這光景。回身要走。却被兩下長繩絆倒。擁入衙中。正要開堂審問。本境城隍上地及護駕神。舉手向倫尚志面上一掌。尚志一陣頭痛。不能坐堂。只得吩咐權且收監。明日再審。自此每欲坐堂。便苦頭痛。慢說諸神救護。再說是夜姚家莊客。躲在衆百姓中。混到五更。逃出城外。會同看守馬匹之人。飛奔回莊。報知姚蕪。姚蕪得警。疑不止。大罵倫尚志。臆官定爲案情緊急。貪冒功勞。捉我世叔義弟。來塞海眼。我姚蕪怎肯于休。即欲帶了拳師莊丁等去索討。倘若不許。定要動手。王公道。他是父母官。莫若先禮後兵。寫信求情。他如不放。再作道理。未幾。隨進書房寫信。差家人姚德飛馬入城。投知府衙中。守候回音。姚德趕速交于門上。請其呈上。這日倫尚志正在養病。忽接姚蕪之信。拆開一看。書曰。

尚志老公祖大人鈞覽。敬稟者。昨有舍親高天賜。周日青二人入城。看燈遊玩。不知因何起見。致被責差送案。竊查此二人由家嚴署內回家公幹。在莊月餘。並未出門。豈貴差私意。或錢人塘塞。抑因案情緊急。欲以面生之人胡亂結案乎。嚴刑之下。何求不得。懇念愚父子薄面。由賜憐憫。感激高誼。非止一身受者已也。謹此保釋。仰祈俯允。實爲公便。治晚生姚蕪頓首。

倫尚志拍手大怒道。原來是姚蕪這狗頭。仗父之勢。主使高天賜二人。將吾兒打傷。幸吾將此二人拏住。看他恃勢欺

壓我。難道懼你不成。越想越氣。喝令家人把下書人帶到面前。姚德上前叩頭。知府把案一拍。大罵道：你主人好生可惡。暗使人把我公子踢傷腎囊。死活尚在未定。還敢寫信來保。明欺本府奈何他不得。問他應得何罪。令左右亂棍打出。將書丟在地下。姚德拾起。被衙役打出。只得忍着痛奔回莊中。見了姚彝。哭訴前事。氣得姚彝如雷。一時性起。點齊合家莊丁。共有二百名。帶着軍器。趕入松江府城。到了府署門前。也不見知府。親自帶領三十餘名。闖入府署。誰不認是姚公子。急忙閃開。姚彝問道：高周二位現在何處。差役只得帶他相見。隨即同他二人回莊而去。及倫尙志聞報。點齊差役追來。已經去遠。只得回衙說道：姚彝膏生如此。目無王法。待我稟知上憲。再來問你。隨喚打道出門。適本縣到來。請安。兼問姚彝一事。知府就把此事說知。約他一同去見蘇松道台朱良。設法擒拿。即一同上轎。到了道衙。參見已畢。倫知府將事稟明。求大人捉拿姚彝。治罪禁凶。朱道台也吃了一驚。說道：這還了得。若是點兵圍捉。萬一有傷官兵。事情就弄大了。而且姚撫台面上也不好。看彼此官官相衛。豈不存些體面。不如用計騙來。將他幾個一同拿了。知會他父。始行照辦。此爲正理。兼且公私交盡。府縣齊道。大人所見極是。只怕他不肯來。道台云：這姚彝並沒甚大罪。所不合者。吵鬧衙署。若周高二人傷人致命。亦不過以一人致命。諒他必然肯來。議定即着妥當家丁。拿道憲名帖。往姚家莊請姚公子。明午到衙赴席。兼議妥事。姚彝自恃血氣之勇。全無畏怯。公然坐轎進城。竟入道署。當下見道憲府縣均在座中。即上前見禮。各官因他父親。也只得禮相待。茶罷一同入席。飲至中巡。朱道台開言道：昨聞賢姪到府署中。搶回周日青。高天賜二人。其事果否。這二人原因踢傷倫昌賢姪。死活未定。所以本府將他暫收。以候傷愈。再行公辦。賢姪知法犯法。如此行強。若本府通詳上憲。請旨辦理。就連令尊大人。也有不便之處。本府念彼此世交。不忍不力爲調護。務將此二人交出。自有公論。若仍恃勇不交。本府亦難曲徇私情矣。姚彝拱手道：承大人見教。敢不遵命。只是高周二人。自到舍下。將近一月。每日不離晚生左右。何從打傷倫公子。詎于十五夜進城看燈。竟得倫府人錯認。拿住。斯時晚生也會代稟倫公力爲申明。不料倫公偏信家人胡指。急于爲子報仇。不容分說。將晚生姚德亂棍打出。故晚生氣忿。不過親至衙中。帶回高周二人。如果確有憑據。自當即刻交出。若無確實見證。只聽下人一面之詞。決難從命。倫尙志聞言。氣倒。稟上道憲。道台見姚彝再三不允。也就變臉。令將姚彝拘禁。隨委知縣王雲到姚家莊。捉高周二人一。同候審。叮囑不可亂動姚府物件。以存體面。姚彝自知中計。只耐着性子。再作道理。再說本縣王太爺。即到姚莊下轎。步入中堂。令人請賈氏姚太君出來。把上項事說知。這事本與公子無涉。不過暫行留着。只要交出高周二

便無他礙。天子在內聽得，怕累及姚家，卽同日青挺身而出，別了太君，跟隨去了。太君嚇得心驚肉跳，望念兒子，立請親家王太公入城打探消息。王太公也十分着急，忙奔入城，花些銀子，走入縣中，見了女壻，並高周二人，商議脫身之計。姚莽託他到海波莊上，向老太君說知，並且安慰女兒一番。卽日起程，向海波莊而來。再說這崔子相，世居海波莊，乃是水陸响馬頭領，家中極爲富厚，專打抱不平，交結英雄好漢，生得相貌堂堂，身高七尺，學就武藝，件件皆通。手下一班兄弟，俱是多謀多智，武藝高強，並無打家劫舍，爲害百姓等事。若知有賊官污吏，與走私大賈，決乎不肯容情，必欲得而甘心，且保護隨近一帶村莊店鋪，田地圩場，坐享太平，並無別處盜賊敢來侵犯，所以各居民自願私送糧米，與他。文武官見其如此正道，亦不來查問。姚莽自小與伊全師，結爲生死之交，彼此義氣相投，肝胆相照，遇有患難，互相救護。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是日崔子相正在莊中，同各兄弟比較刀槍拳棒，莊客報道姚家莊王太公來見。崔子相知是姚莽的外父，忙請入莊，見禮已畢，奉上香茗。王太公又與各好漢一一相見，彼此坐下。子相拱手問道：不知老伯駕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令縣近况如何？老伯因甚光降？王太公道：老漢特爲小壻被困縣中，着我特來懇求，務望出力相助。子相大驚道：賢弟受屈，因何起見？小姪自當設法。王太公卽把前事說明原委。子相聽了，沉吟半晌道：我帶衆兄弟，暗入松江府城，救出賢弟及高周二人也非難事，只因姚老伯現任山西巡撫，如此做去，必然帶累。這便如何是好？旁忽激怒一位義弟，名叫施良方，大叫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只要我們走去，不驚動百姓，與官庫錢糧，只要結果倫尚志狗官父子，將姚二哥三人救出，到我莊居住，預先請王老伯將姚府家屬，移到此處，他就請兵來捕，我就同他對敵，就不干姚年伯之事了。子相此際，也無別法，只得令王太公快去搬取姚府眷屬，上下人等到海波莊居住，以免受累。隨後帶施良方金標兩個頭領，皆能飛簷走壁，如步平地一般，與手下莊客十餘名兄弟三人，分作三起，混入城中，在府前後，賃房住下，定下計策。到了八月十五夜，王太公買辦三牲羊酒等物，令人挑進縣裏，說是姚莽公子在此，多蒙照應，因此今日與你們大家一醉，各役聞言，十分喜悅，接了入去，整舖好了，送至姚公子房內，排下姚莽，只顧勸酒，待他們酒至半酣，暗將蒙藥，浸入酒中，灌醉。是時已及四鼓，房上跳下施良方，將練子開了，復上屋，應接他三人走出門外，扒過城牆，埋伏莊客，預先在此等候。同伴出城，再說崔子相金標將軍器馬匹，叫手下人預先帶到北門外，關王廟旁僻靜地方守候。他飲至三更時候，走到衙門後花園，跳將下去，走入後堂，遙見倫尚志還與愛姬飲酒，只聽尚志道：你看今夜月被雲掩，令人掃興，我因公子受傷，今仇人雖獲，尙未定實罪名，聽道台的口音，是不肯難爲姚

弄這狗子。我真氣悶不過。兼之我前日辦了幾件案情。未免弄了些銀子。百姓多說我貪贓枉法。若被上司知道。有些不妙。想起來也無心飲酒。莫若早些睡罷。有一少年女子答道。老爺何不將此造謠生事的。辦他幾個警戒。倫尙志道。也說得有理。明日就差你哥出去。暗中訪察。捉幾人來。辦一個誘毀官長的罪名。枷在頭門。作爲樣子也好。卽令下人收拾杯盤。進了上房。閉門安睡去了。直至四鼓。方各睡熟。崔子相取出火種。點着悶香。托開房門。來到床前。一刀結果。倫尙志。又到倫昌房內。也是一刀。走出來。從房上跳出去。飛身上馬。離了關王廟。到小路。大眾會齊。同至海波莊。而來。到得莊中。姚彝及高周二。人再三致謝。惟姚彝愁眉不展。怕父親爲他所累。高天賜極力安慰。說京中軍機劉中堂。與我有師生之誼。縱有天下大事情。自有高某担當。你只管放心。只要告知令尊。請他毋庸害怕。我自有回天手段。決不累汝父子。姚彝聞言大悅。入內安慰母親。妻子且說。松江城內。倫知府父子被殺。又走脫姚彝高周三。人。道憲忙調兵。差把姚家莊圍住。打開莊門。並不見一人。明明此事。必定姚彝私約賊人。謀殺知府。一面申詳督撫。一面出列賞格。追緝凶手。軍民人等。有能捉獲賊人者。賞紋銀千兩。各門張貼告示。畫影圖形。追拿甚嚴。不數日間。有人通報姚彝家眷。逃往海波莊。崔子相家。松江道台朱大人。聞報。卽賞了探子。稟知撫院莊大人。發兵調將前來查辦。登時調集屬下官營。各步馬兵丁。除留守府城外。共帶兵馬一千。奔海波莊。而來。巡撫莊有恭。接了該道請兵文書。急命撫標中軍高發仕。統兵五千。浩浩蕩蕩。殺奔海波莊。而來。再表是日。崔子相與姚彝各家兄弟。正在莊中。同高天賜。周日青。王太公。大衆談論兵機武藝。拜服高世叔才廣見高。正在高興之際。忽見莊丁稟道。列位老爺不好了。莊大人委高發仕。領兵五千。一路殺來。朱道台親自帶領人馬一千。分水陸兩路。由府城一路殺來。兩處人馬。就要到莊。請令定奪。各人齊吃一驚。雖然各處山寨英雄。亦有數千。可以迎敵。只是官兵勢大。兵連禍結。不是好事。姚彝更加驚慌。只見高天賜哈哈笑道。你們不必懼怕。有我在。此這些人馬。包管無用。衆人聽了。半信半疑。不知他有什麼手段。姚公子急忙拱手道。世叔既有妙計。請早施行。待兵馬來。就擡了。高天賜點頭道。是。走回自己臥房。卽寫下聖旨。蓋了御印。外用紙封好。不與各人知道。對日青附耳說知。叫他一路迎著高發仕。這枝人馬。見了高發仕。說有聖旨。要見莊有恭。莊有恭。暗會朱良材。暫將兩路人馬。分扎莊外。差官與你入城。稟報。不許盤詰。周日青卽刻起程。走不多遠。正遇高發仕人馬。隨卽進營。備細說知。這高參將也知近日聖駕在江南遊玩。只得帶着一面知會朱巡道兵馬。一同安下營盤。一面着手下都閩府陳邦傑護送日青到撫轅。向巡捕說知。莊有恭忙開中門。排列香案。跪接拆開一看。乃御筆草書一道云。

朕昨到松江欲嘗四腮鱸魚幾爲倫尚志父子所害該員性極貪鄙魚肉子民朕已令姚蓬等于救駕出去之時將其父子殺却此案即可注銷毋庸追究差來海波莊人馬火速馳回知照劉壩等不得歸罪姚蓬之父朕日內亦將往別處遊行卿宜照常辦事不必前來覓朕以避害揚威此

莊有恭接過諭旨隨卽請了聖安與日青兒禮請教姓名尋日青道大人只宜機密照辦不可聲張小可卽刻回莊報知以慰聖心撫院相送出衙日青復命不提再說莊巡撫卽着調回兩路兵馬將松江案注銷另委知府署理松江府印務移文軍機毋庸議山西巡撫縱子私殺命官之罪一概不論安靜如常是時崔子相姚蓬諸人只見周日青送信去後果然兩路官兵安扎莊外捲旗息鼓住了數日周日青回來這兩處人馬立卽退去各人十分驚喜私相付度大約高世叔必是王公御戚始有這回天手段均各傾心敬重惟慮奉承崔子相將自己生的四子長子崔龍女子崔虎三子崔彪四子崔豹胞姪崔英拜求高世叔教習武藝天子因見諸人都有忠義之心這五個孩子都在成了之歲相貌英俊技藝雖略知未得明師不能精妙倘能學成亦他日棟樑之器崔子相又如此敬愛所以極口應承暫住莊內倒也快樂這且不表再說撫標中軍高發仕此人乃是白蓮教中人某時回省復命之後因知天子在海波莊逐起了謀反之心私差人暗約白蓮教軍師朱胡呂此時朱胡呂奉八排白蓮教主襄揚二大王之命私歷江南結交羣賊與各賊官入教者相機而動欲謀不軌今得高發仕之信滿心懽喜連忙知會襄揚二位發賊兵到來接應一面招集附近會中羣賊共有三千餘人高發仕也帶了親軍五百名私出省城暗將家屬移往別處前來助戰將海波莊前後圍得水洩不通此際崔子相等並無準備忽見賊兵到莊嚇得大眾驚疑不知何故卽着人打聽方知白蓮教匪前來劫駕謀反幸而崔子相也是雄霸一方這海波莊各頭領險施良方全標崔家父子姚蓬外另有十餘名俱是武藝高強尙堪迎敵事到其時天子只得實對他們說知面許各人奮勇退賊各加重賞各人忙叩頭謝恩不究失敬之罪諸人此時雄氣十倍情愿效死以保聖駕崔子相忙奏道此事還須令人殺出重圍到省調兵內外破賊卽有金標挺鳥愿往天子立刻寫旨一道命其到省見莊巡撫叫他前來金標結東停當提鎗上馬冲出賊營正是仁君被困孤莊內義士冲圍取救兵不知能否殺出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妖道人圍困海波莊

玉面虎陣斬高發仕

詩曰：邪正原來自古分，白蓮教匪枉勞心。羣雄赴義施威勇，殺賊安邦輔聖君。

話說金標飽餐戰飯，上馬提槍，即殺奔賊營而來。這時朱胡呂安營未定措手不及，被金標拚命殺進營盤。遠者槍挑，近者鋼打，自古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這金標乃是有名勇將，一槍一鋼，何等利害。正在冲踏賊營，忽見一員賊將擋住去路。金標抬頭一看，認得他是撫標中軍高發仕。這大罵反賊，枉食朝廷俸祿，助奸叛逆，禽獸不如。高發仕被他罵得羞慚滿面，低頭偷看，也即罵道：該死奴才，休得無禮，快把狗名報來，好取你性命。金標道：我乃海波莊義士，玉面虎金標是也。綠林中朋友，誰不知我之威名。高發仕聞言，暗暗吃驚，却因久知海波莊玉面虎之名，倒要當心。金標縱馬挺槍，分心就刺高發仕，連忙架開回手，一刀當頭就劈。兩人搭上手，走馬盤旋，冲鋒過去，戰有八九個回合。金標怕有人來接應，不敢久戀，賣個破綻，虛晃一刀，冲圍而去。高發仕不捨金標大喜，故意將馬一慢，高發仕追到，雙手舉刀從背後盡力劈來。金標回個身子，左手橫槍向上，把刀架開，右手抽出腰中銀鋼，望發仕頸上打來，打得連頭都不見了。只叫做秦家殺手鋼，高發仕尸身倒下馬來，手下兵士圍將上來，被金標連挑數員，殺散衆兵，飛馬向省城大路而去。朱胡呂趕來，已經去遠，追之不及，只得收點殘兵。這一陣金標殺死二將十餘員，精兵七百餘名。朱胡呂十分氣惱，隨即收葬各尸，另派賊人把守要路。再說天子與各英雄，在高樓之上，用千里遠鏡，照見金標猛勇殺死賊將，賊兵不計其數，冲圍而出，心中大悅，說道：金標武勇如此，堪為國家上將，各人齊聲稱賀道：此是聖上洪福，使金標立此奇功。此時聖主再將莊外四面一看，只見近莊圍繞，俱是魚塘，只有進莊一條大路，彎彎曲曲，都要經過各炮台。莊外圍牆造得極其堅固，樓上各排着銅炮、鳥槍、火箭等物，軍裝齊備。崔子相奏道：請主上寬心，小臣莊內糧草可以支應半年。火藥、炮彈亦可足用。弓箭軍器頗可應敵，只要派人輪守炮台，他就數萬賊兵也難近莊。兼且附近圍牆外有陷坑，內有毒藥竹釘，即來攻打，亦不怕他。天子隨命子相分撥各將，把守炮台。子相派施良方、姚舜及四子一姪，各帶副頭領二名，莊客五十名，分守莊內八座炮台。東西南北各要口，又令周日青統五百莊丁巡查，且接應炮子、火藥、弓箭等物。將莊橋扯起，緊閉莊門，落下千斤鐵閘，仍留王太公伴聖駕，派委人伺候飲食茶水。天子見他調度有方，倒也放心。自與王太公各處遊行，以觀動靜。且說朱胡呂到了次日早晨，升坐帳中，喚高發仕之子高龍，將他父親棺木，填回安葬。因安營未定，而先喪名將，即欲攻打，以洩此忿。當下高龍領領信回去，後至半路，遇風沉船，一家大小盡埋魚腹。此乃為臣不忠之報，後人有詩記之曰：

欺心奸賊逼明君。天滅全家絕嗣根。只爲帝王洪福大。綠林豪杰也歸真。

是時朱胡呂打發高能霸去後。遂問帳下那位將軍前去打莊。待貧道押陣用法相助。只見一將應聲愿往。乃是先鋒毛英。毛英連忙結束停當。腰藏十二枝飛鏢。坐下一匹捲毛赤兔馬。手持一把三尖兩刃刀。一馬當先。來至莊外。朱胡呂親押後隊。卽來討戰。天子在莊台下望見賊兵耀武揚威。殺奔莊來。忙問崔子相。誰去殺賊人。朕當封賞。只見姚莽挺身而起。小臣願與賊人決戰。天子正欲允行。忽見施良方上前奏道。莽賢弟未可輕身。臣聞白蓮教軍師朱胡呂擅用妖術。適才賊陣後隊。八卦旂下有道裝妖人。諒必是他。今只宜先令一員副將探其虛實。臣與姚莽等分立兩隊。各備槍弩埋伏在左右陣內。以便接應。莊門口准備火炮以防冲進。如此方不至疏失。天子點頭應道。施卿所見極妥。隨問副頭領中誰去破敵。早見一猛將應聲愿往。衆視之。乃步軍教頭雷文豹。此人膂力甚大。武藝皆精。現充莊內教習頭目。子相大喜道。雷教頭出去極好。只要小心防他妖術。文豹道。得令。領五百步兵。姚莽施良方亦各點五百馬步。各了各藏火器槍炮。分左右後隊。一聲炮響。大開莊門。殺出三隊人馬。排成陣勢。雷文豹手提鐵棍當先出陣。大罵何姓毛賊。敢來送死。此時毛英正在辱罵討戰。只聽得一聲炮響。戰鼓如雷。莊門大開。三員大將率領三隊兵馬。陸續殺至。爲首一員步將手中鐵棍約三四十斤。威風凜凜。高叫道。誰敢前來引戰。毛英在馬上喝道。來將通名受死。文豹大怒道。吾乃崔大王麾下。大頭領雷文豹是也。你這毛賊。快把姓名報來。毛英激得滿面通紅。大叫道。吾乃八排國師朱磨下。正印先鋒毛英是也。奉了將令來捉你君臣。你若知機快快回去。叫崔子相把天子獻出。得了天下。與你平分。如若不然。殺進莊來。寸草不留。悔之無及。雷文豹大怒喝。休得胡說。看老爺取你性命。手起一棍。照馬掃將過去。毛英忙用三尖兩刃刀相迎。馬步交陣。一場血戰。約有三十個回合。馬步打了六十個照面。那雷教頭使動手中四十斤重的鐵棍。猶如風車一般。望着毛英打來。毛英雖勇。怎奈步騎相交。十分費力。却被雷教頭左一棍。右一棍。忽前忽後。毛英顧人顧馬。勉強招架。殺得吁吁氣喘。只得拖刀望本陣敗下。雷文豹喝聲往那裏走。衝開大步。緊緊趕來。手下步兵一齊奮勇追殺。苗兵如割瓜切菜。上前亂殺。朱胡呂在門內看了大驚。忙拔下寶劍。望東一指。喝聲疾立起了一陣怪風。那天黑地暗。日色無光。他在葫蘆中倒出一把草壘。望空一撒。口中念念有詞。雷文豹與手下各莊客追殺賊人。忽然伸手不見五指。飛沙走石。迎面打來。忽見一隊神兵。帶了無數豺狼虎豹來撲人。嚇得各步兵魂不附體。回頭就走。胡呂指點苗兵乘勢追殺。過來雷文豹身受重傷。五百莊丁自相踐踏。奪路敗回。幸後隊姚莽施良方一見黑霧。就

知妖法作怪忙放起火箭燃起火把敗兵遂望光處奔回後面妖物引着朱胡呂大兵追殺前來施良方又傳令各人
不准亂跑違者斬首各莊客站定同將火箭槍炮力盡向妖物打去只見各怪被陽光沖開不能向前朱胡呂見有准
備也只得收回妖法退入妖營此際姚施二將分兵二隊讓過賊兵保着雷文豹慢慢退進莊來這回一勝一敗兩家
俱有傷損雷教頭雖有重傷幸不致命急忙用藥調治天子各加獎勞令崔子相記下各人功勞死傷莊客查列姓名
註冊候朕施恩論功施良方當居第一是日大擺筵宴為衆壓驚這且不表再說朱胡呂收軍回營查點各兵共死傷
五百餘名偏將被雷文豹殺死八員傷者十餘名這回若不是我用法取勝毛英必死在黑賊之手先鋒毛英上前叩
謝軍師搭救之恩座中忽有一員大將高叫軍師何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明日待本帥臨陣管叫他片甲不回如
不取勝敢當軍令宋胡呂看是統軍大元帥苗威此人力大無窮便一把溜金鎗重六十四斤有萬夫不當之勇在八
苗洞圍之中推為頭等好漢朱胡呂笑說道既元帥親自出馬也要小心這崔子相等也是有名上將你看前日沖圍
的金標即可概見了高發仕如此英雄尚且喪在他手噫敵之險務須加意提防不可恃勇苗威道本帥自有道理朱
胡呂道但願馬到成功旂開得勝我主之福也到了次日天明宋胡呂見他恃勇輕敵恐防有損暗領兵遙為接應這
加不表這日天子在聚義廳中商議退敵之計忽見莊內守門兵士踴報莊外有人討戰忙問施良方姚舜崔子相等
道朱胡呂妖法當用何法可破施良方奏道臣已准備烏龜黑犬出陣時殺血和雜污穢糞草縛附箭槍之上若遇着
邪法一齊施放或仗主上洪福必可克敵今我仍分三隊首尾相接以便救應何懼之有天子大喜道卿調度有方定
能制敵朕有何憂早有姚舜崔子相崔龍三人願與施良方一同出戰議定姚舜當先破敵施崔二人左右接應各帶
馬步莊丁五百名各暗藏穢物埋伏兩旁分派定妥放炮殺出莊來且說前隊姚舜來到陣前把馬勒住只見對陣一
員苗將蟹面環眼身高八尺有奇手持溜金鎗坐下青鬃馬生得十分凶惡姚舜大喝道賊將通名受死那苗威正在
討戰忽聽炮响莊中飛出三隊人馬品字排開為首一員大將貌如天神年約三十歲光景躍馬揚威喝問姓名苗威
答道本帥乃竇大正駕前統兵大元帥苗威是也你若知本帥利害快快下馬受降免你一死如若不然不要後悔姚
舜笑道無名鼠輩有何本領今日遇見本公子只怕你死在目前吾乃山西無院大公子姚舜是也奉旨前來取你狗
命大喝一聲猶如霹靂一般躍馬一刀向苗威頂門蓋將下來好不利害苗威大叫來得好將鎗往上一架走馬沖來
回手盡力一鎗也非同小可二人搭上手如走馬燈一般一冲一撞一來一往有數十回合正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

施崔二人在左右押住陣脚。若陣上毛英及各副將一字兒排開，遙爲接應。兩面搖旗吶喊，戰鼓如雷。從辰至未，仍無勝敗。暗中想道：「賊果然厲害，必須用拖刀計斬他。」遂虛晃一刀，回馬就走。施良方見他刀法未亂，忽然敗走。料必是計。知會崔龍，仍然押住陣脚，不來救應。詐爲不知，前感見施良方敗回，大呼：「走的好漢，遂跟後追來。」姚薺聽得後面鈴響，知他中計，對陣朱胡呂遠望，感憤勇追趕，恐防姚薺是計，急令鳴金收兵。苗威那裏肯聽，只顧追來。姚薺待至近身，忽勒馬回身，出其不意，用盡平生之力，舉刀劈來。苗威一時措手不及，大叫一聲，連人帶馬，分爲四段。姚薺取了首級，又領兵冲過陣來，逢人就殺，勇不可當。苗軍抵敵不住，毛英敗走。後陣朱胡呂趕到，接着混戰。施崔二人兵分兩隊，進前助戰。朱胡呂料難取勝，忙作起妖法，頃刻間天地昏暗，鬼哭神號，狂風大作，飛沙走石，無數神兵殺將過來。姚薺與各莊客大驚，退後便走。施良方急令發燃火器，讓過退兵將各色穢物，一齊射上前去。只見一霎時，各妖變爲紙剪草人，紛紛落下。天色明朗，風沙盡息。朱胡呂見破了法術，越加忿怒，就在豹取皮囊，出五毒神針，口念真言，望空祭起五色祥雲，望對陣打來。姚薺正在當先奮勇攻殺，不提防他一神針從空打將下來，大叫一聲：「不好了！將頭一偏，中在左膊肩背之上，痛苦難當，幾乎跌下馬來。伏鞍逃回朱胡呂處，取出此針，打傷副頭領及各莊丁數十餘人。施良方一見大驚，急用強弓硬弩，火箭槍炮，敵住賊人，保着姚薺，並受傷各人一路陸續退入莊內，閉住莊門，挂起莊橋。胡呂也困槍箭利害，不敢追逼。當即取了苗威尸首，引兵退歸，用棺收殮，就埋埋到一面修葺。秦知苗王寶揚二元帥請即火速添兵前來助戰。再說天子在望樓之上，見姚薺斬了賊將，我兵大勝，施良方又連破妖法，聖心大悅。正在讚善，後來看見姚薺中毒，兵將受傷逃回。此時聖駕忙來看視，只見姚薺及被傷各人昏迷不醒，着傷沉重，命在頃刻。姚家婆媳王太公及傷者各人父母妻子，皆來圍着，啼哭聲慘切，而各無怨言。此其聖心憂憐之至，忽悟自己所穿珍珠衫最能解邪避毒，其避水火二珠已歷試不爽，何不將來一試，或能有益。各人就有生機，即把寶衫卸下，先在姚薺傷處四面旋轉，似乎隨手消腫，未及數次，腫毒全消，其痛苦失姚薺如醉如醒。姚薺將起來，各人均如法調治，一時皆好。叩謝天恩，皆云：陛下有此神物，實乃國家之福。崔子相吩咐備酒，各人壓薦。天子在席中與衆商議道：「破賊不難，總要捉住妖道。各人道：『我主所見，便是妖道。』」朱胡呂十分利害，怎肯得他到要。先訪一人，將他治伏。方才妥當，今除非暗地差人到江西龍虎山，召請天師府張真人來，始可破他妖術。否則即金標召得靈王兵來，也難抵擋。天子正欲允行，却見崔龍跪下奏道：「小臣師父雲霞道人，姓黃號野人，廣東羅浮山黃龍觀主持，前學遊到此。收臣兄弟爲徒，每年必到臣

家住數日。祛邪治鬼。行雨求晴。又肯方便濟人。故所至之地。民皆迎留。以此亦不肯輕出。半月之前到此。現住呂祖菴中。一切食用。由臣家供奉。當今往詢其破妖之術。定有良策。予相接口道。非臣克提起。臣幾忘却。三年前伊曾云。三年後此莊必有大敵。恐爲妖人所困。宜先在莊內。起造四面。望之八座。外添設魚塘。修四面牆圍。以資防守。所有入莊燈道。各樓一切形勢。均伊布置。並多貯米糧。且又教練莊丁。今日有備不爲。而賊所乘者。皆此道人之力。正天子有百靈扶助。誠非虛語。天子聽了喜道。這道人既能前知。卿可代朕前往。恭迎。予相連忙領旨。趨到菴中。見了黃道。告明此意。道人並不推却。欣然同予相上馬。來至府前。同入府中。天子見他童顏鶴髮。有神仙之態。忙起坐相迎。着以常禮相見。黃道上前叩首道。山野庸夫。知識淺陋。辱承顧問。望陛下寬恕。疏狂。天子用溫語慰勞。隨詢破朱胡呂妖術之法。道人奏道。陛下合當有幾日虛驚。今已應過。且待勤王兵到。便能截斷賊人歸路。彼時貧道自能破其妖法。現在外援未至。縱使取勝。賊必四散。害民不若權且忍耐。以俟內外夾攻爲妙。天子大喜道。得仙長如此仙機。朕何憂焉。遂令人出探。改兵准備破殺。一面送老道回菴。待時而動。再說金標冲圍而出。飛奔到江蘇省城。令把門軍士飛報中丞。有機密聖旨。巡撫卽刻接進。排開香案。拜讀詔旨。詔曰。

朕在海波莊。現在爲苗賊朱胡呂所困。特命金標冲圍前來。卿卽火速調附近水陸各軍。星馳前來破賊。速速勿延。欽此。

莊撫大驚。忙與金標見禮。金標把高發住通賊劫駕等情。說知。大人宜火速調兵前去。莊有恭道。他係參將。胆敢謀叛。乃下官失察之罪也。不道伊兩日前告假出省。悖逆至此。幸爲將軍所殺。其功非小。說罷。不復久待。立時點水陸各軍。令副將徐昭代理中軍事務。領戰將十員。由水路督率戰船先行。自與金標部下將領。由陸路星夜飛奔海波莊而來。再出兵。除留官兵緊守城池外。更發水陸兵三萬接應。一面知會海關提督姚文陞。卽是姚葦胞叔。並河道總督伯達。各起兵助剿。當下兼程倍道。趕到海波莊。離莊三十里。探馬報道。前面數里。就是賊營。請令定奪。莊大人聞報。隨將水陸兩軍。相度要隘。安下營寨。次日升帳。探子來報。海關提督姚文陞。河道總督伯達。二位大人。親統精兵五千。趕到。現在營外。請令定奪。莊有恭卽時請進營中。彼此相見。議定本日各帶本部人馬。分爲四路。一齊奮勇殺賊。議罷回營。拔寨齊起。吼殺連天。伯大人從東方督領部下中營楊應龍統兵殺入莊。提督與各官軍大喊一聲。從北方殺入金標領。五千人馬。從西方殺入。徐昭領本省撫標精兵。從南方殺入。是時朱胡呂陸續聚集苗匪。雖烏合之衆。也有數萬。

正在商量奈四面魚塘圍繞入莊大路又爲各望樓槍砲轟擊立足不定日夜伺探毫無善計這忽見四面大隊官兵殺入營來勢如風火就知各路救兵已到自恃妖法全無懼怯即督領毛英等上馬殺出營來分頭迎敵莊內敵樓上望見四路殺入賊陣天子卽請黃道長統領莊內各將自內殺出此時賊營大亂內外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朱胡呂見勢已急忙拔雌雄寶劍書符念咒霎時天地烏黑順手在葫蘆內倒出草一把并紙人望空一散電掣狂風作浪飛沙走石一羣怪物妖兵向對陣撲來莊內各兵等嚇得魂飛魄散正要退下欲用穢物破他只見黃野仙不慌不忙拔出背負桃木劍口中念動真言舉手打一個掌心雷只聽一聲霹靂妖物消滅天色開朗朱胡呂一見大怒喝道何方野道敢破我仙法黃野人罵道你這毛賊敢逞邪術死在目前朱胡呂暴跳如雷大罵道我不殺你難消此恨遂在豹皮囊中取出八寶五光神石念起真言向黃道長打來只見寶光萬道好不利害黃野人急將桃木劍拋起口誦真言用手一指一聲響亮將寶石斬落地下分爲兩段朱胡呂大驚只得把針祭起黃道人忙把背上風火蒲團取下祭起空中令黃巾力士把此針捲回羅浮山去黃巾力士一聲答應將針捲去朱胡呂急得目瞪口呆呆把雌雄二劍如雪片一般向道長面門亂砍黃真人戰有數合是時各隊官兵已將苗土羣賊殺得七零八落朱胡呂見勢不好方欲借此遁走早被黃道長祭起桃劍斬爲兩段莊大人正在指揮見賊首已誅乃傳令軍中降者免死餘賊聞言一同跪下請降莊伯二大人卽鳴金收兵領大小各官入莊朝見跪請聖安天子大加慰勞俟朕回朝論功陞賞餘匪及善後事着莊首恭安爲辦理黃真人卽欲告別回山天子御口親封爲清虛妙道真人道長謝恩霎時不見各官均稱奇異文武欽完酒各回本任去了天子降勅一道交于崔子相姚姦金標施良方雷文豹五人着入京謁見兵部以提鎮參游都司簡放天子分派各事已畢帶了日青仍前裝扮向姑蘇遊行到了蘇州虎邱山親捉貪官拳打劣鄉元妙觀面縛妖尼及後世鳳池閻門保駕五寶衫被竊等事一俟後傳再成印呈公案備見朝廷之所以仁孝治天下而中國之所以爲地球各國之尊爲大國也後人頌曰聖謨洋洋朝廷有光鼎興六定威德靡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少林寺門徒私下山 錦綸堂行家公入稟

詩曰 父仇不報非人子 友誼何深勝弟兄 事到漸驕機漸險 貪財有客送殘生

前集已說聖天子往姑蘇遊玩再說福建少林寺住持至善禪師與門徒在寺裏教習拳棒忽然胡惠乾稟道弟子欲

拜別師父回廣東。一來祭掃先人墳墓。二則復機房殺父冤仇。望師父哀憐俯允。至善禪師聽了胡惠乾跪稟之言。用手扶起說道。賢徒。你急於爲父伸冤。想回廣東。可見孝心。此事不難。亦無不允。只是本寺向來規矩。所有入門學藝各徒。均要功夫十足。學滿十年。打得過這一百零八度。方准放行。始不辱我少林寺傳授聲名。你今工夫。只得七成。年分不足。出去萬一被人打傷。不但枉送性命。且本寺名聲。亦有關係。惠乾聽師父之言。說道。弟子今日比較。看能打得出不。至善允從。惠乾手提鐵棍。排開勢子。一步搶進木人巷中。豈知道地下接連。暗設機關。一經發動。第一度木人。就是一鐵棍打來。惠乾極力架過。第二步。第二木人。又用大刀劈來。惠乾按着拳法。預先招架。不被其打。若一些疎忽。就被他打得筋斷骨折。盡生平所練的工夫。極力抵敵。到第三十六度木人。被其打倒。大叫師父救命。至善和尚急命各徒弟。將木人下面總機關扣住。進去救起惠乾。負至法堂。衆師兄弟一看。已經打得頭崩額裂。鮮血淋漓。幸他着傷之後。即墮睡在地上。木人脚下機關定住。所以未傷筋骨。尚不致命。各人見了。說道。果然利害。至善即吩咐將惠乾抬放藥缸內。以藥水浸透。受傷筋骨。一面用好藥酒。沖服續筋還魂丹。立刻止癢。洗淨傷口。汚血敷上神妙生肌散。用布包好。未及一時。腫散疼消。行動照常。各徒齊稱師父妙藥。天下無雙。惠乾上前跪謝師父醫治之恩。老禪師隨即善言安慰。道。賢徒。只宜在此耐性。苦煉滿年。待工夫精熟。自然准汝回家報化。不必性急。輕舉妄動。惠乾無奈。只得答應。道。謹遵師命。各散安歇。惠乾到床上。睡下心裏十分難過。想這人生在世。不共戴天之仇。兼且被人欺倒。豈可遠避他方。貪生怕死。不以父冤爲重。豈是人類。倘果青春不再。白髮將來。即學到老。諒難打得這一百零八度木人。木馬。怎能報仇之日。意欲私逃回廣。奈寺中向有規條。學技各人住房。上蓋有大鐵籠子。四處牆壁。堅固非常。插翅也難飛過。除設木人之外。另有本寺僧人把守。非奉師命。不許擅自出外閑遊。一來恐闖禍生事。遺累寺中。二則有防工夫。未曾學全。倘出外失手。被人欺笑。辱沒山門。都是初入門時。即行當面訂明。願意方肯收留。傳授武藝。所以少林拳棒。天下聞名。今惠乾思想無計可施。偶然想到寺中溜渠寬大。直達牆外。何不帶了川資包裹。逃走外去。奔回家中。再作道理。一時想定脫身之計。滿心歡喜。調養數日。傷痕平復。是晚三更時分。師父等均皆熟睡。遂帶川資包裹。暗至渠中。紐破鐵網。越出牆外。趕到城邊。天亮了。出了泉州省城。搭船循海回廣。次早至善起身。公徒請安。舉單不見胡惠乾。各處搜尋。知弄破鐵網。從溝渠逃走。老禪師十分煩惱。長嘆一聲。罵道。畜生。不聽師言。此去性命難保。枉費我數年教授心機。可惜爲父報仇孝心。各徒聞言。再三寬慰。道。他既不遵教訓。師尊不必念他。由他自作自受。至善平日最愛惠乾。所學工夫。比

別人用心。情同父子。今日見他逃走。無可奈何。且說胡惠乾搭赴廣海船到潮州府。由潮州搭汕頭鹽船。始到省城。到西禪寺。探聽三德和尚。及洪熙官童千斤各位師兄弟。就在寺中住下。不提私逃。各人問候。至善老師及眾兄弟安。備酒筵。與胡惠乾接風。歡呼暢飲。席中談論。在少林所學工夫。與木人木馬比較。工夫眾師兄弟直飲至夜而散。次。行。理。乾對眾人說明。專打機房之人。以報父仇。各師兄弟素知前事。爲他久抱不平。且少年好勝者居多。略有一二老。成。恐。怕。鬧。事。力。爲。勸。阻。不。任。惠。乾。即。往。燈。籠。鋪。定。造。西。禪。寺。頭。門。外。頂。大。燈。籠。一。對。要。點。得。四。兩。牛。燭。者。方。合。其。餘。手。執。小。燈。籠。數。十。盞。附。近。燈。籠。鋪。因。怕。機。房。各。不。肯。接。後。到。遠。處。定。造。到。晚。點。懸。寺。外。旁。邊。點。小。燈。籠。數。十。盞。照。耀。十。分。光。亮。通。寫。紅。黑。新。會。胡。惠。乾。尚。打。機。房。八。個。大。字。此。時。各。機。房。中。人。見。此。氣。忿。傳。羅。齊。集。數。十。餘。人。各。到。外。館。起。齊。傢。伙。湧。來。寺。外。意。欲。先。打。爛。燈。籠。後。打。入。寺。找。尋。和。尚。做。對。不。料。惠。乾。先。派。各。兄。弟。守。着。燈。籠。自。己。提。着。鐵。棍。專。等。大。鬪。一。見。各。機。房。人。躑。躑。鼓。躁。齊。拿。軍。械。打。進。寺。來。將。身。一。躍。跳。出。頭。門。大。叫。胡。惠。乾。在。此。機。房。中。人。快。來。納。命。衆。機。房。人。不。由。分。說。一。躑。上。前。亂。打。胡。惠。乾。宿。恨。已。深。咬。牙。切。齒。手。中。這。條。鐵。棍。猶。如。蛟。龍。戲。水。猛。虎。離。山。機。房。中。人。那。裏。是。他。對。手。打。得。落。花。流。水。血。肉。齊。飛。所。有。平。日。自。稱。教。師。恃。勇。上。前。下。手。者。共。計。打。死。十。三。人。傷。者。不。計。其。數。餘。衆。奔。逃。走。個。干。淨。惠。乾。得。勝。入。寺。次。日。機。房。中。人。通。行。稟。報。南。海。縣。主。周。太。爺。求。其。到。場。相。驗。提。拏。凶。手。以。正。國。法。稟。曰。

錦綸堂東西家行司事陳德書等稟爲逞兇不法殺斃機房十三人命傷者數十人乞恩追辦以伸抑冤而正國法事竊身等向業湖絲織造度日安分營生歷來守法禍因惡棍胡惠乾賊僧三德和尚洪熙官童千斤等胆敢昨晚在西禪寺頭門外高挂大小燈籠數十個上寫新會胡惠乾專打機房做行集眾與論不料首惡胡惠乾手提鐵棍打傷行友多名情實難甘逼得泣叩大老爺請驗究辦待冤感激憲恩公侯萬代謹告

南海縣主周鴻賓太爺看完狀詞吃了一驚。濟平世界。胆敢行兇。害王法。急忙出簽差人捉拿胡惠乾等到案。一面打道向西禪寺來。排開公堂。傳集兇手。當場將各尸身相驗。注明口供。又受傷人等分別輕重。一同附卷存案。即打道回衙。飭將各尸收殮埋葬。立即審問胡惠乾。起覺緣由。惠乾哭訴當日父親被機房中人推跌。因傷致命。後自己被打。重傷。幸遇方孝玉救脫。引見至善禪師。帶回少林寺。苦煉武藝。今日爲父報仇。只求太爺明鑒。小人死而無恨。周縣主見他供詞。他今挺身投到。並不懼罪逃走。且看他相貌不凡。况本縣到任以來。風聞機房惡少恃強凌弱。曾見西關居民鋪戶。被該行家恃衆橫行。此事諒必非虛。隨開言道。這事若果真實。你倒是一個孝子。本縣當通詳各憲。爲汝開脫。

罪名。他們打死你父。有憑據否。惠乾稟道：小店開設多年。父親受傷致命。街坊共見。求太爺訪察。無有不知。如有虛言。將小人碎屍萬段。甘受無辭。周縣主隨卽退堂。首犯收監。三德和尚洪熙官童千斤等。暫回寺內聽候。本縣察核明白。通詳大憲定奪。過了兩天。縣主易服私行從前。胡惠乾開店之處。與人閒談。佯以胡惠乾爲顛狂。該店鄰舍。不識縣主。代抱不平。道：不知其事的。自然以爲他顛狂。知其事者。還要稱他是孝子。周縣主聞言。連忙根究其故。這人道：你這老先生。是外路人。我不妨直對你說。否則多言惹禍。此事已有數年。只因錦綸堂行人衆財多。又最義氣。一鬧出事。通行使錢。出力幫助東家行事。有身家者居多。平素安分。若這西家行。都係手作。單身漢子。十居七八。爭強鬥爭。惹禍踴躍。一經有事。東家亦不敢阻止。反要隨口附和。以博衆伙懽心。若不如此。卽上會館。知照通行。不接這字號生意。故此每有因小事。議罰東主。爆竹通行。擺酒賠不是者。以爲常事。此是該行東弱西強的向例。胡惠乾之父。會在本坊開設酒米雜貨店多年。某時被機房中人打傷。回鄉身死。後胡惠乾到衙投訴。稱言爲父伸冤。結下嫌冤。幾乎被打喪命。幸爲西禪寺武館中人救去。數年以來。未聞音信。又將近日。強橫伊自己受欺忍之事。詳細說得清楚。縣主仍恐未實。又往附近確詢。果然情真。激衝心中大怒。原來該行強橫霸道。立時據實。通稟各大憲。奉批將案注銷。胡惠乾釋放。當堂誠以此後不許再行滋事。本縣念汝孝行。從寬發落。務宜安分營生。若再生事。定行重辦。卽出示分貼機房一帶。及西禪寺前。以禁械鬪滋事。告示云。

特授南海縣正堂加一級紀錄五次周爲曉諭事。照得除該安良。爲民除害。本縣一秉至公。頹風力挽。你等持身。逞兇積冤。當除。案據織造湖縐絲行。錦綸堂司事陳德書等。稟稱胡惠乾不法逞兇。打斃行友一十三命。損傷數十人。發卽驗明。附案該兇手自行投到。供稱機房恃衆凌逼。父仇未雪。身屢重傷。毆辱不堪。急情拚命。鬪殺爲父報仇。所求公斷。案關出入。只得詳加訪察。前情屬實。因錦綸堂恃衆凌寡。既斃其父。復絕其子。孽由自作。夫復何辭。除將此案通詳注銷。姑念無知。兩免究辦。你錦綸堂務宜恪遵訓示。痛改前非。各安生理。自示之後。仍敢故蹈前轍。倚勢想定。一經告發。或被訪聞。定卽從重治罪。勿謂本縣不察而誅也。凜之。毋違特示。

越機房衆友。見了這張告示。自知理虧。兼長胡惠乾與各人放心。各做生意。並不生事。豈料胡惠乾自不知足。他竟打死許多人。命官府不追究。辦更加兇橫。無忌。每日在街上閒行。身藏鐵尺。撞見機房中人。平空就打傷者不少。每晚與武館中那些不安分的師兄弟。暗藏軍器。專打機房。常站在帶河基畔。景園龍津橋金沙灘青紫坊一帶。見機入比

中人無不被其打傷。雖不致命，必斷手足，頭破額裂，方才住手。任意猖獗，所以後來大憲訪聞，將他立正典刑。皆因自取。是時錦綸堂東西兩行人，受傷甚衆，被辱不堪，只得閉了店門，通行罷市。齊集會館，西家師爺陳德書、東家師爺李桂芳、白安福，即分付傳簽，請本行各店舖、機房、東面主夥衆人，一同商議。道：「本行昔日各友生事，闖下禍根，拖累通行，現爲縣太爺訪聞示責，不准爲傷亡各行友伴。雪冤事出萬不得已，推求其故，本屬理虧。且無人敵得胡惠乾，拳脚工夫，權爲忍耐。衆行友此後切勿生事，各友忍氣吞聲，各做生意。怎料胡惠乾倚勢強橫，尋隙架禍，連接幾晚，又打傷我行友數十人。此事告官，斷然不准。如此日夜不能安身，其勢已迫爲今之計，當設何法以濟目前？」自古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大家有主意，只管請議。衆人見各東家一齊議論，其中就有認過禍的，自悔當初不該行兇，惹事招非，結下冤仇。致有今日，亦有安分老誠之輩，暗中惱恨諸人，平日任性橫行，弄出事來，今日拖累通行，遭此慘報，彼此相視，並無一人答應。各東家見衆人這般景象，諒無長策，逐嘆道：「被人欺到這般，通行却不做生意，也要爭氣。難道就是如此罷了。然我們肯罷，恐賊子反不肯饒我等安靜。」白安福道：「爲今之計，只有不惜錢財，訪請一個精于拳棒好漢到來，將這狗頭打死，以洩這口惡氣。除却本行之害，衆人齊道：「此計極妙，不知何處有武藝高強之人。若是本領平常，徒然枉費心機，不能爭氣。」白安福道：「聞得武當山老道士馮道德門下第三徒弟，姓牛名化，蛟現在西炮台開設武館，教習拳棒。若能請他到來，何愁胡惠乾賊種不滅乎？若不加重厚禮，以結其心，恐他不肯下毒手。」取胡惠乾狗命，衆行友大喜。即忙湊備花紅銀三千兩，着白安福立刻往西炮台武館，請牛化蛟教師到來，除滅胡惠乾。白安福奉了衆人之命，來到西炮台武館中，見了牛化蛟，彼此禮畢，門人奉上香茗，道了姓名，就將來意詳細說明。牛化蛟聽罷，道：「既承不棄，邀打胡惠乾，爲各位出氣，無不應允。若要傷他性命，清平世界，如何使得？斷難應承。」白安福見他推却，遂在衣袖中取出三千兩花紅銀單，奉上，說道：「師父只管放心，傷了他命，縱有天大事情，肯做業担擋。決與老師無涉。如果不信，就在會館當衆將花紅單注寫明白，爲日後憑據。何如？」牛化蛟本不致應承，見聘金三千兩之多，已經動心，只聽得對衆立明憑據，不干自己，即滿口答應道：「你便放心，包管取他性命。」白安福大喜，連忙雇轎，請牛化蛟坐了，自己也坐了轎，一同回錦綸堂會館而來。牛化蛟手下一班徒弟，除留二人看館外，其餘四人，隨伴同來，以觀同靜。行夾已到錦綸堂會館門首，白安福急忙下轎先進。是日該業因罷市未會開工，東西兩行人集議之後，仍聚館內，見請了教師回來，各人喜躍出迎。大開會館中門，十分恭敬。牛化蛟下轎，與衆人拱手讓進客座，各行長及東西家師爺，彼此禮畢，分賓主坐。

下帶來徒弟四位皆坐師父之旁。下人恭敬茶烟各通姓名。行長吟者何世謙拱手道。素仰老師威名。如雷貫耳。今得光臨相助。實乃衆人不勝之幸。望老師俯念敝業。傷亡各友。死得無辜。我等衆人。屢遭羞辱。強橫之苦。大展威勇。結果胡惠乾狗命。我等通行感恩不淺。生者既保全。工藝不至失業。流離死者得伸冤。枉免得冤沉海底。牛化蛟忙拱手答道。某本一介武夫。知識庸愚。謬承過獎。兼承厚禮。實深慚愧。然生平最肯鋤強扶弱。若將他結果。只是人命關天。非同兒戲。列位還須斟酌。陳德書說道。老師放心。今日當衆立明合同。倘若胡惠乾死後。官司追究。由敝業担擋。不干師父之事。牛化蛟道。小弟依命而行。包管取他狗命。以洩列位之恨。二位師爺即就寫明合同。送與牛化蛟收執。爲據。大排筵席。款留他師徒五人飲酒。細將起初情由。查問清楚。拍案怒道。就是父仇。當報。須將害他父親的幾人。致之死地。怎能連累通行。難道殺過一行。以報父仇。牛化蛟道。這胡惠乾與我無仇。如此橫行。定然饒他不得。約定明日標貼長紅。約胡惠乾三日後。在醫靈廟擗台比武。免却在街上。誤傷行路之人。各說有理。是晚牛化蛟師徒在會館安歇。且說西禪寺住持三德和尚。及洪熙官。乃是老成之輩。再三勸胡惠乾不可過於滋事。不聽。只得寫信。稟知師父。胡惠乾聞言。吃了一驚。道。二位師兄萬不可寫我。從今日起。機房中人。我也不亂打他們。三德和尚大喜道。你在這裏。生事連累爲兄的。出家人聲名不好聽。前日打死衆人。若非縣主明鑒。你性命難逃。幸你一點孝心。化險爲夷。若再有人命。闖出來。縣太爺肯輕饒你嗎。我二人勸你凡事宜知足不辱。胡惠乾答道。謹依師兄教訓。次早起來。却見寺外照壁貼着長紅。寫道。

啓者。我織造行錦綸堂。與胡惠乾有隙。屢被欺凌。傷斃多人。冤無可訴。現請化蛟教師。三日後在醫靈廟水月台上。當場比武。以台上者勝。台下者輸。生死不追。各安天命。胡惠乾如有本領。至期赴台相鬪。以定雌雄。若貪生怕死。不敢前來。非好漢也。錦綸堂通行預啓。

胡惠乾見此長紅。勃然大怒。他來尋我。一不做。二不休。以消此氣。暗藏利刃。闖進一帶機房。將現織機頭攔中截斷。各人不敢與他交手。及至請牛化蛟來趕。胡惠乾已經截完。回寺去了。牛化蛟即分派帶來四名徒弟。李雄馬勇張威。侯孟各領機房中。精壯有力打手十人。暗藏軍器。在附近各街。嚴加守護。防其再來。自己約定衆人。一聞鑼聲。即行救敵。命人將醫靈廟水月台打掃乾淨。在台上鋪設毯氈。台面高掛彩繩。將長紅貼在前台正中。用紅彩綢架。滾着黑烏絨。橫書仗義爭雄四個大字。兩旁台柱高掛彩聯。金邊窩絨子對云。

爲友報仇，義氣堪誇，拳伏虎，與人洩忿，雄心可羨，足降龍。

擺設威武到第三日大早，錦綸堂通行東西兩家首事衆人齊集會館，請牛教頭裝束，只見他頭戴軟巾包頭，辮盤在內，仍用縐紗包裹，身穿軟甲，內藏護心銅鏡，腰束縐紗花紅帶，脚登班尖鐵嘴靴，生得面闊皮粗眉重，一部鬚鬚，眼露兇光，身高八尺五寸，腰圍背厚，兩臂有數百斤氣力，十分威武，用轎抬着，一路連燒串炮，手下徒弟都是全身裝束，機房中人約有千餘，簇擁來，上是日因已預先標貼，四方來看比武之人極多，將廟前空地站得擁擠不開，牛化蛟分撥隨來衆人及徒弟，上備接應，自己立在中，向台下各人道：某因路見不平，爲友出力，誰是胡惠乾，請上台來，以定雌雄，只見人叢

紗交長衫，上罩天青緞的馬褂，果是胡惠乾，否胡惠乾答道：然也，你

各一方，素未謀面，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多年以圖報復，縣主訪察屬實，且憐我，况馮道德乃吾至善禪師師弟，彼此同門，均有手足之命，何苦貪人錢財，替人出力，同道相殘，若聽我良言，免傷和氣，一經動手，拳脚無情，悔之無及，牛化蛟見他以言相勸，必是工夫不

隨答道：據汝所云，就是報仇洩忿，須將行兇之人，除却便罷，豈有該業之人，都是冤仇之理，當日因傷致命，汝父一人，汝已棍斃一十三名傷者，不計天下報仇，果有如是之慘毒者乎，汝若知吾利害，快到錦綸堂中，自認不是，叩頭陪罪，代各亡友開喪，孝從厚安葬，此後遠竄他方，不許在此滋事，如是尙可，直至善二師伯面前，認汝性命，不聽我言，休想得活，胡惠乾大怒，喝道：你死期到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隨將外單衣服卸了，用手將辮挽好，把手中

湖縐紗巾扎緊，內穿藍綢細身，腰間已經束好，嘴嚼縐紗帶，兩手將袖一捲，大叫牛化蛟，我來取汝性命，雙手一展，用一個騎虎鑽心勢，撲將過來，牛化蛟趁勢用一路解法，名爲銀龍探抓，將右手盡力一撥，擋開他鑽心掌，左手五指望着胡惠乾右脅，插將過去，胡惠乾躡身躲過，兩手揮開四平拳，排開八字脚，一來一往，可比蛟龍出海，一般打在一團，一個想與父報仇，一個欲與洩忿，彼此皆是名門高弟，武藝精通，從長時至未刻，不分勝敗，正是

棋逢敵手，分高下，將遇良材，各顯能。

台下之人及隨來之衆，都看得呆了，初時還見他二人拳脚相迎，後來只見拳快如風，脚急如雨，衆人齊聲喝彩，且說

乾隆遊江南 卷上 第十四回

七三

洪熙官帶領各師兄弟及手下徒弟暗藏器械，竝立台前，以防有人暗算，預備救應。關照留心，况見牛化蛟身材雄偉，貌狀兇狠，胡惠乾文弱，恐非其敵。後來胡惠乾理教所用拳法工夫，與師父差不甚遠，比自己所學較勝。因他數年苦煉，堅心盡力，竟得其妙，怪不得師父偏愛，盡傳秘授。今日看來，若非惠乾身輕，借力取巧，論氣力斷打化蛟不過。不知如何能勝化蛟，將他打死，及呂英布前來報仇，正是。

化蛟只爲貪財禮，蝴蝶掌中把命傾。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牛化蛟貪財喪命 呂英布仗義報仇

詩曰：自古知機爲俊傑，只因財利可亡身。曲直常分仇可報，英布無端惹禍深。

話說胡惠乾在水月台上，與牛化蛟拚命爭鬪，兩人各顯武藝。你要我心肝爲父報仇，我要你五臟爲機房衆人出氣。極力殺了半天，因胡惠乾比牛化蛟矮小，氣力抵擋不住，心中暗想：若再力敵，定爲他所害。幸有至善禪師，變作拳名喚雁蕩平沙，若遇力不及人，用此反弱爲強，定能取勝。即將拳勢交換，往來趨避，其快如風，跳躑如猿猴，乘牛化蛟稍倦，動略遲提，防一疎，他就盡力將其要害部位打將過去。及至牛化蛟回身還手打他，胡惠乾又到他身後去了。這牛化蛟身體肥胖，力氣雖大，跳舞進退，安能及得胡惠乾靈變身輕。加之牛化蛟未曾見過這路拳法，正在盡力想將胡惠乾打死，以洩機房衆人之恨，不意反被胡惠乾連跳帶打，弄得眼花手忙足亂，四面提防，跟着他旋來轉去。將有一個時辰，手略一慢，早被胡惠乾向着脈地方着實兩拳，幸而壯健，勉強捱得痛苦，撐起精神，欲還兩拳之仇。向胡惠乾盡頭打去，不料拳力落空，他仍一縮，又鑽到後身去了。急忙轉身與他對敵，十分費力，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鬪到兩個時辰，天已甲時，殺得牛化蛟渾身冷汗，幾次被胡惠乾暗算要害地部，均被重傷，周身筋絡骨節疼痛酸軟，欲跳下水月台，又怕被衆友取笑，羞愧難當。此時胡惠乾見自己得勝，心中大喜，精神百倍，手脚不容一刻放鬆。是時牛化蛟手下四個徒弟及錦綸堂衆人，皆欲上台相助，被西禪寺各師兄弟洪熙官等十餘人取出軍器，護着台前，大喝道：此是標明一人比武，至死不救，誰敢上台偏助？因此將他徒弟並機房各人嚇住，不敢上台助力，只聽得一聲響，牛化蛟被胡惠乾用盡平生氣力，一個八卦蝴蝶掌，打下水月台來，跌離台有丈餘，地上石片，撞得頭破額裂，血從大小便流出，流得褲子及地上通紅，看的人齊聲喝彩，讚胡惠乾好武藝，果是英雄。是時徒弟及機房中人，用板門將牛

化蛟拾回錦綸堂會館。用藥灌救。方才甦醒。回轉氣來。開眼一看。歎了一聲道。我牛化蛟一世英雄。不料今日喪在胡惠乾之手。你衆人快到武當山拜懇吾師馮道德。訪請我師兄呂英布前來。必能爲吾報仇。洩衆人之忿。不可遲誤。緊記吾言。一聲大叫。痛殺我也。口吐鮮血而死。手下徒弟及會館衆人見他死得悽慘。各徒放聲痛哭。諸人俱皆下淚。卽厚辦衣衾棺木收殮。就在雙山寺租下一所地方。暫停棺木。以便打齋建醮之事。是日錦綸堂衆人一齊掛白送行。徒弟披孝引魂沿途祭奠。送入寺中。再言會館中值事趕緊辦完牛化蛟喪事。隨即問他首徒李雄道。你師伯呂英布工夫比你師父何如。現在武當山否。李雄道。呂英布師伯前有信來說。在兆慶府城南門大街開設武館。若論武藝。比我先師勝得幾倍。恐他不來。若肯來。就是兩個胡惠乾也敵他不過。各人聞言大悅。忙又湊備聯金。仍是三千兩銀單。叫牛化蛟四個徒弟搭船望慶兆府而去。後人看到此處笑牛化蛟貪財送命。又要舉荐師兄來此送命。可謂好勇無謀。作詩一首以譏其妄。詩云。

好勇貪財送命該。魂歸枉自哭泉台。如何至死猶難悟。還欲師兄洩恨來。

却說錦綸堂備銀卽往肇慶府。請呂英布前來報仇。洩忿。且說胡惠乾在水月台用八卦蛛蝶掌打牛化蛟跌下台去。洪熙福等各師兄弟忙上前護住。接他下台。此時胡惠乾力盡筋疲。面如土色。當着衆人面前勉強支持。頓覺頭暈眼花。大驚急忙扶起。抬到他床上睡下。三德和尚與洪熙官等。知他今日用力過度。那牛化蛟武藝不弱。氣力又強。因胡惠乾得師父祕授花拳。能勝得他。將活血行氣藥丸化開。灌下舒筋活絡散。藥酒與他遍身骨節擦搽。此藥是至善禪師所製。預備各徒弟遇有損傷之用。靈驗如神。藥到片時。精神復元。并周身腫脹盡解。扒將起來。拜謝衆兄弟救護。隨卽安排酒筵。爲胡兄賀喜。飲酒時。三德和尚與洪熙官對胡惠乾道。看來牛化蛟必死無生。這仇愈深。怕他師父武當山馮道德老道士。乃是過門師叔。倘若知道。定不干休。總不說他徒弟不該幫助。機房生事。總說我們不念情面。將他門人打死。他若出手。胡惠乾就難逃他手。此事還須設法預先解救。總是胡師弟不該下此毒手。惠乾道。我初意留情。只因牛化蛟力大心狠。若不傷他。定然傷我。勢所不能留情。爲今之計。聽天由命。卽使師叔來問罪。不容分訴。難道就束手待斃。只好拚命鬪一場。死也甘心。三德和尚道。這事據我看來。速將此中緣故照直稟告。稟告師必有解法。不知爾等以爲何如。各人都稱師兄高見。洪熙官卽寫稟啓。專差跑快信的趕送。議定信資銀十兩。先給五兩。信到在八日之

內再給五兩。苦過期遲一日減銀一兩。差人接了要信。由陸路趕到潮州。上福建去了。再說少林寺中至善和尚。每日專心教習各徒技藝。常時思念胡惠乾。恐他回廣東報仇心急。惹出禍來。忽然接得要信。大驚。照給信資。折開從頭至尾看完。大罵畜生。果然招禍。這牛化蛟是道德師弟愛徒。他聞知死在胡惠乾之手。怎肯干休。畜生自作自受。枉費一番傳授心機。因他比別人用心。所以將生平絕技。力盡教授。因他氣力不強。故先教他花拳。不料畜生以此闖禍。一旦失手。玷辱我少林寺聲名。殊深痛恨。一心慈悲。就是師徒情誼。衆門人急忙請問師父。廣東有甚事。用此重資寄信。必有所因。禪師隨將來函念與各人聽完。方孝玉道。師父現今還是救他不救。請道其詳。禪師道。本欲打發你們前去救應。只爲各人工夫未會學足。若敵得木人過。爲師放心。允許你們同去救他。方孝玉自恃武藝。學習精熟。隨道。我們今日該打木人。看打得過否。禪師應許。孝玉約會各師兄弟。你等只限定我手脚。必須照著那一百另八度。雄拳工夫。脚下機關不要管他。接着拳路。慢步進去。定能打開。各人依他帶路。竟將木人打開。却是由正門走出寺外。至善大喜。說道。方孝玉頗可做得。以後你教衆兄弟便了。孝玉應允。至善分付各徒。各徒哭拜在地。老禪師也揮淚道。天下無不散之局。只要你等將來報効皇家。博得一官半職。上可安國。下可安民。他日封妻蔭子。顯我教門。更要兄弟相和。各人謹遵師命。拜謝師恩。惟有謝山情願削髮爲僧。侍奉師父。不肯回家。師父見其真心。遂許事後回來。再傳衣鉢。乃贈跌窩鴛一對。如遇敵人猛勇。只要將鴛對面打去。其臂即斷。只宜慎重。若非危險之際。不得擅傷人命。又贈錦囊一個。若見馮道德親來報仇。着方孝玉將此求請大師伯五枚相救。他見我信。定肯出力。衆人別了師父。及寺內僧人。各攜行李。星夜趕赴羊城而來。到得省城。各自回家。見了父母妻兒。隨即賃了光孝寺。作爲武館。因西禪寺現與機房有隙。不便再踏是非之地。暗中知會三德和尚及洪熙官。叫胡惠乾到光孝寺練習拳棒。以備應敵。三德和尚得悉。師父打發少林各兄弟回廣救應。十分欣慰。約齊各師兄弟來。到光孝寺。英雄聚會。談論往事。都責胡惠乾不應恃強生事。帶累師父憂心。惠乾只得認過。不敢與衆人分辯。因此與衆人不睦。自恃武勇。不來練習。李錦綸再三勸慰。說師父臨別切囑。叫他用心習武。恐怕失手。辱少林名。望胡惠乾不從。衆兄弟無可奈何。再說牛強馬勇兩師兄弟。與錦綸堂衆值事等。一路到肇慶府城南門大街武館內。拜見呂英布。牛強跪在地下。哭訴師父。因爲錦綸堂洩忿。被胡惠乾用花拳。跌蝶掌。打下水月台。身遭重傷。臨終遺囑。請師伯與他報仇。現在錦綸堂各值事。備銀三千兩。懇求念先師手足之情。代爲出力。感恩不淺。呂英布聽罷。大哭。吾半月前朦朧之中。夢見化蛟賢弟。渾身血淋。求吾與他報仇。正欲上前追問。

被誰所害，轉眼不見，一驚而醒，不知是何凶吉。豈知今日果被胡惠乾害了性命，死得悽慘，真正可恨。罵道：我不拿胡惠乾碎尸萬段，不算英雄。眾值事道：務求師父不惜一行，上爲令師報仇，下與我通行洩忿，不勝幸甚。三千兩爲聘禮，仰祈勿却是幸。呂英布道：化蛟師弟不該招是惹非，致遭殺身之禍。今日爲吾弟報仇，則可。其他非某所敢知。這銀子斷然不領。各值事再三勸道：義士原重報仇，做行既業除害，此恩此德，豈不可少伸微意。還乞賞收才是。牛強等再三苦勸，呂英布無奈，只得收下。收拾行李，吩咐各徒弟毋用跟隨。我有牛強等師姪作伴，你等謹守館門，有人來訪，說我不日就回。隨即搭渡望羊城進發。數日到了省中，將行李搬入錦綸堂居住。白安福上前拜見，說道：老師現在少林寺至善禪師，打發一班徒弟回粵，在光孝寺開設武館，接應胡惠乾必將來相會。呂英布道：倒也不妨，分付備辦酒餚祭禮，親至雙山寺哭奠。牛化蛟着白安福引路望光孝寺而來。見過寺僧，當晚僧人帶進武館，會見各位英雄。李錦綸等接進，分賓主坐下。問道：師兄到來，何幹。呂英布帶怒道：特來爲化蛟師弟報仇。你們還詐不知。錦綸道：胡惠乾與機房中人有殺父之仇，故此命案相連，出示免究，卽分曲直，不意化蛟師弟貪人錢財，偏聽一面之詞，恃勇幫助，以勢欺人，苦勸不從，標明比武生死，不追拳脚之事，既經言明，不能饒讓。又何仇可報。今日化蛟師弟已死，各安天命。還望師兄三思而行，莫再失和。弟等不勝幸甚。英布道：不用花言巧語。那一位是胡惠乾，他既良心喪盡，打狗亦須念主，全然不把吾師道德放在眼內，念同道之情也。一三怎忍下此毒手。今日我呂英布誓必報仇，只教他來會我，萬事全休。方世玉道：牛化蛟死了，師兄到此報仇，將來胡惠乾死時，難道我們就不報仇。英布開口低頭半响，嘆氣一聲，說倒也罷，看你衆人之面，就叫胡惠乾出來叩三響頭，我便罷了。李錦綸答道：惠乾住在西禪寺，呂英布卽別衆人，徑奔西禪寺而來。小和尚通報進內，各位英雄大驚。胡惠乾自恃本領，全不在意，分付進見。呂英布入裏面，喝說：誰是胡惠乾，胡惠乾挺身答曰：卽我便是。來者可是呂英布。英布道：然也。胡惠乾道：既聞我名，還來送死。英布大怒，飛奔向前，揮拳便打。惠乾也不留情，却被三德和尚童子手一上，將兩人分開。三德和尚再三以好言解勸，呂英布那裏肯聽，卽回轉錦綸堂，立刻標出紅條寫道：

啓者：我錦綸堂歷遭胡惠乾慘毒之禍，現有呂英布教頭，非貪財利，欲與師弟牛化蛟報復前仇。胡惠乾如不怕死，明日到水月台比武，以定雌雄。

這張長紅貼在西禪寺外照壁上。武館中衆人見了，替胡惠乾擔憂。他自恃武勇，准備明日到水月台對敵。光孝寺中

衆英雄聞知十分恐懼。方孝玉約齊衆師兄弟，前來西禪寺，與三德和尚洪熙官，明日不可赴台輕敵。他只不從。各人無奈，若不設法相救，豈不失却我少林。各人忙問何計。福山道：吾師臨別贈我鐵鸞，一對囑道：若遇敵人，鼻裏難當，即暗中飛起，打他手掌上，即刻筋斷骨折，反敗爲勝，不得亂傷人命。我已學習精熟，百發百中。明日我飛了鐵鸞，驚過近台前，相機暗助，有何不妙。衆兄弟均大悅。方世王道：我有軟甲一副，及護心鏡，借與賢弟，以壯威風。胡惠乾滿心歡悅。次早，呂英布裝束齊整，會集錦綸堂衆友，帶四個師姪，騎一匹駿馬，頭扎軟包巾，盤湖縐帶，身穿窄袖，內隱護心鏡，腰圍大紅縐紗帶，分蹬班尖鞋，生得面如滿月，眼如銅鈴，一部濃鬚，腰圍背厚，兩臂有數百斤之力，高八尺，聲如破鑼，十分威勇。來到警靈廟前，水月台邊，遠近來觀之人，踴躋台前。呂英布下馬，便上台中，對下衆人，將手一拱，說道：英布此來，實爲師弟報仇，非貪財爲名。望衆人見諒，是爲萬幸。道罷，端坐台中，將近辰刻，遠見胡惠乾滿面涵容，前後跟着一班師兄弟，踴至台前。他就將身一點，縱上台中，輕如飛鳥，果然妙技。台下衆人齊聲喝彩，看他頭戴平頂軟皮盔，身穿軟皮網身，胸前懸一面護心鏡，腰束疍縐帶，足蹬一雙九環劍靴。這副裝束，乃是方孝玉借他的。人材出衆，相貌超羣。呂英布喝道：胡惠乾，你傷吾師弟，此仇不共日月。今日自來送死，莫怪我不念師父之情。胡惠乾言笑道：呂英布，你欲爲師弟報仇，只怕你惹禍亡身。管教你就到鬼門關，與牛化蛟相會。呂英布聞言，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眼邊生，也不回言，就一個扑面虎，伸開大拳頭，盡力打來。惠乾連忙將身閃開，就一個千字鉄闌手，向呂英布手腕打來。呂英布急收回拳，將身一低，雙手一展，用推山塞海勢，望胡惠乾便打。胡惠乾將身一躍，猛虎偷羊勢，復手打來。兩個搭上手，走二十多路解法，從辰至未刻，約鬪了四十回合。呂英布越戰越勇，拳脚工夫，一毫不瀆。胡惠乾身材比呂英布細小，氣力不及，所持者少林支派至善秘傳拆法，進退迎敵，借勢取巧，勉強支持。及至鬪到中牌時分，二人戰有七十餘回合。胡惠乾難以取勝，只得仍用花拳對敵，跌捷如飛，身輕手快，是其生平所長。這呂英布見胡惠乾用花拳，聞得牛化蛟道：此喪命心中一驚，因自己亦未曾習過，身材又不能及他靈便，十分用神。一任胡惠乾如飛跳舞，他能看得親切，目不昏花，拳不錯亂。胡惠乾無從下手，不能取勝。自己因見花拳無用，必爲他所敗。心中一急，略跳得慢一步。呂英布一見，滿心大喜，用盡生平勇力，將羅漢五行拳，照胡惠乾頂門蓋將下來。勢如泰山壓頂，好不利害。胡惠乾大驚，正難躲避，謝福山在台前看見，惠乾力不能勝，難以迎敵。這一拳性命難保，其勢已迫急在袖中一拍，飛起鐵鸞，爲相對正呂英布手腕打去。此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山暗助之力。福山道：彼此手足相顧，何勞言及？只要賢弟不可再行生事，安享太平。比謝我還更歡悅。三德和尚亦再三相勸，胡惠乾收心，不向機房鬧禍，庶敬歡意。兩日搭渡回粵，新會見了母親及妻夏氏，昔年分別，往少林學藝，家中生下兒，初生是肉球一個，割開見是一個男子，祖母取名叫友德。胡惠乾今日始見親生之子，見他生得形容古怪，不似父母相貌，現已七歲，身材矮小，渾身皮膚倒豎，實實惡毒，見了心中不悅。適有同族兄弟到福，建貿易，他就與母妻說知，託帶胡友德往少林寺，寫一封信來至善禪師，收為小徒，以便練習功夫，將來學成，定有出頭日子。夏氏生性賢淑，聽從丈夫做主，惠乾之母因見兒子去少林，學得渾身武藝，回來報得丈夫之仇，也愿孫兒前去習煉，他日長成學，就可以上進，並不阻擋，只恐友德年小，離了父親，寺中無人照管，胡惠乾說這母親放心，至善老禪師最愛小孩子，婆媳二人聽了道，既然安樂，隨你託人帶他去罷。且喜友德也不甚依戀祖母母親，愿意前去。當下收拾衣服鋪蓋，及十兩贖見銀子，放在箱內，惠乾命人挑了行李，親帶兒子，送到往福建貿易兄弟家內，適在發貨下船，惠乾就命兒子拜見叔父，自己亦拜託路上留心教導等言。其人連忙還禮，滿口應承。惠乾叮囑友德幾句，起身作別回家。逐日往探親友談論，往事各人因他出外學藝，今日能與父報仇，稱為孝子。又聞他武藝高強，十分欽敬，備酒相待，不得空閒。將近二十餘日，接了少林寺至善禪師回音，得悉三友友德為徒弟，信中囑咐惠乾務要與各師兄弟和睦，時常請他們教習，用心操練技藝，今防武當止馮道德命人前來復仇，我面囑各徒教你工夫，切莫不聽。師兄弟教導，不可恃本領，招災惹禍，以犯王法。切記莫忘，惠乾聽了，全不為意。且說省中光孝寺內各英雄，也就陸續回家省親，單說李錦綸回到家中，因見姪兒李開生，得身材甚好，才貌清奇，有抱牛過水之力，錦綸即收為徒弟，將平生所學少年技藝，盡心傳授。李開在白蓮教餘黨為師，三敗楊馮春，後被少林寺英雄活捉，正法。再言雷大鵬和各債事及牛強等到錦綸堂會館，通行會集，備酒接風，飲罷，雷大鵬手提鐵棍，命人引到西禪堂來尋胡惠乾及方世玉等。三德禪師道：眾人於一月前各自回家省親，大鵬怒道：你速寫信，叫各人前來會我，不若一出家人事，若了寫信，莫怪我得罪你等。說罷，回錦綸堂而去。三德和尚急忙與洪熙官童子斤等飛信，通知各人名，話兄弟關係，即到省垣光孝寺聚集。胡惠乾亦回西禪寺，祇有孝王兄弟路遠，還未得到。雷大鵬來到光孝寺，遙見李錦綸等，勉強出迎，延進館內，分賓主坐下。李錦綸春風滿面，問道：叔台近日法安。雷大鵬答道：託福甚健，錦綸又問：師弟不在武當學藝，到此羊城，有何貴幹。雷大鵬怒道：殺我兩位師兄，方世玉這小畜生，昔日又害我二親，此仇深若滄海，你這班狼心負義之徒，全無同道之情，恃你人多，暗

下毒手。自以爲強。今日還什麼師叔師弟。今奉師命。特地前來殺胡惠乾方世玉。以報二位師兄。及我父母之仇。後殺你等一班狗頭。以洩胸中之忿。顯我武當山的利害。衆豪傑聽雷大鵬辱罵。勃然大怒。一聲喝道。雷大鵬畜生。你怎敢藐視我們。你死在目前。比牛化蛟呂英布武藝何如。當日你父母。因原自恃勇猛。目中無人。欲滅同道。故傷方世玉之手。你這不長進的東西。就該縮首山中。接續祖宗香火。使雷氏不至絕後。方爲志士。不料謬妄至此。自覓死路。可謂有其父之愚。亦有其子之不肖。罵得雷大鵬就要發作。撕打起來。李錦綸及寺裏僧人攔住。又勸開各師兄弟。李錦綸對雷大鵬說道。師弟要與我們相打。請回錦綸堂會館。預早標頭長紅。約定日期。當場比武。衆目共見。一人敵一人。生死不究。算爲正理。我等以衆敵寡。不爲好漢。隨來的白安穩亦極力阻止。雷大鵬忍耐著帶了跟來之人。出門而去。李錦綸見他去後。隨對衆師兄弟說道。聞得這狗子從上武當山。三師叔將他浸練筋骨。身堅如鐵。武藝拳脚極精。氣力又猛。使八十二斤的鐵棍。非常利害。比牛呂二人更覺難敵。我等各人諒非敵手。只有方世玉或能抵擋。因他自幼練功。現在未到。如之奈何。還有胡惠乾的花拳。亦可支持。事由他起。要他頂力。謝福山道。據我看來。世玉弟身材矮小。力量有限。何能受得八十二斤軍器。胡惠乾花拳。諒難近得他身。以力相敵。必不濟事。宜用智取。各人道。仍用鐵鴛鴦收拾他何如。謝福山只要回言。却見方氏三兄弟及胡惠乾走進來。各人大喜。說道。正愁世玉賢弟等趕不上會敵。今日趕到一齊。歸坐方孝玉道。我等接着三德和尚師兄之信。連夜而來。現今事體。怎麼應敵爲安。李錦綸隨將雷大鵬之言說了一番。激得世玉惠乾磨拳擦掌。咬牙切齒。十分氣惱。因知他勇猛。又防自己敵他不過。萬一傷在他手。謝福山道。你們不必畏懼。他必防我等暗器。不用空拳對敵。定用軍器。比較留心。關防。苦等暗算。那鐵鴛鴦不待其力倦眼慢。疏於防備。斷難下手。臨敵之時。必須衆兄弟輪流上台會敵。約戰數合。下台。又換一人。最後世玉盡力支持。使他略疲。斯時我相助從旁。用鐵鴛鴦助一戰。成功萬無一失。各人稱妙。照此而行。隨議定營。正是。

挖下深坑擒猛虎。安排香餌釣蛟龍。

且說雷大鵬帶怒返會館。立即着人寫了長紅四方標帖。上寫道。

錦綸堂公請教師武當山雷大鵬。茲因我武當山兄弟被少林寺連用暗器。傷殘師兄牛化蛟呂英布二命。大鵬今奉師命到此。仍在醫靈廟前水月台上。與胡惠乾方世玉等。當場比武。以分高下。而報前仇。准於三日後早晨聚集。先此預聞。雷大鵬啓。

這長紅一貼，遠近軍民人等，都約到期來看。雷大鵬預先着人打掃清淨。這日清晨，即便裝束齊整，手提八十二斤鐵棍，帶着四名師姪，及會與衆人騎馬來到廟前。只見人如蟻集，聲勢異常。少林寺各人齊在台下左邊，全身結束，手持軍械。雷大鵬分撥隨來之人，分佈台前，不許少林寺人靠近台口。論知謝福山扮作平等看客，站在台下專待相機暗助。雷大鵬乃是粗魯之夫，那能曉得他在台上將身一躍，跳上台中，將身倚着鐵棍，手望台下一批說道：大鵬今日爲師兄報仇，請你衆人爲證。只見李錦綸跳上水月台，將手中鐵棍一揚，說道：原來與你見個勝負，只見大鵬今日裝扮頭戴軟包巾，身披軟甲，前掛一面護心鏡，脚着快靴，身高三尺，膀闊腰圓，頭如已斗，眼似銅鈴，滿面橫肉，生得十分威武。手中鐵棍長有八尺，粗如杯口，好生利害。李錦綸身高七尺五寸，面如滿月，海下濃鬚，生得腰粗背厚，骨格堅軟，手提雙鋼，頭上戴了鐵帽，身穿軟護甲，胸掛細鐵，腰圍紅絛紗帶，足蹬多耳皮靴。雷大鵬一見大鵬道：李錦綸你前來替死。李錦綸道：雷大鵬我勸你及早回山，可保殘命。免過你父母根苗。再者執迷不悟，恃強欺人，只怕死在目前。悔之不及。雷大鵬一聽此言，氣得雙眉倒豎，二目圓睜，將手中鐵棍望李錦綸頭頂將下來。如太山壓頂，李錦綸卽舉雙鋼，望上盡力一架，震得兩臂酸麻，大叫道：好傢伙，連忙讓過。用鋼攔腰打去。雷大鵬亦舉棍架開。二人各用傢伙，戰到有七八合。李錦綸氣力不如，抵敵不住，只得將鋼一讓，說道：技不及你，轉身跳下台來。只見洪熙官將鐵尺一擺，一個飛脚跳上台來。那雷大鵬因戰勝李錦綸全不用力，正在得意，高聲叫道：少林門下尙有誰人敢來對敵？忽見洪熙官卽跳上台，裝束整齊，手拿雙鐵尺，面如美玉，大叫道：我來了。舉起鐵尺迎面打來。雷大鵬順手用棍擋開，兩個大戰起來。約有五六个回合。這洪熙官乃是斯文，一身怎當得住，只得舉下臺來。衆人又齊聲喝采，喜得機房人心花大放。以爲這位雷教頭必定能報仇洩忿。章丘鄧亞勝、梁亞松、黃坤林、勝方孝、王方美、王都輪流各戰數合，均敗下台來。雷大鵬聽見臺下之人同口稱讚，只是氣力比初時略減。十二分在月臺中高聲喝問：誰敢上台納命？方世玉手提鐵棍，跳上水月台來。大鵬道：匹夫休要逞強，看我來取你性命。手起一棍，打將過去。雷大鵬急忙架住，叫道：來者通名受死。方世玉答道：你父母當日威猛，也死在我母子之手。你今日也難逃一棍之災。吾乃方世玉是也。雷大鵬聽見方世玉三字，正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喝道：我今日不報父母之仇，誓不爲人。舉起八十二斤雙頭鑲鐵棍，如狼似虎，打將過來。方世玉急忙架迎，他兩個拚命相交，比先時對敵大不相同。候開兩條鐵棍，猶如蛟龍戲水，猛虎出山。上如三花蓋頂，下如老樹盤根。一場大戰，約戰到五十個回合。方世玉力量不及雷大鵬，今日能敵四五十個回合者，一來因他自

小苗氏娘親浸練之功。二來曾經五枚至善兩個老師秘授真法。棍中工夫精熟。其三因雷大鵬已與各人久戰。故氣力略衰。有此三層緣故。方世玉所以能戰。後來到底氣力不及。只得虛幌一棍。敢下台去。氣得雷大鵬暴跳如雷。不得生吞方世玉。忽見少林隊內。有一個清俊後生。持二條鼠尾鎗。跳上台來。輕捷如猿。頭上包巾。外用縐紗包巾。身穿鐵葉軟棉護身甲。胸懸鑲鏡。腰束大紅湖縐帶。足蹬斑尖鐵頭鞋。生得面如滿月。齒白唇紅。身材俊雅。不類武藝中人。連忙喝問來者何名。胡惠乾笑道。你問吾名姓。說將出來。要駭你一跳。我是陰司差來的勾魂使者。牛化蛟岳英布。吾已勾去。今日你也難逃。我即胡惠乾是也。雷大鵬一聽此言。正是仇人相對。分外眼明。大吼一聲。便一棍照胡惠乾頂門打來。胡惠乾急忙橫鎗擋過。順着鎗尖。望雷大鵬咽喉一鎗刺去。雷大鵬一驚。這鎗法名就勢鎖喉鎗。十分了得。見他鎗勢神速。擋已不及。將身一低。胡惠乾的鎗在他頭頂上刺過去。雷大鵬就一棍望惠乾雙腳橫掃。這路棍法名喚烏龍擺尾。胡惠乾一驚。連忙將鎗向下一點。雙脚一蹬。跳上八九尺高。反蹤在雷大鵬背後。將下來。照他背後一鎗。雷大鵬反身架住。兩人來往戰到三十餘合。約有六十多照面。胡惠乾只有抵擋之力。並無還鎗之力。勢將危急。謝福山誰知雷大鵬從小練就眼法。兩眼全然不花。戰到七十餘合。胡惠乾只有抵擋之力。並無還鎗之力。勢將危急。謝福山扮作常人模樣。近水月台觀看。留心乘機幫助。今見其勢已急。暗在懷中探出鐵鸞。對準大鵬手腕打去。只聽得雷大鵬啞呀一聲。把手腕七寸骨撞折。疼痛難當。手中棍一鬆。胡惠乾趁勢一鎗直貫咽喉。順手將尸挑下台來。牛強等及錦綸堂各友一時要救。也來不及。只得抬回尸首。搭棚收殮。衆人明知今日又被暗算。十分忿怒。無可奈何。且說少林衆師兄弟一路串炮。連天回西禪寺武館。排酒慶賀。歡呼暢飲。熱鬧非常。再談機房衆友。用上好衣棺。殮雷大鵬尸首。仍託牛強與前次去過之人。雇船運回武當山而來。見了馮道德。將仍被少林徒弟暗算。以致雷大鵬傷了手腕。亦遭胡惠乾毒手。詳細稟明。老道士聞言。兩眼交流。痛惜三個得力徒弟。無幸喪在胡惠乾之手。枉費平生教練的心血。使我武當山威名一朝掃地。因此十分慘切。痛恨非常。冬值事及牛強等再三哀求道。老道長何不親到羊城。將胡惠乾打死。以報三位令徒之仇。兼與敝行。作此不白之冤。豈不爲美道。德聞言低頭不決道。貧道歸山多年。豈可又開殺戒。各人見其心動。乘機用激言。從中挑唆。弄得老道長怒冲牛斗。分付各道童守護山門。爲師到羊城。打胡惠乾這狗畜與你三師兄報仇。遂卽下山。各值事及牛強等十分歡喜。卽刻帶齊用物。下落原船。一路望廣東羊城而來。不知此回果能洩忿。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下武當道德報仇 遊羊城五枚解念

詩曰：門徒被害痛歸心，親報三徒此恨仇。豈期又遇豪強逼，一腔怒氣不能收。

話說馮道德及錦綸堂各位值事及各徒孫等，由武當起程，連夜趕來報仇。且說雲南白鶴洞五枚尼姑，素與廣東省城西關外龍慶坊龍慶菴主持尼姑小唐十分深厚。每三兩年間，不是你來探我，就是我來訪你，斷不失約。如膠投漆，勝於管鮑。一日五枚閑坐佛堂，偶然想起小唐自前年探我回去，至今久無音信，不知他景況如何，放心不下。兼之數年未到廣東遊玩，何不趁此一行，兩得其便。遂喚小云徒弟道：爲師欲與你到廣東一遊，一來探望小唐，二則看該省新有英雄豪傑，借賣武爲名，或者收得一二個英俊爲門人，豈不是好？你意以爲何如？小云大喜道：弟子蒙你老人家盡心教導，學了滿身武藝，欲出去施展手段，今得師父高興極妙。五枚道：你一切鋪蓋衣服裝一担兒挑去，隨又分付菴中小尼姑，並香火道婆，小心看守門戶。如有人訪我，說我到廣東雲遊，不久就回。各人領命。且說五枚與小云在路，夜宿曉行，約及一月，至羊城龍慶菴。小唐見五枚喜出望外，加意款留，促膝談心。其時乃端陽節，廣東風俗，例鬧龍舟，數天海幢寺熱鬧非常。五枚上年來遊，也到海幢寺，伽藍殿開場賣武。此次在菴中做了節，到初十日大早，叫小云帶齊各樣軍器，前時寄放海幢寺粗重行頭，及一百零八度梅花槍，早於前幾天，飭小云小唐預先備置妥當。這小唐是龍慶菴中有錢的主持，因素來仰慕五枚手段工夫，拜在門下，名雖徒弟，那五枚見他，不惜錢財，十分孝敬，故而另眼相待。作爲師友，交結篤於平常。三人結束妥當，在西炮台埠頭，雇下一隻小艇，過海而來。船到海幢寺前上岸，入寺與靜海大師及衆師兄弟稽首見禮。已完寺裏衆僧十分敬重，當下靜海陪笑說道：不知師伯法駕光臨，有失遠候，仰祈勿罪。五枚答道：豈敢。師姪法戒精嚴，有光佛教，深爲可喜。寺內法事定必興隆。今日老拙又來寺中獻醜，攪擾靜地，深是不安。望勿見怪。隨即各處參拜諸佛，後進方丈，飲茶留坐。告辭與靜海並各僧人到伽藍殿中而來。早有該殿值堂和尚迎接。五枚一看，只見所有行頭一概飾置十分齊整。那丹攤下梅花莊，按着步法排列無訛，滿心歡悅。遂上前拜過關夫子像，與本殿和尚見過禮。三人將袈裟卸了，走到月台。五枚當中坐下，左邊小唐，手提一對九節鏢鐵軟鞭，右邊小云，拿一枝丈二長鐵梨木棍。二人站立兩旁，早見那玩的人漸來漸多。此時方交辰初，看的人還不十分踴躍。說洪熙官方孝玉兄弟二人回家，與父母拜了陽節趕來，各家兄弟無不歡喜，一同出了武館上船，過海而來。一路歡

呼暢飲。舟中遠望，觀不盡珠江富麗，粵海繁華，向南一帶，娼寮畫舫，烟花奪目，美景宜人，只聽得笙歌簫鼓，諸般絃索，令人神心蕩飛，即使魯男子到此，亦難自主。風流子弟，破家蕩產，舟中衆兄弟飲酒正酣，船已近寺，各人上岸，入寺各處遊玩。洪熙官童千斤走入伽藍殿來，望見正中月台上，坐着一個老尼姑，年將百歲，生得身高體胖，頭大眼圓，目露神光，英風凜凜，左右兩尼一約中年，一則卅許光景，斯文清雅，似非勇猛之輩。惟見手中所拿九節雙鞭，單頭木棍，均是驚人之具，未知他可能使得。兄弟二人私相議論，聽得座中老尼立起身來，走到月台對衆將手一拱，說道：「列位請了，小尼每年到貴境一次，在此伽藍殿丹墀下，排列梅花樁一百零八度，及十八般器械，並拳棒各技，聞貴省最多豪傑，只恨自己無緣，未逢敵手。列位中倘有武藝超羣者，與小徒一角勝負，領教一二，是所萬幸。回頭叫小唐小云，汝二人各走鞭棍，與諸位一觀。見那中年尼姑將手內雙鞭望外一拱，說道：「小尼獻醜，諸公見諒。將身一扭，雙鞭一排，兩脚一起，用蜻蜓點水勢，飛上梅花樁中，站立。雙手運動九節鞭，按着步法進退，使將起來，一來一往，猶如兩條蛟龍一般。使到妙處，變一派銀光，連身也不見了。只見一百零八度樁上一團白氣滾來滾去，或上或下，步法精熟，衆人看得眼花亂繞，齊聲喝采，共讚好鞭。縱步收鞭，退返原位，只見小云將身一展，一個飛脚，打上樁中，我來獻醜。以博諸公一笑。左手將棍拿定，猶如朝天一柱香，右手一伸，只見這棍風擺楊柳一般，頭尾皆搖，觀者都道好大氣力。小云將棍一挺，打橫，又是一彈，幾乎把這大棍震斷，拔開脚步，在樁上排開棍勢，按着四門一百零八點，使將起來。只見那棍尾就有碗大一個圈兒，十分威勇，便捷非常，技藝既精，氣力又大，所以揮動如意，全不費力。衆人看見，都道好棍法。那洪熙官看罷，無言不料童千斤自恃本領，待小云收棍時，也就飛身上梅花樁，大喝道：「何方賊尼，到我廣東賣弄本事。目中無人，你認得我童老爺麼？」小云正欲收棍下樁，忽見人叢中跳出個大漢，身高八尺，膀闊三尺，蟹面濃鬚，聲雄氣壯，口出惡言，掄起兩個拳頭，特來比對。小云忙將棍交與小唐，便翻身罵道：「你這狗頭，到來比武，自應以禮相稱，何得破口傷人？你既來領教，老娘的拳脚快把狗名報上，待我好送你西歸。」童千斤大怒，暴跳如雷，大聲叱道：「你老爺乃旗人童千斤，廣東省城誰不知我？你今日遇着我童老爺，只怕你死日到了。」小云冷笑了一聲，隨即在樁上擺開一個高探馬的拳勢，童千斤用黑虎鑽心的解法，搶將進去。小云見他來勢極猛，也知他氣力不小，收回拳變個解法，叫鬼王撥扇，隻掌望童千斤身上打來。童千斤一驚，急忙閃過，早飛起左脚踢去。小云亦躲閃，兩人在樁上彼此按定步法，一絲不亂。那五枚坐在月台上，看徒弟有些敵，那人不住，急忙落下月台，躡身跳上梅花樁，將他兩人分開，大叫我有

話說董千斤正要取勝，忽見這老尼親來攔住，大怒道：「就你兩個齊來，老爺也不怕你。」洪熙官當五枚上樁之際，正想上前幫助，見這老尼姑口稱有話說，確且站立樁前，看他議論。小云見師父上樁，將身退在一傍聽候。分付董千斤：「雖然住手，仍是怒氣滿面，大叫道：『有話快說，待我取你狗命。』」五枚笑容可掬，說道：「壯士高姓大名？尊師是何法號？」董千斤罵道：「我老爺又不與你結親，查根問底做什麼？你見徒弟戰我不住，故此上台支吾，想用花言巧語，以為脫身之計。」五枚聞言，勃然大怒，喝道：「你不識抬舉的賊子，休要誇口。」出家人手下不知死了多少英雄好漢，何在乎你這不成材料的東西？只因我老人家心性慈悲，見你用來拳腳，都是我同派所傳，必是師兄弟中弟子，恐怕一時失手，有傷同門和氣，故好言詢問明白。方與你戰個高下，縱下毒手，也教你死而無怨。」董千斤一聽此言，怒發如雷，迎面一拳，照着五枚頂門打來，勢有千鈞。五枚看見一笑，小云正要上前招架，五枚道：「待為師的來對付他。」即伸開手架過，似乎有些斤兩，心中不忍，下絕情手段，止用七成工夫，走了幾路解法，賣個破綻，董千斤就一脚踢過去。五枚三個指頭，將右手向他小腿一削，董千斤忽大叫一聲，如中刀斧一般，跌下梅花樁來。洪熙官上前扶起，寸步難移。五枚冷笑，復回原座。洪熙官命人背了董千斤回船，見他疼痛難當，叫苦連天，急用藥敷，仍然叫痛。各師兄弟陸續遊玩返船，問起緣由，眾人大怒。李錦綸為首，帶齊梁亞松、謝亞福、林亞勝、鄧昭五位英雄，飛奔伽藍殿來，意欲報仇洩忿。進到丹墀，見眾人還在此觀看，并沒一個上前比試，聽得眾人議論，適才董千斤被傷之舉，見梅花樁旁擺列十八般軍器，都是加額沈重。又見那老年師姑，盤膝坐在月臺，尤如泰山一般，精神氣概，果是驚人。李錦綸報仇心急，分開眾人，望着月臺高聲喝道：「賊尼敢傷我弟兄，老爺特來取你狗命，以洩公忿。」五枚端坐，忽見人叢內走出一人，生得虎背熊腰，鬚銅面色，聲音洪亮，一表人材，口稱洩忿，諒來適才所傷，乃同輩之人，起身迎下丹墀，叱道：「來者通名，比武錦綸答道：『我姓李名錦綸，便是。』」這賊尼胆敢傷我師弟，五枚道：「出家人歷年到此，賣武為名，原欲借此結天下英雄，豈料你師弟自恃無敵，目中無人，破口傷我，故略用三分力氣，記認與他，做戒下次不可欺人。咎由自取，有何仇隙？今你到來，仍然不識進退，開口就得罪我，自尋死路。」李錦綸聽了，激得心如火，各家兄弟一齊大叫：「大哥還不動手，打死這賊禿。」更待何時？五枚聞言，高聲罵道：「這班狗男子，一齊上來，老身也不怕你。」眾英雄聽了，大叫如雷。上前一齊動手，五枚大叫：「兩個徒弟，不許動手，隨即將身一縱，上了樁中，站定。當下李錦綸、謝亞福、梁亞松、郁亞勝，追上樁來，各占方位，如走馬燈一般。五枚手下小唐小云兩個徒弟，因師父分付，不敢上前幫助，站着接應，諒這幾個不是師父對手，見眾人都是

空拳諒不傷命。見他五枚一場毒戰，打有一個時辰，在梅花樁上踏來步去，風車一般聽得一聲響，見李錦綸跌下樁來。其餘四家兄弟還拚命將五枚圍着，拳脚交加，不肯放鬆。再說方孝玉、王玉世玉兄弟回家，與父母拜節。胡惠乾因有事出外，未曾回來。及後趕到船中，見童千斤被人打傷，問起根由。一齊大叫飛風趕往伽藍殿來接應。正遇李錦綸被踢下樁，上前救起。方世玉一眼望見大師伯五枚，大叫梅花樁上各家兄弟不可動手。這是五枚大師伯各人聞言一齊急忙跳下樁來。大家一齊跪在地下叩頭，口稱死罪。五枚亦即刻步下樁來，親身扶起各人，說道：「不知者不罪。我初時再三查問童千斤，是何人弟子，因出言無狀，破口罵詈，故略與了他些痛苦。幸而未傷筋骨，諸位賢姪工夫也算八九，不知會拜誰人爲師，請道其詳。」世玉從新上前代母請安，自己又與師公叩頭。五枚生平最歡喜是他，許久未見，今日一日相逢，喜得眉花眼笑，急忙一手挽到身傍，口稱我兒爲師的幾年不見，你到也長成氣概，比先尤勝你母親。現在何處，說與我聽。世玉隨把母子隨父親由南京回來，現居省中，助胡惠乾打機房，報父仇。現與三師叔手下三個門人結怨，今已將他打死，只怕三師叔不肯干休。這一班都是少林至善二師伯門徒，及至善在省設教到湖行事，現已返回少林。各人稟明小云小唐亦上前與各人見了禮。五枚忙叫小云向藥箱中檢出秘製跌打還魂如意丹，送與童十斤、李錦綸，就令世玉趕回船中。如法服飲數杯，功效極其神速。世玉領了師公丹丸，如飛奔回船中，對他們細細說明緣故。童十斤等說道：「原來是大師伯怪不得師父說過他的工夫還強，果然不錯。」洪熙官即與二人數藥，又吃丸藥，果然靈驗。世玉與洪熙官同入伽藍殿，代童李二人拜謝賜藥之恩。洪熙官搶步上前，參見師伯。五枚扶起，命他坐下。各家弟兄分坐兩旁。小云小唐與各人見禮後，獻上香茶。衆人請師伯師兄一同上船，回館款待。少盡孝敬之忱。五枚見了雄偉師姪，心中歡喜，分付小云：「仍將粗重器械寄下，辭了海幢寺各道友，與一班少林豪傑同到船中。那五枚師伯不用葷菜，洪熙官即忙令人趕辦素筵，讓他師徒首座。衆兄弟兩旁伴坐，輪流敬酒。是日將船在省海珠花地一帶，盡情暢遊。一來看龍舟，二則觀水上景緻。因五枚雖到羊城幾次，未曾這番高興。那小云小唐師徒三人開懷暢飲，衆師兄弟大飲到半酣之際，五枚問道：「適才因階下閒人極多，未曾細問到底，你等與三師叔門人，因甚結仇，豈可不念師父情面，一旦弄到幾條人命，難逃王法，不怕這八臂那吒的利害，你們不知我出家人或有分憂一二也未可知。衆人聽了，以手加額，若得師伯如此，此恩此德，不但我等不忘，就是師父知道，也感激不盡。只見胡惠乾含着珠淚，走到五枚身旁，雙膝跪下，叩頭痛哭道：「弟子有殺父之仇，各師兄都救弟子殘命，起禍懇求師伯大發慈悲，搭救弟子。」

世沾恩。五枚用手挽起說道。不必悲痛。有甚冤情說來。出家人自有道理。胡惠乾忍淚退歸本位。將當日父親被機房傷命。得世玉兄救出。拜至善大師。到少林學習武藝。心急自逃。回報仇師。父恐防有失。打發衆兄弟同來幫助。後至機房。出了長紅。請牛化蛟。呂英布。雷大鵬。陸續前來。弟子幾次死中得活。皆得衆師兄弟同心暗助。始能保全殘命。近聞錦綸堂備辦厚禮。到武當山求請八臂哪吒三師叔。若他親來。弟子定遭毒手。只是家有老母。年近古稀。無人奉養。求大師伯看家。師父薄面。搭救弟子。沾恩不盡。五枚聽了根由。口稱善哉。你是一個孝子。立心爲父伸冤。却有志氣。出家人在此。小留與你解此冤結。只是見了三師叔。小心陪罪。不許恃強。先禮後兵。我有道理。衆人稱謝。是時天色將晚。將船泊西炮臺。齊送他師徒入城。回龍慶菴。共返武館。次晨備了三頂轎子。接他師徒入光孝寺。拜過如來諸佛。與各僧少殺片刻。進武館來。各英雄十分敬重。求他指點工夫。五枚亦盡心傳授。苗氏夫婦亦來叩見師伯。拜謝當年恩德。從此每日教習。至晚方回菴內歇宿。再說八臂哪吒馮道德。連夜趕赴羊城而來。船到省河上。岸各值事雇了轎子。將老道士抬入錦綸堂會館。衆行友恭迎進內。一同拜見禮畢。又有白安福等各徒。孫上前叩見師公。茶罷設席接風。老道分付各值事。標明長紅。到光孝寺西禪寺。約胡惠乾前來受命。各人標了長紅。驚動光孝寺武館衆師兄弟。適值五枚未到。館來惠乾亦在西禪寺教習。手下徒弟李錦綸一見標紅。隨與各家兄弟商議。不若我等先至錦綸堂。見三師叔請罪。探其意見如何。再作道理。衆人均道有理。隨即一同到會館門首。守門人報將入內。老道長正在飲酒。聞言即傳各人進去。當下李錦綸爲首。帶同一班兄弟。來到關帝廳上。一齊拜見師叔。請安道。德問道。誰是胡惠乾。胆敢傷我三個徒弟。今日又來見我。有何話說。錦綸道。胡惠乾近歸新會。不在館中。我等聞三師叔到此。特來請罪。打死牛化蛟。呂英布。雷大鵬三位師兄。與我衆兄弟無干。萬望師父念師叔薄面。高抬貴手。饒恕我等。感激不盡。馮道德大喝道。你這班畜生。用暗器幫助胡惠乾。打死我三個徒弟。又來花言巧語。想我赦宥。你們若念師父之情。不該用此毒手。傷我徒弟。你令胡惠乾一齊赴臺受死。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罵得衆人啞口無言。而退。齊道。連我們也有不妙。只求大師伯設法解救。衆人往龍慶坊去了。且說錦綸衆友。與白安福上前稟師公道。胡惠乾現在西禪寺。未回新會。因見師父到來。躲避逃走。亦未可定。我等請師公前去。將他捉來。與師叔等報仇。豈不爽快。老道士卽命白安福。牛強各做眼線。別了各值事。卽奔西禪寺來。正遇胡惠乾在館教徒。白安福指點師公進門。擒來胡惠乾。望見白安福引一個老道士。搶入門來。心中料定。必是八臂哪吒。卽忙迎下。階來。口稱來者莫非三師叔。弟子胡惠乾叩見。道德仇人相見。念火中燒。

今見他跪下叩頭，口稱師叔，喝道：「小畜生，誰是你三師叔？你若有我在眼內，何至將我三個徒弟打死？今特來尋你，有本領只管放出來，搶上前就是一脚。」胡惠乾側身躲過，大叫：「請師叔息雷靈之怒，容弟子一言。」道德罵道：「我與你豈障有大仇恨，說也枉然。」胡惠乾說道：「當年牛化蛟師兄，貪圖錦綸堂花紅銀兩，自恃本事高強，與人出力，欺壓弟子，斯時弟子也會再三哀求，勸以師父師叔同道中人，豈可爲他人自傷和氣？一言萬語，總不肯依，定要結果弟子性命。師叔想這拳脚一動，至親骨肉，尙且難饒，彼此標明，格殺勿論，一時失手，打外化蛟師兄，也是騎虎之勢，塌於無奈，及至萬英布雷大鵬二位師兄前來報仇，弟子也是九死一生，方才逃得殘命，自知罪大如天，萬無可救，只是自問并不欺人，總求三師叔高抬貴手，諒弟子苦衷，感恩不淺。」老道：「這上上前拳脚交加，照胡惠乾致命地方打來，胡惠乾只得用盡平生本領，極力抵擋，敵到十餘合，馮道德暗想：「怪不得三個徒弟死在他手，原來也有些工夫。」賣個破綻，引胡惠乾來，另用一路絕技，叫鐵甲手一響，早將胡惠乾右臂骨打斷，大叫一聲：「急望西禪寺外奔出。」白安福忙上前欲攔阻去路，被胡惠乾抱着痛手，一脚踢倒，約有數尺牛強，一見受此重傷，仍然兇勇，不敢攔阻，見馮道德追來，胡惠乾急不擇途，奔到順母橋邊，八臂哪吒趕到，勢在急迫，且說李錦綸及衆師兄弟趕到，見五枚稟知前事，懇求設法解救，我等兄弟感恩不淺，大衆跪下叩頭，五枚用手扶起，說道：「有我在，此料也無妨。」卽帶小英雄一班，離龍慶菴，步行望錦綸堂而來，到了門前，詢問方知已往西禪寺尋胡惠乾報仇，大衆一驚，一齊擁上五枚師伯，飛往西禪寺而來，走近順母橋上，遇着胡惠乾打敗，抱着斷手，臉色焦黃，馮道德已經隨後趕到，舉拳望胡惠乾後心打來，正是：

第十八回 劉閣老屢代光昌 趙慶芳藝武無雙

詩曰：姑蘇天下最繁華，吳王作業至今誇。子胥經濟兼雄略，一腔忠義在邦家。

且說老道馮道德飛步追趕胡惠乾到順母橋，已經趕上用盡十斤神力，一拳照正後心打來，十分利害，五枚看見，急忙上前伸開右臂，往上方力一格，大叫爲兄在此，三弟不可動手，這一架把個馮道德連退十多步，震得手臂酸麻，大吃一驚，五枚含笑上前，口稱賢弟，爲兄的怕你傷了胡惠乾性命，冒犯之處，切勿罪懷，拱手謝罪，馮道德同師學藝，知他利害，方才這一格，尙且如此，他又與至善最厚，當年雷老虎師徒父女也遭他手上，今日來助胡惠乾，若不見機不

但徒弟報仇不成連我自己也不妥慌忙上前稽首口稱小弟豈敢見怪不知師兄法駕何日到此五枚答道爲兄雲遊到此不知警弟因甚與胡惠乾結下深仇下此毒手道德兩淚交流將三個得力門人陸續喪在胡惠乾這班少林門徒暗算仔細說明還望師兄秉公與小弟作主爲小弟伸冤感激不淺五枚答道原是牛化蛟不合不該貪圖別人錢財與同道作對賢弟你聽旁人唆弄打發呂英布雷大鵬下山胡惠乾乃是一個孝子立志爲父報仇與武當山風馬牛兩不相及並非有心敢欺至於拳脚之下性命所繫斷難輕視賢弟既將他手背打斷人雖未死已成殘廢此恨亦可盡消若聽愚兄調處念他師父及我師面上着胡惠乾衆師兄弟公衆出銀給三位令徒家屬每家一萬元另外打齋超度在賢弟眼前叩頭認罪此後不准再與錦綸堂爭鬪彼此講和若不聽爲兄好言相勸聽從賢弟高見馮道德聽這番議論自己一想諒難對敵當初是牛化蛟這畜生貪財惹禍自己作死我一時錯見斷送兩個徒弟今日這老尼前來替他們出頭此仇定然難報我不見機放手怕也有性命之憂權且忍氣說道師兄見教小弟怎敢不依只是三個徒弟一口無辜死在胡惠乾暗算之手十分悽愴若果工夫不及死在拳脚之下倒也無怨今日將胡惠乾放過傍人必要恥笑說小弟無能差師兄與我作主五枚道清平世界以報仇爲名傷害人命一則目無王法二來非你我出家人所宜今定欲打死胡惠乾我縱然不理也是二師弟至善和尙心愛之人諒難容你還是聽我免失和氣馮道德勉強應允錦綸堂各行友聽見胡惠乾永不滋事亦皆原意所有街上各店舖因不能各安生業衆口稱道這位老師太是慈悲爲本所論極爲有理不但保全許多無辜性命連我們附近街坊均沾厚德五枚連稱不敢出家人有甚德能承各位施主誇獎着胡惠乾帶傷與師兄弟同在三師叔跟前跪下一齊叩頭謝罪約定選擇吉日在擂台上改壇場請七四十九個高僧打齋超度牛化蛟呂英布雷大鵬及胡惠乾父親及機房中傷亡各位行友早登仙界即送三家安家銀兩馮道德爲勢所逼不得不從忍了冤氣帶領衆人同返錦綸堂對衆人道這老尼十分兇勇相助胡惠乾此仇料不能報從權應允衆人見老道士尚然畏怕誰敢再惹禍端各不多言再說五枚同回光孝寺武館中身邊取出駁骨還魂丹與胡惠乾服下外用生雄雞一只和藥搗勻敷上立刻止痛將筋骨接好所謂藥到傷痊胡惠乾及衆師兄弟叩謝大師伯活命深恩五枚扶起說道自家子姪何須多禮館中備辦葷酒筵款待五枚衆英雄把盞飲至黃昏用轎送回龍慶菴安歇屆期打齋已完馮道德先回武當山五枚亦回雲南方孝玉父親亡故兄弟三人與苗氏庶母扶柩回肇慶安葬各兄弟送別後陸續回鄉省親省墓去了祇有洪熙官及董千斤在省見各師兄弟

散去無趣。將武館軍器什物，寄放光孝寺中，關了館門，回家歇息。再說聖上因欲遊玩蘇常風景，親訪白太官、甘鳳池二位英雄，以備他日將才之選。是日水波莊大設筵宴，各人執盞餞行，送出莊外。周日青負了衣包被褥，跟隨在後。由崇明到蘇甚近，因欲沿途遊玩，自航海抵南匯，上海嘉定、太倉崑山一路採風問俗。夜宿曉行，一日將暮，行抵蘇州洞庭門，入城至護龍街，見滿街燈火，夜市喧嚷，見有客寓燈籠，大書得安招商客寓，二人逕入。寓主姓張，號慎安，蘇州洞庭山人。見客進門，殷勤接待。日青擇定安靜房屋一所，將包袱放下，寓主命廚司速備夜膳。且說白太官來蘇訪友已去，而甘鳳池早得在水波莊為傭之至親，畢成名來信，詳言近日水波莊各事，及主上與周日青面貌。甘鳳池得信後，自思流蕩江湖，終非上計。俟主上來，蘇得一引進之人，獻呈技藝，得邀獎賞，不負一生習練苦工。一日獨行護龍街，過得安客寓，見二人站在門口，尋思面貌與至親畢成名來信所云主上及周日青相同，遂向寓主詳問。二客來蹤，更加欣悅。苦無人引見，忽見周日青獨在庭中看月，甘鳳池上前施禮，彼此詢問。一見如故，當時日青即行稟明主上，立蒙召見。主上見他生得魁梧奇偉，名望相符，十分欣悅，即賜游擊職銜。因在蘇已久，不便同行，令伊暗中隨駕，將來入都授職。甘鳳池遵旨謝恩退出，自後與日青時常談心，結為兄弟。是夜主上用過晚膳，日青因倦早睡。主上一人出遊，是時街市燈火輝煌，如同白日。每店排列三層花式不同，大店家每層用燈五十六盞，小店家亦有二十餘盞。鬥巧爭奇，彼此賭賽。那剃頭鋪點燈如畫一般，都是上中下三層，坐滿剃頭招牌，上寫向陽取耳，月下剃頭。聖天子心中詫異，難道蘇州地方日裏都不剃頭，定要晚間剃，旁有一位老翁請教這個緣故。老者道：「原來客官初到做地，不曉此處晚上剃頭上規矩，待老拙說與你知道。這蘇州日間剃頭，有兩等行情。若剃軍頭，都是那班相公們做摩骨修癢的工夫，把客人的邪火摩動，就是妓女一般，做那龍陽勾當，所化的銀子或數兩，或一二兩不等。若剃素頭，剃頭打辮，取耳光面摩骨修癢，五個人做五層工夫，最省不過也。須每人給錢五十文，手鬆些的，或一百，或二百不等，所以動不動剃一回頭，費却一千八百，不以為奇。故而日間剃者甚少，這晚上不論貴賤，都是十六個銅錢。剃一個頭，打一條辮，其餘一概不做。故而這些人均是晚上剃頭居多。聖天子聞言，點頭微笑，拱手道：「多蒙指教，轉身向着那邊走來，更加熱鬧。姑蘇夜市天下有名，近水一帶，越覺好看。遙望那花船酒艇，來往遊行娼寮中，萬盞銀燈，一齊點着，映得水面上上下下通紅。耳邊只聽得琵琶簫管，絃索笙歌，悠揚快樂。太湖裏小艇如梭，飄飄蕩蕩，果是繁華富麗。無雙天子此時龍顏大悅，順步走近碼頭，早有船上少婦一羣兒搶上前來，你扯我拉，口稱老爺，我的船又輕便，又寬舒，十分潔淨，游湖探妓，請上船來。」

水脚價錢聽憑賞賜。衆口合聲，都道自己船好。聖天子揀了一只上等花船，踏跳登舟，走進中艙，將身坐下。艇裏一面開船蕩槳，口中請問老爺要去西湖還是回府飲酒，只見那艇稍後面走出一對十二三歲俊俏女童，羅綺滿身，打扮齊整，一個用茶盆，託出一盅龍井香茶，放在凳兀之上。一個手提銀水烟筒，吹火裝烟。艇中擺設，倒也不俗。聖天子說道：你且與我到那熱鬧地方遊玩一番，再到那本處有名第一等的妓女寮中，去飲酒便了。艇家聽罷，將船望着湖中極盛之處，慢慢搖來。聖天子推窗觀望，暢飲歡遊，且說蘇州有一富翁，姓張名廷懷，表字君可，家資百萬，最愛結交天下英雄，四方豪傑，生平最好鋤強助弱，濟困扶危，性情慷慨，揮金如土，因此上學就渾身本領，文武全才，所以太湖輪人、綠林响馬，一聞他無不傾心仰慕。若是正人君子，寄跡其中，借此隱名埋姓，雖爲強盜，心存忠義的人，伊亦廣爲結納。其祖上歷代販賣兩淮私鹽，所以綠林朋友彼此相通，取其緩急之際，藉爲照應。因比廷懷所運私鹽，販往各處，埠頭歷年未曾失手，家中廣有姬妾，生性最好狎邪，不惜纏頭，若遇才貌雙全之妓，更加稱意，揮霍不吝。烟花隊裏行戶人家，無不均沾其惠，因此上蘇杭地方花船行中起了他一個混名，叫做品花張員外。是日也雇了一只長行快艇，順流飛漿，沿途駛來，其行如箭，迎面而來，是時微有月色，星光一時趨避不及，與天子所坐花船挨舟擦過，快船人多力大，一聲響，早將花艇槳桿撞折，船身震動，船婦高聲喝罵索賠。快艇水手不依，彼此口角相爭，驚動了張廷懷，步出船頭，詢知緣故，隨將自己水手責備一番，卽着手下人拿了三吊銅錢，送過船來說道：這錢是張老爺賞你買槳桿的，不必吵了。此際聖天子也到船頭上來，觀看意欲調停此事，聽見他先將自己水手罵了一回，隨拿錢來賠償，此人舉動大方，諒來定是一個豪傑，隨向船婦道：小小槳桿，能值幾何，豈可破費他主人賠錢？待我多賞你一、二兩銀子便了。船婦卽忙將錢送還，過去張君可連連拱手道：適纔冒犯寶舟，原是小弟快船水手粗鹵，老先生既不見罪，又將小弟所賠之錢送還，反使小可愧感不安，望乞賜示尊姓大名，以資銘感。聖天子卽忙以禮相還，答道：這些小事，何足置懷。在下姓高名天賜，乃直隸順天人氏，不敢動問仁兄上姓，尊名貴鄉何處，廷懷忙道：小弟是本處蘇州人，姓張名廷懷，字君可，因欲去探望相知，不期得遇高兄，實乃天緣湊合，斷非偶然。古人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蒙不棄，何不請過小舟一同前往，俾得少盡地主之誼。實乃三生之幸。天子舉目將他一看，見他儀表非常，年約三旬，眉清目秀，面如滿月，聲音雄亮，舉止端方，此人必是英雄，何妨與他結識。觀其品格，以備日後爲國家出力，豈不爲妙。立定主意，答道：足見張兄雅愛，只是小弟未經拜訪，造次相擾，殊切不恭。容日到府拜候奉陪。何如。這張廷懷天生一對識英雄的巨眼，一

見高天賜龍眉鳳目，滿面威儀，年紀與自己相仿，談吐間聲若洪鐘，目射神光，氣象軒昂，居然是一個王侯品貌。一心要與他結納，焉肯輕輕錯過？即忙走近船旁，一手挽着花艇，船邊躡將過來，躬身施禮，口稱高兄。若果如此，客套非像你我英雄了。天子還禮道：「既承雅愛，焉可再辭？隨即攜着手，向到快艇中來，步進中艙，從新見禮，分賓坐下。見艙內陳設與那小花艇格外不同，所有名人字畫古玩，凡桌色色華麗，水手及使用下人約有二十餘人之多，獻罷茶煙，廷懷吩咐將那小花船扣在自己快艇後梢，一路遊玩，要到待月樓窺中，去訪姑蘇名妓李雲娘、金鳳嬌、諸姊妹去。水手靈命飛槳便往，一面擺點心、糖果、圍碟等物，放在紅木桌上。廷懷恭請高兄上坐，彼此謙遜一番，方纔就坐。二人談論經綸，略用茶點，廷懷指點沿途經歷景象，一切湖裏豪華，證今評古，自吳王事葉子胥築城到今，本朝所有先後賢人，聖天子層層考博，那張廷懷議論風生，百問百答，極稱博學。廷懷有所難辨，天子亦詳為講解，分明彼此言語投機，各振相見之晚，說話之間，船到得月樓，一帶船船之前，快船水手將船扣好，將近萬字樓下，傍邊聖天子舉目看時，見一字兒灣泊着許多畫棟雕梁，鋪金結綵，極大的花船，大者高約丈餘，長四五丈，艙內均建層樓，橫闊丈餘，或八九尺不等。四面花窗式樣奇巧，花內鑲嵌玻璃，船頭碧綠欄干，上面掛出五色花綢，遮陽簫管琵琶，擲擲列船頭，鴉兒與一班絃索手站立兩傍，一齊打扞，與二位老爺請安。張廷懷攜着高天賜，手路過船頭，李雲娘早已迎到艙門，笑道：「今日甚麼風吹得二位貴人到此，慢舉金尊，上前萬福。」二人亦以禮相還，益得艙來。廷懷忙尊高兄上座，三人謙遜一回，方纔分賓主坐下了。鬢棒上三盅香茶，就在傍邊伺候。裝煙望天子看那艙中，陳設極富麗，兩旁掛着許多名人題贈的詩詞，留心看這李雲娘倒也十分標緻，眉如新月，眼若秋波，面白脣紅，腰肢嫵娜，體態輕盈，雖不及沉魚落雁之容，也有六七分姿色。只見他輕啓朱脣，請教此位貴客上姓，尊名貴鄉何處。廷懷忙道：「此位敝友乃北京人，姓高名天賜，酒纜路上相遇，傾談之下，隨成莫逆之交。特地邀來拜訪，博覽羣芳，諸姊妹中誰人才貌稱著者，請來一會，以盡今日之歡。」高天賜連忙遜道：「豈敢豈敢，小可不過奉陪張兄到此，以圖一夕之歡，望勿見哂。」雲娘答道：「素仰尊名，幸蒙光降，何樂如之。但敝姊妹中難言才貌，誠恐辜負雅意，切勿見怪。」說着，鴉兒早已聽見有新來北京大客，又是張員外好友，自然都是闊客，既要博覽，姑蘇名妓，即刻將左右鄰船幾個有名的妓女，一齊裝扮得如仙子一般，送到雲娘艇裏來。一同上前與二位客入見了禮，兩傍坐下。就中有一個姓金名鳳嬌，年方二九，生得玉貌花容，頗稱蘇州水陸教坊中，班頭領袖。雖則他貌如蘇小才，勝薛濤，還在李雲娘之上，只因他性情嬌傲，恃才傲物，不肯做那迎新送舊，轉臉無情之態，即如

富翁張員外稍有一言不合他就冷淡如冰不肯曲意承歡以圖寵愛諸如此類與客無緣雖然才貌超羣反落諸妓之後今聞直隸高客入聖訪才貌雙全之妓諒必此人不俗特意前來一會見聖天子有龍鳳之姿天子之表氣概不凡暗想這客人品貌不知他勝懷如何一試便知彼此談了謙遜之言鴉兒請到酒廳赴席一同步進中廳當中國桌上排了滿尊筵席兩邊絃索五音齊奏絲竹並陳却也華美于是坐下共倒金樽酒至數巡是晚乃七月初旬暑氣仍甚仰見銀河月色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高聲朗誦偶然想得一聯乃道良朋相對酒興初濃詩詞以記其感高聲念曰新月如舟撐入銀河仙姐坐廷懷不暇思索對曰紅輪似鏡照歸碧海三人觀金鳳嬌即喚侍婢小翠拿了文房四寶放在案上提起筆來寫在花牋之上彼此稱賞一番天子見鳳姁寫得筆走龍蛇十分愛他張亦隨即想出一聯提筆寫在牋上道六木森森桃梅杏李松柏高天賜接過曰四山出出泰華嵩嶽岷嶓廷懷大加讚嘆倍相敬重是日天氣炎熱扇不離手鳳姁將手中金面紙扇求高貴人大作一題高天賜接過扇兒鋪在桌上一揮而就意存規誨指點迷津見八句七言詩詞詠道

態體生成月半鉤清風流暢快心愁時逢炎熱多相愛秋至寒來却不留
質似紅顏薄命花殘紙爛悔難謀趁早脫身休落後免教後悔望誰收

金鳳姁接過看完感激道賤妾久有此心恨未得其人今蒙金石良言提詩當爲妾座右銘以誌不忘天子道急流勇退機不可失願各美人勉之今日之會殊快心懷張兄何不就将美妓爲題作詩以見其概何如張君可遵命提筆寫道

二八佳人巧樣妝洞房夜夜換新郎一雙玉手千人枕半點朱唇萬客嘗
做就幾番嬌媚態裝成一片假心腸迎來送往知多少慣作相思兩兩行

李雲娘見道郎君所見不差我輩心腸原是假的未可一概而論此中未嘗無人當日李亞妓之於鄭元和賣油郎之遇花魁女若杜十娘之怒沉百寶倒是李生辜負於他其餘爲客所欺指不勝屈安可不引賢愚不令良莠乎金鳳姁道不應如此說該罰一杯於是復歸席上再倒金樽飲至更深張君可仍在雲娘船內歇宿天子就與雲娘攜手到他舟內談說吟詩下棋不覺將見天明略爲安歇次早起來洗面仍到雲娘船中相會略用茶點君可取出紋銀二十兩作爲纏頭之費另付席金五兩賞賜開廳絃索手伺候人等三兩總交雲娘支結二人攜手作別走出船頭二妓與

鴉兒一齊送出來。再三叮囑後會之期。高張二人各下原來花船快艇。站在船頭。兩下問明住址。殷勤作別。且說聖天子來到岸邊。賞了花艇三兩銀子。連賠雙槳在內。回店與日青說知昨晚之事。用過早膳。換了衣裳。同日青往張家莊而去。門上侍從人等認得主人新交貴客。連忙報入書房。廷懷大喜。相迎入內。三人見禮。分賓主坐下。茶罷細談。天子道：「你既是相投。如蒙不棄。張兄何不結爲八拜之交。豈不爲美。」君可道：「小弟久有此心。未敢造次。令家人備辦三牲酒禮。拜爲生死之交。排起年庚。高天賜長廷懷一歲。尊爲兄長。周日青上前叩見叔父。大排筵席。在書房款待。差人隨日青到客棧。搬取行李什物。就在張家莊內安歇。每天飲酒。甚爲舒暢。一日張廷懷出外。日青不在跟前。天子一人獨坐不快。舉步出門遊玩。直往大街而行。不覺得了一所大莊院。抬頭一看。真乃樓閣連雲。雕梁畫棟。邁步行至大門前。觀望方知劉家相府。心中一想。此間莫非劉墉家中麼。再看門上寫着天下第一家。五個大字。天子一見大怒。想劉家不過是宰相。何得爲天下第一家。朕乃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方爲天下第一家。你如此妄稱。毋乃自己太大。微思此區必有原故。不若待朕進去探查明白。舉步行進大門。即問把門老者：「將高天賜名片拿出。與我進內。稟知少頃家人出來。稱說家爺相請。」天子即隨家人進內。見有一座四柱大官廳。起造華美。見三四個少年。生得十分文雅。在廳中恭候。分賓主座下。小童奉上茶煙。一少年後生。請問老先生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天子答道：「我乃北京順天府人氏。姓高。名天賜。少年又問高老爺在軍機處現居何職。天子又答道：「某由翰林院出身。在軍機處與劉相爺協辦。因爲了憂。閑暇來到貴省遊玩。順路拜府。少年道：「不敢當。聖天子問道：「請問尊府門上之匾。寫着天下第一家。五字。是何解法。少年道：「我年少無知。請高老伯入二堂。問我家父。」天子說：「煩爲帶進。」少年即令老人家帶入二堂。少年告退。見二堂外一所丹墀。直上官廳。老人家請天子在官廳坐下。稟知家主出來奉陪。轉過花廳而去。須臾步出一年約四十餘歲。風致飄然。趨承而上。與二聖天子見禮。分賓主坐下。家人獻過香茗。即問道：「不知高老爺貴駕光臨。望乞恕罪。」仁聖天子答道：「小弟順道拜候。得覩芝顏。慰我懷矣。其人又道：「請問高老爺在軍機處與家兄同事幾年。天子道：「已在軍機處五載。請問尊府門上之匾。寫着天下第一家。是何解法。其人又道：「此匾解法。小弟不知。請高老爺入三堂。問我家父便知。」天子道：「請尊兄令人引進。其人即令家人引進三堂。天子起身拱手而別。入到三堂。見其光潔鋪陳。更比二堂華美。家人請天子在堂坐下。回身入左花廳。見一人年約六十餘歲。體壯神清。笑容而來。一到堂上。與天子見禮。分賓主坐下。其人道：「請問高先生到來。有何貴幹。」天子答道：「小姪在京了憂。閑暇無事。遊玩貴省。江南景緻。聞得劉兄府上在此。特來拜候。」

老伯金安。其人答道：尊駕與小兒相好，彼此世交，屈駕在寒舍住幾天，何如？天子答道：感領。小姪現在張員外家居住，遲幾日再來打擾。請問老伯貴府門上之匾寫天下第一家五字，是何解法？其人道：此匾五字，我也不知。高先生要知端詳，請入四堂問我家父便知。天子聞言，心中疑惑，爲何皆稱不知？定有原故。我進去問個明白。天子開言道：煩老伯令人引進。拜候公公其人，即令家人帶天子入四堂。聖天子起身揖別，徑至裏面，見丹墀兩旁有四柱，大廳懸許多名人字畫，直入大堂。比三堂更加華美。天子嘆道：怪不得說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家人即請高老爺在堂上坐下。待我稟知家主出來奉陪。即入花廳而去。頃見一位白髮公公，扶杖而出，年約八十餘歲，三絡長鬚，精神壯健，直到堂上，與聖天子見禮。公公道：請問高先生來到敝省，有何貴幹？聖天子答道：來到貴省探望莊有恭，現在張廷懷員外家下居住。順道特來府上拜候。公公道：尊駕無事不妨在此留住數月，遍遊敝省勝景。甲於天下。聖天子道：一爲遊玩，二則探望朋友。請問公公貴府門上寫的天下第一家五個字，是何解法？公公答道：門上之匾是我家父百年上壽，各親友共送三匾。後堂兩匾，門前一匾，請高先生入後堂，問我家父便知。天子聞言，此公公尙有老父百歲以上，居住後堂，尙有兩匾，未知如何寫法。隨即開言求公公令人引進。感領。公公即叫家人帶天子入後堂。聖天子起身拱手而入。隨家人轉入後堂，見四邊奇花異草，香風遠飄，恍然仙洞一般。天子嘆道：此間真仙境也。步到堂前，見上挂一匾，書曰百歲堂。家人道：高老爺在此待小的。上堂稟知家主，然後請得。天子道：煩勞我在此等候。一人在堂，少頃出來言道：高老爺請進。天子即隨家人進內，只見堂上清潔不凡，桌上有龍涎香煙，令人神清氣爽，如廣寒仙洞一般。天子直至堂上，見一耆老坐在睡椅上，左右有三小童侍立，髮與鬚眉皆白，紅顏皓齒。天子上前作揖道：老公有請，公公見天子，即令小童扶起，拱手回禮道：請坐。賓主一同坐下。公公道：高先生光降茅舍，有何見教？天子答道：小姪孫乃北京人氏，在軍機處與令孫同事。今日順道到來拜見。老公公得親尊顏，十分榮幸。公公道：賈姪到此，可曾遊玩各處勝景？天子答道：遊玩數處，好景一時，觀之不盡，可算第一勝地也。老公公道：高老先生現在何處居住？天子答道：現在張廷懷員外家居住。天子隨即問道：老公公今年貴庚幾何？老公公答道：老拙今年一百零八歲。天子聞言嘆道：真乃高老年長。又問曰：請問老公公貴府門前一匾，上書天下第一家五字，是何解法？老公公道：高先生有所不知。老拙上年百歲大壽，衆親友來上三匾，門前一匾曰：天下第一家。堂前之匾曰：百歲堂。堂內之匾是序吾家之事。高先生請看堂匾便知。天子聞言，抬頭細看堂匾曰：天祝其希，地祝其希，帝祝其希，家內老少亦祝其希。父爲宰相，子爲宰相，孫爲宰相，如我富

不如我貴。如我貴不如我父子公孫三及第。如我父子公孫三及第不如我五代結髮夫妻百歲齊仁。聖天子看完此匾道：此真天下第一家也。又與老公公言談幾句，作別回莊。天子回到莊上，延懷道：今往何處遊玩去？一日，天子答道：往劉家莊一日。見他門前之匾，上書天下第一家，不釋其故。入問他少年後生，叫我問他家父，着人引我入二堂。見伊家父，既至二堂，又叫我入三堂，又叫我入四堂，問他家父。後至五堂，見一百歲公公呼我，我看其堂匾，方解其故。將前事說明。張廷懷道：劉家富貴壽考，係天下無雙。大衆言談，晚膳已完，各歸寢所。光陰如箭，不覺到了八月十五中秋佳節。本處風俗，專打擂台爲例，到了是日，廷懷令家人擺設酒筵，與天子開懷暢飲，飲完，張廷懷道：我們去看打擂台。天子道：甚好。一齊同出街前，到龍王廟前，擂台之下，見人如蟻，隊替打擂台買賣什物，不計其數。台主乃是趙慶芳有名的本地教師，手下徒弟數百人，天子與廷懷一齊到來，見台上有一對聯。

武勇世間第一英雄天下無雙

左邊有一規條曰：上台比武，不論軍民人等，不得私帶暗器。拳脚之下，死生兩不追究。見台下各人踴躍開闢一條大路，見有擺齊數百五色軍器，撥擁一位教師到來，生得十分勇武，來到台下，約離數丈，一跳上台，在台面上耀武揚威，口出大言道：有本事者，上台比武。拳脚之下，斷不留情。台下一位武探花蕭洪金，一跳上台，開言道：趙慶芳我與你比武。慶芳道：蕭老爺你乃本處一大紳衿，不宜來上擂台，恐防交手，拳脚無情有傷。貴體。蕭洪金道：不妨，你有本事，只管放過來。若是知機者，快下台藏拙，不宜在此誇張大口。目中無人。趙慶芳道：爾來蕭洪金，道就來，即排開架勢，用一路雙龍出海，扑將過來。慶芳用大鵬展翅，雙手格開，你來我往，三四十合，蕭洪金氣力不加，頓時被那教師慶芳飛起一脚，將他踢下台來，跌得洪金頭破額裂，鮮血淋漓，不省人事。台下來看之人，大笑不止。衆家人扶他回家。聖天子一見，心中大怒，想洪金乃朕之臣，今探花被此重傷，若不與民除害，恐後民間喪命不少。欲上擂台，忽然旁邊閃出一人道：高仁兄，且慢。劉錫馬用牛刀待弟，上將他打下天子，即視其人，除張廷懷，遂答道：翁要上台，須要小心。廷懷答道：聽得將身一躍，飛上台去，說我來也。慶芳抬頭一看，此人面如滿月，括鏡驚人，遂開言道：來者貴姓大名，說明方能交手。張廷懷道：我姓張名廷懷，特來與你相會，你不得自恃英雄，目下無人，你只管過來。自己用猛虎下山，扑將過來。芳慶將身閃過，用雙飛蝶，照廷懷頭上打來。廷懷就退出，龍雙手推開，爾來我去，鬥了七八十合。廷懷自知氣力不足，難以取勝，弄個破綻，跳下台來。慶芳見廷懷不是對手，在台上大叫道：台下英雄，有本事者，方可上來。聖天子奮力

將身一跳飛上台中。我來與你見個高低。不知聖天子與芳慶比武誰勝誰負。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九回 趙教頭知機識主 朱知府偏斷身亡

詩曰：自古豪傑要知主。會記芳慶把有施。台前能識真主命。萬歲留名在一時。

話說趙芳慶見一人上台。生得龍眉鳳目。相貌驚人。開口道：來者留名。方能交手。天子道：吾乃姓高名天賜。特來與你比較。芳慶道：只管來。天子用手一展。用獅子滾球過去。芳慶一見。即用猛虎擒羊。雙手格開。鬥了百有餘合。不分高下。天子奮勇抵敵。適太白金星雲遊經過。見天子在台上。乃大呼道：芳慶不可動手。與你鬥者。乃當今天子。芳慶聞言。大驚。開口道：高兄且慢動手。我不是你對手。我有話說。天子聞言。即住手。開口道：有話請說。芳慶答道：我自歷年擺擂台。見盡天下多少英雄。未曾逢過敵手。今仁兄武藝高強。我非仁兄敵手。情愿拜服。望祈指教。天子聞言。大喜道：教師休要自謙。請回張家莊。再行細談。趙芳慶聞言。分付各徒弟。將擂台折去。各色軍器。都搬清。隨天子周日青及張廷懷到張家莊而來。進得莊來。見禮分賓主。座下彼此遜讓。芳慶坐了客位。家人送過香茶。芳慶開口道：某家不識泰山。望乞恕罪。情願拜仁兄為師。雙膝跪下。叩了三個響頭。天子用手扶起。答道：趙教師你的武藝。我盡知道了。何必過謙。若蒙不棄。彼此指點。就在張家莊用膳。大排筵席。正是。

酒逢知己千盃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數人在席上談論武事。用不完。不覺睡樓鼓打三更。家人打掃東書房。安頓趙芳慶打睡。各人歸房就寢。次日各人起身。梳洗已畢。用過早膳。趙芳慶告辭回家。天子命暗中隨着蕭洪。會同朝供職。天子在張家莊住了半月。意欲同周日青往杭州遊玩。即日起行。來到杭城。在城外十字街口。尋一間客寓。名牛家店。店主牛小二。招人請問。客官有幾位。貴客曰：青說來。兩人要尋一所潔淨房子。小二答道：小店有空客房。甚為廣大。二位貴客不棄。請上樓房。周日青叫牛小二將行李。擡進來。就在內房居住。天子同日青在該店。睡過了一宿。次早店家送水洗面。飲了香茶。天子向店家問道：此處杭州。何處好遊玩。煩為指引。牛小二答道：此處杭州。許多熱鬧。莫如夜市。這許多奇異物件。擺賣珠玉奇花。不計其數。客官及時前往遊玩。天子聞言喜悅。分付早用晚膳。遊玩夜市。店家聞言領命。到了午後。即弄好酒肉飯菜。搬進房中。天子與日青用完晚膳。起行。便問行至夜市。見人如蟻隊。擺賣奇珍異寶。食果各物。無不全備。後人有頌杭

州夜市之景其詩曰

此地甚希奇，奉告與君知。無事不殺生，黃昏不下池。有情飲水飽，無情喫飯飢。杭州一夜市，不得兩相移。

是夜天子與日青同遊夜市，買了餅食各物回店，着店家泡茶用過，然後安睡。誰料店家將女嫁了新任杭州朱知府，爲妻。專門偷竊客人銀兩，看見天子包袱甚重，伺天子日青外出遊玩，無人在房，將天子包袱內珍珠寶物、金銀等物，盡行掉換。次日天子日青起身，洗面已畢，欲往別處遊玩，向店家取回包袱，打開一看，所有金銀物件一概失去，不覺大驚。卽向店家理論，大家扭上知府公堂。知府姓朱名仁清，他貪贓要錢，百姓取一個混名，叫做珍珠散。係該店牛小二的女婿，誰人不畏知府？是日在後堂安坐，忽聞擊鼓，卽傳集差役升堂。喝令將擊鼓之人帶了上來。差役領命卽將店小二并天子一同帶上堂來。差役喝令跪下，天子立而不跪。知府喝道：「此處是什麼所在，爾是何方人氏，胆敢不跪，隨向店小二問道：爾到來所稟何事？」小二上前跪下稟道：「太老爺明見，昨日小店有客商二人到店投宿，無錢支給。反說小人偷他金銀珠寶什物，要小的將各物交回。小人不屈，故此扭上公堂，求大老爺公斷，勒令清給房錢，沾恩不淺。知府聞言，向天子喝道：你叫什麼名字，欠了店家房錢，無錢清給，反捏店家偷竊你的金銀珠寶等物，該當何罪？」喝令差役與我拿下重打一百。天子聞言甚怒，大罵道：「我係北京來，姓高名天賜，你識我麼？」這賊官不知受了多少銀兩，難道不管前程麼？知府聞言大怒，喝聲連忙拿下。衆差役領命動手，聖天子立定章程，飛起左脚，打得衆差役頭破額裂，不敢招架，各自奔走。知府見勢頭不好，走入二堂，由後門走出，知會協鎮馬如龍，傳集守備馬德標、右營千總李開枝，帶同兩營兵役數百餘人，將知府衙門圍住。天子見此情形，奮勇殺出，又有周日青與衆兵對敵，一時殺出，損傷兵丁，不計其數。天子寡不敵衆，被各兵役向前拿住。衆人將他捉上公堂。知府升堂大怒，喝道：「快用重刑，誰知知府頓時昏倒在地，衆差役見知府如此，將天子暫行留住。稟知上台，再行定奪。」周日青在外打聽明白，無法可施，誰知行到中途，逢教師趙芳慶，說知情由。芳慶聞言大驚道：「我亦無法解救，與你前往蘇州張廷懷莊，再行商酌。」日青道：「大家前日起行兩日，到了張家莊，兩人進內見張廷懷，日青開口大哭，叫聲叔父，家父投宿店被店主牛小二將金銀珠寶各物，俱皆盜去。主上與他爭論，扭到知府公堂。知府乃店小二之親，他是受贓的奸官，喝令主上下跪，連叫差役行刑。主上用飛脚踢起來，打得衆差役皆已受傷，走出後，被協鎮圍捉。主上現被杭州知府押在府中，萬望叔父設法搭救爲要。」張廷懷聞言，卽將趙芳慶商酌，有何良計，可能打救他出杭州否？芳慶道：「我想杭州知府乃是貪官，非財不行，不如帶

金銀珠寶前往贖他出來。再設法取回珠寶。方爲上策。廷懷道遵命。天色已晚。大家用了晚飯。次日張廷懷帶了金銀珠寶三人起行。日夜趕到杭州城內。尋一所客店居住。芳慶道須託該處有名的紳衿。向知府說情。用銀子十多萬兩。知府得了銀子。或可放出廷懷道。弟有一個故人李文振。前數年已中進士。他與貪賊知府相好。央他前去說情。次日延懷親自進城。來到李進士第門前。張廷懷取出名片。向門公說道。煩爾進去通知主人。說有故人前來拜候。那門公持了名片進去。一時出來說。道家主有請老爺進去相見。廷懷隨門公進去。那李進士下階迎接。二人握手。來至廳所。分賓主坐下。家人奉茶飲過。李進士道。不知仁兄光臨。有何貴幹。到此。廷懷隨將天子往遊夜市。被店主掉換包袱。偷竊珠寶金銀各物。不料知府係店家的女婿。通同武營拿進府中。特來拜託仁兄。用些銀兩。轉求朱知府。將他放出。細述一番。李進士道。既有委曲。待弟明日前往衙門。與知府說情。求他將高天賜放出。至於應允他多少銀兩。必須照數送上。不可短少。張廷懷道。這個自然。所應用之銀。久已預備。李進士道。仁兄就在茅舍住下一二日。聽佳音。一宿已過。次晨李進士帶了跟班。打轎往知府衙內而來。到了二門。跟班即投名片入內。未久出來說道。老爺請進相見。打開中門。李進士分付轎班。直進二堂下轎。知府降階相迎。二人齊到官廳。分賓主坐下。家人上茶。知府開言道。不知尊兄駕臨。有何見教。李進士道。豈敢無事。不敢到來驚動。將高天賜之事。細談一回。現在送銀十萬兩贖罪。望念小弟之面。將他放出。所應銀兩。照數送上。知府聞言。喜道。高天賜十分兇橫。大胆無忌。罪不應赦。既係閣下說情。無有不依。但所許之銀。如數送來。方可。李進士道。謹依尊教。即拜別。知府上轎。回到自己府第。下轎。進入書房。廷懷接住。說道。事體如何。李進士道。所說之事。知府業已應允。惟兄台所許之銀。預備齊了。明日交結。張廷懷曰。此項銀兩。計算已久。將帶來金銀珠寶。約值十萬兩。有餘。開列清單。交與李進士收貯。次日午後。李進士着張廷懷寫具保領。自己抽起五萬兩。將珠寶金銀。約值十萬兩。即放箱內。帶同人領去。打轎拾進知府衙中。跟班先投名片。進內稟明。請進二堂。知府迎入。說道。昨日所說之事。何其神速。李進士道。公祖台前。何敢說假。遂將帶來珠寶金銀。單子呈上。知府將單交與心腹家人。點明。差人抬進上房。立刻差人前去。知照將高天賜帶到二堂。交李進士領出。將張廷懷保領存案。正是。

無錢同鬼講。有銀鬼也靈。

却說李進士別知府。再雇轎一頂。與聖天子坐下。一同來至李家。下轎。進了書房。廷懷迎上相見。說道。高兄受驚了。天子向李進士拜謝道。多蒙說情。此恩銘感不忘。李進士道。小事何足挂懷。天子與廷懷說。怕日青芳慶在店中懸望。即

別李進士來到店中相見，就在店中歇宿。次日用了早飯，給店錢起行。兩日到了張家莊，一齊坐下。茶罷，天子卽向張廷懷謝道：「諸蒙照拂，又用許多銀子，感戴良多。可恨知府如此胡爲，實由店主牛小二偷吾金寶，以致如此周折。此恨如何能洩？」二位仁兄有何計策，取回珠寶？我卽同日青遊玩觀音山，數日便回，就此分別。再說張廷懷、趙芳慶商議，芳慶曰：「這裏牛頭山英雄，一名馮忠，一名陳標，隱居此山，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與我會爲八拜之交，莫若待我前去請他到來，同入杭州城內，取回珠寶。」兩將知府及店小二殺了，與民間除害。張廷懷道：「明日卽往牛頭山去，一宿已過，次早用了早飯，芳慶挑齊行李，起程曉行。夜宿兩日到牛頭山，走到山門通報，少頃大開中門，見二位英雄迎將出來。齊說道：「不知大哥降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着。芳慶答道：「闖進貴山，多有得罪，三人攜手來至堂前，分賓主坐下。獻了香茗。馮忠先說道：「自從別後，已兩年矣。不知大哥近來如何？」望乞示知。芳慶答道：「自從與二位賢弟分別，在蘇州城內開設武館，教習拳脚，約有門徒數百。每年八月中秋，在城內開設擂台，未曾逢過敵手。上年遇一位英雄，姓高名天賜，武藝高強，到來打擂台，愚兄與他一鬥，因此與他結識，將天子前往杭州遊夜市，被店家小二調換包袱，偷盜財寶金銀。知府受賄，通知武營留在府中，後來與張廷懷用銀十餘萬兩，知府得了銀子，始行放出。現在心懷不平，特着愚兄到來，請求二位賢弟前往杭州殺了知府，並取回珠寶金銀。愚兄亦選門人從中幫助。望二位賢弟應允。」陳標曰：「大哥分付，敢不竭力約定。何日行事？」芳慶曰：「以本月二十日爲期。賢弟二人挑選精壯山丁一百名，分爲兩隊進發。在杭州城外扎下，愚兄亦選二百門人，到期相幫。是日兄弟等排筵款待。次早芳慶辭別回蘇州，一日來到張家莊，進了書房，廷懷看芳慶回來，卽問事體如何。芳慶曰：「弟往牛頭山見二位兄弟，已承答應，約定本月二十日在杭城外相會。不覺到十八日，芳慶通知衆人，共計一百多名，扮爲諸色人等，暗帶刀械。張廷懷扮爲道士，帶二十人作爲打齋夥伴。芳慶扮賣武藝，數十人一同從杭州進發，來到城外，各尋客寓住宿。惟胡青山所帶扮作乞兒，早已進城尋廟宇住下。再說馮忠、陳標各帶數十人，扮爲九流，身帶軍械，齊向杭州而來。到二十日，亦到城外分店投宿。是日芳慶卽尋一所密靜住房，邀同陳標、青山、張廷懷，一同商酌。張廷懷道：「趁此人馬齊備，明晨行事。着芳慶帶人馬五十名，扮爲流民，直進知府衙門，乘知府坐堂，乘勢殺了。青山帶人馬五十名，在衙門附近放起火來，打進監中，將監犯盡行放出。馮兄帶四十多名，守住協鎮衙門，用二十名守住千總衙門，不容一兵出入。小弟帶二十名將牛小二等殺了，搜回珠寶金銀等物。陳兄帶四十名守住南門，但見火起爲號，一齊動手。凡左手綳有紅帶者，便是自己人。各人依命分散住宿。次日早

晨各帶乾糧依令而行。正是無智非君子，不毒枉丈夫。

却說青山帶引火什物，將到辰時，就到知府衙門後，放起火來。知府還在夢中，忽報衙後火起，傳喚差役前往救火。忽報外面有流民數十人進衙討賞。知府升堂，被芳慶等圍住，又報監犯盡放，庫銀被劫。知府大驚失色，芳慶同各人抽出利刀，大罵賊官，手起刀落，為兩段，直入上房，搜羅金銀珠寶，將婢僕盡行結果。知會青山，殺出衙外，有人接應，出兩門而去。却說廷懷帶了人馬與青山一同殺進牛家店，先尋牛小二，一刀分為兩段，把店內衣箱查取金銀珠寶各物，殺出店來。一衆人馬會齊，向牛頭山而去。武官見有各人馬守住街前，不敢去敵。後見人去遠，即帶兵役數千名趕了一程，見衆人有十里之遙，無奈只好收兵回衙。將張廷懷、胡青山、糾率賊黨數百餘人，殺死知府，並及太太、奴婢，盡皆喪命。又把牛小二店內人等殺了，做好文書，會同杭州道縣出稟詳明臬司，移請蘇州按察行札蘇州知府懸賞花紅，拿捉張廷懷數人，欲知後來能否捉得張廷懷等到案，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蘇州城白花蛇劫獄 牛頭山黃協鎮喪師

詩曰：天下太平世間希，真主閑遊誰人知。爲官不用奸貪巧，奉到頭來恨也遲。

却說杭州臬台接到杭州縣道並協鎮詳文，大驚，即稟書辦，立刻備移文蘇州臬司。札行蘇州府縣武營，將張廷懷等按名捉獲，無許漏網。蘇州臬司接到杭州臬台移文，立即札飭蘇州府縣出示懸賞。蘇州府縣札諭出下告示，各武營查拿。

欽加道銜特授蘇州府正堂蕭，爲懸賞查拿事。照得本府現奉按察司張札開：准杭州按察司李移開，據杭州縣詳稱：前月二十日，有蘇州城內豪惡張廷懷，包庇牛頭山巨盜等，糾率賊匪數百餘人，打進杭州衙門，放火殺死知府一家，劫去庫銀五十餘萬兩，私放賊犯三十餘名。聞口又殺死店主牛小二全家，並掠去珠寶金銀等物，走出南門而去。追捕不及等情。詳報前來，合就移請札飭查拿等因。轉札到本府，奉批：訪行文武官員弁一體通緝，外合行懸賞。無論軍民人等有能將廷懷等捉拿到案者，賞銀一萬兩。餘黨趙芳慶賞銀五千元。犯到賞給，決不食言。賞給是實。

却說張廷懷、趙芳慶、胡青山、馬忠、陳標，自從殺死知府，並店小二等一家數命，回牛頭山而來。數日，張廷懷家中有事，早已回莊，被武營兵丁打聽，稟知蘇州知府協鎮，立飭本營中軍都司賴有先、會同知縣差役，督率兵丁數百餘人，將張家莊圍住。家人報入莊中，說道：老爺不好了，現有大兵將莊圍住。張廷懷情知杭州事發，急取鐵棍在手，見都司親帶兵丁數十名，打進莊來。都司手持雙刀，喝令兵丁上前圍住。張廷懷手持鐵棍，殺得兵丁頭破額裂，受傷者不計其數。那都司見不是他敵手，喝令急傳弓箭刀牌手數十名，將張廷懷圍困亂射。此時廷懷右手被箭射傷，不能抵敵，被都司督會兵丁上前，將他拿住。胡青山外出，芳慶又往牛頭山未回，並無幫手。莊客雖有十餘個，皆是懦弱之人，救之不能，遂被拏捉而去。正是：

龍逢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當日都司督同兵丁，將廷懷拿住，解往蘇州。知府衙來，蕭知府忽見家人上前稟曰：啓上老爺，今日日本城賴都司督同兵丁，將廷懷解來領賞。特來稟知，知府聞報，分付家人傳見。將廷懷先行差交，俟會客後，再行提審。家人領命出外，對賴都司曰：請老爺進去相見。強徒張廷懷先行交差看守。都司聞說，將廷懷交值日差收押，整齊衣冠。隨家人進內，來到二堂。知府降階相迎，二人齊至客廳，分賓主坐下。家人奉茶罷，知府開言道：天大功勞，被老兄占到，小弟喜不自勝。可恨張廷懷如此可惡，若非老兄手段，斷難捉獲。所出賞格花紅銀兩，現在庫內，自然照數奉上。賴都司答道：都是朝廷盛德，並記公祖之福。那廷懷不過一人，圍住先是捉他，已傷兵丁數十人，不能將他捉住。後來見勢頭不好，再傳刀牌弓箭兵丁，亂箭射傷他手業，已就擒。惟是餘黨趙芳慶等，不知落在何處，仍須按名弋獲。應領花紅銀兩，伏乞即交弟手，給轉各兵丁分用。知府道：謹奉尊命，未捉之餘黨趙芳慶等，設法擒獲，破此重案。俟案結後，待弟將老兄功勞詳上台轉奏朝廷，定然高升。賴都司道：全憑公祖栽培。知府即吩咐家人，將庫房花紅銀兩，點交與賴老爺收用。賴都司立即拜辭，知府送至階下。隨家人來至庫房，將花紅銀一萬逐一點明。賴都司着兵丁拾回衙門，當即抽起銀三千兩。其餘受傷各兵丁，重者給銀三十兩，輕者給銀十兩，作為請醫之費。然後按名賞發。却說蕭知府見都司去後，着令家人傳書差皂役人等，束帶衣冠升堂來至公案坐下。兩旁書差皂役帶齊刑具伺候。喝令差役將張廷懷帶到公案前，喝令跪下。廷懷立而不跪。知府大喝道：這個是什麼地方？見本府還不跪下，爾快將包庇巨盜，糾同賊人數百殺死知府，店主牛小二，放走罪犯等供出，如若廷慢，刑法難免。廷懷道：我是本城富紳，安分守己，素不相識，巨盜殺死知府。

店主一概不知。你若將我難爲，天理難容。知府喝道：你自己與巨盜往來，誰人不知？現有杭州臬台移文爲憑，快快供來，以免動刑。張廷懷道：我在家閒坐，並沒出門，不識巨盜，你不過見我有錢，誣捏於我，想訛詐我金錢。知府聞言大怒，你自己做了彌天大罪，還不招認，反說本府見爾有錢，做個罪名，訛詐於爾，實屬可惡。若不打爾，斷難招認。喝令兩旁差役將他推下，重打一百。差役聞言上前，將他執住。此時廷懷雖欲施威，奈被鎖住，右手又傷，被差役推倒在地。將廷懷打了一百板，打得皮開肉破，鮮血淋漓，睡在地下。書吏上前稟知，他受重傷，不能用刑，待小吏上前相勸，或者願招。知府道：只管相勸，書吏對廷懷道：爾做的事，無人不知，爾若不招認，老爺斷難饒爾。業已受傷，不能受刑，暫時招認，再行打算。廷懷聽了書吏言語，暫且招供。趙芳慶等在外，必設法搭救。卽對書吏道：我今受刑不起，情願招了。那書吏聞言，卽向知府稟道：他願招了。知府大喜，吩咐書吏將紙筆交與張廷懷，寫供存案。張廷懷寫了供辭單，寫完，交過書吏呈上。知府觀看，供單寫道：

具供單張廷懷，係本縣人氏。今在大老爺台前，緣有好友被杭州知府捉拿收監，我與他相知，設法保出。後來聞得知府偏斷他案，將他收監，故我商酌約齊弟兄，打進杭州知府衙門，私放監犯，放火殺死知府一家數命。至店家牛小二，曾經偷竊珠寶金銀，故此一同殺死，以洩心中之忿。所供是實。却說知府將供單看了，點頭道：寫得明白，吩咐書吏將供單存案，將審廷懷口供，做角文書，詳明上台，卽寫監牌，令各差役將廷懷收監。知府退入後堂，正是：

英雄入了牢籠地，縱然插翅也難飛。

却說衆英雄在牛頭山住了半月，正與馮陳二位談論，忽有兵丁報到，啓上二位老爺不好了。小人奉命下山，打聽杭州前幾天廷懷回莊，被賴都司帶了兵丁，前往莊中拿去，解到蘇州知府衙內，嚴刑酷打，招了案情。現在監內，知府出了賞格告示，捉拿你等數人。小人將告示抄了，特來稟知二位老爺，定奪卽將告示呈上。馮忠接了告示，觀看又與趙芳慶看了一回。卽對馮陳二位說道：有何良計，搭救廷懷出監？馮忠道：待弟帶了家丁，混入蘇州城內，知府衙中，將廷懷剗出監來如何？趙芳慶道：蘇州城內兵強馬壯，不比杭州，無用昏官，還想個善策爲妥。胡青山并幾個精細家丁，帶了銀兩，前往監中上下使用，並往廷懷府中安置家人，叫他不必憂心。自然有法搭救。那馮忠聞說，卽向胡青山道：你今帶銀一千兩，同家丁數人，前往蘇州城內，知府監中，與廷懷通了門頭使用，兼買衣物進去，倘進監見了廷懷，放

心聽候設法搭救。所帶銀兩除頭門使用，餘多交與廷懷使用，便往張家莊安置清楚。上山報知，胡青山領了言辭，帶了銀兩，與兩個家丁立即起程。行了兩日，來到知府衙內，進監尋着看役，講明使用銀兩，禁子等人得了青山銀兩，即將青山帶進，與廷懷相見。青山道：「我今奉各人之命，只好不用憂心，定必設法搭救。」廷懷道：「如今我在監中，無銀使用，我家未知如何。」青山道：「現今帶銀一千兩，除通門頭及買物件，尚存銀六百兩，交與你收用。好漢尊府講事，我前往安置妥當，你將銀兩務須廣用，勿惜小費。自有方法搭救。」廷懷見說，即刻將銀兩食物收了。青山別了廷懷，出監與兩個家丁走出衙前，尋酒樓坐下，叫酒保有好酒菜，只管搬上來。酒保問言：「上前答道：不知要多少酒肉。」青山道：「牛肉二斤，肥雞二斤，好酒二斤，豬肚湯一大盃，快搬來。」食完，有事酒保答言：「知道。」連忙走下樓來。照數搬上。青山與兩個家丁各飲幾杯，忽見一人走上樓來，在對面桌子坐下，叫酒保快搬酒菜來。食完，有事青山即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細看乃是松柏嶺白花蛇楊春。青山思想：「目今正在用人之際，即速上前道：楊英雄多年不見，近景好麼？」楊春答道：「原來是胡青山，一別幾年，近日你在何處？」青山道：「一言難盡，快請過來同席。」楊春立即過席同坐。青山再叫酒保加上牛肉二斤，好酒二斤，豬肚湯一碗，燒肉半斤，酒保問言：「下樓照數搬上。」二人持杯再飲。青山先開言道：「自那年別後，好漢現作何事？」望乞示知。楊春答道：「此地人多不可講話，尋過靜所再談。」胡青山道：「待我去張家莊講幾句話，便同好漢一同前往相會細談。」二人開量飲了一巡，膳用完了。青山即對楊春說道：「我現在牛頭山居住，有緊要事，欲與好漢商量，勿惜一時之勞，務須前往待我往張家莊，就回來與好漢一同起程。」楊春道：「我有包袱行李在南門外周家店，老兄往張家莊，我在店內等候，各人起身下樓，付清酒飯錢，出門而去。青山同兩個家丁來到張家莊，直入書房坐下，請廷懷妻子李氏出來，說道：「我今奉牛頭山衆英雄之命，帶銀一千兩，去知府監中見了你夫，通了門路，已將銀兩數百並食物統與他使用，特來說知，娘娘不必憂心，務當設法救出。」李氏道：「足感你等大恩。」青山別李氏，出了張家莊，同家丁回店挑齊行李，直奔南門周家店。楊春正在店中仰望，見青山到了，挑齊行李，掛了腰刀，一同前行。來到牛頭山上，山頭餘銀交廷懷收用，即往張家莊安置。後在酒樓遇着白花蛇楊春，同他到來商量此事。諸人喜道：「快着他進來。」青山走出山前對楊春道：「有請楊春上山，與衆人見禮。」衆英雄問道：「多年不見，佳景如何？」楊春答道：「這自別兄台流落兩年，去年在太湖寄迹，結識兄弟甚多，頗勝前時。不知仁兄在此。」芳慶道：「我與賢弟別後，往各處遊玩，將前事說知，並昨遣青

山往監中使通門頭幸遇賢弟務求設法搭救楊春聽罷一想答道須大起人馬打進監中將廷懷劫出方爲上策老兄起人馬一百趙兄起人馬一百弟起人馬一百必須急往太湖回來行事萬無一失趙芳慶道此計甚好陳兄帶人馬一百名在蘇州城外二里埋伏一聞炮響殺出接應馮元帶人馬一百名在南門外左右埋伏不許開城一聞炮響殺出接應小弟與胡兄帶人馬二百名在南門外四處埋伏殺出但過各衙門兵出卽當擊退不必殺出楊兄與青山帶人馬一百名打入監中劫出廷懷待弟打進上房將知府殺了准於本月十六日早晨行事青山帶了銀兩蒙汗藥將看役飲醉青山引路帶到監中一齊動手商量已定楊春在山上住到次早起身分付胡青山道你帶銀二百兩並蒙汗藥進監見廷懷與他商量不可有誤你在城內聽候青山領命起程向蘇州進發兩日到了蘇州城內尋店歇宿次早來到監中見了廷懷將事情向廷懷耳邊細說一番出監房來到店房聽候到期行事光陰如箭不覺到了八月初十不久便是中秋佳節各家俱買月餅預備慶賀中秋楊春別了衆人來到河邊雇了舟子搖到太湖水寨上了大營各頭目見楊春回來遂兩旁站立說道大王回來了楊春答道現今二大王在何處衆頭目道二大王在山上大寨楊春見說回轉小舟卽叫水軍搖過大寨而來到岸邊將身登岸直到大寨聚勝堂前一位二大王周江一位三大王張文釗在牛皮帳坐下見楊春回來下帳上前說道大哥回來打聽蘇州事體如何楊春答道現有一莊大生意特來與二位賢弟商量前去做將蘇州城內酒樓上遇見胡青山引至牛頭山見諸頭目起人馬前往劫盜等事說了一番周江道大哥有何高見楊春答道我在牛頭山與各位商酌定了我本山帶人馬二百名牛頭山帶人馬二百名准於本月十六日早晨行事兩日前起行我與賢弟下山走一遭留三弟守寨周江道甚好日期已到挑選精壯人馬刻日起程楊春發了將令傳齊頭目挑選練幹嘍囉二百名起程牛頭山頭目急挑選人馬二百名叫趙芳慶帶齊徒弟到期一同前往隨卽發令望蘇州進發再說楊春與周江來至蘇州城外去城十里劉下未及半日牛頭山人馬也到大家會齊時已八月十三楊春見衆人到了卽同周江相會說日期已近人馬已到請兄發令諸頭目道還照前議隨對趙芳慶道你須將人馬調撥務取萬全芳慶對楊春道你預先與青山去張家莊對廷懷家人說知將家中細軟家私先搬上牛頭山等候以防後患令青山到期引路進監後令周大土共帶人馬一百名五十名先進監救出廷懷五十名打進上房將知府一家殺了小弟與仁兄共帶人馬二百名埋伏南門城內如有兵出奮勇擋住又命陳兄帶人馬一百名去城二里埋伏再令馮兄帶人馬一百名在蘇州城外左右埋伏但聞炮響便殺出接應准十五日

申刻進城不得有誤。各人得令，却說胡青山在店中對家丁說道：「現在八月十四，你打聽人馬到否？」前來報知。家丁領命而來，青山即來監中對各看役牢頭說道：「張廷懷兄，蒙各位招呼，無恩可報。明晚中秋，有餅百斤，並銀二十兩，送與各位兄台，做些酒菜，慶賀中秋。」即將銀一封，餅單一紙，交上。那看役接了單銀，不勝之喜，說如此厚賜，何以報德？胡青山說：「小費何用？多謝去見廷懷道。」我已將餅單銀兩，交與各位兄台，明晚做節，你與列位兄台，多飲幾杯，遂向廷懷將各情於耳邊細說。廷懷點頭，青山出來到店，已見前去探聽的同楊春嘍囉，在店等候。青山問道：「事體如何？」楊春答道：「人馬已到，明日申刻進城，你幹事件，早些齊備。你可於十六日辰刻，在店外聽候，引我進監，一齊動手，趕緊先往張家莊說知，快叫細軟家私，令莊客搬出城外，自有接應。說畢，出店去了。胡青山見楊春去了，後起身往張家莊書房坐下，叫家人請李氏出來相見。青山即將現在人馬到了，准十六日早晨行事，你將細軟家私齊集，令壯士挑出南門，自有接應，不可有誤。李氏吩咐婢女，莊中打點。青山辭了李氏回店，次日是十五中秋，各家店鋪賀節，是晚明月一輪，普照各家十分光輝。監中各役牢頭，得胡青山二十兩銀子，辦了鷄鴨，做了酒席，與各犯人暢飲，惟有廷懷得了青山二百兩，將銀使用，與勇力犯人，將情由對他們說知，是夜飲至三更時分，廷懷同知己犯人出來，對各看役說道：「弟自進監以來，蒙各兄台招呼，特來敬酒一杯，以報各位之德。各看役立即起身說道：「張兄既已破費，又來敬酒，真正有勞。廷懷遂斟酒數杯，各人飲了一杯，趁勢下了蒙汗藥，是時各看役見廷懷進去，對各伴道：「我們當差數十年，未有廷懷如此疎財仗義，我們今晚既蒙他感情，大家痛飲，各人聽見，舉起大杯亂飲，不覺一醉，睡倒在床。廷懷大喜，先將自己撩拷除下，然後與知交犯人，一概除了聽候行事。却說楊春與周江二人，帶了人馬一百，陸續進城，投店安歇。來周家店尋着胡青山商酌，次日楊春起身，與青山及周江，吩咐各人，食了乾糧，着周江同青山帶人馬五十名，打進監中，將廷懷放出，自己帶人馬五十名，打進知府上房。廷懷見胡青山人馬已到，看役俱已大醉未醒，遂打開監門，與十餘犯人，蜂擁而出。青山着有力的家人，對廷懷背出衙門，各犯人亦跟住而來，知府聽見炮響，見家人報到有賊，劫監將犯人放出，大驚失色，正欲出外觀看，被楊春帶人馬殺進內堂，各差見人馬衆多，不敢對敵，各自逃命。知府見難與對手，正欲逃走，被楊春上前拿住，大喝道：「昏官，一刀分爲兩段，打進上房，將婦子殺了，然後殺出衙外，再放號炮。人馬一齊冲出，城外人馬接應，奔牛頭山而來，是時各武營，知有賊人劫監，聞炮響連天，不知賊人多少，不敢出敵，及見去遠，遂帶兵追出城外。諸頭目與楊春趕着廷懷，第一隊人馬先行，趙芳慶與各人押後陣，陸續而行，回頭見塵頭大起，趙芳慶對

馮忠二人道。觀此懸頭大起。必有官兵追趕。將他大殺一陣。方知我等利害。馮忠道。謹遵將令。計將安出。芳慶道。馮兄帶人馬在左邊山脚埋伏。待他過去。從後趕殺。馮忠領令。又對陳標說道。陳兄帶人馬去右邊山脚埋伏。待官兵過了一半。卽行殺出。將他冲作兩段。陳標領令。炮響爲號。芳慶帶了人馬後行。却說賴都司與左營千總右營千總帶了三百兵。丁一路追趕。賊人不遠。一馬當先。喝令兵丁奮力追趕。聞炮一響。早有一枝人馬從右殺出。將他冲爲兩段。陳標手持長鎗。大喝道。你來送死。賴都司手持大刀迎敵。兩人戰了二十餘合。勝負未分。又聞號炮一響。趙芳慶手拿雙刀。直冲過來。兩路夾攻。兩員千總被周江在後敵住。不能助戰。賴都司急欲奔逃。奈兵丁各自逃命。措手不及。被趙芳慶一刀斬於馬下。兩個千總與馮忠正戰。忽聞兵丁報道。賴都司戰死。回馬就拜馮忠。正欲追趕。忽見鳴金收兵。遂帶人馬會齊趙芳慶等。望牛頭山而來。見諸將官兵追趕。用計殺賴都司。退了官兵。衆皆大喜。吩咐宰牛馬慶賀。張廷懷家人業已上山。廷懷上前向楊春周江并馮忠等拜謝。曰。多蒙搭救。又將家眷搬上山中。此恩粉身難報。楊春道。彼此勝如同胞。患難相救。何用拜謝。但是判了監犯。殺死官兵。事大如天。不久有大兵到來征剿。還須設計殺敵。方爲上策。馮忠道。還望楊兄與小弟主張。楊春道。遠命人下山打聽。再行商酌。若有官兵到來。用計殺他一陣。然後盡將人馬搬過太湖。大家聚議。做寨人馬約有五千糧草。可支三年。先將女眷并細軟銀兩各物搬去。衆英雄從命。却說二位千總帶了敗兵。進入蘇州城。查點兵士死者七十八名。受傷不計其數。命人查訪賊人蹤迹。知在牛頭山。速備詳文。稟知協鎮與臬台。火速發兵剿除。免貽後患。黃得升接到詳文。立卽與臬台鄒文盛說道。目下牛頭山賊人猖獗。實心腹之大患。前者掠劫杭州。殺死知府一家。今又來蘇州劫犯。殺死知府兵士死亡過半。若不速發大兵前往征剿。釀成巨禍。蘇州實難保全。望大人思之。鄒臬台道。本司訪得聖行遊玩。遍訪賢才。改召在江南地面參革各官。亦屬不少。君往剿除。勝則有功。敗則必死。倘被聖上知之。如之奈何。黃協鎮忿然道。如此大事。須得速辦。待弟帶兵往剿。有功則歸。大人有失。弟目當之。鄒臬台道。既係如此。難以阻擋。黃協鎮帶怒而出道。請孺之輩。實難同事。帶了從人回衙。立傳左營守備羅大光。右營守備區鎮威。并前左右二營千總。各點兵馬一千名。前往教場操練。兵士三日祭旗出師。當日黃協鎮坐在帥台上發令。先傳羅大光上帳說道。你帶兵三百名。前部先行。往牛頭山五里劉營。不得違令。羅大光得令而去。又傳區鎮威上前道。你帶兵三百名。作第二隊。離牛頭山五里。與羅大光分營。劉下候本協鎮兵到。再行定奪。區鎮威得令去了。又傳左右營二千總上前道。你隨本協鎮帶兵前往。將營劄下。再行調度。二千總同在兩旁。黃協鎮發令。

已完三聲炮響人馬起程直望牛頭山進發正是
奸佞不曉兵機妙不殺其身誓不回

却說楊春趙芳慶各人在山講話有探子報上山來啓說有蘇州協鎮黃得升帶兵一千到來在山下五里劉營請令定奪諸頭目圍說對衆說道大兵已到列位有何良策退之張廷懷上前獻計道前小弟被困蘇州蒙列位搭救此恩沒齒不忘待弟略施一計殺他片甲不留起更時候前去大營向上風放火不得違令陳標得令帶兵去了又令馮忠道帶人馬一百名帶引火之物今晚二更時候向他左營在上風頭放火火起奮勇殺入馮忠領令帶兵去了又對趙芳慶及任千道你二人各帶人馬一百名今夜二更時候如見火起攻他中營不得有誤弟在帳中聽報捷音二人聞言即帶人馬去了此時九月初旬西風初起若用火攻攻得不勝却說黃得升帶了人馬來到牛頭山下五里與守備羅大光分營割下兩營守備到帳說道我今人馬初到安思一夜明日開帳右營守備區鎮威道人馬初到未知賊人消息萬一劫寨此害非小大人還須提防黃鎮道齊小之輩有何智謀聞大兵一到俱喪志尚敢來劫營區守備不敢多言與羅大光退出帳外回去營中對羅大光道協鎮如此輕敵必當敗績我與兄台今夜必須提防嚴守備遂吩咐各隊道人不離甲馬不離鞍務宜預防是夜北風大起初交二更陳標帶了人馬來黃協鎮大營在上風放起火來黃協鎮與二千總正在熟睡聞報火起急起身着衣被飛山虎任千帶一枝人馬攔住去路乃與楊春周江勉強交戰心慌意亂被楊春一刀斬於馬下各敗兵叩頭乞命楊春見敗兵狼狽盡行放去帶人馬而回兩個千總各持大刀敵住兵丁四散奔走被陳標人馬逢人便殺死亡甚多右營千總與飛山虎任千戰無數被他一鎗挑於馬下左營千總撥馬便走又被陳標截住措手不及斬於馬下各兵逃命馮忠帶了人馬二更時在左營上風放起火來區鎮威頗知兵法早已與羅守備預防一聞火警立即穿甲上馬持鎗督令兵丁不許搖動趙芳慶人馬殺到有守備區鎮威敵住不能得入彼此攻擊殺到天明兵士均有受傷而逃馮忠與羅守備交戰不分勝負兩營守備聞報大營已失二千總陣亡無心抵敵兩人殺開血路撥馬而行趙芳慶見他敗了上前追趕此時任千與陳標二人殺了二個千總尚未收兵又被陳標截殺一陣兩人遂撥馬而走未及半里早有任千排開人馬截住去路連忙跳下馬叩首道不知大王駕到某等奉上差遣不得不來情愿領罪羅守備只得下馬拜伏於地道某等情願投順任千等即對二守備道吾今放汝回去整齊人馬再來廝殺若再要捉住決不輕饒二守備抱頭鼠竄而去遂與周江等合兵一處同上牛頭

山且說羅鎮二守備收拾敗殘人馬正欲回城迎面來了二人區鎮威近前細看遂卽下馬跪倒叩頭正是只因聖恩同封贈致令豪傑盡歸農不知區守備所遇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接聖駕區鎮威擢職

結親誼周日青吟詩

詩曰 從來聖主百靈迎堪笑庸臣枉用兵更有英雄同輔助永保江山定太平

却說聖天子與周日青遊玩觀音山數日將各處勝景遊覽一遍這日傳說官兵與牛頭山人馬廝殺官兵死傷極多聖天子卽同日青回張家莊而來行至半路恰值二守備收兵回城區鎮威見是聖上隨卽跪下奏道臣聞京引見得觀聖容後令供職江南業已兩載不知聖駕臨幸有失保護罪該萬死遂將出兵牛頭山并協鎮黃等小聽良言以致兵敗陣亡一一奏明聖天子卽對區鎮威道汝之用兵深得韜略朕所久知今卽着汝署理協鎮兼大光署理都司牛頭山之事或令發兵馬征剿或是招安候旨定奪汝等且各回衙訓練士卒暫且罷兵免致生靈塗炭朕今卽同周日青去揚州一遊汝等不許聲揚毋庸跪送區羅二人跪送聖天子起身後遂卽回城赴臬轅稟見臬台鄒又感將黃協鎮不聽良言以致兵敗陣亡回至半途遇着聖上幸卑職引見時認得聖容下馬請罪現着卑職署理協鎮羅守備署理都司且令勿許揚言不日自有聖旨到來定奪那臬台道區協鎮羅都司且各回衙候旨二人卽辭回衙過了

一日江蘇巡撫莊有恭接到密旨一道着將牛頭山并太湖水寇盡皆遣散其中如有武藝超羣堪備將材記名選擇毋得徇情濫保莊有恭隨卽遵旨施行將張廷懷楊春甫芳慶陳標等保舉却說天子周日青來到揚州見一個老人白髮紅顏背負着一個招牌上寫相法如神四字老叟停步問道那位往何處去抑或訪友日已西落爲何不入店棲宿天子答道余因訪友不見爲你招牌上寫着相法如神四字未免誇口你既然識相與我一相老叟道不若投店住宿然後細談於是三人行過小教場轉南門竟一所客店三人尋間好房坐下老叟道論相貴賤出骨肉強弱在容色成敗在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天子道先生相我如何老叟道相君之面不止封侯之相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天子道何如老叟道爾乃龍眉鳳目相貌駭人惟我相君天子相也天子道如此不靈了我係直隸人氏商民先生如此說豈有不差老叟道爾如果係平常商民卽將我招牌打碎決無反悔爾從前凶險幸有左輔右弼以致危而復安現在印堂明亮凶去吉來可喜可賀又相日青道你眉清目秀少年得志且兩度明堂光彩定小喜來臨日間必有好親事

天子大笑道。我父子二人在客旅之中。那有這等好事。更屬胡言。老叟道。如此說是難言了。明日遂不辭而行。你道此老叟是誰。乃呂純陽老祖。天子屢次遇事。所以特來指化。天子見老叟去後。想此老叟非常人。我的事情。他一一盡知。又道日青有一門親事。未知是否。店主李太公拿了酒飯到來。說道。離此五里。有一座柴家莊。柴員外有女招親。要先題詩。如果題得好。招爲女婿。客官二人不妨往試。或者得了未定。本月十五日開考。當時天子聽見。答道。既然如此。到期不妨一走。到了十五日。天子與日青到柴家莊來。果見彩樓高搭。引動多少俊秀子弟。齊到莊內。是時那彩鸞小姐。年方十八歲。生得脣紅齒白。目如秋水。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當日奉了父命來彩樓。出下詩題。着了鬢。拿出對衆人說道。列位君子。我家小姐有對聯。請列位觀看。對得通。吟得通。對上一聯。即便招親。衆人答道。快拿題來看。對句云。白面書生。肚內無才空想貴。是時各人俱低頭暗想。并無一人對得。聖天子微笑。代日青對道。紅顏女子。腰間有物傲英雄。

日青卽時舉筆寫了。交與了鬢。去見小姐與他看。小姐見了大喜。偶然地上。見有蟾蜍一隻。小姐手拈金釵刺死在地。命了鬢拈了蟾蜍。爲出題。各人俱要作詩一首。各人不能作出。聖天子代日青作詩一首道。小小蟾蜍出御溝。金釵刺死血長流。早上也曾吞過月。嫦娥今日報冤仇。是詩吟好。交與日青寫過。再交了鬢。交過小姐。那小姐接了首詩。細誦一回。說道。真才子也。立將詩交了。鬢呈上員外。卽同了鬢回房而去。柴員外看罷這首詩道。是小姐取爲第一。麼了。鬢答道。不差。當日衆人見取了日青的詩。衆皆出莊回去了。有柴員外請聖天子。并日青到了客堂。分賓主坐下。家人奉茶。茶罷。員外開言道。老兄高姓大名。何處人氏。請乞示知。小女有福。得配賢郎。實爲萬幸。聖天子答道。某乃京都人氏。姓高名天賜。乾兒日青。幸賚東床。殊深有愧。旣蒙不棄。代與乾兒卜日行聘。卽別了員外。與日青回店。卽着店主同進城辦餅果雜物。并禮金等。僱人抬往柴家莊而來。當時員外接了禮物聘金等。先行打發人回去。後請親眷齊到。帶了禮物來賀員外。卽遣家人搬上酒席款待。是夜各親友。飲至三更。方才散席。再過五日。聖天子再僱人抬禮物。欲行徵典大禮。命日青親自送到。是晚就在柴家莊上。夫妻二人參拜天地。然後再拜員外。是夜送入洞房。早擺下花燭。酒在房。二人飲了半晌。小姐道。我出一對。你對得通。方與你成親。日青道。快將對出來。那彩鸞小姐。當將對句寫出。交日青看了。其對聯云。好貌好才真可愛。日青想了一回道。同衾同枕莫嫌貧。彩鸞把對看完。連聲稱贊道。真才郎也。說完。寬衣解帶。攜手上床。共效於飛之樂。到了次日早晨。日青同小姐來至廳。

前見員外叩禮已畢。員外開口道：賢婿才高八斗，詩對皆能。小女得配，實出意外。日青道：小婿庸材，乃蒙岳父獎譽，令人難以克當。員外又問道：這時尊大人在何處居住？日青道：現在李家店安歇。員外又道：彼此係爲至親，我莊上多有地方，不若請令尊大人至此同住。早晚得以細談，不知賢婿意下如何？日青道：既蒙岳父不棄，待婿裏明寄父請他搬來莊上，說完，即進房中，將員外相請寄父到莊居住，說了一番，那影雲小姐聞言大喜，對日青道：如果公公到莊，妾得早晚侍奉。日青即出柴家莊，直進李家店，而來到店中，見天子道：乾兒奉岳父之命，請往莊上居住，寄父在店無人侍奉，着我來請，務須前往。當時望天子見日青不在身邊，自覺無趣，玩見日青到店，他岳父要請他到莊，不勝之喜，當即備齊行李，僱人挑赴。同日青望柴家莊而來，到了莊中，日青先行入莊，報知柴員外，聞報即行出莊迎接，來到中堂，分賓坐下。員外開言道：不知親翁光臨，有失遠迎，伏乞恕罪。天子答道：荷蒙盛愛，到來攪擾，員外道：彼此至親，何用講此謙話？吩咐莊中奴僕，將東廳打掃潔淨，將親翁行李搬進居住。自此以後，天子就在柴家莊住下，日則出外遊玩，晚則回莊安歇，或吟詩作文，或弈棋爲樂，正是光陰如箭，日月似梭，不覺住了數月。此時正是四月初旬，景色宜人，却與日青出外遊玩，行到馬王廟，見這所廟宇，果然廣大，看之不盡，擺賣什物，醫卜星相，無所不有，入到二門，又見有人講古，與日青站立聽見，這人所講之書，乃係明正德皇帝下南的故事，酒樓戲鳳，不覺嘆道：江南景色，遊之不厭。古之帝王，亦會到此，豈止朕乎？聽了一回，不覺天色晚了，與日青走出廟來，正欲回莊，行至半途，忽見一少年啼哭而來，上前問情由，正是：從來美色多招禍，無端惹出是非來。未知後生如何對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黃土豪欺心誣劫 張秀才畏刑招供

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舉頭三尺有神祇。善惡到头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却說揚州府城外同安里，有一土豪，姓黃名仁，字得明，家財數萬，有田產，只有四子：長子飛龍，娶妻朱氏，次子飛虎，娶妻王氏，三子飛鴻，四子飛彪，未曾娶妻，惟飛龍與飛虎，入了武學，這黃仁推問知銜，平日霸人田屋，毒人妻女，無所不爲。當日清明佳節，各家上坟，那時有一婦人，楊氏，年約五十餘歲，丈夫殷計昌身故，並無男兒，與女兒月姣二人，上坟拜掃，却將祭物擺開來拜祖先的坟墓，適有土豪黃仁父子，亦在是處掃墓，這第三子飛鴻，窺見在旁，目不轉睛，見他生得美貌，眉如秋水，貌似西施，心中不捨，又不知是何家之女兒，那處居住，拜畢隨後跟到月姣母女回家，向鄰查問。

係殷計昌妻女。回到家中，將此事與母親李氏說知。欲娶他爲妻。在父親面前話明。着媒往問。當時李氏得了飛鴻日間的話語。是夜就對丈夫黃仁道。今日飛鴻三兒前往掃墓。見了一女生得甚好。他十分中意。欲娶爲妻。後來訪得殷家之女。名月姣。他的父親計昌。現已身故。止存母女二人。孀居。想他亦屬情願。決無不肯之理。你不妨着媒去講說。看他如何。黃仁道。怪不得今日他在坟前見伊母女回家。連墓也不拜。跟隨而去。三兒既係中意。待我着媒往問。諒必成就說完。即叫家人黃安進內。吩咐道。爾可前去和安里第三間陳媽家中。着他立即到來。有要事使他。那家人黃安領命。直望和安里而來。到陳媽家中。適見陳媽坐在屋內。進去說道。我老爺叫你去有事使。你可即刻走一遭。陳媽聽道。有什麼事如此要緊。待我鎖了門。然後同你走。當即將門鎖了。隨即與黃安直到黃家莊來。立即進內。轉過書房。見了黃仁。上前說道。不知老爺呼喚老身來。有何貴幹。黃仁道。只因昨日我倆父子上坟。因見殷計昌之女月姣。生得頗有姿色。我欲娶他爲媳。將來配與三兒飛鴻。你可與我一走。倘若得成。媒金自然重謝。你可實力前往講定。爲是。陳媽道。老爺大門戶。豈有不肯之理。待我前去問過。看他如何對答。再來復命。當即別了黃仁。來到殷楊氏家中。立即進內。楊氏迎接。兩人坐下。楊氏開言道。不知媽媽到來。有何貴幹。陳媽答道。非爲別事。現今有一門好親事。特來與你相議。千金之庚帖。與黃家莊上三公子合配。不知你意下如何。楊氏道。惟那月姣。他父親在世時候。已許了張廷顯之子張昭。現在已進了學。因親翁上年身故。服色未滿。所以未曾迎娶。此事實在媽媽虛走一遭。陳媽道。令千金已許了張秀才。這也難怪。待我回覆黃老爺便了。當即起身。別了楊氏。復到黃家莊而來。到了莊中。即向黃仁說道。昨奉之命。前往殷家。將親事說了。誰想那月姣之母。親楊氏。說伊女兒親事。殷計昌在生之時。已許張昭。上年已入了學。因丁父憂。未有迎娶過門。故此特來覆命。黃仁道。此事確實。亦屬難怪。等我查過。再着人找你未遲。陳媽見說。立即回家去了。即忙進內。與飛鴻說道。殷楊氏之女月姣。我已着陳媽前去問過了。他母親說已許秀才張昭。那張昭因丁父憂。未有迎娶。伊女過門。待爲父與你另尋個親事便了。飛鴻聞說。心中不悅。辭了父親。遂進自己房中。此夜發起病來。一連數日。並不起身。有了鬢前來。書房問候。得知飛鴻有病。即報知老夫。知道黃仁夫妻入房問道。三兒你有甚麼因何連日不起。究竟所患何症。你可對我說。知飛鴻答道。兒因自從前次那日上坟回來。心中不安。前日身上發熱。夜來更甚。話完即合眼不言。黃仁夫妻聞言。即出房門而來。至廳中商議道。三兒之疾。他說上坟回來。即起。莫若着人前來請一位方脈先生來。看你三公子之病。黃安領命。立即而去。請了一位何先生。名叫何有濟。當日跟了家人黃安進內。先入書房來。

看病黃安在旁邊說道。現在奉了老爺之命。請了一位先生來診脈。三公子起來看視。飛鴻道。我遍身骨痛。不能起身。可請先生入內。與我診視。黃安聞言。即請先生近牀。便將飛鴻左右手六部之脈。細診一回。並問病源。遂請黃仁來至書房坐下。向黃仁說道。晚生診得令郎之病。左關脈弦大。右又洪數。實乃陰火上乘。肝鬱不舒。心中有不如意之事。非安心調理。不能全愈。即開了一方。該藥無非清腎之劑。談論一番。辭去。是晚飛鴻服了這帖藥。仍不見效。一連數日診視。病體益劇。黃仁心中煩悶。即對安人李氏說。你可夜進兒房。向飛鴻細問。實因何事。以致於此。是夜李氏進房。向飛鴻道。你父親着我問你。究竟因何致病。如此飛鴻道。我的病源。母親盡知。自從那日上坟。見了月姣之面。時常心中牽挂。所以一病至此。縱使扁鵲復生。難醫全愈。想兒亦不久居人世矣。說完。合眼即睡。李氏聽了兒言。出來向黃仁說道。三兒之病。實因三月上坟。見了月姣。不能忘情。料想治疾無用。老爺必須設法。免誤三兒之命。黃仁想了一回。說道。那月姣已許了人。亦難設法。莫若明日喚陳媽到來。看他有甚麼良計。可以治得三兒的疾。到了次日。即着黃安進去。說道。你再往陳媽處。着他速來。有要事商量。黃安領命去了。不久將陳媽領進前來。黃仁先開口道。我今叫你到來。非爲別事。因前着你往問月姣這頭親事。我對三兒說。知他就一病不起。請醫調治。全不見效。特叫你來。究竟有何法解救。陳媽道。這樣之病。有藥難施。月姣肯嫁三公子。方可得愈。老爺這須打算。黃仁道。那月姣業已許配張秀才。何能肯嫁。我也沒有什麼打算。陳媽道。這件事。老爺不想爲媳。則已。若想他爲媳。老身想條妙計。包管到手。黃仁道。計將安出。陳媽道。我將張昭想了一番。不過一個貧窮秀才。着人與他往來。勸他將妻相讓。把三百兩銀子與他。他若不允。老爺着人將贓物放在他家。就說他包庇賊匪。坐地拿贓。老爺與府尊交好。求他解案。強逼招供。收在監中。把他害死。那時不怕月姣不肯。老爺此計。以爲何如。黃仁聽了大喜。想不到媽媽有如此高見。待我明日着人前往。此晚陳媽就在黃家莊晚膳。醉飽方回。次日黃仁即尋了一人名。叫做伍平混。平日與張昭相認。將銀十餘兩。交他手中。着他如此吩咐一番。那伍平混得了銀子。尋着張昭說道。我有友人欲求張兄寫扇數把。要筆金多少。張昭道。彼此相識多年。筆金隨便。那伍平混即將扇子并筆金一併付下。便說道。弟今日得了數兩橫財。欲往酒樓。尋些美酒佳餚。如秀才不棄。一同往敘。張昭道。如何破費仁兄。伍平混道。彼此朋友。何必謙話。於是二人同往。找了一酒樓。飲酒。覓一好座位。大家坐下。即喚酒保。斟好酒來。酒保從命。連聲答應。將各酒并菜。排開席上。二人執杯就飲。伍平混道。多年不見。究竟近年。世景若何。令尊納福麼。俾時榮娶否。張昭道。上年家父已故。因丁憂未娶。歷年寫扇度日。未有十分好景。伍平混道。別人

我亦不講。你定下親事。何人之女。不妨說與哥知。張昭道。家父生時。已定股計昌之女。岳父亦已去世。兩家均有服。故嫁娶二字。暫且放下。伍平混道。莫是在鄰街伊母楊氏。年約五十餘歲。此女名喚月姣。張昭道。正是。兄台何以得知。伍平混道。余與賢弟多年相交。情同莫逆。不得不細悉言之。此婦甚屬不賢。自己少年。已屬不端。又教他女不正。私約情人。難道賢兄未有所聞。那張昭開言。想了半晌。方開言道。究竟此話是真的。麼。情人果是何人。伍平混道。我已聞得人說。與黃仁之第三子飛鴻。有情時常往來。怪不得賢兄近日。世景如此不佳。將來若過了門。賢兄還須要仔細。萬一與情人往來。性命定遭毒手。賢兄早為打算。張昭當日。聞了伍平混這番言語。飲食不安。未知真假。飲了一回。遂問道。伍兄所說之言。乃是人言。抑或目覩。耶。今我一貧如洗。難與計較。兄究竟有何良計。教我伍平混道。弟有一句不識進退之言。未知賢兄肯容我講否。張昭道。伍兄既有良言。不妨說出。伍平混道。此等不賢之婦。縱使迎娶過門。亦屬不佳。必有後患。莫若將他休了。任他嫁與飛鴻。着人前去。要他銀子二三百兩。另取一個賢良。不知以為如何。張昭道。此等事實。非輕易所聽。人言未必是真。俟我訪個明白。再來復命。於是二人用了膳。當即下樓分手而去。張昭回到館內。夜不成寐。次日。即着人到岳母處。略將此事查問一回。始知黃仁會打發媒婆陳媽到門。求過親事不成。方知伍平混在酒樓所云之事。是假。遂立定主意。將伍平混所付下之扇。一一寫起。待他到來。不數日。那伍平混到來取扇。張昭先將各扇拈出。交與伍平混說道。伍兄。你前日所云的話。余已訪確。大約伍兄誤聽外人言語。不真。幾誤余將妻子休了。你可往對黃仁說。勿要妄想。為是話了。幾句。立即進內去了。伍平混自覺無味。拈了扇子出門。往黃家莊而來。到了莊門。立即進內。轉過書房。見了黃仁。言道。此事不妥。就將見張昭。求他寫扇為名。帶到酒樓。說了一番。誰知他查了幾日。今日我去取扇。他將我罵了一場。叫我回來。對叔台父子說。不要妄想。反壞心腸。說完立即進內。不與余言了。如此行為。令人可恨。叔台還須想個方法。弄得他九死一生。叔台又與知府相好。這寒士未必是敵手。那時月姣不怕他。不肯不知。叔台有甚麼良計否。黃仁道。此事容易。我明日做了一稟。去知府衙門報劫。求他差捉張昭。說坐地分贓。你先将贓物放在他屋內。那時人贓兩獲。你道此計如何。伍平混道。甚好。趕緊即行。當時黃仁執起筆。做了一個稟。交伍平混看過。其稟道。

具稟職員黃仁。年六十歲。係揚州人。抱告黃安。稟為串賊行劫。賊證確實。乞恩飭差查拿。起贓究辦。給領事切職。向在治屬同安里居住。歷久無異。不料於本年四月初四日三更時候。被匪三十餘人。手持刀械。撞門入內。搜劫金銀。

首飾衣物而逸。喊追不及。次早投明。更保知證。職隨卽令人暗訪。始知各贓物。落在鄰街張昭秀才館內。且有賊匪。時常窩匿。顯係庇賊行劫。坐地分贓。若不稟請查拿。地方豈能安靖。特遣黃安并粘失單。俯叩台階。伏乞移營飭差。查拿張昭到案。起贓給領。按律究辦。公侯萬代。爲叩奉上。公祖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計開並粘失單一紙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 日稟

黃金鑲五對重五十兩 白銀二千兩 珍珠數百粒

袍褂五套 玉鐲五副 朝珠二副

金戒指四只 茄楠珠三副 香爐三副 錫器三百餘觔

縐紗被八條 古玩六十餘件 鐘表五個 珊瑚三十餘枝

金銀首飾約二百餘兩 銀器雜物約二百餘件 銅器雜物約三百件 玉器百餘件

板指三隻 網衣約五十餘件 布衣約二百件 零物不及細載

共計約值銀三萬餘兩

當時伍平混看完。將稟交回黃仁說道。此稟做得甚好。趕緊命投遞。黃仁卽寫一信。并稟着黃安帶往府台衙門。交號房遞進去。當日知府見了黃仁的稟。并信立卽差了四班差役。帶同夥役廿餘人。同了伍平混。來到張昭館中。不由分說。張昭卽被差役鎖住。那伍平混預先帶了贓物在身。假進張昭房中。收出贓物。一齊帶到公堂。知府已在堂候着。立卽喝令將犯人帶上。各差役將張昭帶上堂來。并各物贓證呈上。喝令跪下。知府喝道。你好大胆。身爲秀才。不守本分。胆敢包庇賊人。行劫黃家細軟之物。坐地分贓。今日人贓并獲。有何理說。張昭含淚稟道。生員讀書明理。安分守法。怎敢串賊行劫。都是黃仁窺見生員之妻姿色。欲娶爲媳。着那伍平混到館勸生員將妻賣與飛鴻爲妻。生員不從。罵了伍平混幾句。所以挾恨。就誣生員串賊行劫。坐地分贓等事。求公祖老爺查明。釋放生員回家。就沾恩了。知府道。你話不是串賊。爲何贓物落在你房。還要抵賴。不打何肯認。喝令重打。此時各差役俱得黃仁的賄。立卽將張昭除了衣服。推下打了五十小板。知府道。問他招不招。張昭道。冤枉難招。知府道。若不重刑。斷難招認。喝令將張昭上了背凳。吊將起來。約有一刻之久。有書辦上前稟道。現已吊昏了。求老爺將他放下。待他醒來。書辦上前勸他招認。知府聞說。卽叫差役將他放下。當時張昭已吊得魂不附體。及至醒了。該書吏上前道。張秀才你若再不招供。必然再受重刑。不若

權且招供再行打實張昭自思今日再不招供何能受此重刑不如招了免受苦刑也罷遂對差役道我願招了差役上前稟他願招了知府大喜立即將他放下手鐐飭差將紙筆令他寫供張昭接了紙筆將供案無奈寫上來交差役呈上供云

具口供生員張昭年二十二歲揚州府人今赴大老爺台前終生因歷年事業難度與匪人交遊四月初四夜糾同賊人前往行劫黃仁家中以冀得金銀分用今被捉拿情願招供所供是實

乾隆四十三年 月 日供

當日知府看了供詞立即寫了監牌喚差役將他收監知府即行退堂有伍平混打聽明白即速趕到黃家莊見了黃仁說道如今張昭業已在知府堂上招供將他收監還須用些銀兩囑差役剋扣囚糧將他餓死然後將餅食禮金等物抬至楊氏家中若再不從再做一稟說他賴婚提拿母女到案不怕他不肯依從黃仁道照式而行當即交與伍平混銀兩帶去監中伍平混領命將銀兩攔在身上來至監門向差役道我今有事與你商酌現奉黃仁老爺之命有銀一封送上兄台求將秀才張昭絕他囚糧將他餓死如果事成再來致謝黃江道你今回去對黃老爺說知接了此銀伍平混辦了此事出城來見黃仁道這事已辦妥了趕緊定了餅食修了禮金再過幾日就行事了黃仁道你將銀子前往餅店定下伍平混將銀兩帶前往却說看役黃仁得了銀兩將張昭餓了數日後用豬油炒了一碗冷飯將與他食那張昭已餓極即時食了是夜發起熱來黃江再用一碗芭豆泡茶作涼水與飲誰知張昭飲了這碗茶病痢不止不上兩日嗚呼一命歸陰當即報稟知府委了忤作驗過稟報實因得病身死沒有別故了結存案時值伍平混到監打聽明白立即來見黃仁道張昭已結果了趕急尋了陳媽行事黃仁立即着令黃安前去不久將陳媽引進黃仁吩咐道陳媽你今日就在我家住下明日與伍平混抬了餅食禮金前去楊氏母女家中放下道六月初二日到來迎娶看他如何回答到了次日這陳媽帶了伍平混十餘人抬了十餘担餅食一直來到楊氏家中見了楊氏即上前道恭喜楊氏道有何喜事月姣見了陳媽到來早已入房去了忽有十餘担食物一直走進前來楊氏見了不勝驚訝道究竟爲着何事豈不是你們錯搬了陳媽道一毫不差我前月奉了黃老爺之命到來爲媒定下令愛爲媳今業已情願難道不記得麼趁今良時吉日爲此抬禮金餅食到此過禮准六月初二日迎娶過門即將禮金餅物擺列廳前楊氏道我前番業已講過了小女許配秀才一女安能嫁二夫陳媽道你女婿張秀才串賊行劫坐地分贓被知府大老爺

提拿到案。已招了供。收在監中。聞得已押死了。我想黃老爺。乃當今一大財主。又有錢且有田。此等門戶。還不好麼。你縱然不肯。亦不得了。楊氏道。結親之事。總要兩家情愿。豈可強逼人家爲婦的道理。難道沒有王法。陳媽笑道。現今知府與黃老爺相好。你若不允。只怕捉拿你母女到堂。那時悔之晚矣。楊氏道。東西你快將拾回去。待我與姨甥林標商酌。延幾日再來。回音未遲。陳媽道。禮物權且放下。限以三日。我再來候你回音。卽同僱平混各人去了。楊氏自知獨力難支。雖有理論。卽入房與女兒月姣說道。如今此人到來強逼。他說你丈夫已被知府押死。你我在。尙屬未知。待我著人尋訪你表兄林標到來。前往打探再行商酌。月姣道。這些強人如此無理。倘若再來逼勒。我惟有一死而已。母親快去。尋表兄。叫他打聽我丈夫。被何人陷害。因何身故。楊氏聞了女兒言語。當卽出來。託鄰人前往找尋。不久林標到來說道。不知姨母呼甥到來。有何事情。楊氏道。你不知道。昨日有陳媽帶了多人。抬了禮物。說黃仁要娶你表妹爲媳。我說已許秀才張昭。他說張秀才弔賊行劫。坐地分贓。被知府捉拿。押死。你可前往。將你表妹丈爲着何事。被何人所害。打聽明白。回來與我說。知林標聽見。說道。待甥前去。就是。立卽起身進城。到了甲刻。始行回來。說道。姨母不好了。甥奉命前往。查得三月姨母與表妹上坟拜掃。被黃仁第三子看見。表妹生得美貌。欲娶爲妻。着陳媽來問姨母不從。云已許了秀才張昭。後來黃仁再着伍平混。尋着表妹丈張昭。寫扇爲名。同到酒樓。說表妹不貞。勸他休了。妹夫不從。罵了幾句。他就懷恨在心。卽捏妹夫弔賊行劫。坐地分贓。告了知府。捉拿到監。押死。着人抬了禮物。到來強逼。細說一番。當日月姣聞得這般情由。大哭道。這強人如此沒良。害我丈夫。若再來逼勒。抵死不從。當卽換了素服。吩咐母親。立了丈夫靈位。守孝。楊氏見女如此貞節。只得順從。任他所爲。留在林標在家。防陳媽再來。得個幫手。過了數日。果然陳媽又來。候音。有林標上前罵道。你這老狗。果然再來。你幹得好事。要辱害了妹夫。還逼表妹改嫁。如此無理。若不回去。定將你重打出門。陳媽道。你是何人。如此行着。你表妹已許與黃家。全禮聘金。胆敢將我辱罵。快將名說出。林標道。我姓林。名標。係月姣的表兄。楊氏係我的姨母。你不認識我。你苦不走。定然重打。陳媽道。我不信。你這小畜生。有此大膽。敢來打我。林標道。你若不信。等你知道我的利害。卽提起拳頭。向陳媽打去。打了兩拳。楊氏恐將他打壞。連忙上前勸道。姨甥不必打他。將他推出街。不必與他理論。林標聽了姨母之言。一手將陳媽推了出門。閉上了門。全不理他。當日陳媽被推出門。街坊鄰舍。俱畏黃仁的勢。不敢公然出頭。內中有知楊氏母女受屈。出來相勸道。你老人家。如今又夜了。趕緊回去。亦有年少後生。不怕死的。替楊氏母女不平。將他辱罵。陳媽看見街鄰言語多般。得風便轉。卽走出

城。回到黃家莊。見了黃仁。就將楊氏不從親事。反着伊姨甥出頭辱罵。說了一回。黃仁聞言大怒道。他受我禮物聘金。又不允我親事。反着姨甥辱罵。若不發此毒手。他如何知我利害。陳媽道。須照害他女婿的手段。方為上策。黃仁道。我也知道。思了一回。遂做了一稟。其辭曰。

具稟職員黃仁。年六十歲。揚州人。抱告黃安。稟為欺騙財禮。串奸賴婚。乞恩飭差捉拿。押令立辦。以重人倫事。竊職三子飛鴻。憑媒陳媽。於本年四月。說合殷楊氏之女。名月姣。為妻。當即抬了聘金禮物前往。一概收下。回有婚書為據。前月當着陳媽。預送吉期。訂明六月初二日迎娶。詎料楊氏反悔。不允親事。着令甥林標。出頭辱罵。毆打。趕出門外。口該媒回報。不勝駭異。迨再三細查。方知兄妹同姦。不肯過門。有此欺騙財禮。串姦賴婚。目無王法。迫得遣叩台。堵伏乞飭差。拘楊氏母女。并逞兇之林標。到案。究明串奸實情。勒令楊氏將女過門完婚。以重人倫。便沾恩切。赴公祖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計開 殷楊氏係騙財禮不允親事人。

殷月姣係楊氏之女與表兄有奸人。

林標係楊氏之姨甥乃兄妹同姦人。

當日黃仁將稟寫完。立即修信一封。即着家人黃安進內。吩咐道。你將此稟并信。帶往知府衙門。轉交號房投遞。黃安領了主人之命。一路進城而來。到了知府衙門。將稟信來至號房。放下。并付下小包。號役書信挂了號。放在公堂台上。即回號房而去。是夜。知府坐在內堂。觀看公事。看到黃仁這張稟詞。并這封信。看了一回。再看那信。無非求他出差。快些捉拿楊氏。月姣。林標三人等話。自思。道。前番已害張昭。今又來入稟。賴婚等事。莫若明日免行出差。打發一個與他。借銀一千。懇求仁兄。暫為挪借。俟糧務清完。即行歸趙。等語。即着家人寫下。往黃仁家中投遞。那黃仁接了此信。分明要他銀千兩。方肯與辦。無奈將銀如數兌足。着黃安帶了銀兩。隨同知府家人進衙門。稟知府。那知府見了銀到。立刻吩咐黃安道。你回去稟知主人。說此銀業已收到。日前帶來之件。照辦。黃安見說。當即辭了知府。來到主人面前。說道。小人所帶之銀。前去衙內。親手奉上。知府大老爺。他着小人回來。稟知說銀兩業已收到。前日投遞之件。遵辦。便了黃仁。聽見着令退出自己。也往書房聽候。却說黃安去後。知府立即傳差。役吩咐道。你可速去。將楊氏。月姣。林標。勒索兩日內到案。毋得刻延。有誤公事。這幾個差役聽了。知府言辭。立即出外。喚齊夥役。一同前往楊氏屋內。不由分說。將楊氏母女。林標三人。一并上鎖。帶到公堂下。稟了知府。楊氏等到。立即升堂。早有兩邊書差伺候。知府坐了公堂。喝令差

役先將楊氏一人帶上，差役得令，即將楊氏帶到堂下，喝令跪下。知府喝道：「黃仁，告你欺騙財禮，容縱女兒，與表兄林標通姦，不肯過門，你可聽本府吩咐，將女兒配與黃飛鴻爲妻，便罷。倘再違抗，法律難容。」楊氏道：「小婦人怎敢受他的財禮？只因他第三子在坟前見我女兒美貌，後着陳媽到來，欲娶爲妻，我說已許張秀才，不能再嫁二夫。是以不敢從命，推却而去。及至前月，帶同多人，抬了財禮，說我女婿張昭，串賊行劫，坐地分贓，業已被捉押死，硬將財禮留下，不肯拾回。後來我的姨甥林標前去打聽，女婿實係被他害死，細思他實是仇人。我女兒情愿守節，豈肯改嫁於他？現在財禮原存在家，分毫不動，求老爺查明，將小婦人等放出。然後將財禮盡行交還，就沾恩了。」知府聞言，大喝道：「你好糊塗，分明你縱容兄妹串奸，欺騙財禮，是真快些，還斷，以免動刑。」楊氏道：「婚姻大事，總要兩家情愿。今日逼我女兒辱事仇，寧愿一死，誓不從命。」知府道：「你好硬嘴，若不打你，決然不從。」喝令差役掌嘴。那差役聞言，立即上前，將楊氏左邊打下二十個嘴巴，好不利害，打得皮開血流，鮮血淋漓，牙齒去了二隻。知府道：「問他肯不肯？」楊氏道：「如此將我難爲，雖然打死，亦不從命。」知府喝令差役再打。差役再將楊氏右邊打了十下嘴巴。此時楊氏打得昏倒在地。知府喝令差役，即將他救醒，已不能言，死在地下。遂命差役將他抬出，并將月姣林標二人分押監中，仔細看守，即行退堂。正是：土豪幾番施毒手，致令奸佞并遭殃。要知月姣林標兄妹，憑着誰人打救出監，與夫報仇，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伯制軍兩番訪主 唐教頭二次解圍

詩曰：奉命督師視長江，爲國勤勞到此方。順道幾番尋聖主，麟閣名留百世芳。

當日知府因勸殷楊氏將女月姣從順，黃氏親事，楊氏執意不從，反出言挺撞。一時威怒之下，將他打死，自問心上不安，却又受了黃仁的銀兩，如此斷法，故此月姣林標二人不帶上堂審問。權且收監，着令管監之伴，婆相勸於他，望其從順。誰知月姣果然貞節，矢志不移。知府亦屬無奈，只得將相勸的言語，對黃仁說明。且將套話，將月姣勸到相從，并勸黃飛鴻不必心急，定然有日到手。這飛鴻聽了知府言語，信以爲真。這病好得幾分，當時即能起身行動。却說伯達自從在鎮江丹徒縣衙內，得見聖容，求他回朝，不從其請。只因天子到江南未久，地方多未遊到，是以不肯回朝。伯達遵旨，差委中軍官帶了兵丁，捉拿蔡鎮武一家解省，再將密旨交與莊巡撫，捉拿葉兵部一家解京。自己帶了兵丁，却來巡視長江一帶。一年期滿，回京覆命，將在丹徒縣得見聖上，在太后駕前啓奏一番。太后吩咐伯達二次巡視長江。

務即尋着聖上勸他回朝。不可久延於外。當日伯達領了太后密旨。帶了從人出京。僱舟直向江南而來。到了碼頭泊好船。早有地方官迎接。公館住下。却令心腹家人四處打探。聖主蹤跡。數月未知。伯達與家人四名僱舟來到揚州地方。著家人尋了客店住下。然後各處細訪。有時微服往各處遊玩。順訪民情。並本城各官賢愚。不提。却說天子遊玩到那一日。見一少年後生。哭哭啼啼。問起情由。那少年上前說道。小人姓林名豹。因有個姨丈名喚殷計昌。乃廣東人氏。家財數萬。娶妻楊氏。止有一女名喚月姣。在本處貿易。上年業已身故。本年三月。母女上墳拜掃。被本處一個土豪姓黃名仁。與三子名飛鴻。看見月姣。生得貌美。強逼爲姪姨母。不從。那土豪先將表妹夫張昭捉拿。在知府監裏押死。硬將禮物聘全。搬入殷家屋內。姨母將他罵了幾句。他假做婚書。誑稟知府。捉拿姨母母女二人。並哥哥林標收監。姨母因與奸官挺撞。已被當堂打死。現在哥哥與表妹在監。定然有死無生。無法打救。因此啼哭。天子本欲與他出頭。因見從前代人所做之事。歷遭危險。不敢妄動。說待我做稟。就拈去遞過。知府不准。再來商酌。余在李家候你。林豹道。客官高姓。天子道。余名高天賜。話完。即將稟做起。看過一遍。然後交日青寫正。交與林豹。又喚日青取了銀子。並交林豹。吩咐道。你須仔細前往。爲是林豹當日拈了稟詞。並聖天子所贈銀兩。一直奔到知府衙門而來。那日正是初八。放告。早有許多百姓。到衙遞稟。是日午牌時候。差人兩邊侍立。知府坐堂收稟。那些百姓陸續將稟呈上。俱皆收了。及至收到林豹所遞之稟。即時張目觀看。其詞云。

具稟人林豹。年十九歲。係揚州人。稟爲土豪恃勢。圖婚誣陷。叩乞當堂省釋。免遭久押拖累事。緣豹有姨母。于本年三月。與女月姣。上山省墓。被本處土豪黃仁。父子窺見。表妹月姣。頗有姿色。強迫爲婚。硬將禮物聘金。拒進屋內。姨母不肯。遂假做婚書。誑以包庇賊匪。串奸賴婚等情。誣告捏陷。致差拿姨母母女。並豹兄林標到堂。勒令了案。姨母云。女已許配張昭秀才。不肯結婚。仁台不及察覺。先將張昭押死。以致姨母受刑身故。並將豹兄暨月姣。收監。有此奪婚誣陷。情何以堪。迫得據察。叩稟公堂。伏乞立將豹兄林標。並表妹月姣。開釋。免遭押死。並請拿土豪黃仁父子。並媒婆陳媽。惡棍伍平。混到案。究坐。萬代沾恩。上赴。

公祖大老爺。作主施行。

年

月

日稟

當日這知府看了林豹所遞稟詞。大怒。拍案罵道。你這糊塗東西。你哥子通姦人家媳婦。霸人妻子。本府已經查得明白。了。你還敢到來混訴。本應將你治罪。姑念你年少無知。權且饒恕。喝令各差趕出。即將該稟詞扯碎。當日林豹被差

人趕出。立即來到店中。見了天子。將知府妄爲如此。不肯收稟。談了一番。天子聞說大怒道。待我再做一稟。你卽往省城觀察衙門。再告林豹道。求高客官快寫。待小人往稟。便下聖天子當卽提筆。思了一回。做起這告按察衙的狀。看過改正。再令白青寫正。成就取了銀子一錠。交與林豹。吩咐道。你趕緊前往省城。將稟遞去。不可有誤。我在此候你回音。林豹得了銀子及稟。連忙來到江邊。僱船望省城而來。那一日到了省城上。岸林豹見天色已晚。找尋歇宿店居住。次日林豹着店家備了飯食。吃畢。早膳然後進城。打聽按察遞稟日期。此時業已初七日。臬台未有出衙。不能攔輿投遞。迫候到申刻。始行回店安歇。到了次早。食些乾糧。拈了稟詞。一直進城。各百姓將章紛紛呈上。那按察乃係姓霍名達成。廣東人氏。爲人清廉正直。辦事謹慎。惟是懦弱不振。當日坐在案上。收各百姓所呈之稟。盡行收了。迨收到林豹之稟。乃係控告揚州知府的不勝大駭。其詞云。

具稟人林豹。年十九歲。係揚州人氏。稟爲偏斷濫押。刑斃無辜。伏乞札行起死救生。以雪冤狂事。竊豹有姨丈殷計。昌原籍廣東人氏。來揚貿易。不幸身故。遺下姨母楊氏。與女月姣。憑媒配與秀才張昭爲妻。上年三月。姨母與女月姣。上墳拜掃。適遇土豪黃仁父子。窺見表妹姿色。強逼爲媳。將聘金禮物。抬至屋中。姨母不從。遂以包庇賊匪。行劫串姦。賴婚等語。在知府台下。誣告。乃知府不察。立即飭差捉拿姨母。母女並張昭林標。到案勒令結婚。姨母女已許秀才張昭。不肯允從。遂喝差役將姨母重打。以致傷重。命亡。並將秀才押死。表妹哥子。現押在監。擬赴衙門稟請提釋。無奈府尊得賄。不肯憐憫。反將狀稟扯碎。著各差役將豹趕出。謂非錢財賄賂。誰肯有此偏斷。押死刑斃無辜。若不稟明。冤終莫白。迫得奔叩崇禎。伏乞迅札行揚州府。立提約兄林標。表妹月姣。省釋。著差捉土豪黃仁父子。並媒婆陳媽。惡棍伍平。混到案究治。公候萬代。上赴。

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年

月

日稟

霍臬台當日看了稟詞。卽對林豹說道。你所告知府。偏押刑斃等事。究竟眞是假。本司難以深信。待本司著人打聽明白。卽行與你審理。林豹稟道。此事千眞萬確。若有虛誣。情甘伏罪。臬台道。既然如此。俟我查確卽辦。你快回去聽候。便是。林豹見了無奈。辭了走出衙來。到店房挑了行李。下舟行了數日。回到揚州。復至李家店中。見了天子。卽將臬台吩咐言語。談了一番。天子道。臬台既如此吩咐。候半月十日。再行計較。便了。林豹道。既高客官如此照料。小人從命。話完。卽起身辭別回家去了。在家候了一月有餘。託人往城內府衙處打聽。並未有臬台文到原來。這臬台因見林豹所

呈之稟。係告知府的。他與知府係屬至交。故此將稟壓住。林豹打聽真確。即忙來店中。將此情節對天子細談一番。望祈設法搭救。天子聞了這段情由。大怒道。狗官如此可惡。明日我進城。與你計辦。便是。是夜一宵已過了。次日著店拈酒飯入來。待我用過。入城有事。那店家即著人拈去。天子與日青林豹三人用了膳。一同進城。來到知府衙內。著林豹搗鼓。知府聞報。立即傳齊差役升堂。喝道。將打鼓之人帶上。兩旁差役奉命。將林豹帶上。喝令跪下。那知府抬頭一看。見是林豹。心中大怒。喝道。你到來何事。有何稟報。林豹道。小人前月所呈之稟。承蒙收下。今特來求大老爺。將小人的哥哥表妹放出。並捉了土豪黃仁父子究辦。萬代沾恩。知府大喝道。你好大胆。前月來告本府。念你年少無知。不將你辦罪。又告到臬台。云我偏斷等語。若不將你重責。人皆効尤。語完。喝令差役推下打一百。聖天子上前道。身為官府。妄將百姓難為。已將姨母打死。又將秀才張昭押斃。已屬胆大妄為。我勸你快將他哥哥林標並月姣放了。便罷。若稍延慢。王法何在。知府大喝道。你是甚麼人。在此講話。這是甚麼所在。聖天子道。這不過小小知府衙門。就是相府門第。我也常坐。知府道。你這人。塘突本府。待本府把個利害你看。即喝令各差役將他推下。早有幾個失時差役。一擁上前。被聖天子三拳兩脚。打得跌去丈餘。這知府見事不妙。走入後堂。早有差役數十名。各持軍械。將天子圍住。林豹見鬧起事來。與日青早已奔出衙外。當日天子見差人手持利刀。天子鬥開一邊。乘機搶了一把利刀。迎敵。打開一條血路。直走出來。各差役從後追緊。天子且走且戰。出了城外。到馬王廟來。却說唐卿自從在英武院護了聖駕。得了這隻班指。屢次欲上京。又無盤費。却又不敢回英武院。只得奔逃。沿途賣武度日。來到揚州。一月有餘。這日正在馬王廟開場賣武。忽見前途有持利刀。慌張奔走。背後却有數十人。各執軍械。追趕而來。定目一看。認得是前在英武院所遇天子。不覺大駭。忙將所用之棍。執在手中。大叫高老爺。不用慌張。我來也。當時聖上見已有人來助。一看。乃係唐卿。快來幫助。兩人回頭迎敵。早有這班差役業已趕到。被唐卿大喝一聲。手執鐵棍。如蛟龍取水一般。各差週身損破。鮮血淋漓。不敢迎敵。大敗而走。唐卿追趕。天子道。不可追去。你快將武器收了一齊。回店細談。唐卿聞說。即收武器。什物。跟隨天子。來至店房。日青與林豹在店守候。一見天子回來。上前問安。天子就將唐卿相助細說一番。趕急拿了銀錢。出去市上買酒肉。交店主快去烹熟。日青即時領命。拈銀出市。買妥回來。就交與店家烹調。天子問道。唐卿自從在英武院別後。一向光景如何。唐卿道。臣自與主上別後。不敢回英武院。欲想赴京。又未知主上會否回朝。是以不敢起程。又無盤費。只得在大街賣武度日。請問主上。被衆人追趕。却是為何。望乞示知。天子道。都因自己性近豪俠。為抱不平。將在街上

遇見林標之事，述了一回。不知唐卿此處，却有多少兄弟，必須想個善法，前往救他二人出來，并將知府殺了，方洩朕恨。唐卿奏道：「主上貴爲天子，不宜行險，這件事情，只要下一道密旨，著江蘇巡撫從公斷結，况臣前數日在唐家店，伊有從人患病，臣與醫治全愈，問其主人稱說係欽命巡江伯總督，到來訪察民情，主上不若著他辦理此事，尙爲穩當，切勿再蹈危險。」天子道：「伯達此番到來，亦是訪朕回朝，朕欲回朝，奈因此事未了，放心不下，你前去向他從人道，知將朕前賜與你的班指，交他從人呈上，伯達一看見你便明，朕在柴家莊聽候，你回他說到時，尋訪見朕，不可行君臣大禮，恐被人知。」唐卿道：「臣從命。」說時，早有店家將酒肉搬來，房中擺開，各人拈起酒杯暢飲，飲完，各人吃飯，即便安寢。到了次日，先著林豹回家，給了店錢，這唐卿檢齊什物，直向唐家店去了。天子見各人去後，與日青一齊回轉柴家莊，員外接入說道：「高親翁這幾天往何處遊玩？」天子道：「各處遊玩，未有定蹤，却說唐卿一路去唐家店內，卽向從人說道：『我今奉高天賜老爺之命，欲見你家主人，你可將班指一隻，交上觀看，便知明白。』從人執了唐卿班指進去，未久，出對唐卿道：「我主人請你進去。」唐卿道：「相煩引進。」入房在旁站立，伯制軍問道：「兄台姓甚名誰，在何處得遇主上，坐下細談。」唐卿道：「大人在此，那有小人坐位。」伯制軍道：「兄奉主上之命而來，與欽差無異，豈有不坐之理？」唐卿見伯制軍如此謙遜，始行告坐。道：「小人姓唐名卿，福建人氏，向在英武院兵部之弟葉宏基處當爲教頭，因主上到院探訪，招出大事，被困在院，小人得神人報夢，上前保駕，後來蒙主上贈了班指，卽與分別。後聞英武院已封，小人一向流落江湖賣武，前月到揚州馬王廟，又遇主上被人追趕，因此上前保駕，一時詢起情由，方知因揚州知府受賄偏斷，遂將七豪黃仁強逼月姣爲媳，不遂，後以包庇賴婚等語誣告，打死楊氏，押死秀才張昭，并將月姣林標收監，林豹呈稟不收，反將稟扯碎趕出，卽到按察呈詞，月餘未見札行辦理，主上與林豹同往大鬧公堂，被知府差人追趕，因此相助，訪得大人在此，故奉主上之命，請大人行札查辦。」當日伯制軍聽見此言，說道：「我正欲訪尋主上，數月未見，今幸在此。」唐卿帶我一見，唐卿道：「小人臨行時，主上吩咐在柴家莊上，如果大人要見，切莫行君臣大禮，以免外面傳揚，當爲朋友便可。」伯制軍道：「卽非有命，我也曉得，帶了兩個從人與唐卿一路往柴家莊，來到莊中，着人通報，家人前到書房，說伯唐二位來此相訪。」主上聞言，着日青出去迎接，說道：「有請。」二位進去，伯唐二人跟了日青來到書房，見過主上，行常禮坐下。天子已寫密旨，着日青取來，交與伯達說道：「你持書回去照辦。」伯達將太后之旨，交與主上道：「務須照此而行，不可久留於外，有失闕望。」天子道：「曉得，俟將此事辦了，卽行回去，你快帶同唐卿一齊辦理。」伯制軍領了密旨，遂與唐卿一齊回店入房。

將聖旨開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遊江南。一則尋訪賢良。二來查察奸佞。前月偶到揚州。得見小子林豹。沿途啼哭。詢問情由。據言伊有姨夫。姓殷名計昌。娶妻楊氏。生有一女。名喚月姣。迨姨丈不幸身故。遺下妻女。在家度日。本年三月上坟拜掃。被土豪黃仁父子窺其表妹月姣。頗有姿色。強逼爲媳。硬將聘金禮物。抬進屋內。姨母云。今已許配秀才張昭。不肯允承。土豪遂假作婚書。賄囑知府桂文方。以庇賊行劫。串奸賴婚。誣造謊告捏陷。以致差捉姨母。張昭并表妹月姣。與林標收監。勒令具結。姨母不從云。女已許配丈夫。知府大怒。先將張昭重打收監。以致受傷身故。並將姨母打死。即將表妹月姣。哥子林標收監。林豹往稟知府。反被知府將稟扯碎。逐出衙來。復告臬台。一月有餘。未見札行辦理。殊爲玩視民命。朕業已查明。卿卽趕緊札行臬台。霍達成。卽傳知府桂文方到衙押候。飭差捉拿土豪黃仁。與其子飛鴻。並陳媽棍徒伍平混收監。分別輕重。按律究辦。毋得寔命。欽此。

某年

月

日文

當日伯制軍誦完聖旨。卽着帶來書辦寫札。諭飭令役人帶向霍臬台衙門投上。并著唐卿爲中軍官。前往協同查拿。當日霍臬台接了伯制軍這道札。諭打開一看。其札諭云。

欽命巡閱長江水師軍務總督部堂伯爲札飭查拿究辦事。現據林豹控告。稟稱伊有已故姨夫殷計昌。遺妻楊氏。與女月姣在家。本年三月上坟拜掃。被土豪黃仁父子窺見表妹月姣。頗有姿色。強逼爲媳。姨母稱說已許配秀才張昭。不能再配二夫。土豪持勢將禮物抬進屋內。姨母不允。遂以串賊行劫。串奸賴婚等詞。賄囑知府拏姨母并張昭。勒令具結。姨母不允。卽將姨母重刑打死。并將張昭押死。又提表妹月姣。哥子林標收監。經伊往知府衙門。稟請超釋。知府大怒。將伊稟扯碎。卽逐出衙。茲藉福星移照。喊告台階。伏乞立傳知府到衙。再捉拿黃仁父子。并媒婆陳氏。棍徒伍平混收監。提出月姣林標。到堂釋放等情。該司卽便遵照辦理。文到之日。立傳知府桂文芳到堂押候。飭差查捉黃仁父子。并陳氏伍平混收監究辦。毋得延遲。致干未便。此札。

年

月

日文

却說霍臬台看完。伯制軍札諭。卽刻傳桂知府到衙押候。令差役捉拿黃仁。并三子飛鴻。陳媽伍平混收監。聽候辦理。卽差人前去知府監中。提出月姣林標。堂上帶來跪下。霍臬台安慰道。本司業已知道你二人冤屈。如今將你卽人釋放回家。定將黃仁父子究辦。與你母親丈夫報仇。月姣未言。大哭起來。霍臬台道。如今本司業已應允。與你報二因何。尙爲啼哭。你可說與我知。月姣答道。我丈夫係被黃仁父子害死。求大人准小女子前往丈夫坟墓。拜掃一番。仇沾恩。

了臬台道待本司着人同你前去便了。當即差人引了月姣到坟大哭。月姣撞碑而死。其屍不倒。差役不勝驚異。立刻回衙。向臬台稟知。臬台聞報驚道。有此奇事。即着差人引路。見了屍如生人一般。面不改容。立而不倒。即刻將黃仁父子在山坟上正法。并將陳媽伍平混各責一百大板。在坟前枷號一個月示衆。這知府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其屍方倒。當日臬台回衙。將此各情做了詳文。稟請伯制軍。奏明朝廷。飭令地方官四時祭祀。此是後話。且說唐卿已將此案辦妥。到柴家莊將此事奏明主上。主上聞奏。長嘆一聲。曰。貞烈女也。作詩以贊之。詩曰。

重貞輕身伴夫亡。非比尋常烈女行。白首尙難存晚節。少年誰不惜春光。

魂歸陰府乾坤壯。血染碑頭草木香。朕淚非輕容易落。實因千古正綱常。

仁聖天子吟罷詩詞。立寫聖旨。交與霍臬司。另候選用。聖旨着大學士劉墉閱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遊江南。路過揚州府地方。有烈女殷月姣。配夫秀才張昭。尙未過門。被土棍黃仁強逼爲媳。賄囑知府桂文芳。捉拿其夫押死。并將該女收監。後朕聞之。着按察將其釋放。伊到夫坟撞碑而死。其屍不倒。如此

貞節。朕甚嘉賞。卿可飭令地方官。敕建立祠。四時祭祀。以慰貞魂。并於該處庫中撥銀二千兩。置買產業。以爲永遠

祭祀之需。毋得違旨。欽此。

當日大學士劉墉讀完聖旨。立即札令揚州府地方官。建立烈女祠。并於庫中撥銀二千兩。置買產業。四時祭祀。後來

顯聖。並傳諭霍達成。特授浙江布政司。立即前去蒞任。那霍達成領了文憑。立即拜別大學士劉墉。即赴新任去了。當

日天子自降旨後。伏念月姣貞節。他母楊氏。又被知府杖死。不勝嗟惜。着林標承繼殷計。是續他香火。至殷計昌遺下

產業。交其承受。另賞銀一千兩。給交林標收領娶妻。將來生有子息。繼張昭爲嗣。并賞林標七品頂戴。即補把總之職。

着其學習弓馬。俟其嫻熟。即行到任。以表其忠義之心。即在柴家莊寫下密旨。交與林豹。轉交伊兄林標手執。並囑他

不必到來謝恩。林豹領旨去了。唐卿尙在身旁。又吩咐道。我今與日青別處遊玩。你可前往伯達店中。跟他逕往各處

巡視。將來完竣公事。一同回京。往軍機處見大學士劉墉。他見朕旨。自然飭你赴任。朕今加封你爲協鎮。降旨一道。交

與唐卿。唐卿接了聖旨。連忙跪下叩頭謝恩。前往伯制軍處去正是。

只因救主功勞大。他年得往帝王都。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待月樓奮鵬保駕 尋芳市老虎喪身

詩曰。義胆包天地。忠心貫斗牛。一朝逢聖主。千古姓名留。

話說天子賞二千銀子與地方官。在揚州府建一座烈女祠。以安貞魂。聖上恩澤。又賞一千兩銀子與林標。並記名特授把總之職。俟其弓馬一熟。卽行擢用。就在柴家莊發密旨一道。與了林豹。又吩咐唐卿。公事一完。可卽回京。劉大學士。封汝爲協鎮。遇缺卽補。唐卿叩恩。前往伯制軍處去。聖天子與日青二人。離柴家莊。來到一處地方。人煙稠密。熱鬧非常。正是尋芳市。地面行至午刻。入了一家酒樓。造得十分幽雅。挂着名人寫的招牌。上是待月樓三個金字。與日青揀了一張金漆角臺坐下。小二獻茶已畢。天子吩咐酒保。辦四色鮮菜。俄而酒菜搬上。日青側座陪着。酒未有數杯。忽聽得樓下喧吵起來。未知何事。但聽得說光棍你吃了酒不肯還錢。是你的理。應光棍道。我賽金剛時常如此。登憤四季賬。再問時。便手起脚踢。亂打惹動街坊行人。躑躅不閉。那光棍更逞兇惡。在身掣出一對數斤重的竹葉板刀。亂劈。店內客人急避街上的人。又不走開。光棍難以走出。那光棍帶有一個後生師弟。欲揮刀砍打。又恐傷了衆人。定難走出。乃將櫃檯亂打亂敲。激得周日青忍耐不住。只在欄杆上一跳。落下地來。便將那光棍就打。那光棍見有人動手。卽大喝道。你這人不識時務。敢在老虎頭上尋虱。若要性命。快走。罷。日青聞言。火上加油。與他對敵。未有兵器。順手搶了店內兩把大板刀。戰有十多個回合。誰料日青力小。天子一見。飛身從樓而下。將他兩人格開。乃問光棍。你這光棍如何青天白日行此不法。不怕王法官刑麼。光棍對天子一看。見他一表斯文。料非敵手。便喝道。你這瘦書生。若不將爾打破頭顱。斬去脚骨。不知老子利害。此處尋芳市。誰不識我賽金剛楊海師弟。是鐵臂子李蛟。原來尋芳市上。一個光棍。遊方老虎。素來無禮。人都怕他。天子道。你不算酒錢也罷。何必定要恃勇欺人。不若就此去罷。自後不可恃強欺人。不然王法無情。若不聽我言。身入官衙。從重治罪。悔之不及。那光棍聽了這句話。乃圓睜怪眼。舉刀向天子當頭就砍。天子將左手用個託山勢。將他隔住。右手卽膺拈店門內一把大秤杆。用爲棒棍。二人惡戰起來。但見光棍站處。如金龍抓老樹。掃來時。似黑蟒攬青山。

左則蛟騰宇宙。右則虬反江河。前乃金蛇纏頸。後乃烏鬚攬肩。刀起處。如雪花蓋頂。刀刺處。似秋月斜腰。左揮則霞光照目。右破則冷氣侵人。金鞭羈架住了烏龍。寶尖鋒分開那黑怪。卽此亡命之徒。乃敢與萬乘共鬥。是謂賤人而敵貴也。

誰知天子正在肚飢。飲了幾杯空心酒。且又眼倦。精神不佳。抵敵不住。日青見了。上前來助。那鐵臂子見了。亦來相助。

他又拔出雙鞭，接住廝殺。四人鬥在一堆，看日青敵李蛟不過，乘勢弄個破綻，向人頭上飛身走了。李蛟見他走，也不追趕，幫助師兄把天子戰得渾身是汗，上下左右迴顧不及，一雙手不能顧四條臂膀，正在危險之際，欲乘便退走。奈街上的人十分擁擠，不開難以便走，心中焦躁，正是真命天子，自有百神扶助，跟隨的神將當方的土地看見如此光景，急忙前去請救星到來，只因。

萬乘輕身遊市上，小人偶共戰樓中。

話說那尋芳市西去五十里，有所忠信村，村內有少年輩十數人，終日以拳棒爲事，從來不生事端，不作打家劫舍，專一以英雄自負。村中富戶人家，亦得他這一班小英雄爲保障，夜間不用行史，不用保甲看守，逢年逢節，各家送些薪水與他們便了。官兵紳士見他們不生事端，亦不理他寫首的是蘇州人，姓李名奮鵬，事母兄極其孝弟，溫厚恭慎，因此起他一個美名，叫生彌陀。一日早飯後，與衆朋友來尋芳市鬧遊，方入市來，便聽見來往的人傳說，今日待月樓梁老虎師兄弟二人鬧事，欺人飲了酒，不還錢，又將一個斯文人打得不開交，於是生彌陀一衆人來到待月樓前，隻手撥開衆人一看，見天子生得一表人才，及看這手段，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棍之力。李奮鵬素知那梁老虎常憤欺人，乃搶將入去，將他三人隔開道：「請列位住手。」三人停手，奮鵬道：「請問因何打鬪如此？必有緣故，你傷也不好，他傷也不好。依小弟愚見，大家散罷，免致阻生意，並礙行人。縱然要打，分清皂白，再打未爲遲也。」梁老虎道：「我有我事，與你何干？奮鵬道：「雖不干我事，我勸三位息事。」梁老虎道：「本市上千餘鋪戶，並四方街巷，誰人不識我梁老虎？我與酒店相鬧，這不怕死的亡命狂徒，胆敢相助，與我對敵，本地多少強人，尚且怕我，何況他是外來的強人？你不用勸我，快去罷待老子送他性命。」方知我梁老虎的手段，遂與天子復戰。生彌陀見那外路人戰梁老虎不過，忍不住怒髮冲冠，拔出雙鞭，向梁老虎劈將下來，好似兩條猛鳥龍，勢不可當。老虎嗚道：「好傢伙，刀架鞭來。」二人接住大戰，正是：刀來鞭去，好似落葉隨風；猛金剛遇強鐵漢，揭地虎逢飛天鵬。二人戰到數十餘合，看他越戰越有精神。李蛟見師兄戰奮鵬不下，急上前動手相助。天子接住廝殺，梁海敵奮鵬不住，將身一側，賣個破綻，轉回身攔腰一刀砍去。那奮鵬看見眼快，將身閃避，轉過對面。梁海又回身一跳，雙刀住下一掃，奮鵬雙足一跳，左手將鞭隔開，右手將鞭當頭打來，泰山壓頂一般。梁海躲避不及，被奮鵬連頭帶膊打去半邊，復加一鞭，結果性命。李蛟見師兄已死，心內慌張，手略一鬆，被天子一棍，正照咽喉跌去數尺，嗚呼一命又歸陰司。看的人齊聲喝采，漸次散去。天又近晚，於是數人到裏面坐下，店東稱謝不已。獻

茶已畢，便請問二位高姓大名。不知貴府何處。今日雖與小店出氣，究竟二人尸首在此，如何了事。怕的鬧起官司來，未便。天子道：我乃北京人氏，姓高名天賜，適來此處探友，與舍親周日青同伴到來。今不知何處去了。日青恰好回來，店東獻茶。天子道：請問店東高姓大名，貴鄉何處。來此營生，有幾年了。店東答道：小人是浙江人氏，姓區名問，與衆同鄉。到此開這酒樓，不過三四月耳。并請問這位高姓大名。如此英雄出衆，李奮鵬道：我乃本市西去五十里，忠信村居住。姓李名奮鵬，混號生彌陀，因與衆朋友一同閑遊至此。於是店東又請衆人請入店中坐下，茶罷，各道姓罷。大家商議：此二人尸首如何安置，或請官來相驗。天子道：不用驚慌，本府太爺係與我至交，可以了結此事。不怕有礙，卽上樓寫了密旨，交日青遠往本處投遞，且說那知府是湖南人，姓高名思存，係由捐班出身，極其清正。天子亦頗知其爲官正直，并有才能，故將此事說明，待朕回朝，自行升賞。可卽詳了此案，卽詳卽銷，乃令日青投了密旨之後，反回店中，同衆人入席酒罷。天子問奮鵬道：李兄現在所作何事。奮鵬道：小弟家貧，無以爲生，只得日習粗賤工夫糊口。我欲與衆兄弟一同投軍，與王家出力，以圖上進。奈不知從何處入手，又無引薦之人。方今天下太平，武將不甚擢用，是以虛度韶光。天子道：此是易事。本省提臺李公，與我有些瓜葛，仁兄肯去，卽與我同去。見了提臺，卽在營中候用。如何。若有缺擢用，卽時圖個出身。奮鵬大喜，叩謝道：多得高老爺提拔，感恩不淺。惟是家有老母在堂，尙須回家告知，再來同去。如何。天子道：此也應該。但我今夜要往別處，難以候你。我今修書一封，你見了提臺大人，便道我已往別處去了。卽提筆寫了一道旨意，封好交與李奮鵬去了。正是：

時來魚躍天門外，填塞龍潛陷井中。

話說天子見李奮鵬去了，卽辭店東，在尋芳市客棧過夜。明日黃知府來店，不知天子何處去了。乃依旨辦理，回衙銷了此事。且說李奮鵬歡天喜地，回家中向老母說知。兒今日與衆人偶至尋芳市，遇着一個外路人在待月樓與梁老虎共鬥，被我把梁老虎打死。那外路人係北京人氏，姓高名天賜，與本省提臺是親戚。又與本府至交，完了此事。如今薦我至提臺處，做一個遇缺卽補的美缺。今特稟知母親，明日便去投書，叩見提台大人。大約必准無疑。奮鵬之兄奮彪，亦是義氣深重之人，武藝亦精，不及其弟。且待弟育好處，同去效力。於是李奮鵬尋至提臺衙門，求守門人傳入。此書提臺命人喚入，提臺道：請坐。奮鵬道：大人在上，小的何敢坐。提臺道：仁兄所見，乃當今主上，你尙不知。李奮鵬聞言，好不歡喜。方知高天賜卽當令天子。於是提臺排開舊案，誦詔。

奉天承運黃帝詔曰。朕今南遊至此。知卿力爲國家。極其有勇有謀。可謂棟梁也。又得遇李奮鵬。乃忠勇雙全之人。故命他來在部下。約有三四品之職。即可着其補下。待朕同朝。另行召用。卿見此。亦不容來見朕。且朕即日又須往別處遊玩也。

詔書誦完。三呼向北。謝恩已畢。便喚當值官來查過。有一都府之缺。卽着李奮鵬補了。於是李都府謝恩起身。領了文憑。辭別而去。後來回京。更有調用升遷。且說天子與日青來至一處。乃是本城南一個村落。十分幽雅。雞犬相聞。烟花不斷。但見

蒼松百株。翠竹千竿。四野青雲。一灣流水。鶯歌宛轉。以迎人。燕語呢喃。而接客。柳眼窺人。似是憐香惜玉。桃腮含笑。如數粉膩脂濃。正是三春美景。日月風光。萬卉爭妍。時時吐豔。說不盡嬌紅。妮紫嫩綠。妃青也。

却說天子正與日青看到酣處。忽聽得一聲響。好似天崩地裂之勢。嚇得天子與日青吃了一驚。正是。正在溫柔看美景。忽然霹靂雷空中。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說。

第二十五回 毓秀村百鳥迎皇 小桃源萬花朝聖

却說天子與日青正在觀看景緻。忽一聲霹靂。吃了一驚。原來是一株大鐵樹。高有數丈。闊不容藉。此樹是本村姓柳所種。已數千年。並沒有花開過。今日忽然大放雙花。如綉絡垂珠一般。極其華麗。悅目可愛。怎見得有詩爲證。詩曰。馥郁芳香十里開。絳雲兩朵共爭春。蓬萊仙境人間談。只爲朝王方下塵。

自古好鳥亦有好花相襯。鶯歌燕語。異色奇香。自然獻瑞。且說此處名爲毓秀村。乃王柳二姓所居。兩家起了十座小桃源。百鳥與千花。無所不有。卽有新奇之鳥。異種之花。亦不惜多金。百計買來。種植於此。故江南一省。花鳥之好。莫過於此。兼且富甲一郡。惟是功名稀少。其子弟皆循良守分。王姓有五千餘人。柳姓亦有三千餘人。二家祖上。皆同堂至愛。至今數代兒孫。皆能繼祖上遺風。那王姓祖上名承祐。是個舉人。後以此功名終身。未能上達。柳姓祖上。是個宿儒。未會有什麼名功。再說天子與日青。貪看花光明媚。轉眼間一陣香風過處。一羣彩鳥。翔集於前。又一隊各色鳥。雀俱皆畢至。天子自想。此必羣花百鳥朝朕也。遂乃端目觀看。忽然百花百鳥。皆不見了。但見滿林皆是二八佳人。有的打扮得姣紅嫩綠。燕怯鶯羞。香氣襲人。光華耀目。不下數百。只見百花百鳥。互相爭先朝拜。天子也不理會。看這些人如

何爭鬪。只見有一紅衣女子，姣羞上前，正欲展拜，忽而又見一白衣女子，綽約上前，罵道：「你這不識羞的小婢，胆敢爭先朝拜你榴花兒，雖美却是無香，理宜退避。我乃文采風流，羽儀華歸，豈你敢絮沾泥，落紅隨水者？可能及哉！於是榴花仙子，暈紅上頰，罵道：「你這高脚鶴，也說什麼華艷風流，肥者則供人入饕餮，瘦者或飢餓而死，離沙住處，則冷氣驚人，凄然欲絕，豈似我等所居，皆瓊樓絳院，畫閣雕欄也？你敢爭先，白鶴仙道：「我二人不要口角，大家請出王者來，在萬歲之前評論，看是誰先誰後。於是榴花仙請到富貴花王，備言其事，牡丹道：「待我棄了主上，分明先後，決不使這一班畜類先朝。這邊白鶴仙又請出鳳凰來道：「不怕這些殘花敗柳，如此滋事，於是一對上前，但見牡丹打扮得傾國傾城之貌，如脂如粉之容，輕盈可優，柔軟憐人，翠帶飄來，香聞十里，錦衣映處，豔照成林，前呼後擁，無非絳袖朱衣，左從右隨，都是脂姣粉膩，那鳳凰亦打扮得光豔照人，輝煌悅目，眼如秋收一泓，眉似春山半朵，脣若塗珠，面如美玉，任爾揚妃妝罷，難比其姣，縱使飛燕舞來，難勝其美，真是風流文采，嬌媚嫵媚者也。二族與天子稱壽已畢，又向日青答禮。天子乃開言道：「你二國之族，不下數百種，今且不託許多，但各有所長者，當面獻與朕一看，或歌或舞，或吟或戰，俱皆可呈，朕當評論，誰優誰劣。超者先朝，次者後拜，於是鳳凰呼衆上壽，孔雀仙上前，身披五彩之衣，乃道：「文臣獻頌，其歌道：至聖家傳兮萬古揚，威儀足式兮衆相將。珠林兮鳳翥，玉闕兮鸞翔。振采兮萬里騰輝，今千山能言出使兮鸚鵡孤高潔淨兮白鶴，識智深機兮玄鳥，奮志離心兮鴻鵠，布陣驅兵兮鵝兒，有恩有義兮雁隊，鶯歌兮明恩怨，畫眉兮奏笙簧，鴛鴦兮多情，烏鳥兮反哺，任你天崩地震，都從振羽而飛，不似他暴雨狂風，則落紅濺地矣。」

聖天子點頭稱讚，又命牡丹王，你有佳處，即便奏上，如能勝他者，即當推商爲先。於是花王命蓮花仙子，上前奏道：「來往蓬萊蕊闕，起居玉宇珠宮，常聽妙語，以清塵，每得經文而避劫，青真號稱君子，海棠名曰神仙，萱草兮知朔望，靈著兮識陰陽，萱草兮忘憂，屈軼兮知佞狀，元則攀丹桂，及第則許金錢，紫微兮香飄畫眉，芙蓉兮號曰文官，梅花兮獨占春魁，蕙蘭兮自超凡卉，尙有桃如笑面，以迎春，柳亦有情而贈別，更有水仙貴品，不上蟠龍，榴花超凡，不污顏色，所有香國仙人，皆歸於此，豈若他或籠而受困，或席上而爲饌者哉？」

於是二國所奏皆是命百花仙子上前，先拜，乃傳諭道：「論德行則百鳥爲先，論富貴則花王爲首，爲是羽族有飛禽之能，未得盡佳，你花王先祝也罷。於是牡丹率衆上前拜祝，然後鳳凰領隊朝拜，天子大悅，命他二國，自後不可各恃所長，互相爭競，卽此退下。於是二國謝恩而退，轉眼間一陣香風過處，一片霞光，二國皆不見了，乃然水流小橋，松林竹

徑依前一樣，抬頭見石頭上寫上小桃源三字。天子與日青慢步上前，意欲叩開門，借坐茶烟片時，就命日青叩門。移時見一小童，年十三四歲，出來揖道：「來者莫非高天賜周日青二位貴人麼？我家老爺守候多時，便請進去。」天子與日青走進裏去，則有一雙後生迎接，過了十數重門，方到一座大廳，走出一人，年約五十餘歲，向高天賜點頭便拜。拜罷，站在旁，未敢就坐。天子開言問道：「請問主人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名姓，請道其詳。」那人道：「小人姓王名安國，乃本處人氏。祖父俱是孝廉，某乃得一領青衫，因昨晚小女得了一夢，甚為怪異，夢見本坊土地報說：『今日必有真命天子，姓高名天賜，并周日青，乾殿下一同到來，并說與小女有緣。』該配乾殿下為妻，故生員早已安排佳宴，請萬歲爺與乾殿下一同談敘，并求主此姻婚，則生員感恩不淺也。」聖天子乃道：「原來你是一個生員，所生幾個兒子？」安國道：「生員娶妻吳氏，所生一子一女子，名家驥，女字若蘭。今年十七，尚未許人。小女今早對我道：『伊昨晚得了一夢，夢見一對青衣童女，請他至一個去處，但見樓閣參差，至一大殿，殿中坐一位判婚女主，對小女道：『爾與周日青殿下有宿世之緣，並賜與明珠一對，他日產麟兒，絕無痛苦。』』云云。未時卸刻來到，又道有個高天賜，乃真當今天子，是以生員早已安排筵宴，結彩張燈伺候。乃吩咐了鬘入內報知姑娘，叫他早換新妝，與周日青成親。這天子附耳在王安國說了幾句話，叫他不可洩漏於人，恐人算計。只說是舊親戚，并命日青跟王府家人入內，換了新裝衣服，朝拜神聖祖宗已畢，並來拜了乾父與岳丈衆人禮畢，飲至更深，各人辭去。王安國命家人請高客官到西書房打聽，好生伏侍，不可怠慢。這那新郎新婦，洞房花燭，夫妻恩愛，效魚水之樂。且說天子跟書童到西書房坐下，只見紗窗月冷，花氣襲人，窗外蟲聲唧唧，遂至窗外一賞花月再睡，在石凳上坐下，從聽有人笑語，又是飲酒行令之音，乃四面張看，見南面一個亭子上，坐有十來個女仙，生得如花似玉，在那裏飲酒行令，未敢上前細看。亭子寫的留仙亭三個大字，聽得一人道：「行令飲酒，厭人無味，不若另拈個詩筒出來，順手拈了一籤，刻着一句四字的成語，要題一首七言絕句，或五言絕句，須要合着酒字，又要有席上珍肴貼切。」說一句古詩，但不拘五言七言，亦要相合。如不能，并詩中不關着酒字，就罰三大杯。於是一圍坐下，共有八人，外有了鬘數人，左右伺候。八人乃齊口道：「須要年高者先。」乃問桂仙：「貴庚幾何？」道：「二十二歲。」桂仙又問瓊仙：「道：『二十一歲。』」其後鳳仙、蘭仙、同庚十八歲，瓊玉、蓮仙、貴玉、珠兒、西人俱十六歲。只見桂仙輕施單袖，急捏玉環，高飛春筍，輕拔一籤，上寫着「春景桃花四字」，他就順口吟道：「春飲屠蘇福壽綿，景新物換興徒然。桃紅映就胭脂面，花氣侵人醉若仙。」吟罷，大家稱讚一回，果是年長的言語，用字老成。再飲一杯，再補酒底。於是桂仙飲了，夾著席上一色。

珍肴不說出話。但是含笑而已。衆人催他快說。桂仙尚笑而不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遊花園題贈佳人詞 鬧新房戲謔風流話

却說桂仙吟了四句七絕詩。衆人拍手稱讚不已。乃道：「應當三杯。桂仙辭以不勝。無奈衆人強逼不過。只得一齊飲了。頻舉雙筷在席上交了一片雪梨。乃念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其後又到瓊仙。向詩筒拔了一簽。上寫的飛花醉月。乃吟道：『飛紅額上點胭脂。花粉香流玉齒時。醉向瓊樓眠榻上。月光斜度照香飢。』吟罷。大家更加款賞。說此詩確有美。女風流。真正所謂無美不備。煉字煉句。色色皆工。先前桂仙是老成之想。今爾之詩。風采自居。應飲三杯。瓊仙更不推辭。一飲而盡。不知不覺。面上現出兩朵桃花。上著象牙筷。何席拈夾了一片鷄來。乃念道：『鷄聲驚起鴛鴦夢。衆人拍手大笑。道：『果是鷄聲驚起鴛鴦夢了。爾是心內挂著夫婿。夜夜鴛鴦同夢。真可謂恩愛快樂。夫婿也。瓊仙聽了。微笑不言。後來瑤筒向蘭仙處。蘭仙順手拔了一根。是四言兩句。頭一句道：『文采風流。次句道：』才高八斗。頭一首要五言絕句。次首各隨其便。乃要二首俱同一韻。補酒底。亦要五言一句。七言一句。若無處罰。不用賞酒。以補其吟詩之苦。於是蘭仙遂吟道：『文壇壯胆心。采藻助高吟。風雨驚人句。流霞醉上林。』大家聽了。都齊聲稱道：『果是才人之口。與衆不同。乃是應該拈著。』鳳仙道：『看你下一首如何。料必更佳。』蘭仙道：『爾衆人只管說。若再吵。我就不吟了。於是衆人不言。他就執筆再吟道：』才人廣量正堪誇。高詠低斟句似花。八股文成因盡醉。風量雲酌倚窗紗。吟罷。輕舒玉筍。拈一青梅。念道：『梅子青青挂樹梢。又一句道：』青梅堪煮酒。其後瑤筒到蘭仙處。蘭仙道：『我不喜吟詩。免了罷。衆人道：』免不得。在先言明。今已插了詩筒。來推。無有此理。快的猶可。不然先罰三大碗。以助詩腸。蘭仙無奈。只得拔起一簽。上寫著兩個字。乃吟一聯。惟是補酒底。一隻新歌調。看其二字題云：『喜歡。』於是吟道：『喜醉瓊林宴。歡交合。香杯酒底。是一片雪藕。乃道：』大藕如舟。令灣碧海。小藕如臂。令枕象床。大葉如蓬。令疎風避雨。長枝似篙。令破浪沖波。玉爲骨。令生自在。冰爲塊。令水中貴。縱有碧玉。已開。遂至銀絲難割。歌完。飲了三杯。隨後瓊玉接筒。拔出一枝簽來。看道：『華貴雍容。乃吟道：』華麗仙娥醉席中。貴妃微露貌。溶溶雍雍未是身。斜倚容止西來。又往東說完。飲了三杯。在席中拈了一個桃來。乃念道：『三月桃花浪。說完。忽聽得一片笑聲。裏面走出三四個垂髫佳人。生得如花似玉。粉膩脂濃。極其美麗。乃大笑道：』你衆人好生快樂。不等我來同飲。真是不公了。桂仙道：』你在內不來。大約是見人今夜快樂。流涎已久。想今日周姑爺與二姑娘。不知快樂如何。你

衆人亦不久就要輪到了。四人聽罷，乃啞道：我四人誓不嫁人，入道修行，以終天年。大約桂姐春興已發，欲尋姐夫同樂。把熱心照在人身上，是真的。說著大家笑了一回。珠兒道：你四人到此，鬪席理宜要罰。我三人未拔詩簽吟詩。莫若我三人不吟，情願自己各罰一杯。再行你們起個新令，如何？衆人齊聲道：好。於是三人飲了，便道：新到鶯妹與鶯妹同吟鶯聲，圓處鶯聲急。一首律詩。玉蟬妹與秋荷妹同吟一首七絕詩。要關切否自己身份的。亦不許關蟬秋荷字樣。後乃我衆人共和長樂歌一首方散。且聽鶯妹與鶯妹同吟。其詩道：歌聲宛轉過橋東，慘切悲流血染紅。或向柳梢迎曉日，急從花底怨春風。飛來閣上呈姣語，愁向檐前訴苦衷。上苑啼時添萬壽，五更叫處命難窮。二人吟罷，一喜一悲。未知盡善。大家亦請他飲了三杯。且聽玉蟬吟道：深樹高吟意自豪，不知日暖與風高。枝頭咽過秋宵露，品格超凡興自陶。秋荷吟道：當時玉貌出天然，不近佳人品似仙。可惜綺秋枝葉盡，明年方得復嬌妍。吟完亦各飲三盃。於是衆人共一首滿堂春。其詩道：嬌貴從來種月中，桂常居玉闕與珠宮。瑤臺香自是堪爲首，蘭嫩蕊都因意氣濃。瓊鬢上無緣依粉黛，鳳髻中有幸伴蟠龍珠。紅顏玉貌多添豔，雅度風流襯淡容。衆人吟完，正要舉盃共飲，不想天子贊了一聲好才女。可謂女中學士，嚇得衆人一驚。不知是誰偷看我們樂飲，好生大胆。卽喚了鬢上前來看。且說跟天子的後生名喚福兒，急上前道：列位姑娘小姐們，不要心慌。此位正是周姑爺的乾父高天賜老爺。於是衆人大胆着不散，忙喚了鬢問道：既是高老爺好聽詩，我們姊妹笑頑之句，不堪活耳。想必高老爺定是高才，懇請題幾句，俾得我們姊妹學些高見，實爲幸甚。天子亦不推辭了。鬢遞過文房四寶，福兒磨了濃墨。天子提起筆來，一揮而就了。鬢接了呈上衆小姐姑娘看其詞云：

爾是珊瑚玉骨，小小瓊英。爾是個楊柳之腰，飄飄楚楚。爾是芙蓉之面，澀澀羞羞。爾是蟠龍插著鳳凰釵，爾是蝴蝶擊來翡翠鈿。扣住火齊環着穿琥珀，銜香盈翠袖。鸞鸞風擺羅裙飛燕妝，成夜夜皎梳就。朝朝豔睡是象牙床，挂的是風流蘇帳。或則臨春之樂，或則秋夜之宴。或似秦娥之憶，或如楚妃之歎。爾是捲起綠珠簾，擺開青玉案。拂淨金花牋，捧出銅雀硯。吾乃欣欣焉，再盡其語曰：其實似金玉而爲貴，其體共冰雪而同清。其神則星日而齊精。其貌則花月而並豔。更有纖纖玉指，步步金蓮。共成一部風流美女記。

衆姣看罷，一齊起身贊道：八斗七步之才，不過如此。乃呼婢獻茗，便請留名幅上。俾得裱挂閨中，以爲女兒生色。且才人筆記亦當珍留之。天子拈筆抬頭，不知寫個何款。忽想道：有了。提筆寫世奉蒼使者高天賜題。上四字已隱着奉天

承運意思。後來便知了。了鬢接着。呈上小姐看了。眾妓連聲贊美。時已四更。福兒道。請高老爺書房打睡。於是眾佳人揖送而入。天子回至房中。解衣就枕。不覺雞聲徹耳。日已東升。日青夫妻起來。正是

恩愛歡娛嫌夜短。惱恨鄰雞報曉聲。

二人梳洗已畢。拜過眾人。開懷暢飲。至晚。此村中娶新婦。熱鬧非常。況是官戶人家。故一連十餘日酒席。是夜筵席散後。銀燭光殘。一班少年尋章摘句。計及新娘。那班少年爲首者。是石頭太歲。一個是鐵嘴鶯哥。提反新娘。他就十分高興。縱然主人不請他。他都來拜賀。初時。他不言語。及少年反難。漸現。他就出計。大顯神通。任你本事的裙釵。都不及他。詭計是夜少年多至一個道。我有一句夾聯。如交得通。交落下手。坐觀成敗。如能作得出來。我就低頭不反了。衆人道。快出題。少年道。是一聯七言。不用本題字樣。亦要夾着本題意思。對仗俱工。方能准試。於是出其題道。夫婦和諧。首句要切。夫婦。次句要切和諧。就命新婦當堂面試。如有相替者。罰金二百酒席。十天。先此申明。那新娘翻來覆去。半羞半怯。偶然想得。便說頭一句道。唱隨共逐三生願。衆人笑道。果是夫唱婦隨。想是三生有幸。從此得夜夜同衾共枕。故作鶯鶯。上句准了。下一句呢。他又含笑。宛轉嬌聲道。歡樂同齊百歲歌。衆人齊聲贊道。果是才女子。又一少年道。此乃小技。待我有四句詩詞。要他依着意思。和吟一首。不得犯着原詩字眼。又要步韻。吟得佳。賞酒三杯。吟得不佳。罰酒十大海碗。如不能飲。依罰如前一樣。乃念出一首七絕道。席如燈紅痛煞。上槍下箭戰搖搖。風狂雨驟雲初散。留住即君把目瞧。新娘聽罷。更不思索。乃和道。席面恩情夜夜姣。上致下舞意搖搖。風狂雨驟雲初散。初罷流春紅。不忍瞧。衆人聽罷。拍案稱道。方是新娘口氣。好得風流有緻。一人道。不然。男子多才。究竟不及女子。自居快樂之境。自然更貼切了。於是新娘又戰勝了一個石頭太歲。忍不住道。我有兩字。請新娘自作。大意要關切。夫婦洞房意思。方合。若真是才高句好。我從今不復反也。衆人道。爾這個自然是難題了。快說出來。石頭太歲乃道。就用公婆二字。穿解着字義內。中合着洞房樂。方准。於是新人聽了。順口對道。公者夫也。婆者妻也。夫爲公。妻爲婆。洞房花燭如何。公者分開八字脚。大模大樣勾入去。上下合成是公字。婆者女波也。香衾夜夜不離春。有皮有水。使成波。衆人道。好才女。我等不及了。正在得意之際。忽聽門外人嘈馬嘶。正是。正在歡娛。施巧語。忽聽人馬到門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急脚先鋒逢恩得劫 投懷柳燕救主成親

話說衆人正在得處，忽聽門外人喊馬嘶，不知何故。王公即喚家人快問，是何處人馬擾攘。家人去不多時，慌忙報道：「有一班強盜，十分利害，要借我銀子五千兩，若不應承，他就齊攻打入來了。請老爺定奪。」王安國道：「五千兩銀子，所值什麼，要借便借，何必帶人馬來吩咐家人叫他先將人馬退出，我隨後便將五千兩銀子與他們便了。」聖天子在旁道：「何必如此怕他，待我出去罵他，包管退了，不敢再來。」袖身出來，開了莊門，大叫道：「你受人如此無禮，深夜引人馬劫人家，是何道理，難道不怕王法麼？」衆強盜正在得意洋洋，忽見莊門大開，這人出來，如此口氣，必有些胆勇，爲首的姓黃名天佑，綽號急腳先鋒，次的姓張名國俊，混名小溫侯，二人乃綠林中豪傑，因犯了人命之事，故由松江逃至於此。二人遂結義爲兄弟，時黃天佑年二十八歲，生得滿面鬚鬚，兩眼灼灼，有光十分勇惡。那張國俊少黃天佑三歲，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抹朱，十分清雅。住本莊中東一百里，有一座飛鶴山，二人在此已有數年，并不打家劫客。今見山中糧草不足，故下山與王生員借五千兩銀子，不期遇了高天賜出來，將他來喝，那黃天佑想道：「兄弟本事精強，且又有衆頭目，小嘍卒，借五千兩銀子，非是強取，不過因山中根缺，倘有半個不字，恐怕屋宇俱焚毀了無及。」天子大喝道：「爾等快走也。」罷，尙敢大胆，在此逆強。黃天佑也不答應，舉刀就向天子頭上砍將下來。這旁天子急忙拔出佩劍，相迎戰至數合，莊內走出一羣家丁，并日青均上前來助戰。那旁張國俊見有人自莊內出來助戰，他又上前與衆人一齊接住，一場大戰，少時日青敵不住國俊，賣個身子，走入莊去了。這裏天子久戰，也就手慢眼花，有些敵不住，又如國俊相助，被困在垓心，左冲右突，不能脫身，正在危急之際，正是：

龍遊淺水遭蝦戲，鳳入低窠被鳥欺。

且說本村柳姓有一個燕姑，年方一十八歲，生得沉魚落雁，閉月羞花，詩詞歌舞精通，且學渾身武功，十八般兵器爛熟，父名柳春暉，只生一女，極其痛惜。此女幽閑貞靜，孝順雙親，勤習女工，今夜正在閨中與女眷們下棋，忽聽得有廝殺之聲，急喚丫鬟出去問來，一時丫鬟回裏是村頭王秀才宅內，被人夜裏打劫入莊，今聞有個親家與他對敵，被圍甚急。那燕姑聞言，稟知父親道：「兒咫尺隣居，理宜相助。」女兒應提刀上馬救他。其父初則不許，無奈他一定要去，只得分付精選家丁數十人隨他而去。於是燕兒拔下金釵，提刀上馬，一擁出了莊門，妓聲滴滴，殺氣騰騰，一直上村頭而來，正是：

金蓮小小穿銅蹬，玉臂雙雙挽寶刀。

一隊人馬如飛到了村前。只見一羣強盜把一人圍住。十分危急。衆人圍住得意。燕姑叱咤一聲。香氣侵入。猛然見這女子帶了十來個大漢飛走前來。突圍而入。張國俊道：先擒此佳人回山。然後再捉此人。乃移兵共與燕姑大戰。燕姑喝道：來賊通名受死。衆人把燕姑看不在眼內。乃道：不識飛鵝山黃天。佑張國俊。天子乘此跳出圈子。回來看見一員女將帶着衆人與賊共戰。料必是來助朕的。起勢殺得嘍兵七零八落。那天佑與國俊看得那女子武藝非常。反敵不住。於是天佑竭力舉刀向燕姑便砍。張國俊手持方天戟向天子胸前便刺。四人共見一堆。

只看那上打雪花蒸頂下打枯樹盤根。左打雙龍出海。右打猛虎歸山。前打將軍挂印。後打佳人佩劍。左插花。右插花。金鞭剪玉簪。一個是至貴之身。能文能武。可勝人。武可蓋衆。一個是脂痕透甲。粉漬污綃。恍似濃桃豔李。江場上。趙女奉姬劍戟叢。一個是行如風過走。飛猿跳蛇。行不及渠。一個是溫侯再世。降凡間。方天戟舞鬼神驚。

且說四人戰到二三十個回合。未分勝負。忽然哈喇一響。天佑已被燕姑擒了。國俊正在慌張。手裏一鬆。被天子用起神出鬼沒的手段。將張國俊捉了。於是衆嘍兵看見兩個大王捉去。無心交戰。哄的走了衆家丁。并柳家主僕一同進了王家莊來。堂客出來迎接燕姑。王家衆人把兩個強盜。捆住後園柱上。於是大排筵宴。并使人請柳員外。多謝令愛之能。祈請赴席。於是柳家人來。是夕歡飲宴罷。次日王生員正欲把二人解官。審明依國法。天子乃命人帶他出來。迎接燕姑。後送官未遲。衆家人領命。遂擁黃天佑張國俊至。立而不跪。天子拍案大罵道：今被捉。尚敢抗拒不跪。黃天佑與張國俊二人道：要殺便殺。要送官便送官。何必多問。天子見他如此義勇。又且相貌魁梧。乃道：你二人如果是。迫於不得已。而落草。不妨與我實說。不但不送官究治。且能荐爾去投効。也好得個出身。二人見他如此看待。只得從頭說出來。天佑道：請問豪傑姓名。誰何處人氏。周日青在旁答道：此位姓高名天賜。北京人氏。是當今丞相門生。而我姓周名日青。是他的乾子。凡出京以來。不知收了幾多英勇。除了幾多奸官污吏。路遇不平。必爲之伸雪。任爾文如子建。武若孫吳。總能答應得通。你二人如果肯除邪歸正。把家鄉來歷。從實說來。黃天佑道：某乃松江人氏。雙親早喪。留下小人。只學些武藝。且又家貧。並無生意。一日在松江府城。遇見一人在街上。拿了一個婦人。說道：他丈夫欠錢不還。將他抵債。回去作妾。被我問起情由。方知是馮狗官的公子。因他生得姿容好。適同親丈夫上坟祭掃。爲他看見。與那人說話。願將百金買其妻。那人不願。妻亦不肯。假造契券。借他紋銀一百兩。如過期無銀。任憑將妻抵債作妾。某問他是城南人。姓謝名德。販賣雞兒爲生。故人欺他無勢力。被我看見。將他攔住。廝打一場。打得性越。鐵尺將他打死。是以走

來此地落草。張國俊亦是其家隣村人氏，皆因路見不平，打死人命，一同走至此地。原望朝廷有用武之際，便即投軍歸正。今因山中人衆，漸漸缺糧，故來此莊借些糧銀，以圖後報，非有反意。今被擒不殺，反蒙提拔，則感恩不淺。天子想道：「怪不得失志英雄，壯士無顏。」乃問王秀才道：「今日且將他二人放了如何？」王安國道：「隨高老爺主張。天子命日青鬆，他二人的細，二人起來叩恩站立。」天子便道：「我今有書一封，你二人往本省巡撫處投呈，便有安身之所。你見了莊大人，便說我二人明日又往別處探友，不用來此。」二人接了書信，叩頭而去。先回至山中，與衆人說知。爾等把守山寨，須要小心。待我二人明日有責任，即當來叫爾等報効朝廷。」黃張二人吩咐一番，即便動身。在路上非止一日，來到巡撫衙門，即投了書信。少時有人出來，呼他二人進去。二人便整衣冠進內，見了莊大人，叩頭起來。莊大人先問道：「那個高天賜，今可在王家莊否？」二人道：「這高老爺又往別處探友去了。」他說見了莊大人，就不日回京，不用到來尋訪。莊大人就請二人坐下。黃張道：「大人在上，小的怎敢就坐。」莊有恭道：「不妨。」爾識高天賜是何人？」二人道：「他是劉丞相的至愛門生。莊大人道：「那高天賜就是當今天子偶下江南，遊到此地。」二人聽了，望天謝過聖恩起來。莊有恭道：「爾在松江府打死人命，今落身山寨，幸得遇着聖上，令我銷了此案，即依旨意，拿了松江府監候，再拜本進京聽候部覆發落。現今無缺，與爾二人暫補巡城守備，俟有功於國，另行升賞。」二人大喜，叩頭而去。於是莊大人把松江府拿了監候，另委簡府補上，即銷了黃天佑之案。且說天子見黃張二人去了，甚是歡喜，得此兩員武將，如此忠勇，乃與王安國道：「仁兄，以我爲何如人？」王安國道：「文武全才，是一個貴公子也。」日青道：「此是當今仁聖天子，偶遊江南至此，不可揚聲出外，以防他人暗算。衆人聽罷，一同跪下，三呼萬歲，叩頭不已。口稱死罪。主上道：「不知者何罪之有？」我有一言，欲與王兄共論，未知允否？」

安國道：「萬歲有旨，定當從命。」論道：「我命爾爲媒，欲要柳員外之千金燕姑，望速往作伐。於是王安國即往柳員外處說知此事。員外喜悅道：「怪不得我生此女時，有一飛燕入懷，故而名燕姑。今日果有此兆，乃即命人請回小姐。同王秀才來至王家莊，見了天子，納頭便拜。」安國道：「此即是柳春暉也。」春暉叩罷起來，便道：「得主上不嫌薄柳之姿，上門龍顏，實爲忻幸。恐小女粗鄙，不堪伏侍。」天子道：「朕意已決，毋得推辭。」令愛文才武藝容貌俱佳，何陋之有？」今封爾爲國丈之職。候朕回京後，同享榮華。」柳春暉謝恩而起，又賜王安國舉人，一併會試，并賞加五品銜。安國叩謝，又答奏道：「今日黃道吉日，請萬歲過柳府，與柳小姐成親。」大張筵宴，鼓樂喧天，說與人知。是京中劉丞相的門生世家公子，且說天子在柳府住了月餘，恐怕太后盼望，故想回朝，乃吩咐王柳二家道：「朕今暫往，不日回朝，即當來接兩家。」王柳二人苦留不住。

只得送別而行。於是主上與日青回京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癡情公子戀春光 美貌歌姬嗟薄命

飲數杯酒兒。唱幾句歌兒。拈張椅兒。坐在松陰兒。望月色兒。乘涼風兒。抱瑤琴。整理絲兒。彈紫調。唱紅腔兒。人生快樂兒。當及時兒。莫待青絲兒。變了白髮兒。如此逍遙兒。可謂之一個無憂兒。右調樂花陰。

却說天子與日青別了柳家莊。一路往別處遊玩去了。且說鎮江有個客人。姓李名修。號毓香居士。喜談古今聖賢。奇文異錄。極其有味。一日說蓬萊山雲夢岩。西去三十里。有座三寶塔。乃是大羅天仙所建。至今數千年來。仍是燦燦悅目。鸞瓦依然。雕樑不朽。正是仙家妙手。故年湮世遠。亦居然不變也。今已浮沒無定。非有仙氣者。不能到也。上一層安的一位。如來佛。中一層立的一位。通天教主。下一層安的一位。太上老君。初時乃是衆人嫁娶。其間後來日日引動遊人。不免穢瀆。故那班真仙。漸少到來。於是衆人見仙跡已杳。不甚熱鬧。香烟亦爲之絕。且說江蘇有三個世家公子。皆是富埒王侯。原係福建人。祖上是個侍郎出身。姓黃名世德。因其祖有功。故三代皆襲蔭。然世德性喜清閒。且家財百萬。不要世職。閑散在家。夫人李氏。止生一子。名喚榮新。別號永清。年方二八。才貌雙全。更學得絲管吹彈。俱皆精妙。怎見得有讚爲證。

氣宇崢嶸。襟懷磊落。面如冠玉。脣若塗硃。才如子建。出口便可成詩。貌賽佳人。遊處卽招百美。看他多憐多惜。恍如宋玉當年。有段有情。恰似潘安再世。卽使南國佳人。亦當避席。東隣處子。都作後塵也。

永清本是世家公子。父母憎其懶讀詩書。視功名爲無用。故未與他結婚。乃與本城二個世家子相善。一個是姓張名化仁。字禮泉。祖上是糧道出身。一個是姓李名志。字雲生。父母現作御史之職。三人年紀相仿。家財皆是百萬。把功名都不放在心上。揮金如土。三人結爲生死之交。日日花艇酒樓。逍遙作樂。父母鍾愛異常。不加拘束。然三人雖是世家子弟。全不以勢力欺人。極其溫婉。且滿腹經綸。都是翰苑之才。三人在一個勾欄出入。那院爲一都之勝坊。名留春洞院。號天香閣。造得十分華麗。美如廣寒仙府。樓分三層。那歌妓亦分三等。頭等者居上一層。亦有三般價例。若見而留茶。價金一兩。若陪一飲。價金十兩。至於留夜同歡者。價金三十兩。往來皆是風雅之士。到此必歌一曲。贈一詩。或遇那些大花砲。一肚草。則套言幾句而已。故上一層到者。都是風流才子。貴介宦家者居多。第二層。乃是行商所到。價照上

一層價減半。其妓女等不及上層秀美。至於下一層。不過是那工人手作之流。貪其價輕。難言優劣矣。張李二公子。同到天香樓耍樂。那永清素所親熟。一個喚綺香。生得天姿國色。且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年正二九。推為一院之首。怎見得看他那。

眉知新月眼。比欲波。眉不點而紅。面不塗而豔。纖纖玉指。恍似麻姑。窄窄金蓮。宛如趙女。行來步步動輕塵。若迎風之弱女。呵處結成香霧。如經露之奇花。翠鈿令驚鸞。羅裙令飛燕。梳就蟠龍之髻。插來蝴蝶之釵。檢衽則深深款款。低聲則滴滴嬌嬌。

那張生相與一個名喚瑞雲。年方十七歲。生得風流雅淡。輕盈體態。生平所最好者。是淡妝。且專好着白衣裳。一朵銀花依雪下。九天碧月落雲中。嫵娜多情。銷魂動魄。那李生戀一個名喚彩雲。聲色俱佳。與瑞雲不相上下。年方十五。三人皆居頂樓上。甚相親愛。結為金蘭姊妹。惟願他日各人跟着。一個情義才人。今見那三位公子。都是情投意合。是日六人坐下。小丫鬟送茶已畢。黃生道。今日暮春天氣。尚寒。趁此飲數杯。而饒春可乎。張禮泉道。妙妙。衆人齊稱道。去園中向花邊樹傍。饒春一番。小飲一巡。於後再到樓中。共飲。於是先到園來。但見那園中。擺得十分華美。奇花異果。玉樹瑤盆。均非時有。正百花盛放之時。萬卉齊芳之候。綺雲的丫鬟。喚待月。瑞雲的侍女。名喚春香。彩雲的使婢。名喚杏花。三個丫鬟。都是生得十分俊俏。好一班仙女。凡擺上酒果。六人入席。綺雲靠住黃生。瑞雲彩雲各倚了張李二人。三個丫鬟。皆一旁站立侍候。酒過三杯。黃生道。如今只盪飲。太慢送春之事了。莫若將此桌子。移向桃花樹下。再換過一筵。然後賦詩饒春。你道好否。俱答道。此正風雅之士所為。卽分付了香花紅燭。一桌擺的文房四寶。以紀饒春之詞。不一時。華筵已設。美酒頻斟。饒春已畢。永清道。今各人有意憐春。故向春花送別。或吟一首詩。或歌一闋詞。爲妙。以就送春爲題。吟得相切。賞他三杯。吟得不好。罰他金谷之數。各人都依了。便請黃生先起。永清道。今日就以我爲先。乃作了一首送春記云。惟春既暮。饒春宜勤。春色將殘。春光易老。桃花含愁。恨春情之不久。海棠低首。嘆春景之無多。春風狂。冷飛花。滿地春雨亂。冷飛絮。隨波惱。鶯藏。今不語。防燕掠。今生悲。蝶使飛來。都嘆春光薄。幸蜂媒頻到。同嗟春色無情也。另要七言一句。以一春二字爲題。以作酒底。乃念一句道。一春無事爲花忙。乃飲了三杯。其後應到張生。正欲開言。忽想起你二人。是對天生的白。一對詠了看看。雲生道。快吟罷。免阻我等。綺雲答道。君等皆是玉堂金馬之人。自應先詠。我姊妹當附驥于後。方是。一偈之詞。恐污慧聽也。張李二生堅請之。綺雲只得先念酒底道。一春無暇。

懶梳妝。乃續其歌道。天生奴。今何賤。作地。何飄泊。父兮生我何艱難。母兮鞠我何命薄。恨海難填。今萬里。愁城難破。今千重。嗟鴉淚之難乾。嘆鶯喉之每。對酒。今強樂。帳底承歡。今奈何。望多情。今勿負。願知己。今哀憐。歌了。滿座爲之不樂。勉強飲了三杯。便道。奴命苦。花故將奴之心事。訴向鏡春。今應至張郎矣。張生更不推辭。便道。一春愁雨。滿江城。說罷。許久不言。衆人笑道。滿城風雨。正重。爲催租人所作也。張道。不然。各有所思。遲速不同。彩雲道。所思何事。不過倚着瑞雲。情與勃發。瑞雲啞道。本是大姐心。欲在筵上先傳暗意。以圖早便之故矣。故把些支離語。拋在別人身上來。說着。大家笑了一回。彩雲說。莫阻住你的情人。於是張生順口念道。一聞春去。便相思。可惜。柳絮與春。飛流水。無情。嗟。共別落花。有意。恨同悲。花愁。柳怨。須當惜。酒綠。燈紅。却別離。容易。鏡春。今日去。明年還。欲慰相知。道罷。三杯已過。應至瑞雲。彩雲道。瑞姐素稱多愁多恨。有段有情。必大有議論了。瑞雲道。你不必大言壓我。待我快吟罷。彩雲道。我不是壓你。待張郎壓你。衆人道。不要笑他。這他念罷。於是瑞雲念道。楊柳含愁。海棠帶恨。日日爲春顛倒。甚麼舊恨新愁。卻是傷春懷抱。總是蝶夢。淒涼。鶯歌。悽切。何特別。於是念了酒底道。一春無計。共留花。彩雲道。果是多情多恨。情絮紛紛。正是少女懷春。張郎惜之也。瑞雲笑而不言。雙眼瞅着張郎。別具一段風流情緻。姣姿無限。可人衆言。應至李郎了。於是李生卽道。寶瑟彈兮。開瓊筵。瓊笙美兮。擊翠袖。鏡春歸兮。美酒留春光。今金波悲春去之速。今穠桃豔李。悵花香之謝。今綠愁紅。慘人閱春而感懷。春別人而不恰。鸞聲婉轉。唱送春歌。鶻語淒涼。酒離春淚。可知物猶如此。而人豈無情乎。道罷。飲了三杯。念酒底道。一春漫掃滿園花。後至彩雲。彩雲乃先飲了三杯。先念酒底後吟詩道。一春蝶夢到蓬萊。瑞雲道。你果眞夢到蓬萊。你又必能成仙。故有此奇夢。實有仙骨者。李郎不用多想也。彩雲道。你如此。我就不吟了。說罷。總不出一語。瑞雲趁勢道。今未有人被罰。剛剛至尾。至遇着罰。應該飲三海碗。彩雲不肯。無奈彼衆人拗不過。只得硬飲了。移時芙蓉面。微聞慢慢吟道。春情易寫。春恨難填。春水多愁。春山空秀。蝶夢誰憐。悵春光之易去。花魂誰弔。嗟春色之難留。從此楊柳生愁。桃花散魄。腸斷海棠花。下。心懸芍藥欄邊。千秋萬恨。因春去。萬紫千紅。共惱春。卽普天之下。人物皆然。哀哉。痛哉。吟罷。客入稱讚不已。此語較我等更爲痛快。眞是普天之下。莫不因春光之易去。而生悲感焉。確然妙論。當以錦囊貯之。再飲三大碗。彩雲不肯。道。飲三小杯已足了。各人請飲三杯。於是入席三杯已罷。忽聽得芙蓉花下。豁喇一響。嚇得衆人起身。正是

正在高懷吟與飲。忽然花下嚇人聲。未知甚麼。且看下卷分解。

2

.50